

欢迎登录侠客社区 WWW.21WUXIA.COM

今古傳奇

武俠版



今古傳奇武俠版

JINGGUCHUANQIWUXIABAN

今古傳奇報刊集團榮譽出品

铁血柔情 步非烟

武林客栈完结篇

摘叶飞花

ZHAI YE FEI HUA

四大名捕 温瑞安

少年无情 ④

武侠新经典 凤歌

梁羽生特别推荐

昆仑 ②

WUXIAXINJINGDAIN

VOL.71

ISSN 1671-4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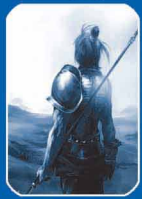


5

2005

摘叶飞花号

徐大眉 合著
马国良 合著



大陆新武侠之盛世江湖

国内统一刊号：CN 22-642/J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1-4601 邮发代号：38-370 定价：4.80元

2005年第5期 总第71期

let's GO to LOOK

开心做场戏

文 / 卢小雅

年关将至，各出大戏接连上演，正是观战的绝佳时机。残酷的美国选战刚刚落幕，其他领域的大战又一触即发。首先是台湾的立院选举一如既往地乱打一气，蓝绿军你来我往，大吹法螺，老百姓却弃之如履，兴趣不高。倒是便宜了自称五百年来舞文弄墨第一的李敖，这次以低票昂然进入立院，以后没事放两个响炮，倒是可以让大伙开开心心看场好戏。联合国方面，德、日、印、巴强强联手，合力争夺安理会席位，所到之处，沙石并起，尘烟漫天。沿途所遇弱小邦都望风而逃，而传统的世界五强，也是各怀心思，企图借此大好机会，重整世界版图。

时事



周星馳新圖再破紀錄

功夫

KUNG FU HUSTLE



影视

再说其他方面。近些年中国功夫在全球可谓打出一片新天地，今年这股势头仍未减弱。先是《英雄》在美国重拳出击，趁美国佬不备收拾了几个散兵游勇，一不小心居然当上两周的影坛播主。接着是《十面埋伏》悄然袭美，在几个颁奖典礼上小秀一把。看来自从当年李小龙用拳头一洗“东亚病夫”之耻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只是“功夫”二字而已。这不，年终的电影大战，一



向以耍贫嘴著称的冯小刚导演也开始走打打杀杀的路线了，群贼在小小车厢内龙争虎斗，一展好身手，最后刘德华帅哥还被葛优一招“黑狗掏心”要了老命，让善良的观众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直掉。而一向夸张得找不着北的星爷，则更是玄之又玄地耍起各种奇门绝技。在他的片子里，不管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还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子，身手都让人咋舌。所以众位读者，你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行走，可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呀，须知卧虎藏龙，稍有大意就可能有位会家子出来打你个屁滚尿流。

最近江湖中还发生了两件令人心酸之事，两位武林前辈没隔几天，相继仙逝。一位是曾经培养出“五虎将”的一代宗师萧笙。此人自身造诣平平，但是培养出来的高徒数不胜数。“神雕大侠”刘德华一手“黯然销魂掌”让无数少女为之心碎，“靖哥哥”黄日华降龙十八掌当日更是名震华夏。而更让人唏嘘的是江湖人称黄老怪的不文门掌门黄霑。其人性喜谈荤事，偏又才情横溢，在广告界、文学界、娱乐界搏杀多年，一直老当益壮，床上床下奋战不休。不料一朝病重，竟告不治，实是令无数江湖儿女同掬泪。不过霑叔为人倜傥，当年初登江湖就高吟“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一路前行，看来对尘世彼岸，早已了然于胸。即使离世而去，他也不忘给大家玩一个最后的游戏，就在万千娱记打破了头想抢葬礼新闻时，人们看到的却只有几束鲜花，几个亲朋，就这样施施然上路，只留下豪迈的“沧海一声笑”在世间流传。



江湖

最后再扯扯足球。本赛季出现了两支超牛的队伍。首先是阿布用卢布砸出来的切尔西队，在名帅穆里尼奥的率领下将曼联和阿森纳打得找不着北，在冠军联赛和国内联赛中都是一骑绝尘。接着就是涅槃重生的巴塞罗那队，在传奇人物里杰卡尔德任主教练后，也是一扫前几个赛季的颓势，尤其是小罗纳尔多的修为已臻出神入化之境，过人如行云流水，进球似飞花摘叶，连拥有银河战舰六大巨星的皇马也无法稍挫其锋。相比之下，意甲这个昔日江湖大佬却呈没落之势，十年前的战国七姐妹现今所剩无几。老妇人老辣的经验让她面对敌手时仍能从容应战，AC米兰好歹还有个刚刚登上欧洲第一勇士宝座的“核弹头”舍甫琴科，但其他弟兄可谓愁云惨雾，一年不如一年。国际米兰国内联赛至今未败一场，可是也没打赢过几个队，阵中放着那么多强兵猛将，只发挥出这么点儿效能，真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再说罗马就更可笑，好像得了周期性狂躁症，一会儿飞沙走石好像势不可当，一会儿筋松骨软被揍得体无完肤。昔日豪强沦落至此，也真是可怜。俗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紧接着要登场的欧陆各大战役，究竟是切尔西的“金钱帝国”一统天下，还是巴塞罗那的“暴走战士”横扫千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体育

本期摘叶飞花：

一种奇功，寓极霸道于极柔和，击中之人虽立即死亡，但全身经脉却完好，也找不出伤痕来，旁边波及之人却被透出的狂暴之气侵蚀，往往经脉尽断。详情请见本期《武林客栈》终篇。



前情提要：
案情突变，神秘的粉红色的老太婆成为其中关键。铁手、拼将与「三陈」斗了起来，「三陈」不敌，受了重创。原来，阿拉老汉是从奇怪的酒壶中喝了水之后才死的，其死后粉红色的老太婆又一次出现了，审问阿丙的时候，突然几道绯色之光电掣而入，粉红色老太婆现身割走了阿拉老汉的头颅。无情追到窗外，坐在雪地里陷入沉思。

温瑞安重出江湖 >>

武林低手之刀见笑

雪白血红

雪雪白。

血血红。

白白的雪。

红红的血。

血洒在雪地上，一片皑白洒上了凄厉的红；白茫茫的雪，一株寒梅吐艳，几瓣落花，艳红染雪上，恰好伴着一行血迹，迤迤西去。

好一场艳雪。

雪血红。

血红了雪。

雪白落红，凄艳欲绝。

沁人的寒。

却不堪无情的神情，凄伤欲绝，似经受不起欺人的冷，侵人的寒。

这残缺的少年人，有什么心事？

——他隐藏了什么伤心事？

心事，偶尔就像浮云掠过，一旦风动，就会惊动，难免心动，就像忘记，想起时正是曾经忘记，忘记时正因为想起，就像心里的欢，心中的伤，哭给忘了的忘记听，唱给忘却了的纪念听，而想起时往往正在忘记，要忘记时偏又想起。

铁手看着他。

他的师兄。

铁手如此雄壮、伟岸、悍强、坚毅。

——他的师兄却如此清脆、薄弱、无依。

铁手的眼里忽然充满了感情：悲悯与同情。

少年無情

● 文 / 温瑞安 图 / 黄玉郎

④





他好像知道无情为何伤情,了解无情的悲情。

因为了解,所以同情。

因为同情,所以悲悯。

自古以来,人生总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多情总被无情伤;似曾相识燕归来,情到深处情转恨。

平生久恨恨未消,为伊消得人憔悴,到底,只消得个情到深处无怨尤,人情恶,人比黄花瘦,谁来与尔同销万古愁。

铁手轻咳了一声:“是她吗?”

无情肩上不只落了雪花,也沾了梅花,他哆嗦了一下:“不是她吧?”

然后他举目,一路搜寻血迹,却瞥见远处又有一株孤梅,眼神又迷茫了起来,喃喃且带点儿艰辛地问了一句:“会是她吗?”

铁手舔了舔干唇,也不知如何是好,何从说起,只好道:“不是她吧!”

——是她吗?不是她吧?会是她吗?不是她吧!

两大高手,两位名捕,两师兄弟,两个日后武林中、江湖上、六扇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这儿作这些耐人寻味、莫名其妙的对话。

不知情者,真不知道他们正在念诵哪一部经文,作什么怨念。

“什么她妈她爸的!”只听一声清叱,严魂灵已落到雪地上,她颊上多了一道艳痕,正在淌血,指间执了一把亮丽的小刀,恨恨地骂道:“什么东西嘛,放了冷刀子,毁了老娘月貌花容就走,不敢明来交手!”

只听一人沉声问:“西北那儿的牌坊是什么地方?”问话的人是陆破执。

那一刀撞痛了他。

但痛楚激发了他的斗志。

他第一个就掠了出来——仅在无情、铁手之后。

他手上还拎着那把刀,还扬着刀尖。

飞刀。

这把飞刀,铁手手上也有。

而且,它破空而至时,铁手一手就接住了,但却几乎脱手而出,使大风大浪也能一手镇住,大江大河也能一掌捂住的铁手,接得很有些狼狈:因为它似游鱼一样的滑,而且冰,冻得令人刺骨的痛!

他也把那刀紧攥着追了出来,赶上来却见无情在雪地上怔怔发呆。

就在这时候,铁手瞥见了陆破执手上指间那把刀。铁手马上脸色一变。

因为他看见:那把刀正在变形,且绽出略为幽幽的蓝芒。

他急叱:“刀有古怪!小心有毒!”

他一身罡气护体,双手自是刀枪难伤,百毒不侵,但他可不愿战友吃了暗亏!

因为那不是普通的刀。

本期留言主题:您喜欢江湖中哪对情侣?2005年第11期的留言主题:如果四大名捕来到当代社会,您认为他们各自会从事什么职业?(欢迎参与,请简要说明理由)

不是寻常的飞刀！

——这同一时间，无情、铁手、陆破执、严魂灵，不知怎的，心里头都痛了一痛，寒了一寒！

说到飞刀，普天之下，武林之中，江湖之间，只有一个人，一位前辈，一位大侠，他的飞刀，已到了出神入化、神乎其技、神出鬼没、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地步。而他的飞刀，已达到了“刀不在手而在心”，手中无刀，心中有刀的境界。

一提到飞刀，只要是侠道中人，最先想起的是他，最能代表的也是他，而他本身，更是侠道表率，人格教化。

往后的高手，再用飞刀，也飞不出他的境地，更比不上他那一刀的光华。风华绝代。

但这粉红色的人影，用的也是刀，出的也是飞刀。

飞刀，又见飞刀，再见飞刀？

——再厉害的飞刀，也正如班门弄斧一样，亦不过是李门耍刀，岂能轻攬小李探花之惊才绝艳？

不。

这飞刀还是有它自成一派之处。

因为不只她在刹那间，六刀逼退六大高手，且运使不同的劲道和手法，分别对付六个不易对付的人，更特殊的是：

她的刀。

——这刀，会消失。

因为那不是普通的刀。

甚至也不是真刀。

而是：冰刀。

遇热即消，遇暖便融，雪刀如箭的：冰刀！

冰刀，那是冰制的。

他们手上拿着冰刀，加上各人体温和内功，迅即消融。

融在掌心、指间，很快地，就潜入体内，所以四人都觉得寒了一寒，也冻了一冻。

严魂灵尖叫了一声，把刀甩掉，“扑”地插在雪堆里，片刻间，冰刀与雪，一齐消融不见。

陆破执手里还拎着刀，并且狠狠地盯着那把剔透的小刀。

严魂灵情急地向他示警：“刀有毒，会渗入体内，你还不快快把它扔了！？”

陆破执咧齿笑道：“它是唯一伤了我、而我又无法即时让它同样付出代



价的家伙！我就看看它怎样毒我？那感觉一定很过瘾！”

铁手仍拎着刀，刀在融化，但他不怕。

他正运罡气聚于指掌，只管试一试刀上的毒力，自己的实力。

但无情也拈着刀。

——他可没铁手浑宏的内力。

“不。”无情抬起头，悠悠地道，“这刀应该不会淬毒。”

严魂灵还是担心。她牵挂无情，尤甚于陆破执。甚至甚于自己。

“为什么？”严魂灵愤愤地道，“那婆娘连死人头都砍去了，还有啥事做不出来！”

无情淡淡地道：“也许，她要的只是死人的头，并无意要活人的命，要不然，我们早已是死人了。”

严魂灵依然不服气：“公子可真瞧得起她，她武功有那么高吗？刚才，是猝不及防，她暗算得手而已。”

铁手道：“就算是狙击，那也不简单了。我们有十几个人，对方只一人，何况，在她出现之前，师兄已先有了警觉，扬言警示。”

陆破执兴味索然地扔弃了刀：“没有毒，只是冻，那就不过瘾了。”

那刀已融化得七七八八。

铁手的手贯注功力，刀早已化作一团冷水。

就只有无情手上的刀，融化得最慢，刀身也最完整，美丽而剔透。

何解？

因为无情的手是最冷的，没有体温？还是心才是最冷的？或是那粉红色的老太婆，扔给他的刀是最冰的、最凉的、最寒的？

冻。

在霜雪中。

冬。

在江湖寥落人的心中。

空。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风中。

相见一笑，千种思念在心头

“那是什么地方？”

这句话，刚才，是陆破执在问。

他的武功也许并非高绝，但拼命却是够狠。人家是先保己，再伤人，他则是先伤人，再保己，或是只求胜，不保己，甚至是，不惜先伤己，再伤人。

下面请和青眉一起进入本期主题留言，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四位特邀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情侣吧：

小非（《游侠秀秀》作者）喜欢江小鱼和苏樱，因为“两人真的是绝配啊”。

就是因为这样，武功比他弱的人，自然给他气势所慑，不战已溃，像刚才陈鹰得已是一例。哪怕是武功与他相若的人，也为他的狠劲所压倒；就算是武功比他高的，但遇上他拼命，也当真是怕了他不要命。所以号称“拼将”。

就算有人武功上赢得了他，在他玩命搏命的情形下，很少人能占得着便宜的。

这是陆破执的顽强之处。

像今天那样，他人还未瞧清楚，已吃了一刀子，想要拼命时已人踪杳然，对陆破执而言，绝对是很罕见的事。

所以他更愤愤，憾憾。

他至少想去拼回个见红的。

所以他要追那个寻粉红色老太婆的“下落”。

现在问这一句话的，却是无情。

“那是冷月庵。前面是贞女牌坊。”回答他的是陈自陈。

他还是穿得那么臃肿，显得那么肥胖。

但他的神情只告诉了人两个感想：精悍。

——而且狡狴。

他也在遥望西北，追随雪地上那一行血迹，远眺那遥远边上一座牌坊，几幢屋宇，这时候，西北角上正挑起了一颗星。

大星：

天狼。

“冷月庵原前朝皇妃因先王驾崩，静修入佛，故而修建为庵的。”铁手道，“由于住持见心师太，修为甚高，出身名门，身为望族，又舍弃红尘，回乡结发，清心向佛，所以这小庵虽坐落冷僻之地，但名气却很大，这儿方圆数百里之地，只有冷月庵住持可以评定名列‘贞女牌坊’之人……没想到，最近贞棺给人掘毁，出了这等人神共愤的事，上动天听，所以才惊动世叔，遣我们过来看看。”

原本，回答了无情那个问题之后，陈自陈正想好好叙述一下“冷月庵”的来龙去脉。没想到，铁手已娓娓道来，和盘托出。

陈自陈瞄了铁手一眼：“铁捕头，果然博识。”

铁手道：“我也只是翻查资料，道听途说者多，陈统领才是这儿龙头，还请指教修正。”

严魂灵哧地一笑，道：“铁二哥办案之前，总是用心做功课。”

陆破执哈哈笑道：“我办案，则是靠拼命。用脑子的事，交铁、盛二位兄弟。”

严魂灵笑咪咪地道：“老娘办案，靠幸运，要是运道不佳，哪怕凶手就在



你眼前，你也认他不出，抓他不着。”

只听那青年张弛冷哼一声，道：“真的破案，只看手段，不用口说。”

那粉红色老太婆给他的一刀，好像很不给他面子，割了他半片眉毛。

“哦？半条眉，”严魂灵总是爱戏谑，乜斜着他，调侃地道，“我且搬凳子挨着坐，看你手段如何？”

“我只是籍籍无名的武林低手，谈不上什么高明本事、霹雳手段，可是，刚才那老太婆的狙击，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青年张弛的黑面皮居然在大冬天里发着油光，他侃侃而道，“她突袭不是要我们的命，而是要一颗死去的人头，死人头！”

然后他问：“为什么？为什么她要一人杀入重围，为的就是这颗死人的头？”

“为什么？”他又问。

忽而，无情一笑。

他很少笑。

大家都罕见他笑。

——甚至，有的人以为他太冷酷无情，已不知笑为何物。

已不识笑。

——一个不喜欢笑的人，已经是不快乐的人，更何况是不会笑的人。

难道他不知道笑为何物？还是觉得世事不值一晒？

为什么他不笑？是他觉得笑是一种脆弱，不让人觉察？还是他的心太脆弱，已经不起一次雪融冰消的大笑？

甚或是他的心太冷，受创太深，人太骄傲，觉得世情哭比笑好？

只不过：世间事，不管可喜可悲，总是笑一笑最好。

——至少，笑总比哭好。

那是因为，世事可哀的总是十常八九，你再不笑一笑，那就更加不能苦中寻欢，火里取暖，哭出乐子来！

无情的笑，有点儿哀伤。

他在看他的手指。

手指白皙。

修长。

指节深明。

秀气。

指尖很尖，沾点灵。

像女子的柔荑，还多于男性。

只一点差异：有力。

蒙面大侠喜欢的是胡斐和程灵素，因为：“也许他们不算情侣，但那种自然淳朴的感情却是我所向往的，而且，程灵素死的时候，胡斐应该也是有一些爱她的吧。”

这小小的、秀秀的、灵灵的手指，给人的感觉，却很有劲。

给人一种蛮的、狠的、不妥协的、要命的、同时也是要害的，固执的、倔强的，桀骜不驯，那种劲道的感觉。

带点凄。

而厉。

他如今在看他的手。

他的手里已没有了刀。

那把刀已消融。

融在他指间。

他的掌心。

那刀意已跟他融为一体。

可是他始终没有放手。

到底没有放手。

直至冰消。

雪融。

刀气，也融入他的体内。

混为一体。

——像是情人的一个招呼，一次缱绻，一次缠绵，交融无间，成为一体。

人已不见，刀已消解。

但已与刀相见。

相逢一见。

相见一笑，千种思念。

像一种萦绕心头的暗香。

一种千千结的强烈思念。

不仅像爱一般深刻。

而且还似仇恨一样强烈。

又像依依不舍的告别一款儿的甜。

“她要的是头，”无情说，“死人头。”

他的语音带点儿惜别，有点儿讥

消，仿佛，那把刀以融入掌心，潜入体内的方式，与他说了再见之后，他才能在凄然一笑中回复自我，才开始以办案人员身份和态度查办起案件来。

会画画的死人头

这时，王子废和公子吠全都赶了出来。

王子废和公子吠分别扶住了陈鹰得。

陈鹰得又中了一记，痛得死去活来，偏生又不似陆破执那么享受痛楚，视打击为刺激，当伤痛为激励，他只痛得在寒冬冷汗直飙，而今听无情和张弛都那样问，这般说，就恨恨地加了一句：“当真是怪癖！那老婆子除了过来勾搭阿拉老汉之外，居然还对他的尸首有癖好哩！”

说着，他哈哈地谑笑起来，可是，可能因为又牵动了伤口之故，后面几下笑声，直似惨号一样。

王子废、公子吠因为还得攀附“三陈”，图高官厚禄，自然也陪着笑。

铁手忽道：“有一点，提一下，我觉得刚才，老婆婆的出手，主动针对的几个人，都是对她曾经出言不逊过的，至少，也是在指称上比较不客气的。”

他这么一说，公子、王子，两个都笑不下去了，连陈鹰得也戛然止住了笑声，突兀得如一只忽然给拗断了脖子的雄鸡一般。

的确，那粉红色的老太婆连出六



刀,但都专拣恶的啃,其他的她还不屑于出手,而不管是陈鹰得还是陈自陈,严魂灵或是陆破执,的确都有出言不逊,或称谓上不客气过,至于铁手和青年张弛,都是因为试图拦阻或截击,才会遭受老太婆飞刀反击。

至于无情,是他飞身出外时,老太婆“留”给他的一刀。

这一刀并无杀伤力。

只让他知晓,这是她的刀。

像是一个信物。

一记招呼。

这时候,箫、笛二僮,已把无情的轮椅推了出来,让他坐了上去。

干干和恼恼则令阿丙把阿拉的尸首搬了出来。

只见阿丙满脸惊骇,身子一直在抖哆。

因为他终于看见了粉红色老太婆匪夷所思的武功,以及他手里捧着个无头尸体!

何况,这个长辈的死,还跟他很有关系!

张弛深思熟虑地道:“她莫非甚恨阿拉老汉,以致要切下他的头?”

“不是因为恨。”无情寻思道,“这件事,可能跟那句话有关。”

“哪一句话?妈拉个巴子,刚才就说了这么多话啊!”陈自陈兀自不服气,老太婆那一记飞刀虽没伤着他,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先用霹雳子炸了飞刀,但飞刀的寒光碎片,依然攒入了他的毛孔气穴里,他一直都觉得浑身不舒服地熬到现在,所以更是心中有气,肚子更窝了一囊子的气,“不是因为恨,难道为了爱而砍下人头当宝贝!哇哈哈……”

这次,就只有他笑。

看来,刚才铁手那番话,还是见了功效。

而且,那粉红色的老太婆,倏击忽现,却极有震慑作用。

铁手也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破巴饿根!?”

“是。”无情沉声道,“我担心是。”

“有一件事,”严魂灵忽然以一种少见的凝肃,道,“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知道你注意到了。”无情并不讶异,只道,“请说。”

严魂灵眼中竟掠过一些惊惧:“我刚才偶然望了一下,发现阿拉老汉的眼和耳孔,流出了一些液体……”

陈自陈皱眉道:“血?”

严魂灵声音里有点儿惶恐:“不……眼里流出来的是金色的,耳孔里淌出来是绿色的……”

陈自陈兀自大笑几声:“严九姑娘说笑了,五颜六色,这死人头还会配制

蒙面大侠和马甲剑客作案手法相当高明,轻功高超,只留下两个线索,让我们的名捕们找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吧:线索一:蒙面大侠的文章有盛唐气息,马甲剑客的风格则较偏重于写实的一面;线索二:落鸿岭上,一场大火,马甲剑客将王子与公主的“美丽传说”残酷地揭露;蒙面大侠则是刚刚经历了一次神秘的地狱之旅……你猜出他们是谁了吗?

四大名捕

铁血柔情

武侠新经典

侠道三人行

经典回眸

颜料画画不成！”

这一回，真的只有他一个笑。

别人都不笑。

至少，谁都不敢笑。

也笑不出来。

笛僮忽而嗫嚅道：“公子……”

无情也不回首，淡淡地吩咐道：“拿出来吧！”

笛僮站了出来，伸出了手。

大家从近暮的余光中，发现笛僮的左手指头，沾了稠浓的

侠客
留言

令狐冲和任盈盈（金庸《笑傲江湖》）：琴箫合奏，音乐可以冲破一切樊篱，终能笑傲江湖；真正伟大而纯洁的爱情，不分门派纷争，同样可以道魔合一。
（733213 甘肃省天祝县天堂乡雪龙村卡吉社3组13号 叶长青）

15 武侠

www.21wuxia.com



蓝色,右手指尖,却蘸了黄澄澄的泥色。

但那不是泥,而是凝结了的液体。

无情问:“那是你摸了阿拉老伯脸上之故?”

笛僮点头:“我看他脸上淌了些东西,会动的,过去一摸,才晓得是液沫。”

无情道:“后来他就诈了尸?”

笛僮伸了伸舌头,道:“真是吓死雨晴儿了。那时晴儿刚走上前去,才一摸,那尸就忽然竖了起来,吓得晴儿胆魄都走魂了……”

无情回首问严魂灵:“你看到的时候,却是诈尸之后的事了吧?”

严魂灵道:“是的,诈尸之后,我看这两位小子可不敢再望着尸首望了吧?我也是这样想着,便愈是要看过去,一面还在想:他是怎么诈尸的?还会不会再诈一次?人死后怎么会诈尸的呢?诈尸的时候死了的人会不会再活回来一次呢……这样想着的时候,就看到了金色、绿色的液体,缓缓淌了出来。”

无情和铁手知道严姑娘说的是真话。

你叫一个人不要去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你猜他会怎样?

他会马上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尽管,他可能从来也没见过粉红色的大象,甚至连大象也没见过。

你叫一个人千万不要去想走过那位美女不穿衣服时的样子,你猜他会怎么想?

他脑中一定闪过,或揣摩过一位裸女。

无情道:“这就是了。在诈尸前,阿拉老汉在头部淌出来的液汁,还是蓝色和黄色的,但在诈尸之后,已成了绿色的和金色的了。那颜色,是越来越纯粹,愈来愈明显了。”

铁手沉吟道:“服食之后,能有起死回生之效的,不过,病重伤重的人,血液会转成绿色,这就是渐渐痊愈的迹象。没有内力修为的人误服了,化解不了,就会流出金色的液体,显示身体内部五脏倒错,反易为药力所摧毁侵蚀……”

无情叹道:“如果这些蛛丝马迹都没有弄错,那么,阿拉老汉服下的,就肯定不是什么‘破巴饿根’……阿丙听混了。”

“不是饿根,”铁手接着说下去,语音出奇沉重,“而是——波灞耳根。”

“波灞耳根!?”

这四个字一出,陈自陈、陈鹰得、干干、恼恼、甚至严魂灵、张弛、陆破执脸上全变了色。

有的振奋。

有的担忧。

杨过和小龙女(金庸《神雕侠侣》):杨过的痴狂中带着点儿邪,小龙女的纯真中带点儿傲,二人真是天生绝配,怎不令人羡慕?

(330022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江西师大瑶湖校区教育学院 04 级心理学 王晓晶)

有的震惊。

有的眼里已闪现着贪婪的光芒。

“波瀾耳根!?”陈自陈吼道,“你们说的是西域奇葩‘波瀾儿奔’!?”

铁手叹道:“是的,我担心……是的。”

本呆在一旁的干干也奋亢得忘了身份:“你们说的,就是那种足可起死回生,功力精进,而且修为愈高,奇效愈显的‘波瀾儿奔’!?”

铁手点点头,叹道:“恐怕是的。坏就坏在‘修为愈高,奇效愈显’这八个字,已害苦了不少人……”

他这些话,大家却都没听进去,又听到恼恼叫道:“也就是当年唐三藏取西经时,曾捡食过这种药草,才能在七十高龄,往返中国西域,历尽千艰,涉遍万苦,而依然健步如飞,智慧高超的灵药——一种会叫会喊会说话会唱歌的药草波瀾儿奔!?”

铁手见他们如此兴奋,不免感慨,苦笑道:“——也叫做波瀾耳根,因为其花蕾的形状有点儿像佛祖的耳垂,或名为波瀾儿本,在西域话就是‘重新投胎,不入凡尘’的意思。”

尽管,这药草名为不入凡尘,但这些人听了,都完全在十丈凡尘里红了眼,想望得疯了心。

波瀾儿奔

只听陈鹰得吼叫了起来:“不是!我都说这儿一定埋藏了绝世宝物!——而今果不其然!”听他的口

气,像是浑忘了自己是负伤在身的。

陆破执哈哈一笑,居然伸手抓了一把把自己突破出膛来那段白森森、血淋淋的骨骼,豪气地道:“服了波瀾儿奔,我可更不怕痛,更不怕伤了!过瘾过瘾!好玩好玩!”

“啊!”尖叫。

叫声来自严魂灵。众人望向她,不解。她摸着自己的脸蛋儿,尖叫道:“有了波瀾,老娘就不怕老了,不怕丑了,不怕风霜毁了芙蓉脸了!”

铁手和无情,只听到啼笑皆非,却听箫剑笑道:“严姊长得那么美,还担心个什么花容月貌,真是让雨凝不明白。”

严魂灵听了,喜得伸手去捏了一记箫剑雨凝的脸颊儿,啐道:“就会逗姊姊开心!”

无情听了,忍不住冷哼了一句:“严姊,波瀾儿奔是灵药不错,但越是灵药越是有副作用。碧海青天夜夜心啊。”

严魂灵一点也不以为意:“那又怎样?就像美女一样,愈美的就愈是祸水,男人也是一样,男人到了极处是英雄,英雄就是祸火——但管它祸水祸火,老娘还是美死了再说。”

铁手见严魂灵又胡思乱想,开始扯远了,道:“再怎么说明,现在这事,反而有点儿头绪了。”

他走近吓得快要哭出来的阿丙身旁,示意他把尸体放下。然后,他蹲了下来,检查尸体,观察尸首的头部切口,还有身上的伤痕淤迹,甚至连手指、指甲也不放过。

雨晴、雨凝也推动轮椅,让无情

靠近阿拉老汉的尸体。

这尸首本来大家已仔细检验过一遍，而今铁手、无情再验，无非是另有推论，以求印证。

阿拉老汉的尸体，依然仍有恶臭，但奇怪的是，头颅一去，气味就不那么浓烈了，而且从室内走到天宽地阔之处，臭味也消散了许多，加上寒梅扑鼻之香，远远传来，也就不那么难闻了。反而香的、臭的，混在一起，有点儿诡怪。

无情对老汉的尸体凝视了一会儿，皱着眉头，有点儿郁郁：“现在事情倒明朗了起来，不过，恐怕我们得惹上朝天山庄那伙高人了。”

陈自陈看了看尸首，听到了无情提起“朝天山庄”，又看看无情苍白的神色，也收敛器焰，凝肃地道：“我们反而是越来越不明白。”

铁手看着无情，仿佛也很有点儿担心：“师兄的意思是，如果阿拉老汉临终时服的是瀟波儿奔，就难免跟朝天山庄的人扯上关系？”

无情点点头：“恐怕是的。”

少年张弛却摇了摇头：“我不明白，越听越不明，越弄越不明白，可否请几位捕爷说个清楚？好让我们这些小的听个明白。”

铁手微笑看着他：“别人不明白，合理，但你不明白，却不合理。”

张弛怔了一怔：“何解？我除了老是长痘子和爱吃白米饭之外，并无异于常人之处啊！”看他的样子，十分认真无辜，甚至有点儿纯真可爱，连脸上每颗痘子，都似在结果开花。

铁手微笑看着他，道：“你不是隶属于光禄寺王黼王大人麾下的吗？王大人和童将军手下暗探四伏，侦骑如云，各种宝物奇货，莫不搜寻，或上献或自奉，肆夺殆尽，怎会不知此物？怎会不晓此事？”

张弛听了，脸上一红，叹道：“二爷有所不知，我也只是王大人府中一名小兵小卒，刚刚加入，才受见用，王大人、童将军的机要大事，我这等小人物又怎会知晓？”

陈自陈正色道：“我也是县里执法捕役，这件案子，既然在本县发了，而且，也死了人，更在我们眼前割下人头，我们说什么也得查个

水落石出,更得要在西方大老爷前作禀报,还请二位明了个中情节的捕哥儿,给我们分说明白。”他这番话说得有条有理,心平气和,除了上一声阴、下一声阳,前一句粗,后一句细,前一段壮,后一段症,对照之下有点儿怪样之外,总算不卑不亢,见纹见路。

铁手点点头,望向无情,眼里充满同情。

无情仍蹙着眉,以手捂胸,箫僮和恼恼都各持了一火把出来照明,火光掩映,把无情和一群人等的神情照得闪烁不定。

铁手问:“师兄,我们是今晚过去冷月庵走一趟,还是明日赶早?”

无情反问:“师弟之见呢?”

铁手沉吟了一下:“现在已晚了,冷月庵又是女尼清修之地,加上有皇裔贵系主持,恐不宜深夜惊扰。”

无情点头:“那我们先回义庄住上一宿,明日再去查询不迟。正好,亦可在今晚向大家说明一下‘瀟波儿奔’的由来始末。”

陈自陈抚掌哈哈大笑:“如此最好!”

“愿闻其详!”陈鹰得又咕哝了一句,“正好我也可以养养伤。”

严魂灵却苦了脸:“住这儿啊——这只能算是死人住的地方——死人住的地方就是鬼屋——怎住人呢?”她每一句话,就是一顿,拖着着语音说,更显得百般不情愿。

陆破执还在那儿径自摸啊摸的,搓呀搓的,嘴角斜斜挂了个诡笑,还没开声,笛僮、箫僮已纷纷支持他们的“严姊姊”,东呻西吟地说:“苦呀,住这儿,实在是太可怕了。”“惨啊,不如,我们回县里租家客栈算了。”

铁手嘿了一声,反问:“这儿离县往返五六十里,你们这一行磨磨蹭蹭地回去,不怕路上黑呀,不怕半夜给鬼叼了去?再说,明日赶早起来,你们不困呀?万一中途又似今天三耽五搁的,到这儿又入暮近黄昏了,咱们又得白等一天,再返县城去租家小店长留呀?”

箫僮和笛僮,深知铁手铁面无私,实则宽厚温和,正想答辩几句,忽见无情脸色深寒,顿时不敢造次,便伸伸舌头,噤声不语了。

陆破执却嘎嘎笑了两声,道:“嫌在义庄睡不够好?不睡灵堂殓房,可有别的好睡处。”

笛剑闻言大喜,问:“哪儿啊?”

“就那儿,”陆破执用手指了一指,“从‘天涯义庄’到‘冷月庵’前牌坊,如果以直线过去的话,那就要经过一个地方。”

那地方就是坟场。

七零八落,狼藉荒凉,甚至给掘开过的墓地坟场。

“你们晚上睡那儿,”陆破执原来正在抚弄着他断突出来的肋骨,笑嘻嘻地道,“不就最好不过吗?”



当然不是睡那儿。

——睡坟地，还是不如睡义庄。

人总是这样：有多种的选择时，总会选乐逸的，万一都是十分恶劣选择时，自然就会选比较次恶的。

那是人的天性。

他们当然选择在义庄“借宿一宿”。

话说回来，他们也不必“借”，因为，这些人如果要“宿”，还真的没人敢让他们走——至少，阿丙就没这个能耐。

强权，往往就是真理。

不过，强权，多只是一时的真理。

强大，却是较长久的真理。

真理，有时也因时而易，因地而变，因人而异，因信念而不同的。

而且，大家都习惯坚持己见，尤其遇上反驳、反对、反抗的时候，很容易就轰的一声血气冲顶，什么道理都不讲了，只认为自己之见才是正见，所以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的人，只反映三个事实：

一，是人生经验未够丰富。

二，是太纯真也太天真。

三，可爱而可哀。

在这种情形下，一行人等，要回到天涯义庄，阿丙也只好捧着具无头尸首，回到庄里张罗一切可以打点的，让这些恶煞稀客可以平安度一宵再说。

他们陆续回到义庄。

幸好，因义庄平素也准备好一些死者的后人眷属拜祭后，赶不回去，只得临时留宿的房室、被衾，而今正好可以用上。

众人入内，只无情和二僮还留在雪地上。

铁手知道师兄的性情，所以他没有留下来。

就在他进入灵堂不久，就听到外面有轻轻的喘息与呕吐之声。

这就是他所担忧的事，也是铁手最悬挂的。

美人祸水·英雄祸火

呕吐。

呕吐是把不要的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从体内逼出来放弃的行为。

这跟分娩的动作是有点相似：都是把体内的事物逼出去，都要经过阵痛或痉挛的过程。

韩镠和杜方柠（小辘《洛阳女儿行》）：这是我见过的最正常的江湖情侣，爱得热切也爱得真实，并不海誓山盟然而地老天荒。

(350001 福建省福州市第一中学高三(10)班 荆棘百合)

但也跟分娩完全不一样：

分娩是重生。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活脱脱的生命。

呕吐则不然。呕出来的东西是不要的渣滓。

喝醉了的人，大抵都要吐。

——为什么人总是喜欢迷醉上属于渣滓的东西？

欢好的时候，迸喷出来的是给吞纳进去的，然而，却是人类动物生命形成的源头。

不过，交媾的器官，同样也是人体上两处比较不易维持干净的东西，同时也是平常用作排泄无用、渣滓的事物，可是，却能制造崭新的生命。

呕吐与分娩，在性质与过程中，怎么会有如此这般的类似？这样的近似？

无情刚刚吐完。

他没有喝酒。他很少饮酒。也不喜欢醉。

——醉是一种迷失、放任的感觉。

他不需要这种感觉。

他一向很执著，不放弃。

他喜欢冷静。

——虽然，有时候，不一定能完全做到。

但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冷静的人、坚持主见的人，甚至是无情的人。

因为他生怕自己有情。

——一旦有情，就会伤情；一旦深情，不能忘情。

所以不如无情。

这是世叔给他的话。

诸葛先生对他的看法。

他吐尽了胃里的东西，然后抹拭了嘴边的唾液，在雪地上，俯身挖了个坑，将之深埋。

好像在埋葬了一个身世，一场秘密。

他在呕吐的时候，全身痉挛，但笛剑、箫剑，都只能远远观察着他，眼神无尽关切，却谁都不敢上前给他抚慰。

因为他们深知也心知：公子不乐意。

——他在脆弱无依的时候，是从来都不愿意让人看到，从来都不肯让人帮他的！

无情回到灵堂的时候，铁手和严魂灵已为他准备好一间干净的房间。

所谓“干净的房间”，只是比较不脏不乱，不那么怵目惊心的斗室。

能够不那么污糟龌龊，完全是因为铁手和严姑娘在短时间内，把本来乱



七八糟九邈邈的房间收拾得五千六净。

原来，收拾、清理、弄干净的粗活，铁手是很行的。更行的是严魂灵。

严魂灵的“九嫁神功”，修行不易。

她完全已能理解：

如果说要得到一个女人的心，就得先得到她的身体——这对严姑娘来说没有用，因为她已嫁过九次，心，仍是属于她自己的。

心只给她最心爱的人。

至于说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这回事，得到他身体是完全说不过去的，没有用的，因为男人一向精神分裂，神在上面，用以思索，精在下面，用以喜欢。脑袋长在上面，爱和情智，都在那儿了，但下身却是另一回事：饥不择食，无欲不欢，禽兽不如。

所以要控制男人的心，先得到他的身体，那是下下策，倒不如，先满足他的胃，再满足他的才智，继而满足他的英雄感——能达到这三个目标，那男人才是她的了。

为什么？

男人喜欢吃。食色性也，但美食更是天性。男人喜欢食而懒烧菜做饭，喜欢享受而大都不愿做家务，女人要是能做出美肴，收拾打点好家里一切，就形同收服了男人一半。

再来就是男人喜欢吹嘘。不管喜欢胡诌的还是寡言的，都希望自己的智计有人倾听，让人信服，男人常苦叹自己怀才不遇，空有大志无人听信，女

人要是能让他在这一点上得到满足，不论他身

在寒微还是已号令群雄,都一定会对女人由衷臣服。

三是英雄。男儿在世,无不欲当英雄。只不过,有的是当不成英雄,有的只当成好汉,甚至到头来是一只狗熊。不过,当英雄之本意还是有的。女人若能令他有英雄感,觉得跟你在一起就能令他有英雄志,表英雄态,那么,女人就是成功的了。

他只要有一日仍未能成为众皆崇仰的大英雄,一定仍对你心存感谢。

不过,一旦能成为大英雄之后,你就不一定治得了他,甚至已不是你的英雄了,他既然是大家的英雄,就不能定于一尊的,只属于你的了。

那是因为,大凡英雄,可以为女人不惜生死,会不顾一切来救你、护你,会为你动刀子杀敌血流成河,在危难中他可以打马救你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却不会呵护你,细心关心你的忧愁、微恙和心里的闷闷不乐,因为男人忙,好汉更忙,而唯大英雄只能本色,也能好色,但却对时间心力和感情的付出太吝啬。

所以,严魂灵才认为:美女是祸水,但英雄却是祸火。

英雄美人在一道,那不是水火不相容,就是水深火热,水火交煎。

严魂灵“嫁”了多次,“阅”人多矣,所以懂得如何使点小坏,要点小奸:

她善于处理家务。

——把“家”料理妥当,把“肴”烹饪美味,男人一定喜欢。



所以她也善于女红。
因此她言明：“决不嫁给铁手。”
原因？

一，这个男人太好了，太完美了。
——所以一定不是属于她的了。

在严九姑娘心目中，曾经沧海，历尽沧桑，所以，会萌生这种想法：“这么完美的东西一定不是属于我的。”

二，这男人连家务也做得那么好，连她的特长也显现不出来了。
——总不能跟喜欢而且很会做家务的男人比做家务啊！

三，这男人比较适合当兄长，不太合适做丈夫。
怎么说，铁手也像个好哥哥。

——坦白说，严魂灵不知道该怎么与这样一个接近完美的男人谈恋爱。
——谈恋爱的男人，愈有缺点，愈是容易驾驭。

但铁手几乎完全没有缺点，接近完美。

她却喜欢有缺点的男人。

——缺憾，有时才是一种绝美。

在跟铁手一起为无情收拾房间，让这孑弱青年有个栖身之所的严魂灵，一面打扫床褥，一面这般寻思。想到开心处，不觉微微笑了。思及忧心处，又微微蹙着眉头。

铁手其实也是心细的，观察到了，初不说破，后来忍不住问了一句：“嗯？自己会笑耶？什么事那么勾心？”

严九姑娘嫣然一笑：“就是高兴。”

铁手盎然道：“啥事那么高兴？说来听听，分享一下啊。”

严魂灵颊上抹过一片酡红，只呢笑道：“不告诉你。”

铁手也不以为意。

他却不知晓，就在那么一错落间，走神的是一件影响重大的事情。

这时候，无情才刚刚吐完了回来。箫、笛二僮送他人灵堂。

灵堂上还有好些人在苦候，要听个真相大白。

严九一笑，先闪出房中。铁手也随后步出。

我不管利害，只管因果

他们在等他回来。

他回来了。

郭靖和黄蓉（金庸《神雕侠侣》）：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黄二人将对爱情的忠贞不贰，升华为对国家、对百姓的忠诚守卫。

(438621 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高一(10)班 飞龙)

“他”，当然就是无情。

虽然，他只是那么一个脆弱的人，甚至是一个残障者，但是，他在京师已渐享有声名，而且，身为诸葛先生麾下第一传人，已有一定的威望。

何况，以他刚才出手对付粉红色老太婆来袭的反应，大家再也不敢对他怀疑，再也不敢小觑这个残废的人，不敢忽视这个苍白得带点惨青的少年。

“什么是瀟波儿奔？”陈自陈第一个问。他最心急。

——是为了急于破案？

这句话却无人问他。

“一种药。”

“药？”负伤的陈鹰得对这点最热衷，“哪儿来的药？”

“一种原由上京龙泉府渤海国种植出来的小树，根部可以做药用，茎部亦可做药引，叫做瀟波儿奔。史说，渤海国的王子大门艺逃到盛唐，要求唐玄宗予之保护，他贡献的就是瀟波儿奔。唐玄宗就为了这个，收留了大门艺。后来渤海国国王要追杀拿人，唐玄宗还着人伪称自己将他杀了。后来，渤海国让契丹人灭绝了，瀟波儿奔也几乎灭根绝植，还是大门艺献唐的其中一两株流落到西域之地，给保存了下来。但渤海国只剩一片残垣败瓦，这种植物又不易生长，水土不适，难以繁殖，所以留存极少，生存不易，药性极烈，药用值高，这使有识之士视为奇珍至宝。”

“这药可用来作治什么病用？”陈自陈又用另一种语音问。

一直以来，就像在他体内，有两人在对话似的：

一个阴鸷。

一个豪放。

“我也不太清楚，但有几个用途，是必然的。我听树大夫说过，瀟波儿奔，一可以使人功力大进——但必须要有实在功力修为的人，而且功力虽然猛进，却必然功力走岔，俗称为走火入魔，功力越深得益越大，但反扑也愈烈。”

“这算什么好处？”陈鹰得苦笑道，“到底是功力减退了还是增进？”

“有时候，不光是进退分明的问题。例如，有人练成了绝世‘蛤蟆功’，但却成了半疯不癫。有人练成了‘破体无形剑气’，可是得要终年给锁铐在笼子里，否则，一出囚就杀个六亲不认，不然就遭天打雷殛。功力高是高绝，但代价付出也极大——就看你怎么个想法。”

“除了这个，听说还可以起死回生，长生不老？”

铁手长叹道：“目前为止，世上仍无长生不老药，这也好，要不然，世间称王者都可以不死，世上有权者大可以恣肆无忧了。”

无情接道：“不过，这瀟波儿奔的确有强大的治愈作用。长生不老是不可能，但延年益寿肯定有助，不过先决条件还是得要有一定功力修为，盖因这种药物，煎熬出来为两种不同颜色的液体，一金一绿，绿液有助治疗裨益，金



液则杀伤元气,但两种液汁,同在药材之中,泾渭分明,但又无法单独提取,否则相互不能激发,形同无效还遭反扑。故有一定的功力修为,善为导引,服用后才能往好处引发。这药也能让病重的人一时振发,但如果病得太重,也只能回光返照而已。如无功力克制,则仅有昙花一现,遗害更甚。”

“那我有点儿明白了……”青年张弛说,“你们是发觉阿拉老汉误服了瀟波儿奔,人已气绝,所以才会发生诈尸,所以才会淌出绿汁金液。可是这老汉又怎会有这等名贵药物?”

“他当然不会有这种药材。”无情道,“那是别人赠给他的,可能只是少许,可能是因为同情他年纪大,可怜他病重,或者欠了他一点情,所以,馈赠了他一些药末、药茎或药粉,让他有节制、轻量地服食,但万未料到……”

“未料到阿拉老汉因为受了严刑拷打,伤重病发,他实在熬不住了,又知道瀟波儿奔是能起死回生,于是,把药量全数服食……”铁手接下去推论,“于是他情急之下,就用了神兽纹牛神灯,直接把瀟波儿奔煮开熬汁!而这种神兽纹牛灯,就正是两汉时除了在宫殿用以照明之用外,还可做熏香、煎药雾化作用的宝物!”

陈鹰得听到这儿就是冷哼:“听来,这老家伙手上稀世奇珍倒是挺不少的!”

“也就是说瀟波儿奔药力的烈性,加上神兽纹牛灯的剧性,两者合一,反而加速要了老鬼的命?”陈自陈越讲越高兴,“那么说,老不死的死跟我们可沾不上关系了吧?”

陆破执道:“你们不用毒刑,老汉就不必病急乱投方,害死了他自己!”

陈自陈道:“那我们可不管!我们只管宝贝花落谁家的事。我们只管有利益的事。”

“我不管利益,”无情淡淡地道,“我只管因果。”

陈鹰得打岔道:“你们的意思是说:瀟波儿奔这种药是那粉红色的老太婆赠给老汉的,而这老家伙胡乱猛食,因而致死的?那么说,这种药还在老太婆手里了?”

陈自陈再追问下去:“那么,按道理,神兽灯依阿丙所述,现在也一样落在老太婆手里了吧?”

陈鹰得却道:“我总不明白,那老太婆为啥要对这老头子那么好?”

干干忽然巴结地谄笑了起来:“班头刚才不是明说了吗?一个是老头子,一个是老婆子……嘻嘻嘻嘻……”他忽然想起“谁对老婆子出言不逊就遭袭击”的话,马上笑不出来了。

张弛却问道:“这跟天朝门又有什么关系?”

铁手道:“我知道中原一带,有一个武林高手,就叫凌落石,他近年声势非常浩大,手段也非常残毒,几乎拢括了七帮八会九联盟的势力,烧杀无算,残虐自

韩锺和杜方柠(小辘《洛阳女儿行》):“乐游原上索剑盟”的故事在武林中已传为佳话,韩锺与杜方柠已经成为传说。真是令人羡慕!

(226371 江苏省南通市兴许镇李家楼村4组 周海清转吴建亮)

快,涂炭百姓,哀鸿遍野。这也招摇过甚了。诸葛神侯正欲奏请皇命,剿灭此獠。但凌落石警觉甚高,早一步投靠了权相蔡京,由蔡京引荐,反而得封‘大将军’之衔,人称‘惊怖大将军’,从此而后,与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等朋比为奸,更如虎添翼。他手上建立了天朝门和朝天山庄,各委羽翼主持,其中有苏绿刑、邹青营、唐红月等,都是能人,他们曾千方百计,用偷的骗的、抢的掠的,盗得几株瀟波儿奔回来,本来是要献给方今圣上的,但又怕大将军嫉恨;又想呈给惊怖大将军的,又恐方今天子不悦。所以,便一直摆在山庄里珍藏着,一直没对外透露,又因摸不熟药性,不易纵控,仍在试炼中,便没拿出来奉献,搁下多年……”

陈自陈奇道:“这看来是凌惊怖的机密,天朝门的秘闻,铁捕头又从何得悉?”

铁手一笑,并不言语。

严九姑娘一笑道:“神侯是何等人物。蔡京既然擅把人事安插他党,以探机密,神侯也极有用人之能,要打探的事,还不是探囊取物!”

陈鹰得道:“铁捕头的意思是说:如今这粉红色的老太婆,极可能便是惊怖大将军的手下,也就是说,是蔡相爷那一伙的人了?”

铁手道:“那也可能,但……”

无情道:“另一个可能是:天朝门的瀟波儿奔也给人盗了。”

陈自陈接道:“我也听说最近朝天山庄频频派出旗下高手在查探风声,可能便与此物有关。”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回问的是严九姑娘。

“不明白什么?”铁手温和地反问。

“粉红色的老太婆既然赠药给阿拉老汉治病,但又为何今个儿跑来剁了他的头,之前,还夺了他的神灯……”严魂灵眼溜溜儿,问,“这……这却都是为了什么?何必出尔反尔,救人杀人?”

一把冰刀在无情的掌上消融

严魂灵这样问了,大家也想问的话。

一时之间,好像谁也不能回答。

不过铁手还是尝试答了。

他的眼神、语音都有点儿茫然:“那位穿粉红衣饰的老太太为何会回来砍这一刀,而又为了砍这一刀而向我们发射了六把刀……这实在是令人有点儿费解。”

“不是六把刀,”陆破执忽然接道,“是七把。”他嬉笑着指了指无情。

“对,是七把。”铁手拍了拍后脑勺子,老太婆是发射了六把有杀伤力的



刀，但把第七把刀扔给了无情。

不然，无情也不会雪地上，愣愣地看着一把冰刀在他掌上消融。

“也许，”无情道，“她是回来断绝线索的。她可能熟知药性，知道就算在阿拉老汉歿后，只要在头部剖析，一样可以找出药源来，所以她就砍下他的头颅带走。”

“此地无银三百两，老太婆这样做，反让人引了疑窦。”严魂灵也猜估道，“我看她在砍人头的同时，也给我一个下马威，警告我们莫再追查下去，否则，咔嚓，砍砍砍，杀无赦，杀鱼一般地宰了我们。”

陈鹰得嘿声道：“我看她是欲盖弥彰，岂知我们强手如云，她只好吃不了兜着先走。”

干干干笑道：“我看她是想一股脑儿杀光我们，只是不得逞而已。”

恼恼接着道：“我看这老家伙还有活宝藏着，老太婆不甘心给我们搜着，想回来夺去罢了！”

陈自陈怪声怪气地说：“我看她是故意亮一亮相，明显是要挟我们莫再追查此案。”

陆破执倒是大表同意：“我看她是阻止我们去冷月庵。”

陈自陈又换了个声音道：“我认为她也在试探我们的功力与实力。”

笛僮也参与一份：“我觉得她是给公子喝破，才会索性进来现身的。”

箫僮也不甘人后，道：“我简直觉得她是专程来见公子的！”

此语一出，突然间，无情脸色刷地苍白了起来。

大家都住了口，望着他。

只有箫僮掩住了嘴巴，他就知道自己失言了。

——至于失了什么言，他自己可也不知就里，不知其然。

陈自陈这才忽然省起了什么似的，嘿笑了两声，才道：“小朋友说得也是，难怪刚才老太太还说了一句什么的：我不伤你，你却杀我……看来，渊源就在这儿，因果便在这里，真是啊，失觉失觉，失敬失敬。”

无情依然苍白着脸，甚至已有点儿铁青。

铁手忽然徐徐站起问：“明天还会到冷月庵去吗？”

陈自陈昂然道：“去！为啥不去？”

铁手表示会议已告一段落：“那么，明日要早些集合，时候不早了，大家休息打点，明天只怕不是易过的一天。”

大家都明白他在送客。

铁手也不理大家是否散去，只对无情关怀地道：“大师兄，你也该休歇了。”

无情冷着脸，点了点头。

远处，不知怎的，好像传来隐约笛声，又似箫声，很是凄凉。

公孙扬眉和孙摇红（温瑞安《四大名捕破神枪》）：妖异的红，凄惨的绿，惨异的人生，茫茫黑夜之中，只有两人的爱情，还在固守着阳光的到来和正义的伸张。

（529075 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 林柏灿）

四大名捕

铁血柔情

武侠新经典

侠道三人行

经典回眸

SHAONIANWUQING



笛撞听了几声，很是哀怨，小小心灵也不觉一阵凄凉，说：“是箫声……”

箫撞也侧耳听了一阵，只觉悲凉，心上一阵难受，更正道：“不，是笛声……”

本来箫笛二撞，在箫笛韵律，别有造诣，但他们二人也一时分辨不出这感人音籁到底是笛声还是箫声，也可谓十分罕有的事。

铁手看了看无情愈渐苍白的脸色，正色道：“不管箫声笛声，太悱恻幽怨的音乐，还是少听为妙——小哥们先去睡吧，别明日早起又贪睡闹不起了！”说着，便先把无情轮椅推入打扫好的小室内去。

一进室内，才关好门，无情已道：“你有话跟我说？”

铁手仍在无情轮椅背后，答：“是。”

无情顿了一顿，才道：“你想问我：是不是她？”

铁手道：“是。”

无情静了下来。

好一会儿，他也说了一个字：“是。”

铁手在后，深深吸了一口气。

再半晌，无情才苦笑说：“当然，她没那么老，她当然没那么老。”

铁手似安慰地补了一句：“既然她没那么老，那么，便可能不是她。”

无情却执拗起来：“可是，那香味，确是她。”

他还硬邦邦倔强地补充了一句：“别的女子，不会有这个味道。”

铁手不忍拂逆他，只道：“哦。”

两人一时都静了下来。

风在外面呼啸。

雪在外边狂吼。

一灯如豆，在房中燃烧，不时急旋的黑烟，像漾幻出一个又一个骷髅白骨。

隐约，仍有凄然的笛声，无限凄切的箫声。

雪雹打在窗下的木桶，发出“嗵”、“嗵”的响声。

——也有点儿像鼓声吧……

铁手忽道：“你很久没吹过笛了。”

无情道：“我怕笛声幽怨。”

铁手道：“你也许久没奏过箫了。”

无情道：“我怕箫声凄凉。”

铁手忽道：“近日，我结识了一位兄弟，他的二胡就拉得很好，那种凄酸是入骨透心的，但他又偏偏拉得快活无比。”

无情淡淡地道：“但凡精通一种艺术、绝活的高手都如是：别人看去的苦，却正是他的大乐。你敲鼓就有这个法门。”

陆小凤和欧阳情（古龙《绣花大盗》）：爱上一个浪子，是幸？抑或不幸？只有欧阳情自己才知道。

（274000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南城朱庄街7号 朱昌）

“我就只会敲两下。”铁手苦笑道，“他的腿法也极好。”

无情仍有点儿心不在焉，但仍抓住了铁手的话：“莫非你说的就是那崔兄弟？”

铁手莞尔：“是，大师兄也结识他了？”

无情道：“看来，世叔也有意将他招揽入门下……他他的确是可造之才。”

铁手道：“我却但愿世叔多收一名弟子……就像陆拼将那么敢拼狠拼的。”

无情倒有点儿诧异：“为什么？师弟是嫌我不够勇决么？”

“不不。”铁手连忙分辩道，“你就是够冷够酷，但说实在的，你与人交手，最不宜的就是硬拼。”

无情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而我，”铁手赧然道，“难为武林中人号我为‘铁手’，我的手段其实一点也不够铁。”

无情知道这句也是真话。

“师弟就是太宽厚。”无情道，“这世道，宽厚的人是要吃亏的。”

“我知道……”铁手汗颜地道，“所以，我才希望我们‘六扇门’里、‘神侯府’麾下，有个敢拼狠拼命的，以振诸葛神侯声威……不过，千万不要像陆拼将那么自残为快，那么不要命就是了。”

无情微笑道：“你是看今天陆破执跟陈鹰得互拼生起了感触？”

铁手笑道：“师兄看得好准。”

无情忽截道：“不准。”

铁手愕然。

无情道：“你只是在岔开话题。”

铁手一时无语。

无情又道：“你也是在安慰我。”

铁手无词以对。

无情道：“当那把冰刀逐渐在我掌上消融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人的笑容……”然后他抬头仰首，孤寂而无依地问，“师弟，你知道我想起谁吗？”

铁手点头，双手有力地搭在无情肩上，一双虎目，已隐含热泪。

外头，依然一声笛鸣两声箫，风里霜里，悠悠忽忽地传了过来。（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小似）

（《少年无情》旋风登场，每月一辑准时奉上。欢迎众侠友踊跃评论，精彩评语我们会选录在江湖信箱中。移动用户可以发送短信到 33885201，资费 0.20 元/条，期待你们的声音。）



● 梁羽生

四大名捕

S I D A M I N G B U

一刀割断是非根

旧俗各行各业在过年时都请人撰写与本行业有关的春联。相传这个习俗是因明太祖朱元璋的提倡而盛行的。明太祖定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均须张贴春联，他自己微服出观，发现有个以阉猪为业的人家独无，原是其人家贫，请不到文士代写。朱元璋遂亲自为题联云：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此联题得甚为精彩，但朱元璋是皇觉寺的小和尚出身，没读过多少书，这个传说是否可靠则不知了。

最难着笔的是棺材店的春联，但也有一副写得甚好：

梦且得官原瑞物

呼之为寿亦嘉名

棺材又名“寿板”，世俗相信梦见棺材是得官的预兆。

有一音乐学校的春联云：

嫩头的绿叶，渐发芽了；

巧舌似黄莺，真好听呀！

用白话入联，用得颇贴切，亦颇有趣。

有个为人奴仆出身的富户，请某文士为他撰一春联，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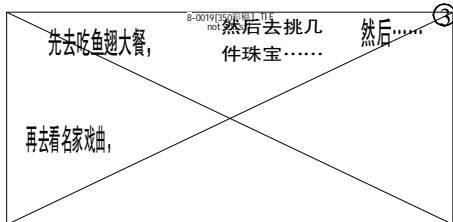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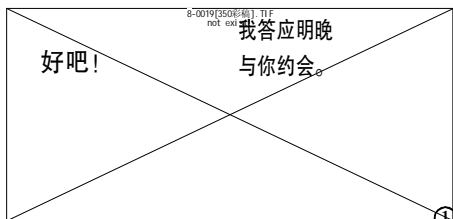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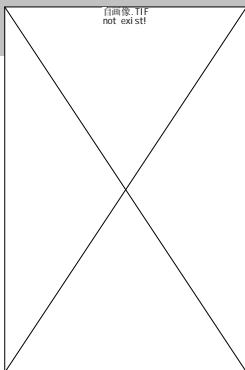
家居白日青天下

人在春风和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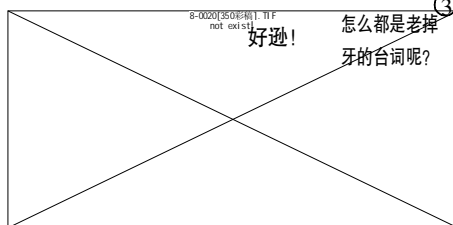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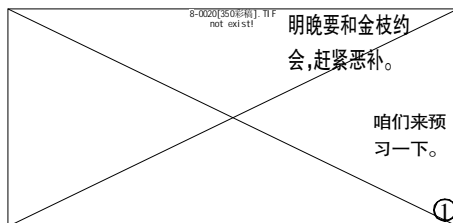
联首嵌“家人”二字，“家人”有几个解释，其中一个就是仆人。富户见“字眼”甚好，大喜道谢，却不知已受挖苦了。

（本栏目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连载，摘自梁羽生先生《名联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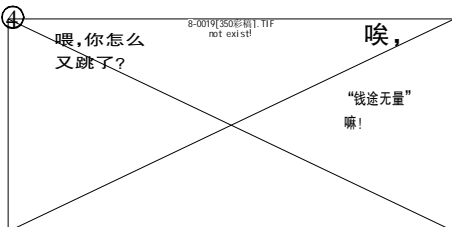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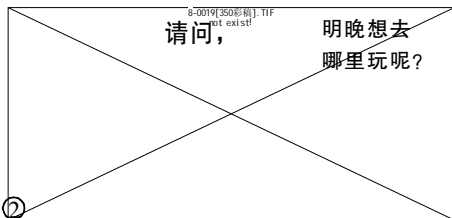
乌龙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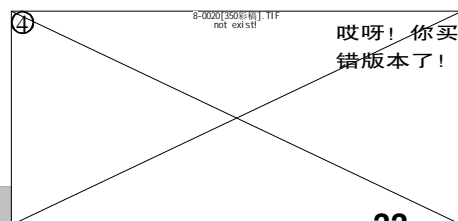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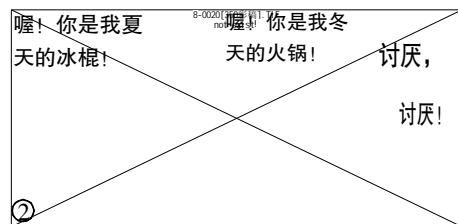
钱途无量



编绘 / 敖幼祥



情话大全



COLUMN

专栏



沧海明月

虚拟网络，真实感动

好久没有回榕树下(按:知名文学网站)。最近贴了《神之右手》,顺便回去逛逛,结果翻到很多老帖子,大有感慨。其中几帖看了让人的心都柔软起来——虽然那都是从未交谈过一语的陌生人。

寒烟若水 回复于 2003.11.14 00:10

抬手的一刹那,失去了说话的勇气。

虚拟的网络,虚拟的人生,又有什么可以留下永久的痕迹呢?

唯有纪念罢了:月,璎璎,两生花。

一直记得那日天冷,晚自习上看着玻璃上清凌凌的水气,就那么不经意地抬手画去,竟写出沧月、沈璎璎的名字,前座的女孩子加入我的行动,小椴、楚惜刀、窃书,还有许多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

也许什么都会在生活中淡去,但是,有些感动的瞬间,是永远也不能忘掉的吧。

某种从内心涌出的感动让我无法说话……那一瞬间想起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我少年时期仰慕的一些时尚杂志作者,比如叶倾城——那时候,我也是用这样的心情来憧憬文字背后的人吧?

然后又想起很多。2001年上网之初的菜鸟情状,《血薇》一文后的转折,然后一路顺风顺水直至今。间或有挫折,但每次都是遇挫后立刻反弹,进入 level up 的井喷状态。两年多来,我是一路往前疾奔的。我极懒散,偏偏在写作上却如此勤奋,对自己毫不放松,仿佛背后有一根鞭子不停赶着我奔跑。

三年时间不算长,可我跃过的坎却不止三道,遇到的波折也不止三次,每一次都让我长大。如今回顾,不是不感慨于心的。写文是很寂寞的事情,即便知交如璎璎,也只能相互倾吐一二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不过无论怎么说,这几年来天时、地利与人和,竟全都撞上了——我应是极幸运的,应该感恩,至少要记住那些感动过的人和事。

记得那天晚上在电台做专访,主持人问我:虚拟的网络能给你什么?

我说:真实的感动以及自信——感到自己能给予别人什么、同时能被人给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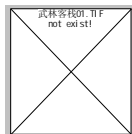
TANG YUE
海上生明月
文/沧月 图/腾武数码

武林客栈终结篇之

摘叶 飞花

文 / 步非烟

图 / E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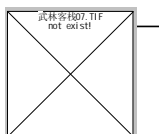
人称“剑神”的漂泊浪子，幼年得绝世剑客于长空传授剑意并获得舞阳剑。

郭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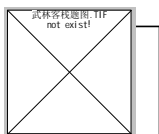
神秘莫测的怪人，身怀奇功且意性跳脱，与郭敖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柏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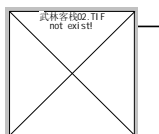
手握重兵的野心皇子，心怀叵测，意图颠覆当今皇帝，取而代之。

吴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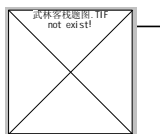
天罗魔教教主，智计武功旷古绝今，在他领导下，魔教先灭少林后屠武当……

崇轩



身怀不死神功，剑术通神，与郭敦先天相克，每每相遇，必然拼个你死我活。

凌抱鹤



香巴噶举派当代的空行母，修行十二成就法，看重存在于万事万物背后的“缘”。

丹真纳沐

第一章 座谈啸傲扞八方

荆州。

荆州最高的是什么？不是城外的画扇峰，也不是城内的掷甲山，而是吴越王府的云湖阁。

云湖阁高十八寻，每两寻一层，雕着一种怪兽，看上去威严且神秘。因为是吴越王的宅第，寻常百姓不敢细观，但市井传言，这九种怪兽就是传说中“龙生九子”的九龙子。这等僭越的事情，百姓们当然不敢深谈，但吴越王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只是吴越王难得来荆州一次，因此，云湖阁的最高层一直空着。下一层，住的是王府管家钱盈舒。

钱盈舒是个人才，一两银子可以赚来三百两，识得古董、会选名马、极擅赏鉴乐器，除了不会武功，几乎所有“人才”该会的本事，他都会。所以他虽然有些自狂自大，但吴越王还是让他做了管家，大加倚重。因此他才能住在云湖阁的次高处。

但钱盈舒自己却觉得他最大的本事并不是走马斗狗、计谋经营，他常常自命为天下第一风流公子，辨识美人才是他最大的本事。

他的确有这个本事，昨日他慧眼识得的，就是春月斋的红云姑娘。

红云是春月斋最红的红倌人，碧月是春月斋最红的清倌人，红云碧月是亲姐妹，也是荆州附近十三城最负盛名的美人。只是最红的倌人当然也最骄傲，寻常的公子哥儿根本不入其法眼。钱盈舒自命天下第一风流公子，当然不甘落后。于是红云落在了云湖阁的次高处。钱盈舒踌躇满志，吩咐下去：“闲杂人等，一律不准打搅。”

吴越王虽然回了荆州，却一直住在军中，钱盈舒仍是云湖阁的当家主。当家主吩咐下去的，还有谁敢不听从？于是云阁高锁，一夜寂寂。

红日满床，云湖阁上依旧没有动静。钱管家许下的赏红，也不见发下来，

侠客
留言

张丹枫和云蕾（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但问萍踪何处寄，云林深处，红叶映丹枫。

二人的感情实在难能可贵。

(215611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金田公司 沈正远)

37

武侠

www.21wuxia.com

府中的丫环仆妇们都笑着窃窃私语。钱盈舒虽风流而不下流，在下人眼中还是颇有几分亲和力的。看着日头越来越高，当下几个年轻的小厮由厨子老斧头带领，“砰砰”地敲起钱盈舒的门来。

钱盈舒是“雅士”，睡觉自然是很警醒的；红云是名妓，时间当真可用金子来衡量，也自然不肯多睡。但几人敲了一阵门，里面却气息皆无。

老斧头笑道：“钱爷昨夜下的本钱可真不少。你们再用力些敲，在这里作客的剑神郭大爷几日没有回来了，钱爷再不去找，回头王爷怪罪下来，可不是你我所能承担的。”那些小厮都笑道：“一会儿钱爷要是怪罪下来，你老可不要推得一干二净。”

老斧头笑骂道：“几个滑头别的本事没有学会，倒知道推诿了，还不快些上去敲！”那几个小厮也都是好事之徒，当下用力敲了起来。哪知那门并没有锁，这一用力，登时“吱呀”一声响，敞了开来。小厮们笑道：“钱爷这可太匆忙了，竟然连门都没关。幸亏云湖阁高……”

老斧头的眉头却皱了起来！他的脸色突然变了：罗幔低垂中，他隐约看到两人横在床上，一动不动。他的心中突然感到一阵不安，急忙抢了上去，将红红的流苏帐掀了开来。

——天下第一风流公子钱盈舒就躺在罗幔的最中间，他的神色极为平静，脸上含着一丝微笑，头微微侧着，似乎在聆听什么。他的衣服穿得很整齐，连脚上的云头鞋都没脱。红云的头枕在他身上，脸上却一片痛苦，秀美的面容奇异地扭曲着，一双美眸圆睁，仿佛在最后一刻受到了极为残酷的折磨。

两张脸容一平静一惊恐，形成鲜明的对比，却都已经僵硬，在锦绣罗帐中凝成了一幅无比诡异的画面。

老斧头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几个小厮也都发觉不妙，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钱盈舒与红云抬了起来。

钱盈舒身上看不到一点儿伤痕，面容还残留着些许红润，并没有中毒的迹象；红云胸骨断折，心肺俱碎，鲜血几乎浸透了整张床褥。虽然死状各异，但两条生命总是再也不会回来了。两人身体之间，悄然落下一片青青的树叶。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凌晨寅时。九月。

杨锋，大盗，天罗教堂主。

传闻他五岁时就杀了第一个人；十一岁时，同两湖大侠云冲天斗刀，竟然斗到了第三十一招。此时的杨锋却从没练过任何武功，他凭的就是对刀的先天感觉，凭的就是快、狠！

虽然当年杨锋杀了二十六人，但云冲天还是没有杀他，因为他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但杨锋却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远投荒漠，拜了大漠狂刀玉雕为师。三年后，他将玉雕刀法的精髓尽数学到手。在玉雕将血翎刀邦

杨过与小龙女（金庸《神雕侠侣》）：虽然历经磨难，终究双宿双飞，情到深处，叫人感动不已。
(81)0600 青海省平安县平安一中高三文科班 李蕊萍

重地传给他、立他为玉刀门第八代掌门时，他一刀斩下玉雕的首级，随即将玉刀门斩杀干净。只因为他不想做边陲的霸王。他认为玉雕是在侮辱他！

然后他一人一刀回到中原，在云冲天的门口，将其一刀斩成两截。于是杨锋的名头传遍江湖。他的行事也就越狠、越辣！只要他看不顺眼，他的刀就会出鞘。他喜欢酒，喜欢美人，喜欢享乐，这一切，都需要钱，所以他做了大盗。他只会挥刀，别的什么都不会，幸好挥刀就可以赚来很多很多的钱，只要你的刀挥得足够快。

他不光刀快，而且审时度势。近年天罗教风头正劲，他投诚其中，做了一名堂主。有了靠山之后，他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杨锋从不怕人报复。只要有人的刀快过他，就算死了又怎样？男儿生着头颅，不就是等着刀更快者来斩么？所以此刻的杨锋提着葫芦，一面大口喝着酒，一面在街上溜达。

清晨。阳光很好。荆州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各种鲜花从阳春二月一直开到深秋十月，卖花的小姑娘也就从二月一直跑到十月。九月的秋天，正是菊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卖花小姑娘的脸，也就笑得最为灿烂。

这一朵一朵的鲜花，会簪在书生的冠上，别在英雄的襟上，插在美人的鬓上，供在富人的堂上，然后换来米、换来面。家中的阿妈跟弟弟就可以饱吃一顿，即便接下来数日饥饿。这是个平常的故事，并不会有人觉得凄惨。

所以杨锋连看都不看，只自顾自地大口喝着酒。那小姑娘却跑了上来，怯怯道：“大哥哥，买朵花吧。我的花又香又新鲜，还便宜。”杨锋的相貌并不值得恭维，小姑娘很怕他，但她又不得不上前。荆州盛产鲜花，那么卖花的生意就不会很好。

杨锋斜她一眼，突然一阵大笑：“你若是肯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买你的花，如何？”他并不是想调戏这孩子，只是很喜欢别人怕他，而年轻的小姑娘们，岂非最怕色狼？

小姑娘却没有害怕，她的眼里有了光彩：“真的么？你……你不会骗我吧？”她已很久没有卖出花了，任何机会都必须紧紧抓住，否则就要挨饿。

杨锋冷冷道：“你不相信，那就算了。”他举步跨了出去。小姑娘急忙道：“好……好嘛，我告诉你就是。”她有些害羞，轻声说了几个字，杨锋的耳力算是好的，可也没有听清。他俯下身子，将耳朵凑了过来：“你说什么？”可能是能卖出花的诱惑太大，小姑娘踮起脚尖，凑到杨锋耳边说了几个字。

杨锋突然觉得有些不妥，俯下身让他的重心不稳，他的刀就不能完美地挥出，能一斩杀人的信心也就降低了。作为第一流的刀手，这实在是很致命的失误。他真力运出，想使重心平稳，就在这一瞬，一股力量突然深入到他的心肺间。瞬间，他全身的真气都被打散。而他的刀还没有出手！

他最后看到的是那小姑娘的脸突然扭曲，胸膛宛如爆炸一般，砰然碎裂，鲜血如散花雨，随后她倒在了地上。

摘叶飞花

ZHAIYEFIEHUA

武林客栈

ZHAIYEFIEHUA

两具尸体几乎同时摔在地上。或者高贵，或者低贱，都公平地躺在清晨积着微霜的泥土中，再也没有分别。小姑娘篮中的鲜花凌乱地飘洒在两人的身上。满地黄花，就这样和人的生命一起，零落成泥。

这是荆州最热闹的一条街。不久之后，荆州的衙役就赶了过来，将两具尸体搬走。作验尸的结果——杨锋尸体上没有任何伤痕，小姑娘胸骨却完全粉碎。在杨锋的衣襟上，发现了一片青青的树叶。

凌晨卯时。九月。

这两片树叶都摆在吴越王府的大堂上。这是荆州捕快连夜送来的。吴越王不在府内，捕头们急得焦头烂额，等他从军中回来。

刚刚起床的柏雍拉着不想起床的郭敖，兴致盎然地在一旁勘查物证。

柏雍和郭敖都是王爷的贵客，王爷下了吩咐，他不在府中之时，一切都随二人自便。因此，柏雍说要参与查案，也就没有人敢说个不字。何况此案来得怪异无比，整个荆州的捕头都一筹莫展之时，有了剑神郭敖的朋友代为查探，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柏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的树叶，他平日嘻皮笑脸，此次却眉头深锁——只因这次的案情太过怪异。

良久，柏雍突然伸了个懒腰，长叹道：“周大人是附近几省最著名的作伪。他说死者身上没有伤痕，那便肯定没有。钱盈舒与杨锋经脉、腑脏、肤色全都正常，并非被人投毒，或者中了劈空拳之类的武功。红云与卖花小姑娘胸骨却尽数断裂，死状凄惨，竟似被人用极强的真力震死的一般。两宗凶杀案都是死亡两人。两人挨得极近，死法却截然不同。尤其杨锋，乃是一流高手，竟也会这样死去，实在太过匪夷所思。我想了许久，也没想出头绪来。”

郭敖沉静地盯着案上的树叶，道：“所以你觉得线索应该在这两片树叶中？”柏雍摇头道：“不是我觉得，而是现场中只能找到这两片树叶！”

“树叶只是树叶，能说明什么？”

柏雍伸出手去，仿佛想抚摸一下树叶，但他的手指距离那树叶还有半寸的距离，便不再伸出。而他的眼睛突然亮了：“云湖阁高几参天，任何树木都不会生得那么高，为什么却在阁中高处发现了这枚树叶？杨锋死的地方是荆州最繁华的街道，店铺虽然很多，但树却极少，我看过了离那里最近的一棵树，是在八十四步外。闹市人杂，八十四步外的树叶若是要飘过来，就算不被踩烂，也要沾上尘土。而这树叶却青翠完整，就像刚摘下来的一样。这中间的蹊跷也许是破案的关键。”

郭敖一怔，目中也露出了深思的神色，他等着柏雍说下去。

果然柏雍道：“第一，是凶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但我想来想去，却没想到出来。树叶只是树叶，尽管在死人身上，它仍然是树叶。”

石破天和阿绣（金庸《侠客行》）：石破天纯朴、天真、可爱，阿绣温柔、善良、体贴。两人情投意合，亲密无间，真可谓“此情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逢”。

(272200 山东省金乡市第一中学高一(12)班 张良猛)

武林客栈，ITP
not exist!

武侠

40

www.21wuxia.com

“第二,就是……”他拖长了腔调,注意着郭敖的神色,缓缓道,“这树叶就是凶器!”郭敖讶道:“树叶是凶器?这怎么可能?”

柏雍嘻嘻笑道:“郭大少行走江湖,就没听说过一种功夫,叫做摘叶飞花,伤人立死?”郭敖动容道:“但那只是夸大之词,从未听谁真正练成过!”

柏雍摇头道:“我也不愿相信,但是若不是这样的武功,又怎能让杨锋不出刀而死?又怎能不见伤痕、不下毒即在闹市中要了人的性命?听说这种功夫乃是寓极霸道于极柔和,击中之人虽立即死亡,但全身经脉却完好,也找不出伤痕来,旁边波及之人却被透出的狂暴之气侵蚀,往往经脉尽断,与这两宗案件正相吻合。若说不是摘叶飞花,那就太过巧合了。”

郭敖沉吟道:“若这推断真的不幸而中,那我们又如何找出凶手?”两人对望一眼,并不说话。

站在他们周围的荆州府捕快们,目中却都已透出深深的恐惧——摘叶飞花的功夫,已经近乎神魔,决不是小小荆州府衙能够对付的。

荆州府尹悬赏杨锋头颅的告示在荆州城挂了五年,杨锋依旧大摇大摆地在城中喝酒,现在杀杨锋的人出现了,他们又怎敢攫其锋芒?但钱盈舒是吴越王的人,这案件他们不得不查。

柏雍眼神突地一亮,道:“铁恨!你的朋友、捕神铁恨!”众捕快的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号称神捕的铁恨、无论什么黑道高手都束手就擒的铁恨,岂不正是破这案子的最好人选?

郭敖却摇了摇头:“铁恨自从与我少室山一别后,就再也不见踪迹了,我们一时到哪里找去?”柏雍重重叹息了一声,拾起桌上两片树叶,随手往旁边的锦盒里一扔,道:“连郭大少也找不到,那只怕没人能找到他了,看来请铁神捕的路行不通,你们只得靠我了。”

他的话是实话,然而周围人的脸色却随着他这话而暗淡下来。

然而,柏雍“靠自己”的办法很特殊。他并不出去查案,也不再查看捕快们收集的物证,而是和郭敖到王府后花园钓鱼。柏雍钓鱼的方法很奇怪,不用钓鱼竿,不用鱼饵,将鞋子一脱,脚丫子浸到水里。柏雍说他的脚丫子有股咸鱼的味道,跟这清溪中的游鱼有些亲戚关系,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

柏雍就这样躺在溪边的草地上,晒着九月并不温和的太阳。吴越王请他们来荆州喝酒,但他们却宁愿躺在这里钓鱼、晒太阳,因为吴越王的酒喝不得。柏雍一看到云湖阁的样子,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这些日子来,他们喝遍了荆州的大小酒巷,却就是不肯喝吴越王的酒。沈清悒起初还跟着他们,后来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柏雍奇怪的法子层出不穷,郭敖想不出来该到哪里去,就由着他胡闹。

柏雍打了个哈欠,道:“你怎么连一条鱼都没钓上来?”郭敖哼了一声,

道：“这样若是能钓上鱼来，我看天下的渔夫都该一头撞死了。”柏雍笑道：“谁说的？你信不信我就可以钓得上来？要不要赌一场？”

郭敖仰天躺下，将两只手枕到脑后，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我才不跟你赌呢，每次都是我输，何况你的彩头老是假的。”

“这次不是假的了！我们赌藏边乐胜伦宫的恒河大手印如何？传说这大手印乃是印度大神的秘法，具有不可思议的威能，乃是天下武学的元祖。这样的武功，你不想见识一下？”

郭敖丝毫不动心：“绝对的好武功，但你也绝对不会。”

“传言大禹登上天庭之后，向始祖之神伏羲、女娲要求见识天下最强的剑法，于是伏羲取出昆明池下的劫灰，由女娲造出剑奴皇鸾，为禹演练了一招集天人造化之功的剑法。此招既是天下最强的剑法，也含有天下最强的诅咒，凡见识此剑招者，都会立时盲目。你是学剑的，对这样的剑招难道不动心？”

“动心是动心，但明知你没有，我却也无法动心多久。”

柏雍还要再说，突然溪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两人住口，那脚步声一直响到两人身前，就见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少女，身上穿了一袭荷叶短衣，头上绾了个小小的发髻，赫然正是消失了好几天的沈清悒。

她笑眯眯地看了柏雍一眼，道：“不久前，我听说你身上有件宝物，但跟了你那么久了，却连影子都没看到，你到底有没有？”

柏雍却只是笑道：“你有没有舞阳剑？”沈清悒摇了摇头。

“既然你没有舞阳剑，我怎么会有宝物？天下的秘宝神物，都只会在郭大少这样的人身上，你我这样的穷鬼就休想了。”柏雍仿佛很是感慨，说一句话，叹了一口气。

沈清悒盯住他，突然，她转身向郭敖道：“拿来！”

“什么？”

“舞阳剑！”

郭敖皱眉道：“你难道没听人说过，我身上从不带剑？”沈清悒怒盯着他，神色古怪至极，郭敖却微笑相待。突然，沈清悒掉头怒冲冲地走开了。

郭敖转头道：“你真的有宝物？难道这位沈姑娘一开始江上劫镖，不是为的镖银，而是冲着你这宝物来的？”柏雍悠然道：“她冲着谁来，我倒不担心，只是沈姑娘的脾气很不好，这么冲出去，只怕有些人会倒霉。那时候，这罪孽不知道该不该算在我们头上。”郭敖的脸色也有些变了。

柏雍叹道：“我只盼她不要惹到不该惹的人，你知道，荆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郭敖有些坐立不定起来。沈清悒的确爱惹事，这次突然找柏雍要秘宝，太过蹊跷。

柏雍抬起头来，远远望了出去，道：“荆州城中吹吹打打的，好像在办什么喜事。对了！那是神威镖局。今天是铁万常老爷子的寿辰。对了！我们说

张无忌和赵敏（金庸《倚天屠龙记》）：赵敏甘愿抛家弃国，伴君走天涯；张无忌不愿做开国之君，只愿为心爱的女子画眉一生。

(226005 江苏省南通市职业大学越江校区 04 电脑广告 张虹)

好要去喝喜酒的,可不要失信。对了!你说这丫头是不是还记恨着神威镖局,抢人家的镖银没抢到,就到别人家里去闹事了?”郭敖的脸色真的变了,他一跃而起,追了上去。

柏雍偷偷笑了。沈清悒砸不砸寿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又有热闹看了,有热闹的地方当然就有他柏雍。

第二章 十二重台明月光

神威镖局实在很热闹。

神威镖局实力平平,却因为一直在吴越王的照顾下,声势煊赫非常。如今总镖头做寿,吃这口江湖饭,要交些江湖上的朋友,当然要热闹一番。神威镖局分局开遍了江南江北十三省,生意几遍全国,当真可以说是朋友遍天下。铁万常又存心借着寿筵之机再多交些朋友,因此大撒请帖,武林中稍有头脸的人物,几乎都接到了一份。铁府从八月就开始准备了,此时全府张灯结彩。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府内宾客人头攒动,当真是热闹非凡。铁老爷子乃是寿星,当然要高坐在明堂上,等待大家祝贺,他儿子铁中英,代他站在门口迎客。五湖四海的宾朋都满面笑容,一面打揖,一面说着吉祥祝福的话。

郭敖搔了搔头,道:“我们空手前去贺喜,不好吧?”柏雍笑道:“当然不好,那样我的脸都会给你丢尽的。”

郭敖瞪眼道:“为什么丢的是你的脸?你当初不还装扮成神威镖局的镖头么?难道不应该给总镖头拜寿?”柏雍嘻嘻笑了声,道:“你看不是有很多人空手进去了么?咱们赶紧跟上去,就混在他们中间好了。”

郭敖不屑道:“那是江湖上打秋风、混饭吃的,你要混自己混去,我可不能奉陪了。”柏雍“哦”了一声,忽然拿出一物,道:“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送点儿礼物了。这……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破烂,还透着一股汗臭味?”就见他手中拿着一本破破烂烂的小册子,皱着眉头,将那册子远远拎了出去。那册子年岁甚久,纸面已有些发黄,册子的首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大字:“于公长空知见集”。

郭敖脸色剧变,大叫道:“你……你什么时候偷去的?”一伸手,向那册子抓去。柏雍扮了个鬼脸,笑道:“就在刚才你不奉陪的时候。”他嘴里说话,身子一矮,一面将郭敖的来招躲了过去,一面道:“我看你珍而重之地藏着,以为是什么宝贝,哪知就是这么个破东西。我看看里面写的是啥啊……”

柏雍急急将册子打开,念道:“壬午之秋,金张之馆,旁舒清锋,怀心赤县……咦,你的文采挺好啊。”

原来那册子上记载的乃是郭敖回思于长空教诲时所写的文字,平生从

未给第二个人看过。此时他听柏雍旁若无人地念出来，心下不由大急，但连出几爪也抓不住柏雍。一种隐私被尽数窥探的怒气再也不可遏制，郭敖冷哼一声，探出的右手倏然翻出，周围气温骤然降低，只见他五根手指连环弹出，每一弹便发出一道充盈的剑气！这一下突如其来，两人相隔又近，剑气幽幽暴响，将柏雍密密麻麻地困住，一齐向中间收拢过来！

柏雍怪叫一声：“你想杀人灭口！”那郁怒奔发的剑气却全然不停留，宛如晴空雷电，轰然击下。五道剑气相互扣合，连一丝缝隙都没有。柏雍叫道：“还给你就是了！”一抬手，向郭敖掷了过去。郭敖将这册子看得极重，剑气急速回收，以防伤及那小册子，一面真气激荡，在一瞬间将极刚之力化为极柔，形成一个无形的圆圈，将册子稳稳托在中间，收了回来。这一招乃是从武当剑法中变换而来的，精妙绝伦，那小册子丝毫没受到损伤。但郭敖仍然仔细检看了，确信它一点儿破损之处都没有，方才又珍而重之地收到怀中，依旧藏了起来。

柏雍微笑看着他，道：“这小册子对你就这么重要？”郭敖冷哼一声，不去理他。柏雍笑道：“其实越重要的东西，就越容易成为桎梏，豁达如你，我本以为已经看得透了。”

郭敖默然半晌，方才缓缓道：“看得透就是看不透，谁能真正讲得清呢？”柏雍大笑道：“你这话说得真好，真有几分老和尚的味道。走，咱们去城外的十里铺吃狗肉去，这大寿贺就是不贺，不贺就是贺！”说着，揽着郭敖的肩，就向外走去。

外面不是门，也不是路，是一张笑脸。一张能够说得上英俊、谦和、雍容、精干的脸。这张脸此刻正满含了笑容地挡在两人面前。

郭敖皱眉道：“你待如何？”那人笑容丝毫不减，道：“在下铁中英，人称铁面虎，今日一见，方知两位才是人中龙凤，在下就算是虎，只怕也只是一只壁虎了。”柏雍笑道：“你是壁虎，那我们也只好是草龙纸凤了。”

铁中英上下打量了两人一眼，道：“两位要去哪里？”柏雍道：“十里铺有好狗肉，好烧白，我们准备去那里喝酒。”

“这里就有好狗肉，好烧白，保证和十里铺的是一个锅里煮的，一个缸里舀的。而且出锅决不过一刻钟。”

柏雍点了点头，道：“那可没必要去十里铺了。可是……”柏雍指着铁府里面道：“这里明明堆满了山珍海味，铁兄为什么只请我们吃狗肉？”铁中英大笑道：“两位想吃什么，尽管自便，此后铁府随时为两位敞开！”柏雍拱了拱手，笑道：“那就叨扰了，走、走，咱们去给老爷子祝寿去，一杯酒就祝愿老爷子长寿一岁，今日不喝够千杯，我决不离开！”说着拉郭敖就向里走。

郭敖道：“你不跟那些打秋风的混在一起了？”柏雍笑道：“我已经送了礼，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在一起？”郭敖疑道：“送礼？你送过什么礼了？”柏雍

段誉和王语嫣（金庸《天龙八部》）：段公子爱慕神仙姐姐，痴心一片。王姑娘却只想和表哥厮守一生，直至最后才了悟段郎对自己一往情深，至此倾心相许，相守一生。

(255436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鲁石化第二中学高二(4)班 陈添子)

道：“笨蛋，就是你这大剑神的剑法啊！”

铁家出手真是豪阔，那厅堂连同院中足足摆了上百桌酒席，几乎全部满座。柏雍拉着郭敖在人群中不住穿梭，这张桌子不好，那张桌子也觉不好。郭敖浪荡惯了，倒不觉得坐在这张桌上跟那张桌上有什么区别。

又走了几十张后，柏雍忽然道：“找到了！就是这张最好！”

铁家的院子是按照江南庭园的格局布置的，曲池流水、峰峦竹林，全都具体而微、极具匠心地布置在院中。柏雍指着的那张桌子，临清水、对碧山，乃是整个院中最好的位置，但奇怪的是，这桌上此刻却只坐了一个人。

那桌上也只摆了几盘素淡的菜色，并不像别的桌上那样山珍海味、层出不穷。当座之人身着一袭平常的灰袍，静静坐在那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但周围桌上的来客，脸上都露出种很局促的神色，似乎只是靠近了这人，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诱发出内心深处莫名的不安来。

那人坐姿极为随意，身上更未透出一丝真气。四周笑语喧嚣，他却看也不看一眼，缓缓举杯。他脸上神色极淡，一如蓝天深处最辽远的白云，悠然卷舒，自有掩不住的出世之姿。

郭敖脚步顿住了。他的剑气已明确无误地告诉自己，此人乃是他平生仅见的大敌。他并不想与此人同座，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愿意将自己暴露在此人的目光下。柏雍却全然不管，大刺刺地走了过去，坐在那人对面，一把将那人面前的酒壶抢过来，给自己倒了杯酒，仰头喝了下去，赞道：“果然是好酒，比十里铺掺水的烧刀子好多了！喂，你怎么不过来坐？”郭敖走过去，缓缓坐下。他的脸色变了！

对面那人微笑看着他们，在午后炫目的阳光中，他目中神光传来，反射出两重奇异的光晕。两重彩晕氤氲流转，又透出种莫名的妖异感，既华贵又平凡，既亲和又冰冷，正午太阳的光辉都为之黯然。这样的眸子，郭敖曾见过一次——嵩山万岁峰上！

柏雍看了那人一眼，又看了郭敖一眼，道：“你们认识？”那人依旧微笑不答，郭敖慢慢道：“天罗教新任的教主、崇轩。”柏雍一拍桌子，道：“我就说么！看我选的桌子好不好？坐下一谈就是故人。”郭敖冷声道：“我却没有这种故人。少林武当加起来一千多条人命，崇教主要怎么偿还？今日到荆州来，又想杀多少人？”

崇轩慢慢将酒杯放下，淡淡道：“我从来没杀过人，今日也不想杀。我是来找人的。”郭敖奇道：“找人？你找谁？”崇轩嘴角挑起，笑了：“寿筵就要开始，为何不等铁老爷子出来之后再谈？也许一会儿我要找的人就来了。”

郭敖冷哼一声，就听堂上一声咳嗽，几个中年镖师簇拥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走了出来。那老者年纪虽大，精神却极为矍铄，双目更是精光暴射，四顾如电，才走到堂口，就哈哈一阵大笑：“各位远道前来，真是给足了小老儿

摘叶飞花

ZHAIYEFIEHUA

武林外史

ZHAIYEFIEHUA

面子。说不得，今日要陪各位喝个痛快。”他声音极为洪亮，中气十足。

立时四面响起一片喧声，众人纷纷离座，向铁老镖师致意。铁万常的记性极好，在人群中走着，不停跟宾客打着招呼，就连矮他两辈的年轻子弟，只要他见过的，都能记得名字。闹哄哄地乱了半晌，方才拜见完毕，铁万常带着亲近的几位镖师，依旧回到堂上，坐在了寿星的位子上，宣布开筵。

来贺众人一齐举杯，铁万常连饮三杯，脸色更是红润，谈笑之间意气风发，不住劝众人喝酒。江湖豪客本就不拘礼数，登时喧呼哄饮之声响遍了整个铁府。铁万常笑嘻嘻地看着众宾客，似乎极为喜欢这种欢庆的气氛。

突地，就见迎客的铁中英匆匆走了进来，俯身到铁万常耳边，似乎要汇报什么紧要的事情。

此时，郭敖正伸筷去夹灵渠醉虾；柏雍刚饮完酒，酒杯还未从仰起的双唇边移开；崇轩伸手抓向酒壶。没来由地，三人同时就觉到一丝莫名的寒意袭了过去。三人动作同时顿住，一片青翠的树叶从堂上悠悠地飘了下来。

铁万常的身形倏然僵硬，他还保持着侧耳倾听的姿势，但他的目光迅速呆滞了下去。铁中英脸色剧变，踉跄后退几步，将身后的寿桌撞翻！他的手极力地抬起，抓住胸口，似乎要将什么东西抓出来，但突然一声闷响传来，他一声大叫，仰天喷出一口鲜血，笔直倒了下去！

众宾客吃了一惊，蜂拥而上。那几位中年镖师离得较近，急忙抢上去扶住两人，却发觉铁万常、铁中英两人已经气息全无，就在这瞬息之间、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杀死了！

铁万常魁梧的身体上一丝伤痕都没有，铁中英的胸前却一片血肉模糊，经脉尽断，竟似被人用雷霆般的掌力打了一掌。然而，铁府贺客怕不有千人，整个府中水泄不通，铁老爷子身边尽是江湖老手，竟然无一人看出凶手是怎么杀人的！

那片树叶悠悠落地，覆在铁万常逐渐冰冷的身体上，似乎是死神的冥帖，发出讥诮的微笑，召唤着黑夜的到来。

崇轩叹了口气，起身向门外走去。郭敖的眉头皱了皱，他一时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拦下他来。

突然身边柏雍大叫起来：“摘叶飞花，又是摘叶飞花！”郭敖脸色一变，低头看去。

——柏雍手中正拈着一片树叶。这树叶青翠鲜亮，仿佛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般，而且形状甚为奇特，并非荆州所产之物，正是钱盈舒、杨锋身上的那种。难道杀死这三人的凶手，竟是同一个人么？铁万常身上一点点伤痕都没有，而铁中英却经脉碎裂而死，正与前两案一模一样。

柏雍喃喃道：“莫非杀死钱盈舒、杨锋、铁老爷子的，真的是传说中的武功——摘叶飞花、伤人立死？”郭敖脸色阴沉。他实在不能想象这么小小的一

韩锬与杜方柠（小椴《洛阳女儿行》）：相知、相爱、相煎，两人注定要成为武林中不平凡的一对。

（672400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第一中学 148 班 宇洪峰）

片树叶，能够杀死铁万常那样的江湖豪客。任何人都能够看出，铁万常的内功已到了相当火候，就算郭敖亲自出手，也未必能够轻易取胜。这小小的一片树叶，怎么可能？

柏雍突然咦了一声，道：“背后有字！”他将那片树叶翻过来，凑到阳光下细看。那树叶背部用针刺了许多小孔，只是下手之人力道拿捏得极为精细，每一针都刚好刺入叶内，却并不刺穿，因此留下的痕迹极为轻淡，就算仔细观察，也未必能看得出来。柏雍擅长奇门遁甲，手掌上的感应之力大胜常人，这次在阳光之下看起，便立即发觉树叶背面有字。

他将树叶举了起来，对着太阳眯眼细看了起来，喃喃道：“这字写得可真差……比郭大少差多了……郭大少比我又差多了……嗯，第一个字是朱……朱……厚……煦……朱厚煦是谁？”

他此言一出，四周的人都是一怔。良久，才有人小声应道：“这是七王爷的尊号。”郭敖一皱眉：“吴越王？这凶手将他的名字刻在树叶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柏雍想了想，从袖中小心地取出一个锦盒来，里面并排放着两片树叶，这便是上两案留下的物证。柏雍在吴越王回来之前暂时接手此案，这个锦盒也就一直带在身上。

树叶依旧青翠，上面各压着一张指余宽的红纸，上面分别写着：“钱盈舒”、“杨锋”。柏雍将那两片树叶小心地拿了起来，也凑到阳光下仔细地看了半天，道：“钱盈舒先死，然后是杨锋……”

他摇了摇头，将一片树叶举起，道：“这上面刻着的字是‘杨锋’。”他接着举起另一片：“这上面刻着的是‘铁万常’。”刻着“杨锋”的是杀死钱盈舒的那片，而刻着“铁万常”的，是杀死杨锋的那片。

郭敖的脸色变了：“你是说，凶手杀死钱盈舒的时候，同时预告要杀死杨锋；而杀杨锋之时，预告要杀铁老爷子？”柏雍微笑着点了点头。

郭敖的脸色更是阴沉：“那这第三张树叶是什么意思？难道……”柏雍接口说道：“凶手下一个要杀的，就是他们所说的七王爷！”

第三章 剑击飞电曜天狼

七王爷在点将台。

吴越王喜欢操演兵丁，讲究身先士卒，平时并不居住在王府中，而是与众将官一起宿于兵营内。此日三江二十万军会练于点将台，总兵便是吴越王。

权贵富家子弟修习武功者很多，但像吴越王这样内力已经登峰造极，连郭敖全力一脚劲射出的鞠球也能接住的，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摘叶飞花

ZHAIYEF EIHUA

武俠

郭敖本不相信所谓摘叶飞花这等传说中的功夫能够杀得了他，柏雍却
不肯大意，力劝郭敖一同前往点将台，通知吴越王小心防范。柏雍的理由很
简单，铁万常行走江湖五十余年，无论修为还是经验都极为深厚，可是也被
这一片叶子杀死，连躲闪、警觉的余地都没有。吴越王就算武功高于铁万常，
又岂能保证万无一失？何况暗杀者若是不用树叶，而用飞刀、用剑近身搏杀
呢？点将台虽兵多将广，却是否能挡得住这绝顶高手？

柏雍、郭敖两人受吴越王礼遇，眼见吴越王有难，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坐
视的。吴越王高筑九龙之楼，那是野心而已，但此人豪爽好客，雍容大度，若
不是身在豪门，所图不轨，两人倒真想交了这个朋友。所以，吴越王不能死！

荆州临江，秋风劲急，两人迎风疾行，不多时就出了荆州城，到了点将台
下。

古传点将台乃是三国关羽练兵之所，吴越王封藩此地之后，追慕先贤余
风，就将三江兵营总署设在了此地。经过多年经营，此地已颇有规模。柏雍望
着四周高台崇营，指点赞叹不已，却好似将来意抛在了脑后。

郭敖不想多加耽搁，抢上前去向守营的兵丁说明了来意。那守营的是个
络腮胡子，大伙儿就叫他王胡子，他好像听戏文一样摇头晃脑地听完郭敖的
话后，大笑道：“你说有人要刺杀七王爷？”郭敖点了
点头。

王胡子笑道：“你可知道王爷武功之高，那真是
当世再无对手。前日演兵，一千把弓一齐射过来，我
们王爷连躲都不用躲，那些箭便纷纷落了一地，没有
一支能射到他三尺之内！这等功夫，还怕什么刺杀？”
郭敖冷冷道：“江湖中人，不是强弓猛箭所能够比
的。”王胡子冷笑道：“你这样说来，是看不起我们这
些当兵的了？要知道这万里江山，还不是我们在守
着？你们江湖中人除了会打架生事，真遇到大事，怎
不见你们挺身而出？”

郭敖皱眉，身后却传来一阵鼓掌之声，只见柏雍

文 / 步非烟 图 / ENO ·

摘叶飞花

Z H A I Y E F E I H U A

小鱼儿和苏樱(古龙《绝代双骄》):一个古灵精怪,一个大胆执著,他们天生就是一对。也只有
苏樱才能管得住小鱼儿。

(侠客社区侠友 貅 QQ50921674)

48

武俠
www.21wuxia.com

大笑着走上来，拍掌道：“这位兵爷说得当真痛快，江湖人士懂什么？只知道打打杀杀，哪里比得上兵爷们乃是社稷长城、中流砥柱？江湖中人顶多做个捕头镖师，而当兵的却可以封侯拜相，传名千秋，这其中优劣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王胡子听见他称赞，顿时笑得胡子都掀了起来，用腰刀指着柏雍道：“你这人懂事，知道当兵的好处。什么时候咱们哥儿俩好好聊聊。”柏雍笑道：“只怕一会儿七王爷真给人刺杀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聊天的机会了！”王胡

四大名捕

铁血柔情

武侠新经典

侠道三人行

经典回眸

子哈哈大笑道：“这个你不用担心，王爷正在会客，不会有什么危险。”

柏雍跟郭敖对望了一眼，心中都是一动。柏雍摇头道：“王爷会的是什么客？这么大的机密，我猜兄台一定不知道。”王胡子涨红了脸，道：“我不知道？我怎会不知道？不就是个红头发的番僧么！”

柏雍的眉头皱了起来：“番僧？怎么会是番僧？”他转头对王胡子道：“王爷在哪里会客？”王胡子手指一处，道：“看到那边两根旗杆下的虎皮大帐了么？就在那里面。”

那大帐果然极大，顶上绣了只猛虎，镶了黄铜，看上去就如真虎一般威风凛凛，极为醒目。大帐两边不远处各竖着一根旗杆，四丈余高，顶上刁斗中隐隐可以看到有兵丁在巡逻，每根旗杆上都扯着好大一面旌旗，一面绣着一个大大的“明”字，另一面却绣着个“吴”字。

柏雍喃喃道：“这旗真是威风，猛地看去，竟然有种见到太祖的感觉。”他出神地望着那两根旗杆，突道：“若是这旗杆突然断掉，砸在大帐上，你说七王爷会不会出来？”王胡子笑道：“旗杆怎么会断掉……”

他话尚未说完，猛然觉得郭敖的身形动了动。一道寒气扑面而来。他感觉瞬间就被这股寒气侵袭，冻了个结结实实，漫天阳光也倏然暗了下去！所有的光仿佛都凝结在一起，聚在一柄剑上。这柄剑无形无质，无具无相，但却又无处不在，一剑就插向王胡子的面门！王胡子张口大叫，却发觉口中已发不出任何声音！

破空之声直刺耳膜，这柄剑似乎瞬息就刺入了王胡子的心底，旋即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透体而过。还不待他反应，又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王胡子大骇之下，本能地运转内息，却发现自己并未受伤，正要庆幸，只听一阵暴响猛然从身后传来！

——金顶虎皮大帐左边的旗杆，忽然从底一折两段，轰然向大帐砸下！

王胡子口张得大大的，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那根旗杆越落越疾，他喘息未定之时，旗杆已经带着巨大的震响，砸在大帐的顶部！

就见吴越王的身影冲天而起，掌势在空中一引，旗杆还未落地，就被他一掌击中，横飞出去。同时大帐中破出一道极亮的剑光，飞影一般跳跃着，将

蒙帐的牛皮割开好大一块，转开一片光幕，将升腾而起的灰尘逼开。

吴越大袖挥舞，身形如飞天之鹰，落在地上。他脸上英气勃发，不怒而威，喝道：“什么人？”这霸王一怒，当真凌厉，登时营中众将众兵都吓得脸上变色，一齐跪了下来。柏雍脸上的微笑却丝毫不减，笑道：“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总算不枉费我们一番辛苦。”吴越王脸色一沉，怒道：“本王受天之命，怎么会死！”

就在此时，右边那根旗杆突地一声轻响，宛如被从中砍了一剑一般，凌空折断，仿佛一柄两丈余长的巨矛，向吴越王直刺下来！

这一击来得极为迅猛，剑气宛如当空烈日，照耀当场！吴越王心神微乱，那旗杆已经到了头顶三尺处。吴越王陡然一声大喝，真气随着喝声喷出，向

丁典和凌霜华（金庸《连城诀》）：丁典英雄豪气，霜华人淡如菊。最可贵的是两人真心相爱，至死不渝。凌霜华肯为丁典毁自己的容貌，更让人敬佩！
（侠客社区侠友 QQ187373371 因扎吉）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蒙帐的牛皮割开好大一块，转开一片光幕，将升腾而起的灰尘逼开。

吴越大袖挥舞，身形如飞天之鹰，落在地上。他脸上英气勃发，不怒而威，喝道：“什么人？”这霸王一怒，当真凌厉，登时营中众将众兵都吓得脸上变色，一齐跪了下来。柏雍脸上的微笑却丝毫不减，笑道：“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总算不枉费我们一番辛苦。”吴越王脸色一沉，怒道：“本王受天之命，怎么会死！”

就在此时，右边那根旗杆突地一声轻响，宛如被从中砍了一剑一般，凌空折断，仿佛一柄两丈余长的巨矛，向吴越王直刺下来！

这一击来得极为迅猛，剑气宛如当空烈日，照耀当场！吴越王心神微乱，那旗杆已经到了头顶三尺处。吴越王陡然一声大喝，真气随着喝声喷出，向

旗杆冲去。他全身的劲气随着这一声大喝猛然运起，轰然聚于右拳，击了出去！这一拳才一出手，立即追上先前暴喝喷出的真气，内外真气统合为一，层层相激，登时焕发成开天辟地的一拳，宛如将整个青天托起一般，跟那直要插入无间地狱的旗杆撞击在一起！

吴越王以秘法修成的内力强极无伦，这时猝然出手，仍旧具有极大的威力，但那旗杆下击之力实在太过锐利，吴越王拳势才与之相接，便觉一股奇寒透体而下，宛如寒潭冰泉，绵绵不绝。吴越王磅礴的内力被这股尖锐无比的奇寒一刺，再也无法递进分毫。他又是一声暴喝，左手探出，跟右拳握在一起。登时上击之力强了一倍，那旗杆发出一阵吱呀呀的裂响，被稳稳托在了空中。吴越王丹田真气再提，周身劲气噼啪作响，突然收拳，瞬间又击了出去，一拳将那旗杆砸得向外横飞！

他的内力实在霸道至极，于此危急之时，竟然还能反击。哪知他强敌更强，刺目的阳光中突然闪过一线光芒，那凌空击下的半截旗杆就被这剑光劈成两半，下半截被吴越王一拳击飞，上半截倏然刺下。其势更疾，其寒更利，其威更烈！吴越王发出一声怒吼，方才那一掌已几乎消耗了他全部的劲气，这截旗杆飞下，他还想挥拳，但真气却已提不起来了！匆忙之中，就听柏雍叫道：“走震位、转乾跃兑！”

吴越王不及细想，依言跃起，就听身边风声劲急，那截旗杆猛然击下，正擦着他的身子直插入地下。双方蓄积的力量鼓涌而出，地面竟被这一击之力击出两丈方圆的一个大坑，泥沙飞扬，宛如下了一场大雨。

吴越王身形飞退，泥沙混沌中，突然闪出一点剑光，如飞星、如奔雷、如海倾、如天裂，微茫似雾、纷舞若雪，片片激飞跳跃，向他追袭而来。

这一剑来得好快！吴越王甚至连眼睛都来不及眨，森寒的剑气已然直迫在眉睫！他从来没有想到人的剑，竟然可以快到这种程度！他想长啸，但却已然不及。这一剑毒辣猛恶，就算吴越王真气充足，也依旧挡不住。吴越王的瞳孔骤然收缩！

突地一阵劲风从吴越王身后扑了过来，向那道剑光迎去。那道劲风不是剑，不是掌，更不是任何兵器，而是吴越王一掌击飞的那半截旗杆。这旗杆也没有任何的招式，只是直直地刺向那道剑光。但它实在太太、太粗，粗到所有的变化都已无用，无论那剑光怎么变化，都必定会刺在这截旗杆上！

何况这道剑光其势已老，也不会再有任何变化。木屑宛如飞雪般暴撒而出，剑与旗杆已经刺在了一起。那剑光有如毒龙一般，偌大的旗杆迅速被削成亿万碎片！这是何等的剑法，这是何等的武功？吴越王的眼中露出一丝狂怒，他为自己竟然挡不住这样的一剑而愤怒！

剑光破旗之后，杀意得到宣泄，去势也就缓了，已不足以杀人。那截旗杆只剩下一尺多长。郭放挥手将旗杆扔开，目光透过木屑土灰，望向那剑光

后面。

土石纷纷而下，所有的人突然都陷入了寂静。一阵摩擦之声缓缓传来，却是那人慢慢地将剑收回鞘中。郭敖却一动不动。

土石越落越少，渐渐场中又被明亮的阳光布满，只见那人一身白衣，洁净得仿佛不染半点浮尘。白衣上用白线绣着一只白鹤，展翅怒飞，直上天空。那人束发之环散开，几乎及膝的头发纷披下来，将整张脸盖住，只于流瀑一般的瞬间，透出两线剑锋般的神光。这神光竟闪动着妖异的紫色。

他的剑就随便地握在手中，看去一点儿也不起眼，只在剑锷处刻了只小小的白鹤。没人能够想到，就是这柄剑和方才两段旗杆，几乎搏杀武功不在江湖一流高手之下的吴越王。

剑并不佳，却有盛名。盛名因剑主而得。清鹤剑。

郭敖的目光收缩，盯在这柄剑上。那长发之后的神光，也盯在他手上。郭敖沉声道：“凌抱鹤？”凌抱鹤淡淡道：“剑神郭敖果然名不虚传。”他微微顿了顿，道：“但下次相遇，不知你是否还有这样的运气？”说着，凌抱鹤身形倏然跃起，宛如大鹤冲天，身子在四周的营帐上点了几点，转眼走得不见了。郭敖目注他远去的方向，眼中神色极为复杂。

舞阳、清鹤，究竟谁更快？谁更利？于长空传下来的名剑，跟以人得名的名剑，究竟哪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剑？这一剑若是刺向自己，又该如何招架？这些问题，想必有很多人想知道。但无论答案是什么，迟早要用一个人的尸体来获得，不是郭敖的，就是凌抱鹤的。

柏雍微笑着走了上来，瞅了瞅地上的大深坑，再看了看碎成几截的旗杆，大大叹了口气。两根旗杆，一根被郭敖斩成两截，一根被凌抱鹤斩成三截，散了一地。还有半截旗杆竖在那里，看上去又怪异又好笑。本来威风华贵的虎皮金顶大帐，也被又砸又斩，成了一塌糊涂。

柏雍拍了拍吴越王的肩膀，笑道：“你也不用生气，要知道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铁老爷子要是你，肯定会这么想。”吴越王脸上的神色变了变，道：“铁老爷子？铁万常？他怎么了？”柏雍笑了笑：“他没怎么，只是刚刚死了而已，和他的儿子一起死了！”

吴越王脸沉了沉，只听那金帐中有人扬声道：“王爷，刺客已退，请与小僧一谈吧。”大帐裂开，帐中人很多，但却没一人动，也没人说话。

大帐被袭，刺客来临，吴越王决战，他们都无动于衷，甚至连姿势都没变过。这究竟是因为他们对吴越王的尊敬，还是他们的身份更高？

众人游目看去，一名番僧合十站在大帐的中央。他装束颇为怪异，不衫不袍，斜肩披着一块麻布，肩臂半袒，右臂戴着一只四指宽的铜环，嵌着红绿宝石。他身材极为高大，浓眉入鬓，双目极深极黑，顾盼之间豪气纵横；耳垂极长，上面挂了两个大大的金环；一头长发生得浓密非常，是极为醒目的火

武林客栈，IF not exist!

黄颖和颜歌（沈璿璿《揽月妖姬》）：爱到深处无怨尤，两个人彼此相爱，更为江湖存亡舍弃自己的幸福，可怜！可叹！

（侠客社区侠友 QQ104007214 楼兰姑娘）

红色,也不像中原人那样直,而是翻卷成圈,波浪般纷纷披拂下来,将整个背部都覆住。远望如同火焰燃烧,颇显诡异。番僧的背后是十几个头上扎着发髻的倭寇,装束却和当初在武当山上看见的一样。

柏雍脸色一沉,悄声道:“怎么有倭寇,难道吴越王心怀不轨?”

只听那番僧声如洪钟,大声道:“小僧天竺遮罗耶那,拜见王爷。”他声音极为响亮,虽然只是平常说话,但在别人听来,却无异于大声吼叫。吴越王淡淡道:“你见我何事?”

遮罗耶那合十道:“小僧东来,本是要寻找天竺秘笈《梵天宝卷》的。而要找到《梵天宝卷》,必然要先寻到天下武功第一的高人。闻说日之岛织田信长武功高强,小僧前往拜会,与之交手三日三夜,终于以一式‘波罗手’胜了半招。小僧敬佩织田施主的博学多闻,因此答应他一件事,便是将此物带给王爷。”他从袖中取出一物,轻轻地放在了案上。吴越王眼睛一亮,道:“八尺琼勾玉?”

八尺琼勾玉,是日本伊势神宫中所藏三大护国圣器之一,也是织田信长要带给吴越王的信物。遮罗耶那点了点头,道:“织田施主所要的,也请王爷交给这几位施主带回。”他袍袖一指身后几个倭人。

吴越王叹道:“此物一月前我已在武当后山预备好了,只怪时机不对,却被人中途破坏,看来他是没有福分拿回去了。”

他的身形突然一长,目中神光迸射,盯在柏雍与郭敖身上。柏雍心中一动,他想起了武当峰顶的那个鞠球,也想起了十万大军的疯狂追杀,难道当初一球入帐,正好将那物事带走?这……这也太巧合了吧?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微风吹过,众人的心神不由得一震。郭敖跟吴越王的瞳孔同时收缩了起来!

帐中,忽然就莫名多出了一个黑袍人。那人踏着帐中尘土缓缓走来,黑色的大氅在地上沙沙作响,整个武场的刺目阳光仿佛都为之一暗。

这人年纪不到四旬,棕色的长发束于脑后,长眉清眸,容貌相当俊雅。然而他眉心处却有几道极深的皱纹,透出一丝凄苦之色。他神色淡然,却自有一种掩不住的威严,目光冰冷到了极点。那人的目光,此刻也注视在案上的八尺琼勾玉上。他的眉毛渐渐竖了起来,声音有些低沉:“八尺琼勾玉、一纸盟约,就交换了中华大好的江山,吴越王你倒是慷慨得很啊。”

吴越王身形一震,道:“你……你是谁?”那人淡淡道:“这并不重要,我来,是要带走两件东西:一、是八尺琼勾玉,二、是你的眼睛。生眼却不学好,毋宁舍去。”

吴越王一怔之后,哈哈大笑起来:“你若是想要,只管来拿就是!”真气一提,流云一般的双袖已然飞起。那人淡淡一笑,突然一点剑光从他袖中飞起,直夺吴越王!

武林客栈，非
not exist!

吴越王双袖凌空翻转，犹如乌云，他的手掌就如乌云中的太阳，向那人压了下去！那人的剑光忽然散开，郭敖情不自禁地惊咦了一声！

吴越王的掌影将整个金帐都笼罩住，那人微一侧步，不知怎的，已经脱出了吴越王手掌的笼罩。

那人并不去看吴越王，而是转头盯着郭敖。他的脸上显出一丝讶意，渐渐地，这讶意化成淡淡的笑意：“你就是郭敖？”郭敖一怔，道：“不错，在下就是郭敖。阁下的剑法……”

那人淡淡笑道：“我的剑法怎么了？”郭敖迟疑道：“阁下的剑法……似乎与我的有些相似。”那人双眉一扬，淡淡道：“拔剑！”

郭敖全身仿佛动都没动，剑已在手中。那人的嘴角牵动了一下，目光聚起，紧紧盯在舞阳剑上，良久，叹道：“好剑！”他是在赞叹，但在郭敖看来，却仿佛只是在称赞剑，而不是称赞他。

那人仍然淡淡道：“剑好，不知道人怎么样？天下无敌的舞阳剑，是否能施展出天下无敌的剑法？”郭敖胸中一阵翻涌，只觉有股怒气郁积勃发，将要破体而出。他突然反手将舞阳剑插在身前，空手对着那人。

那人微微一愕，继而森然道：“难道你要赤手对付我？”郭敖紧闭着嘴，并不说话。他自己也意识到，于长空不但给了他非凡的剑术，而且给了他无形的枷锁。他一天不突破这枷锁，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这人的确是平生劲敌，但正是如此，却恰恰激发了郭敖天性中好勇斗狠的血气，忍不住就要空手相斗！

那人不再说话，轻轻抽出了一柄剑。那剑极为细长，在空中微微抖动着，就如暗夜中游离的一线光华。那人爱怜地抚摸着剑身，缓缓道：“此剑名‘丝竹’，乃我少年所用。如今我已久不用剑，今日就以之对你吧。”他的剑光突然一折，向郭敖转了过去！

这一剑来得好快，而且毫无征兆，一剑击出，犹如空中闪裂了一道极细微的弧光，甚至就像眼睛眨了一下，丝毫没有任何剑意透出。这一剑，竟然将所有的杀气隐盖住，不放一丝出来，当敌人警觉时，已然中招倒下。这一剑，

乃是真正的杀招！

剑势光晕变化，倏忽之间，已然到了郭敖胸前。郭敖也没想到这一剑来得如此之快！他大喝一声，身子突然凌空跃起，向那人扑了过去。这一跃，堪堪将那一剑避开，郭敖身子凌空，右手一掌击了出去。光芒乍现，他以掌而运剑力，真气汹涌澎湃，向那人奔涌而去。那人微微一笑，“哧”的一声轻响，丝竹剑割破重重掌影，直指郭敖的掌心！

无论是掌也好，还是以掌御剑也好，掌就是掌，只要被人刺破了掌心，掌势剑势都必会破掉！这一点，郭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倏然收掌，接连几拳击了出去。拳影飘忽，向丝竹剑击去。

韩锶和杜方柠（小辍《洛阳女儿行》）：若是从前，我会选黄蓉郭靖，但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选索剑双侣，他们是那样的执著，却又那样浪漫与悲惨。

（侠客社区侠友 liuyuxin25@yahoo.com.cn 爱上爱情）

那人笑道：“果然英雄出少年！只要你能接住这一招，我放了你又如何！”随着他这一声，空中突然传来一线若有若无的琴音，郭敖心中微微一荡，却突然发觉这琴音竟然是从那人手中的丝竹剑上发出的。便在这时，丝竹剑细微的剑身突然迅疾无伦地颤动起来，剑芒抽动，竟然在瞬息之间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立时在郭敖面前交织成一片闪亮的光幕，天塌地陷般直压了下来。郭敖待要举掌招架，但却已分不清丝竹剑的方位。

丝竹剑实在太细，在急速的抽动中，根本就分辨不出剑身的本体。而只要一个招架不住，它便会如毒蛇一般，瞬间啮杀郭敖！

郭敖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丝竹剑中震音骤发，闪烁得更加急速起来。似乎敌人越是退却，这一招便越是沉雄。郭敖心下叫苦，眼看这光幕越扩越大，几乎就要将他的全身笼住。而笼住之后，他便再无脱逃的机会！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发觉了这人剑法中的一丝破绽！

无论什么剑招，都是用剑施展出来的。无论这剑招有多神妙，剑势有多快，单以某个瞬间而言，那就只是一柄剑，它不可能遮住所有的破绽，也不可能攻往对方的全身。一式剑招没有破绽，并非真的没有破绽，而是因为剑招施展得太快，本来的破绽也就不能成为破绽了。丝竹剑形成的光幕诚然厚密无比，但这厚密，本身就是破绽。因为若太照顾上方的光幕，下方就必然空虚。这必杀的一招，破绽就是丝竹剑形成的光幕与地面的空隙。但什么剑招能够自下而上攻过去？

他的心中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年幼时于长空演练的剑招中，似乎有这么一式。于长空教授重在剑意，剑招只是为演练剑意而已。但郭敖记忆力甚强，此时不及细想，一伸手，依式直击了过去。这下光幕轰然触发，向他手上卷了过去。郭敖身子却突然一矮，着地滚了过去。一滚，就滚到那人身前，掌际光芒闪烁，直指那人胸前的膻中穴！

丝竹剑离郭敖背后只有一分远，但郭敖的手掌已然贴在了那人的胸口处。两人都是一动不动，仿佛两尊雕塑一般。良久，那人笑道：“好！果然不愧是剑神，这一招‘潜虬媚渊’当真施展得出神入化，刚好就破解了我的‘绿黛烟罗’。”说着，轻音颤动，将丝竹剑收回。郭敖退开一步，变色道：“潜虬媚渊、绿黛烟罗……华音阁的春水剑法！你是华音阁的人？”

那人淡淡一笑，似是默认了。郭敖、吴越王等人神色都是一变。

——名垂天下的华音阁最终未能置身这场武林浩劫之外，还是出手了！

从眼前这人的武功来看，他在华音阁中地位也应极高。而华音阁近年来一直韬光养晦，少问武林之事。与九大门派、天罗魔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如今阁中第一流的人物亲现江湖，到底怀了什么目的？与那几起摘叶飞花的案件是否有所关连？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心起疑云。看来眼前这场劫难，卷入的势力越来越多，只怕最后再无人能置身事外！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摘叶飞花

ZHAIYEF EIHUA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ZHAIYEF EIHUA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郭敖默然片刻，道：“你故意求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人淡淡笑道：“我已经从你的剑中试出了我要找的东西。此行总算不虚。”

郭敖这一剑中流露了什么？难道这比八尺琼勾玉及吴越王的眼睛还重要？

郭敖犹豫了一会儿，道：“然而我这一招不叫‘潜虬媚渊’，叫‘明驼骏足’，是于长空先生临终所传，与贵阁春水剑法毫无关系。”那人微笑道：“这招的来历，你日后自会知晓，关键是你现在施展出来，而且击败了我。你想要什么，只要步某人吩咐一声，华音阁还没有拿不到的东西。”

吴越王紧皱的眉头突然松开：“你是华音阁代阁主步剑尘？”

那人淡淡道：“正是。”他自报身份，在场诸人又是一震。十年前，华音阁主莫名暴毙，阁中内讧重重，上弦月主姬云裳叛教远走南疆。东天青阳宫主临危受命，扫平诸多反对势力，稳定了阁中局面，并发誓要查明真凶，为阁主复仇。十年来，华音阁事务一直由东天青阳宫主代摄，尚未另立新主。而这东天之主，正是步剑尘。

华音阁声名煊赫，立世九百余年，弟子之数也远逾武当少林。因而其间派系之争也就格外复杂。步剑尘本来出身医学世家，传说早年为了救治妻女所罹奇疾，才投诚其中。步剑尘孤身投诚，并非华音嫡系；武功虽高，在阁中却也算不上登峰造极，却能摄阁主之位十年，毫无变故，可见其治世用人之才，委实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郭敖叹了口气，道：“江湖浪子，还要些什么？”步剑尘将目光收了回来，打量了郭敖几眼，道：“十二月十二日，你若有意，可到华音阁一行。我会在那儿等你。”他没有说为什么，郭敖也没有问。

步剑尘转身走了出去，掷下一物落在了郭敖面前。他的声音远远传来：“好好保存着此物，这是你的。”

郭敖捡起来看时，只见那物半个巴掌大小，通体黝黑，只在中间有一小团赤红，勾勒出一团火焰的形状，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却不知有何用处。但既然是步剑尘交付的，想必定有不凡的价值。郭敖托在手中，一时沉吟不语。

步剑尘越走越远，他似乎忘记了八尺琼勾玉与吴越王的眼睛——难道郭敖就如此重要么？

第四章 却话平生黯然伤

遮罗耶那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步剑尘，见他远去，突然大叫道：“且等等！与我比试了再走！”步剑尘停都不停，遮罗耶那一呆，大步追了出去。

吴越王淡淡道：“站住！”遮罗耶那一怔，双足已然立住。

吴越王不再看他，转身拱手对柏雍、郭敖道：“军营之中，不便待客，两位

请回。来日本王定当奉好酒相请。”郭敖转身就走，柏雍却凝视他道：“铁万常死了，你并没有太吃惊。”吴越王冷笑道：“铁万常是什么人？难道还要本王替他殡葬？”

柏雍微笑道：“那自然不用。但钱管家呢？他已经死了这么长时间了，王爷也并未给他安排后事。据说钱管家乃是王爷最得意的人。”吴越王不再说话。

柏雍续道：“还有杨锋……王爷通缉了他这么长时间，他却忽然死在大街上，但王爷居然连问都不问，难道这不奇怪么？”柏雍一脸悠然，“这只能有两个可能，一是这三人是王爷杀掉的，二是他们有另一重身份，王爷早就知道他们必定会死。不知正解到底是其中哪一个？”

吴越王看着柏雍，柏雍微笑。吴越王也笑了，他忽然道：“本王告诉你，有什么好处？”

“我这人喜欢热闹，若是能将那凶手抓了出来，想必要热闹得多。王爷喜不喜欢这热闹？”

吴越王慢慢点头，道：“喜欢！本王管家每个月只给我管半个月的家。”他叹了口气，接着道，“尽管他只管半个月，就能将王府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本王仍然奇怪，他另外的日子去了哪里，所以就跟着看了看。”他拿出一张纸，“于是我看到了这个。”

——这是张很普通的纸，上面画了一块不起眼的黑石，画功很差劲，但柏雍的脸色却变了，变得很难看——这块石头他曾亲眼见过，正是天罗教印信西昆仑石。

吴越王续道：“本王还发现了一件事，钱管家每晚都睡在云湖阁中，但最近一个月，却好几次偷偷跑到铁万常老爷子家里去翻箱倒柜，似乎是在找一件东西。有一天，他从铁老爷子那里找回来一张织锦。”他微叹续道，“这是一张中原很少见的织锦，上面画着一朵八瓣之花。原来钱管家早就怀疑铁万常来历非常，但他一定想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张织锦最终到了我手中。”

柏雍的瞳孔收缩了起来：“曼荼罗图？”吴越王沉静地点了点头：“西昆仑石跟曼荼罗图都非同小可，所以本王通知王府秘密侍卫，让他查一查这件事。但想不到，他刚有一点儿线索，就被人杀死了，杀死他的，是个卖花的小姑娘！”他的头霍然抬起，“现在，你是否很清楚了？”

柏雍的眼睛慢慢地亮了，他躬身一礼，跟着郭敖追了出去。

舞剑剑萧索地插在军营的最中间，从未有过如此凄凉。这柄绝世的名剑，竟忽然变成了无人要的废物。或许，这才是它的价值。

柏雍与郭敖走后，吴越王的手从袖子中抽了出来，他的手中，还有一张纸，吴越王仔细地读着这张纸，他的眼中露出复杂、犹豫的神情来，似乎一时难以决断。但他终于叹了口气，转身过来，看着遮罗耶那：“大师一定不明白

武林客栈，非
not exist!

周淮安和邱莫言（电影《新龙门客栈》）：“都说乱世莫诉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周邱的爱情，在乱世中尤其夺目。

（侠客社区侠友 QQ402863881 占卜阿里巴巴）

本王为什么要拦住大师。”

遮罗耶那点头：“小僧此来中原，是想寻找《梵天宝卷》的，像步剑尘这样的高人很不容易遇到，小僧的确不明白，王爷为什么叫住小僧。”吴越王微笑：“但大师还是站住了。”遮罗耶那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像王爷这样的高人，也很不容易遇到，小僧难认取舍而已。”

吴越王笑道：“本王一定不让大师失望。大师请看。”那张纸笺缓缓向遮罗耶那飘了过来，仿佛有只手托着一样。遮罗耶那的脸色变了变，他突然凌空一抓，那张纸倏然弹起，竖在他面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九月十六，洞庭湖中。武林大会，天下争雄。共参国事，歃血为盟。齐戮天罗，纠曲为正。”下面落款是：“武当清虚”。

武林大会！遮罗耶那的眼睛亮了起来。群雄必至的武林大会，才是他一心等待的大好机遇！只有在那里，他才可遇到更多高手，找到《梵天宝卷》的下落！

吴越王很留心他的神色，这时满意地笑了起来：“怎样，大师是否有意思？我们可以合作。大师要的是《梵天宝卷》，织田先生与本王缔盟，要我替他寻来天下玄机要图，这些，本王都可以协助拿到，以吴越王府的实力，想必大师会相信。”

遮罗耶那淡淡道：“那么王爷要的是什么呢？”吴越王深深吸了口气，眼睛透射出一片精光：“武林盟主！”他的嘴角浮起一抹笑意，“本王这一局棋关乎天下，而这武林盟主之位，正是全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棋。本王不能亲赴洞庭，所以要大师代为走一趟，无论如何，替本王拿下这武林盟主的位子！”

遮罗耶那沉吟着，淡淡道：“小僧早闻中原武林人才辈出，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尽胜群杰。”

“这个大师不必担心，这次武林盟主之位万人觊觎，本王对几个主要敌人，都已订下了周密的计划。在他们的彼此牵制之下，中原风头最劲的几个人物，都会因故不能参与此会。因此，只要大师按照本王说的去做，决不会有所差池。只是……大师要小心一个人。”

“什么人？值得王爷如此慎重？”

吴越王神色阴晴不定，良久，才冷冷笑道：“大师不必着急，到时候本王自会交代，现在还请大师到画扇峰一行。”

郭敖大踏步在山中走着，心中升腾着一股莫名的快意。舞阳剑就是他的枷锁，一旦抛却，登时便觉大为轻松。但吴越王未死，摘叶飞花的线索戛然而止，凶手到底在何处？

柏雍突然顿住，仰天笑了起来。郭敖看着他，就跟看着个呆子一样。柏雍的确很像个呆子，但当他的手举起的时候，就一点儿都不像了。他的手中，正夹着一枚叶子，青叶！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郭敖神情一振：“你从哪里得来的？”柏雍笑道：“吴越王的身上！它粘在吴越王的袍子上，我趁着你们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就给顺手牵了过来！”

郭敖奇道：“为什么这次青叶出手了，但吴越王却没死呢？”柏雍摇头道：“可能是他武功太高了，摘叶飞花无法杀死他，也可能是当时太乱，影响了凶手，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反复查看着树叶，突地喜道：“背后果然有字！”郭敖一喜，柏雍仔细辨认，道：“是‘画扇峰’，这次是地名，看来下一个案件，将发生在画扇峰上！”

郭敖振眉道：“画扇峰就在荆州城边，我们这就赶去！”

突然，两人身旁的树丛一阵碎响。柏雍吓了一大跳，道：“沈姑娘，你怎么会在这里？”沈清悒果然从树丛中蹦了出来，她满面碎叶，脸上都是惊惶之色，还不住抚着自己胸口，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差点被他发现。”

柏雍第一次见她如此狼狈，不由奇道：“谁？”沈清悒狠狠看了他一眼，撇撇嘴道：“不要你多管。”回头对郭敖道，“这是你的剑，我偷偷地拿回来了。”

舞阳剑，它本被郭敖丢弃在点将台，如今却被沈清悒抱在怀中。

郭敖淡淡道：“这不是我的剑，你要是喜欢，拿去好了！”沈清悒显然不明白枷锁的道理，微讶道：“前些日子你还藏得跟宝似的，连看都不让别人看，怎么现在就弃之如敝屣了？难道这是把赝品？”

郭敖摇头道：“剑还是那把剑，只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画扇峰并不远，点将台在城西北，而画扇峰在城西南，必须要穿城而过。沈清悒吵着一定要跟着，柏雍和郭敖都没办法说服她不要去，只好随她。不多时，一行人就来到了画扇峰脚下。

画扇峰不高，山路也并不崎岖，且都铺了方条的青石。拾级而上，不多会儿就走了一半。遥遥望见山顶绿树掩映中，有一座小亭子。

沈清悒道：“你们找来找去，找到什么没有？不如到那亭子上歇一会儿。”

郭敖与柏雍的目光几乎将整个画扇峰覆住，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当下只好依了沈清悒的提议，前往山顶小亭。远远就见一人盘坐在亭中，鹤发童颜，身上一袭长袍又脏又破，邈邈邈地披在身上，就跟乞丐一般。但他坐姿渊渟岳峙，大有高手风范。柏雍“咦”了一声，道：“亭中好像是武当清虚道长，他怎么来了？”

郭敖笑道：“想必武当山上已修整得差不多，他下山寻访武林同道中人，共抗魔教。”柏雍点了点头，道：“说得有理。我们不妨去问问他，也许能够知道些摘叶飞花的端倪。”他远远扬声喊道：“清虚道长！你老人家可好？”

清虚道长端坐不动，脸带微笑，看着三人奔上。柏雍忽然觉得有些不对，但哪里不对，他也说不上来。他的目光落在清虚道长的身上，终于发现了答案——清虚道长在微笑，但他的微笑却仿佛刻在脸庞上的，飞扬但毫无生

阿朱和萧峰（金庸《天龙八部》）：塞上牧牛放羊的誓约，纯粹得让人羡慕！即使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仍然有着相同的心，一直做着相同的梦……

（侠客社区侠友 QQ298945851 上弦月主）

机。他竟已在这长亭之中，溘然逝去了！

第五章 画扇峻峰显锋芒

郭敖惊呼道：“清虚道长？”一阵山风吹来，清虚的身子犹如败叶一般，摇摇欲坠。郭敖抢上一步，想要扶住他。柏雍连忙将他止住。

柏雍的神色极为慎重，似乎亭中并不是清虚的尸体，而是恶魔的一具脱壳。他一向吊儿郎当的，这种紧张的神情，倒是第一次出现在他脸上。

郭敖微微一怔，当下止住动作。柏雍一言不发，沈清悒却冷笑道：“两个自命豪杰的大英雄，却怕了一具尸体。”

柏雍微微一笑，并不回答。松风瑟瑟，画扇峰的石径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这脚步声踏得地面扑扑直响，每一次落脚，都是微微一滞，然后才再抬起。

画扇峰地形幽僻，山林清静，只有远处樵夫的歌声隐约传来。却与这缓缓脚步声相应，在林中震响着，悠远中又带着一丝阴森的寒意。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照下，树叶被衬得碧森森的，这碧色犹如实质，沉沉地压在三人心头。

脚步声越走越近，渐渐转过山径，却是两个三十多岁的道士，背上各斜背了柄宝剑，剑锷上镶了个小小的八卦图，正是武当派的标志。两道低着头，只自顾自走着，一直走到三人身边，也不抬头，笔直向亭中行去。沈清悒素闻少林武当中人狂妄自大，今日见了当真更比传闻厉害，不由重重哼了一声。

那两道径直走到清虚身边，盘腿坐了下去。这一坐下，两人的脸庞顿时变得苍白，再无一丝血色，他们的生命仿如在一瞬间被林中隐藏的秘魔之力吸走，突然变成了两具僵硬的死尸！

沈清悒虽没有柏雍跟郭敖的修为，但也已看出了不对。她的眼睛渐渐睁大，目中充满了怀疑。山风萧索，沈清悒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战。

脚就在这时，山下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须臾之间，又是两位道人走了上来，也是一言不发，分坐在先前两道的旁边，一坐下即刻便死。郭敖的双手禁不住握起，他实在没想到凶手竟如此残忍，几乎有种杀尽天下人的杀气！

一对一对的道士走上来，亭中越坐越多，到后来挤得满满的。山中沉寂了片刻。幽湿的翠意浮在几人眼前，却仿佛幽冥的碧色鬼火，在数具尸体上欢跃不停。

突然，山下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郭敖双眉倒立，似乎忍不住要出手。然而，这次上来的，却不是道士——是一个灰衣人跟一个白衣人。灰衣人脸上淡淡的，白衣人却桀骜飞扬，眉角上翘，带着种不可一世的样子。郭敖的目光骤然收缩，盯在白衣人身上。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白衣人对郭敖的目光视而不见，微微冷笑，跟在灰衣人的身后，越过郭敖三人，也坐在了亭中。只是他们的脸色没有变苍白，头也没有低下。不但没低下，还目光灼灼，打量着郭敖三人——正是崇轩跟凌抱鹤。

郭敖怒道：“杀害这么多人的，当真是你们天罗教！武当派已遭大难，难道你们真要赶尽杀绝？”凌抱鹤冷笑道：“武当派召集江湖正道，开什么武林大会，难道会安了好心？还不是要对付我们？单凭这一点，就该死！”

说着，他一挥手，一张纸向郭敖飞去。郭敖没有接，在那纸片飞过之时，他已经看清楚上面写着很简单的几句话：

“九月十六，洞庭湖中。武林大会，天下争雄。共参国事，歃血为盟。齐戮天罗，纠曲为正。”——正是与吴越王那张一模一样的拜帖。

郭敖勃然怒道：“天罗灭少林，破武当，存心峨眉、崆峒，覬觐华山、普陀，武林正道联合起来对付你们，实属替天行道！”他的目光抬起，“江湖中弱肉强食，向来不讲什么道理。今日既然被我遇到了，那也就不必多说，拔你的剑吧。”

凌抱鹤发出一阵狂笑，道：“好，刚才一战，并未尽兴！而今我的剑在此！”他身形不动，并不坐起，手一翻，清鹤剑已然亮出！剑锋沉静，犹如一泓秋水，才一出手，就似乎将山林中的翠色全都吸纳在一处，碧森森地化为剑气，直逼郭敖的眉睫。凌抱鹤傲然道：“拔你的舞阳剑！”

郭敖笑了，像是浑然不觉压力一般。他伸手折下一枝树枝：“这就是我的剑。”

他手执树枝，悠悠地指向凌抱鹤。万千碧气化为流萤，随着这一指冲开。郭敖手中虽然没有舞阳剑，但此时剑意展开，却仿佛一颗炽烈的太阳，什么山林之气都消散于无形。他整个人也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带着自信与霸气，傲然挺立在画扇峰上。他的人已与这山峰融为一体，凌抱鹤的剑意若是岚，他就是山；凌抱鹤若是云，他就是大地。云翻岚卷，大地青山却岿然不动。

凌抱鹤一动不动地看着郭敖，他的瞳孔渐渐收缩，浓重的紫芒在眼睛中闪烁聚结，深沉得犹如地狱的颜色。剑气流转溢动，在他身周越结越浓，清鹤剑突然发出一阵轻微的啸音，犹如龙吟般远远传了出去。

郭敖脸上的微笑丝毫不变，他手中枝条轻轻颤动，用三根手指捏着，似乎只是吟鞭横指，并没有半分杀戮之气。凌抱鹤眼中紫雾更浓，清鹤剑的震音愈响，偶尔夹杂着几声扑扑震响。沈清悒脸上青气渐渐升起，双手紧紧抱住了舞阳剑。

突地空中展开一丝细微的颤响，犹如秋蝉哀鸣，一闪就灭。郭敖手中的树枝纹丝不动，却突然飘下一片叶子来。郭敖身形如山，端凝不动，脸上神色丝毫不变，但那树枝却探出了一尺。跟着又是一片树叶落下。不消多时，落叶纷纷，树枝已经变得光秃秃的，但却已攻到了凌抱鹤胸前五尺处。

凌抱鹤目光冷冷地盯着树枝的最前端，清鹤剑的啸声峻极，干云直上，几

李逍遥和赵灵儿（游戏《仙剑奇侠传》）：超越了生死的感情，历尽劫难之后依旧心有灵犀，灵儿慷慨赴死时，逍遥肝肠寸断，但为了天下苍生，他们还是忍痛分别。

（侠客社区侠友 QQ120648415 上原）

乎将人的耳鼓震裂。郭敖手中树枝也颤动得厉害了起来，空中仿佛有无形的魔鬼在觊觎着，只等他二人有一丝疏忽，就猛扑过来，将其攫到地狱的最深处。

五尺……四尺……三尺……树枝离凌抱鹤越来越近，郭敖踩下去的脚印也越来越清晰。清鹤剑的啸音越来越高昂，树枝的颤动也越来越明显！只要再多一寸，仿佛整个天幕就会垮下来，砸在两人的头上。

突地山下传来一声长啸。那啸声好猛，宛如晴天打了个霹雳，轰隆隆在头顶上炸开。凌抱鹤跟郭敖都是一震，郭敖手中的树枝“啪”的一声，断成两截。两人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惊讶，这人的功力竟然有种浩渺无涯的感觉，而且深沉雄厚之处，似乎较吴越王犹有过之。吴越王的功力强极绝伦，单以内力而论，郭敖跟凌抱鹤都自问不是敌手，此人功力更盛，岂非已强到了可怕的境地？

两人正自惊疑不定，山下那声长啸猛然变成怒喝，哄然在山中炸开。立时万木轰鸣，仿佛卷起了一阵狂风。林中栖鸟被震喝惊醒，扑棱棱全都飞起！登时漫山都是翔动的鸟之身影，以及它们恐慌的鸣叫声。万点飞影中，遥遥就见山下一个细小的黑点跃起，笔直向山上冲了过来。

来人身法极为迅捷，一跃之势足有三丈余高，在空中直踏数步，群鸟惊飞躲避。那人身子灵动，在一只飞鸟的羽翼上一点，飞鸟如断箭一般，从云中急坠而下，他却借势飞起。跟着又是一脚点出，竟然凌空渡虚，踏着万千飞鸟的脊背，迅捷无伦地奔至山顶！

画扇峰虽不甚高，但山势陡峭，上爬绝非容易，但此人竟凭借着这种匪夷所思的身法，眨眼之间已经冲到了峰顶。他赤足踏在一只羽鹤的背上，凌空飘落，当真如云中雷震、天外飞仙，还未出手，已先声夺人。

郭敖跟凌抱鹤的瞳孔同时收缩！这人郭敖认识，赫然正是吴越王金帐中的红发番僧，遮罗耶那！

他一落地，看了郭敖、凌抱鹤一眼，顿时满面笑容，一揖向郭敖拜了下去：“小僧遮罗耶那，来自西域天竺，得见中土大德，实为幸事。”郭敖抱拳道：“大师客气了。”

遮罗耶那转过身来，对着凌抱鹤也是一揖：“小僧遮罗耶那，来自西域天竺，得见中土大德，实为幸事。”说的话竟是一模一样。凌抱鹤剑气正与郭敖相斗，被他长啸打断，心下不快，仰头看天，淡淡道：“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幸从何处？”

遮罗耶那微微一笑，道：“小僧此来中土，是为了拜会武功高强之士，可惜机缘不巧，刚才好不容易遇到几位绝世高手，却只是匆匆一面，就已仙踪难觅。好在小僧接到王爷吩咐，说几位高手会在此拼斗，小僧冒昧，便赶来见识一下。”

沈清悒撇了撇嘴，道：“和尚，你只拜见他们两个，怎么不来拜见姑娘我？”遮罗耶那向她看了一眼，道：“姑娘修为不够，小僧便不想拜见。”遮罗耶那此话出口，沈清悒一张俏脸沉了下来，冷冷道：“你的意思，是说我武功

不好了？”遮罗耶那点了点头，道：“姑娘若是不信，可以砍我一剑试试。只要姑娘能砍中我，我不但要拜见，而且诚心请姑娘赐教。只是我看姑娘没有这个本领。”沈清悒登时大怒，狠狠道：“我有没有这个本领，试了就知道！”锵然声响中，一把拔出了舞阳剑！

沈清悒剑诀一引，剑光闪动，向遮罗耶那的右胸刺了出去。她见那番僧托大，情知其必有几分能耐，也不敢尽了全力。这一剑七分攻，三分守，料想天竺化外之境，遮罗耶那的武功就算高妙，能高到哪里去？

只听遮罗耶那咕噜噜也不知念了什么，左手探出，五根手指叉开，向舞阳剑上拂了过去。沈清悒差点儿笑出声来，这样的打法当真野蛮至极，剑术变化岂是手掌能够格架的。当下她连留存的三分力也一起运出，剑光霍霍中，一招“风生云起”，卷起七团碗大的剑花，向遮罗耶那手指上削了过去。

只听“铮”的一声轻响，沈清悒只觉虎口一痛，舞阳剑不知怎的被遮罗耶那一指弹中，倏地飞了出去！面前人影闪动，郭敖大鹰般蹿起，已将舞阳剑抓在手中，再一展，剑光洒下，将遮罗耶那的身形裹住。

遮罗耶那两只手一齐挥出。他的武功甚为奇特，全然不似中原功夫，手指根根分开，就如破碎到只剩下扇骨的蒲扇，极为随意地挥舞着。但他真气雄厚，掌力就如两只极大的网兜，凌空兜捞，郭敖的剑光竟被他当空打散！

郭敖突然收剑，寒光一闪，将舞阳剑递到了沈清悒面前，道：“这次拿好了，不要再随便跟别人打架。”沈清悒鼻子都青了：“你侮辱我？”郭敖淡淡道：“我只是不想见你拼命。”沈清悒突然将舞阳剑摔在地上，恨恨道：“要你来教训我！”

郭敖不再理她。遮罗耶那稽首道：“这位施主好厉害的功夫，小僧再来领教几招。”他的汉话虽然语调怪异生硬了些，词句倒是文雅流畅，看来东渡之前，就曾在汉文上下了多年的功夫。

郭敖摇头道：“我不跟你打。”遮罗耶那呆了呆，道：“为什么？你们中原人不都喜欢拼个你死我活么？实不相瞒，我们天竺最强的武学秘典、传说由梵天大神一手创造的《梵天宝卷》，三百年前流落到东土来。小僧发大宏愿，要以一己之力找回秘典，重振我教。那秘典极为厉害，东土得到之人，必定是天下武功第一高手。因此小僧东渡十年，从扶桑而至中原，就是要找到东土武林高手一个一个比试，只要找出武功最强的人，秘典就一定在他身上。所以你们都要跟我比试。”

郭敖皱起眉头，觉得他这逻辑颇有问题。但见遮罗耶那目光炯炯，显然不是话语所能说动的，当下只是淡淡道：“我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你不用跟我打。”遮罗耶那摇头道：“不打怎么知道？来来来，你尽管来砍小僧，砍死了不用赔。”郭敖冷哼一声，不去理他。遮罗耶那见他还不允，便苦苦哀求。沈清悒本来板着脸，也被他胡搅蛮缠逗笑了。

武林客找侠，
not exist!

要以一己之力找回秘典，重振我教。那秘典极为厉害，东土得到之人，必定是天下武功第一高手。因此小僧东渡十年，从扶桑而至中原，就是要找到东土武林高手一个一个比试，只要找出武功最强的人，秘典就一定在他身上。所以你们都要跟我比试。”

郭敖皱起眉头，觉得他这逻辑颇有问题。但见遮罗耶那目光炯炯，显然不是话语所能说动的，当下只是淡淡道：“我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你不用跟我打。”遮罗耶那摇头道：“不打怎么知道？来来来，你尽管来砍小僧，砍死了不用赔。”郭敖冷哼一声，不去理他。遮罗耶那见他还不允，便苦苦哀求。沈清悒本来板着脸，也被他胡搅蛮缠逗笑了。

韩樱与杜方柠（小轶《洛阳女儿行》）：小轶让我看到武侠世界一种另类的爱。乐游原上如梦般的相守，换来的是一生的情爱之劫，爱与恨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交织。没有缠绵难忘的爱，就没有撕心裂肺的痛。

（侠客社区侠友 QQ425793926 云破月来）

柏雍忽然凑过来笑道：“我有个办法，你想不想听？”遮罗耶那大喜，道：“什么办法？”

“你不是想打架么？看到对面那两个人没有？他们最喜欢打架了，保证能陪你打个够！运气好点儿的话，说不定就能打出个天下第一高手来！”

遮罗耶那大喜，冲到崇轩、凌抱鹤面前，叫道：“真的么？真的么？”脸上尽是一片热切。凌抱鹤冷笑道：“真的！”说完一剑斩下！

崇轩的手抬了抬，将凌抱鹤的剑架住，微笑道：“假的。”他的头抬起，看着柏雍，道：“我并不喜欢打架，天罗教也并不喜欢。”柏雍不插言，等着他说下去。崇轩缓缓道：“打架只是手段而已。”

沈清悒冷笑道：“手段？好个手段，这十几个武当弟子就被你们堂而皇之地杀死了！”崇轩没有看她，淡淡道：“他们没有死，只是中了本教秘毒‘平步青云’，大脑正被慢慢破坏，却留有最后一点儿知觉，因此便下意识地往高处走，藉以缓解脑中的压力。但清虚道长却已经死了，因为他中了秘魔之影。”随着他这句话，清虚道长突然睁开眼睛。他的眼珠已经变成血红一片，冷森森的，仿佛恶魔之眼，带着空洞的残忍直盯着众人。沈清悒怒道：“这不比杀了他们更坏？”

崇轩不再理她，对柏雍道：“当日在武当山上，若我全力出手，未必不能让武当全军覆灭。”柏雍点了点头，道：“你说得很对。”

“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的克星出现了。我不能拿着天罗教的教众孤注一掷。”

柏雍又点了点头，叹道：“有的时候手中拥有权力，也同时背负了义务。我理解你。”

“所以我要将这个人找出来。他不但是我的障碍，也是天罗教的障碍。我本来也没怀疑你们，毕竟让我退走的最大力量是吴越王的十万大军。但现在……我越来越不能肯定了。因为吴越王只是‘果’，谁才是‘因’呢？”他的目光缓缓凝聚，盯住柏雍，似乎要将这个人看透、看穿。

柏雍笑了：“所以你将我们引到这里来，还安排了秘魔之影，就是要击杀我们两个的？”崇轩点头道：“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一句话说完，两人的目光对在了一起！宛如两股闪电交击，天空却黑暗起来。因为闪电实在太亮、太疾、太浩大！

每个人宿命当中会存在着跟他完美契合的另一半，同时也会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能化解的仇人。此刻的两人，仿佛就是这样的仇人，也仿佛是宇宙的两极，生来就是要互相对抗，永远没有交汇点。

柏雍的笑容仍然是那么散淡：“我们有两个人，或者我还能说服这位遮罗耶那大师，那便是三个人。无论何人，都不能小觑我们联手一击，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们？”

崇轩的笑容却仿佛一颗钉子，坚硬、尖锐、充满杀机：“你试试？”

无论他的目光，还是笑容，还是神情，都有种浩大的、无边无际的自信，充斥在他周围。这自信本身就是力量，柏雍忽然觉得自己竟然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是最可怕的，没有把握便没有斗志，没有斗志，那便连一分胜利的机会都没有了！郭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脸色渐渐沉下。

柏雍忽然也笑了，他眨了眨眼，道：“我们打个赌如何？”崇轩怔了怔，他实在没有想到柏雍此时还提什么赌约。就听柏雍道：“三日之后不是在洞庭湖召开正道武林大会么？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看谁能够夺得武林大会的盟主？若是我们输了，任凭你处置，若是你们输了，我只求你不杀我们就可以。”他的目中渐渐透出几分兴奋之色，不像是在生死决斗，倒似预见到了什么好玩儿的事情一般。

崇轩淡淡笑道：“若是你们赢了，我就要守约不杀你们；若你们输在我手上，也就证明你们不是我要找的克星，我也不必再杀。看来这个赌局，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死不了。”柏雍道：“话虽这样说，但你若如此想，就不是天罗教主了！到底赌不赌？赌不赌？”他连问两声，目中兴奋之色渐浓。

正道的武林大会，本来要推选武林盟主来对付天罗教，然而如今这武林盟主的候选人，却多了天罗教主本人，这本身岂非就是很奇妙、很热闹的事？这样的热闹柏雍又怎肯放过？

崇轩嘴角仰起一丝微笑看着柏雍，他的笑容虽然悠闲，但却仿佛包容了万物：“天罗教所要对付的，本就是天下群雄。能够一网打尽，不费两次力气，我又何乐不为？”

柏雍笑道：“所以决战于洞庭湖上，实在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崇轩慢慢伸出手掌，道：“赌了！”

“啪！”柏雍跟崇轩的手掌轻轻击在一起。

“啪！”凌抱鹤微带讥嘲的目光刺了过来，也是一只手掌。

“啪！”郭敖散拓，但却不在意任何威胁地一击掌。

“啪！”沈清悒冷笑道：“难道只有你们男人才能争夺武林盟主？我也要

去！”

“啪！”遮罗耶那笑道：“武林盟主是别人要当的，可武林大会上，想必一定有天下第一高手吧？”

第六章 水道萦回苇花长

夜色渐合，夕阳将火红的光芒涂在青山绿水之上，于是山水也一起变成了夕阳的一部分。

杨过和小龙女（金庸《神雕侠侣》）：断肠崖上的情花可以作证，世上再没有哪段感情能比这场“不伦”的十六年之恋，更铭心刻骨，更动人魂魄。

（侠客社区侠友 QQ422395198 雨寒）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当一个人太过辉煌的时候，别的人就不得不在这种光芒下改变自己的颜色。所以，强大，是进化的唯一目的，自然是这样，人类是这样，武林也是这样。也因此才有争杀，有拼斗，有多姿多彩的传奇。

郭敖倚在船船上，船顺水漂荡，流向洞庭湖。荆州距洞庭并不远，但也不近，所以他们很早就动身了，只是沈清恺却又一次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然而时不我待，郭敖和柏雍只有先行前往武林大会，希望能在会场上见到这爱捣乱的小姑娘。

落霞返照，江面上金蛇腾跃，流光溢彩。郭敖注视夕阳，仿佛要看透这辉煌背后的败灭。是的，再辉煌的晚照，也终究敌不过注定要来临的夜色，现在如日中天的天罗教是否也这样？

郭敖慢慢道：“原来制造凶案的是天罗教。”柏雍注视着渺渺的江波，摇头道：“事情不能只看其表面的。”郭敖奇道：“你是说凶手另有其人？但我们追踪着摘叶飞花，却的确看到凌抱鹤刺杀吴越王，崇轩杀武当清虚。而铁万常死的时候，崇轩的确在座。”

柏雍笑了：“那是因为你将凌抱鹤刺杀吴越王、崇轩毒杀清虚看成和钱盈舒、杨锋、铁万常之死一脉相承的事件，但若改变一下角度，你就不会这样想了。”他的目光慢慢悠远起来，“钱盈舒是一个点，杨锋是一个点，铁万常是一个点，吴越王、清虚也仅仅是一个点而已。这之间并没有可靠的线索贯穿。也就是说，暗杀吴越王、清虚的，未必就是杀前面三人的，因为我们没有证据。”

郭敖想了想，慢慢地点头，道：“这么说来，你怀疑有人躲藏在背后，操纵这一阴谋？”柏雍的目光沉重起来：“你走之后，我以隐语询问吴越王，竟然得知钱盈舒、杨锋、铁万常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钱盈舒、铁万常竟然分别是天罗教、曼荼罗教安插在他身边的内奸，而表面上的天罗教堂主杨锋，却是他的人！那么这摘叶飞花所杀的三个人，必定有极为隐秘的目的，也许，就是要斩断某些人的左右手，削弱他们的力量！”他接着道，“我一直觉得奇怪，每次青叶出现时，都是死人之后，为什么吴越王没死，但青叶却出现了呢？难道……难道这片青叶和前边三片青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后边这片青叶的目的并非杀人，而只是为了引我们到画扇峰去？”

郭敖目光渐渐发亮，道：“你是说，前三片青叶和后两片并非同一个主人？也并非天罗教所为？”柏雍缓缓点头，道：“我只是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毕竟，钱盈舒是天罗教故意安插在吴越王身边的，完全不必杀他。”

郭敖哇哇怪叫道：“那我们还不去找凶手，却打这个什么赌，去什么武林大会做什么？”柏雍笑了：“崇轩、凌抱鹤跟我们都到了武林大会上，你说凶手还会去别的地方么？武林盟主之位何等显赫，华音阁、吴越王、曼荼罗教真会袖手旁观？这个武林大会，就是我们寻找出凶手的最好地方！”

郭敖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柏雍却突然顿住，“咦”了一声，眼睛直瞪着

摘

飛

江岸，仿佛看到了什么诡异的东西。此地距洞庭只有六十余里，江面开阔，时当傍晚，江岸上都是一片田地，并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位白衣女子骑着匹青驴沿着江岸缓缓走着。白衣将她的面目全都遮住了，看不清面容，她手中拿着一节树枝，打着青驴前进。对面是一片很大的芦苇荡，芦花胜雪，将那白衣女子悠游的身影掩盖其中。芦苇随风轻摆，那女子渐行渐深，已看不到影子，只有几只鹧鸪不时从芦苇荡中惊起。

柏雍呆呆地看着，眉头皱了起来。郭敖横了他一眼，道：“怎么了？失魂落魄的？”柏雍眉头极力皱着，似乎因脑中思维的波荡而痛苦万分，他对郭敖的询问听而不闻，只顾喃喃道：“究竟有什么不对？究竟有什么不对？”他突然转头对郭敖道：“我只觉得那女子有什么极不对头的地方，但却看不出来是什么。你看出来了么？”郭敖怔了怔，道：“什么不对头？没看出来啊。”

“一定是非常不对头的地方，我有预感，若不找出来，迟早会要了我们的命！你自己先去洞庭赴会吧，我赶上去看看！”柏雍话还没有说完，就“扑通”一声跳进江中，向岸边游去，还不忘了回头大叫道：“你打头阵，可千万不能输了，丢我的脸啊！”他转眼间就游到了江边，钻入了芦苇丛中。郭敖呆了呆，凝神细想，却怎么也想不出这女子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唯一不对头的，就是一个单身女子不该出现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但，这似乎也不应该让柏雍如此诧异吧？

如果你是位刚好十八九岁的女子，如果你独自一人骑着头小毛驴，形单影只地走在荒无人烟的芦苇荡中，这时你心中会不会涌起无数关于色狼的传说，怕得要命？如果这时芦苇丛“呼”地一声响，蹿出一个浑身是水的人，直愣愣地盯着你，挡住你那头小驴的去路，你会不会很害怕？如果这人呆看你半晌之后，突然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你又会怎样呢？但这位身着白衣的女子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却只是静静将青驴勒住，静静看着柏雍，似乎等着他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

柏雍却只顾着自己狂笑，一点儿都不理会那女子的神色。他一面狂笑，一面大叫道：“我想出来了！我想出来了！”那女子却一点儿都不惊奇，淡淡道：“这位公子，想出什么来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并不难听，隐隐中带着神奇异的震响，形成莫名引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要倾听下去。她高高挑起的斗篷将面容全都遮掩住，却让人忍不住遐想，这白色的阴影之后，是怎样清丽绝尘的容颜呢？

柏雍接着又大笑三声，道：“我想明白了这个！”他张开手，手中是一片青翠的叶子。这正是他从吴越王金帐中寻到的那片树叶，如今被他托在手中，举到了白衣女子的面前。这本是唯一的物证，他应该小心些才是，但柏雍却毫不在乎地举着，仿佛就算被风吹走，他也无所谓。

摘叶飞花

ZHAIYEFIEHUA

武林客栈

ZHAIYEFIEHUA

武林客栈，IF not exist!

那女子淡淡道：“这是一片叶子。”柏雍居然也点了点头，道：“这是一片叶子。但这小小的叶子，却是杀了三个人的凶手。一个是风流蕴藉的管家，一个是杀人如麻的大盗，一个是名震江湖的镖头。所以它虽然只是一片叶子，但在我看来，却比杀人王的铁手还可怕。”

那女子缓缓道：“无论怎么可怕，它总只不过是一片叶子而已。”柏雍点头道：“是的，它只是一片叶子，可怕的并不是它，而是操纵它施展这一连串计谋的人。”那女子淡淡微笑着，问道：“什么人？”

柏雍笑了。每当他看到郭敖非常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跟他打赌的时候，他总是会露出这样的笑容：“就是你。”白衣女子不说话了。无论是谁，遇到这样毫无道理的指责，也很难再说出什么来。

柏雍似乎也不期待她答话：“刚才我在江上望到你，就感觉到莫名地不对，现在我终于想出来了，就是这叶子！”他的眼中暴射出两道神光，直盯在白衣女子的手上：“也就是你手中的树枝。

白衣女子并没有缩手，她手上拿着的树枝仍旧在青驴的头上挥舞。柏雍嘻嘻笑道：“这种树并不生长在楚地。”

“它叫沙罗树，传说只有千里外的佛域才有的。佛祖释迦牟尼便是在这树下圆寂的。从此沙罗双树一枯一荣，静立世间。我历尽千辛万苦，也只带了一枝回来。

“也正是这种神秘的叶子，才成就了‘摘叶飞花’的神话。我一度也深信不疑，但现在却也想通了。”柏雍的目光想穿透那白色的斗篷，看到黑暗中隐藏的面容，但那黑暗是如此坚定，就算在璀璨的夕阳下，依旧凝固得犹如实质。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因为你穿白衣。”

这个理由很古怪，但白衣女子却不由自主地一震。柏雍目光灼灼，注意着那女子每一个轻微的动作，慢慢道：“据说藏边有个教派，叫做香巴噶举派，派中就是认白衣为标志，不知道此白衣，是不是彼白衣？”

白衣女子默不作声，柏雍脸上泛起一丝笑意，道：“传说这一代香巴噶举的活佛是一位奇才，年纪虽轻，但十二成就法的功行极深，而且喜欢游历天下，寻觅那渺不可知的‘缘’，不知她现在是是不是到了荆州？”他的笑意更加深了，犹如刀锋般明亮而又深刻：“还是说，我应该改口，叫你空行母？”白衣女子依旧沉默。

“摘叶飞花只是个传说，传说并不能杀人，杀人的是利用这个传说的人。一片叶子，两个死人，这本身就是传说，不由得别人不向神话的方向去想。但只要想通了一点，这个神话就不奇怪了！”

白衣女子忍不住道：“哪一点？”柏雍悠然道：“其中一人是自杀的！”他并不等着白衣女子回答，续道：“杨锋跟铁万常的死有一个共同点，这一点很隐秘，我想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但这一点，却是致命的。”

丁典和凌霜华（金庸《连城诀》）：尽管两人的爱情并不完美，但那份至死不渝的忠贞着实令人感动，我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可当我读到凌霜华在棺木上刻下的字时，鼻子真的有点发酸。

（侠客社区侠友 QQ317141269 暗雨星魂）

70

武侠 www.21wuxia.com

白衣女子静静地等着他解释下去。柏雍道：“那就是在他们死的时候，都有一个人贴在他们耳边。让人全身没有伤痕离奇地死掉，绝世武功可以做到，从耳朵打进去的暗器也一样能够做到。若是这枚暗器非常细小，那么就可以含在口中，喷到对方的耳朵里，造成的伤口也就极为微小，甚至不会有鲜血流出。如果此暗器经过妙手打制，连同机簧都藏在口中，那么连不会武功的人都可以使用了。一发出暗器后，此人立即将机簧吞下，这时装在机簧中的炸药就会爆裂，机簧和那人的胸膛都会被碎为尘芥，便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杨锋死时，正在听卖花小姑娘的说话；铁万常死时，他儿子在耳边；想必钱盈舒耳边也正有一张樱唇，只不过他一定想不到温柔乡竟会变成望乡台！”

白衣女子淡淡道：“可这三个人为什么要搭上自己的性命来刺杀别人？”

“对他们虽然没有好处，但对他们珍爱的人却有。红云虽然浪迹风尘，但对她妹妹却真心呵护，如果有人答应给她妹子一大笔钱，让她后半辈子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做人，她未必不能舍身。杨锋杀过很多人，其中也许就有卖花小姑娘的父母。凭她的资质，一辈子都不可能报得了仇。此时若是给她一个必杀杨锋的机会，她未必不肯舍身。铁万常是武林大豪，镖局生意如此之大，难免做过一些亏心的事情。铁中英在父亲羽翼下长大，自然没见过什么腥风血雨，又惯以正义自命，若是有人将他父亲暗地里做过的坏事讲给他听，他势必会大受刺激，也许就想以两个人的血洗清这份耻辱。十二成就法中的光明成就法，不正擅长教化世人，赎苦得度么？白衣空行母，这一连串的凶杀，是否就是你的杰作？以江湖中的传说搅乱众人的视线，而借无辜者的希望、仇恨、愧疚施展自己的手段，这是否是你的目的？你又想从中得到什么？”白衣女子不答。

柏雍又道：“然而吴越王、画扇峰两片树叶，并不是你写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罗教知道你是凶手，便利用了你的计划。天罗教虽然击杀吴越王未成，却杀了武当掌门。若你再不承认，只怕这些血案都要算在你身上。到时候吴越王和武林正道，就等于朝廷、江湖联合起来，只怕对你很不利。”

白衣女子慢慢将斗篷揭开一条线，让她的目光透出来。她的目光冷清而镇定，似乎想看清楚柏雍。她突然道：“叶子只是叶子。”柏雍点了点头，等着她说下去。白衣女子道：“就算杀人的叶子跟我手上的叶子一模一样，也不能说明我是凶手，是不是？”

柏雍再点了点头。白衣女子道：“同样，就算你的猜测再怎么合情合理，那毕竟只是猜测，是不是？”柏雍苦笑了一下，再度点了点头。他不能不点头，因为他不能否认这一点。白衣女子的目光中盈起一丝笑意：“所以，你还是不能证明我是凶手。”

柏雍却笑了，得意地笑：“我说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你拿着这串

摘叶飞花

ZHAIYEFEIHUA

武林大会

ZHAIYEFEIHUA

树枝的用意,就是想将我引过来,而这,也是你杀这些人的真正目的!我没有说错吧?”

斗篷中忽然又是一片黑暗,带着阴冷透了出来。杀意!

郭敖乘舟直下,夕阳落尽的时候已经望见了洞庭湖中的君山。山水清辉,熔金泻紫,淡荡生烟。山如水碧,水似天蓝,湖面空阔,看上去极为悦目。洞庭湖乃吴楚水路交通要道,来往船只极为繁多,星帆点点宛如云从天来。群鸟上下又似仙列灵集。郭敖却顾不上看这些景致,眺目远望,搜索着武林大会的踪迹。

他并不需要多费力气,因为湖中心已经竖起了一杆大旗,此刻迎风抖开,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天下武林大会”。旗下是几十条大船排开,组成了一个大大的方阵。那些船只用腕粗的巨索捆在了一起,上面铺了木板,平平整整的,搭建起了好大的一座擂台。擂台周围又是几十艘船,上面站满了人,正准备迎接来往与会的宾客。

郭敖的眉头皱了起来。武林大会本为对付天罗教,宜隐不宜显,现在搞得声势如此浩大,似乎生怕天罗教不知道一般。难道正道就不怕天罗教预先埋伏了无数火神索,将这片湖面整个炸到海龙宫去?郭敖摇了摇头,果然太平久了,天下正道的忧患意识也便消失殆尽,少林与武当不堪一击,这也绝非偶然。他缓缓住了船,泊在一边,准备冷眼看这武林大会究竟能闹成什么样子,最后再进场不迟。

天色渐渐越来越暗,聚集的武林人士也越来越多。湖面上一片灯火通明,泊满了大小船只。输送货物、南北做生意的商人行脚们哪里见过这等阵仗?都纷纷避道而行。郭敖泊得虽远,他的耳目闻见之力甚好,倒也看得清清楚楚。

过不多时,就见擂台四周缓缓挑起了八盏大灯,将四周照得一片雪亮。擂台的北面摆了一列檀木椅,上面坐了十几位年高德劭的老者,正笑容满面地寒暄着。郭敖情不自禁地又摇了摇头。这简直不像是裁断武林命脉的大会,倒像是宴饮歌乐的聚所一般。

大灯升起之后,便有人登上擂台,大声向台下说着什么。无非是些天罗教作恶多端,屠灭少林、武当,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我正道人士,务必同心协力,共抗魔劫,因此,召开武林大会,公选领袖,以便同进同退,一战而天下之功成云云。那人说得慷慨激昂,台下众人虽然也肃然而听,但神色之间,却大有轻松自在之色,毕竟少林、武当隔得太远,当真是事不关己。

又有几人愤然登台演说之后,大家纷纷同意以比武形式来决定武林大会的盟主。强者为尊,身在江湖,当然唯武力是从。便有人登上台来,向四方拱手讨教。

郭敖游目四顾,却不见柏雍的影子。崇轩、凌抱鹤、遮罗耶那、吴越王、华

徐子陵和石青璇(黄易《大唐双龙传》):青璇一直是子陵心中的爱,幽林小谷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箫音,引发了子陵心中的痛和爱。淡雅如仙的青璇与淡泊世事的子陵,绝对对天生一对。

(侠客社区侠友 891206@sohu.com 爱楚)

武林客栈里,IF not exist!

音阁、曼荼罗教更是毫无踪影。难道正道扯起的这杆大旗上暗含了什么魔法，竟然让他们视而不见么？又或者，他们在途中遇到了什么阻拦？只是还有什么人能够拦得住他们？

台上人来人往，乒乒乓乓地打着。年轻剑客不敌中年道姑，中年道姑不敌老年刀手，老年刀手不敌长脸双枪，长脸双枪又不敌蓝袍儒衣书生手中的判官笔。连接打了十几场，夜色更浓，八盏大灯也更加雪亮，台上站着那位身着儒衣的“八方判官”言笃意，却已没有人再上来挑战了。言笃意号称八方判官，乃是崆峒派新任掌门。崆峒派上有崆峒三老，下有千余弟子门人，由他做了武林盟主，似乎也是实至名归。

言笃意再拱手叫了三阵，台下无人应战，他不由大为得意，爽然笑道：“再没有兄弟上来……”言下之意，大有武林盟主已入掌中之意。

台下忽然有人小声道：“这厮四年前私自收了中原三大镖局五十万两银子的贿赂，用以与天龙子夺取崆峒派掌门之位，早就被人揭发出来了，现在还敢来夺武林盟主？”他说的声音很小，但在武林高手的耳朵里，已经非常不小，特别是对于言笃意来说。

言笃意神色剧变，大声道：“你说我收贿五十万两银子，到底有什么证据？若拿不出来，就是蓄意污蔑，其心可诛！何况你常龙杀了亲生哥哥，才坐上天蟾堡堡主的宝座，为了掩盖罪行，自己在肚皮上砍了一刀，假装受伤，难道我就不知道么？”

台下顿时一阵大哗，连擂台北面一列坐着的十几位老者，也忍不住交头接耳起来。常龙与言笃意相互攻讦，越来越烈，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数说彼此罪行，口沫横飞。到了后来，甚至打老婆、私生子等丑事都抖落出来，当真令人大开眼界。原来声名赫赫、道貌岸然的君子们，背后却是如此不堪。

郭敖叹了口气，烦闷地转过头去，不愿再看这些丑剧。湖面清阔，明月清冷，与江中倒影一齐悠悠流转，倒比这些人要好看许多。

水声微动，一叶扁舟缓缓从上游驶了过来，将湖月破开，荡成万千金波。郭敖突地一震，因为他看出那舟上之人，竟然是凌抱鹤！

尽管在夜中，凌抱鹤仍然穿了那身白衣，在月色中，更显得一尘不染，遗世独立。他衣上那只白鹤映着月华熠熠闪动，仿佛霍霍展翅，随时就要冲天而鸣一般。凌抱鹤面含微笑，负手望月，立在船头，看都不看那热闹的武林大会，径自驱舟向下游行去。但郭敖却感觉不对了。

凌抱鹤本是来参加武林大会的，怎么会对大会漠不关心？难道天罗教又有什么别的阴谋？郭敖虽然并不喜欢武林正道，但更不喜欢天罗教，尤其不喜欢凌抱鹤。他悄悄拨转身，跟着凌抱鹤追去，同时小心地用船帆挡住自己的身形，以防被凌抱鹤发现。他隐隐感觉到，真正的大事即将发生了！

第七章 秋月映雪舞枫狂

芦荻萧萧白如银，渔火幽摇夜色昏。

白衣女子的斗篷垂下，她的双目却如两把利刃，直透入柏雍的眼睛里。柏雍仍然是那种散漫的笑容，仿佛一点儿都感受不到白衣女子眼中的杀机。良久，白衣女子叹道：“好，我毕竟还是小看了你。”柏雍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道：“我这个人武功没什么，修养也没什么，就是脑袋好。天下事情能瞒过我的，可真不太多。”

白衣女子冷笑：“真的么？那你不妨猜一下，我为什么要杀那些人？又为什么要故意暴露身份，将你引来？”柏雍叹道：“这就是我唯一不明白的。我现身江湖并没多久，应该不会与香巴噶举派结下恩怨才是。那三人更不值得身为空行母的你亲自动手铲除。”

白衣女子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的确是香巴噶举派当代的空行母、丹真纳沐，修行十二成就法。我看重的，并不是自身成佛不朽，而是这世界中流动着，存在于万事万物背后的‘缘’。”

丹真纳沐话锋一转，道：“我在荆州杀的三人，都该死。钱盈舒自命风流，坏了多少女子的清白；杨锋杀人无数，杀的好人远多于坏人；铁万常高扬的镖旗后面，更是藏着无数的罪恶与血泪。我杀他们并不奇怪！”柏雍叹息道：“这些都是理由，但我却决不相信——因为我已经查出，他们分别是天罗教、曼荼罗教与吴越王的人！”

丹真身子一震，柏雍眼睛眯起，仿佛一支利剑，盯住丹真。她缓缓道：“不错，杀那三人，是因为武林盟主！江湖上新人辈出，有他们在，无论谁都没有在武林大会必胜的信心，但他们恰恰都在这荆州城中。所以，有人请我将他们牵制开。”

“但武当召集武林大会，却是这两天的事情，你怎能预知？”

丹真笑了笑，道：“清虚道人的这个主意，是我建议的。这件事，其实早就在我们计算中了！”柏雍缓缓点头，丹真续道：“钱盈舒是天罗教的人，崇轩向来爱才，杀了他，崇轩必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样，就能将他的注意力移开；杨锋是吴越王的人，而且……你远远想不到杨锋对吴越王有多重要，所以，他的死也能牵制住吴越王，使他无法关注武林大会。而铁万常……”

丹真笑了笑，接道：“你已经知道他是曼荼罗教的人，但却不知道，他是教主姬云裳的亲信。据说，本将由他引导姬云裳唯一的弟子来参加这次武林大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是我一定要制止的！”

柏雍叹道：“崇轩、吴越王、姬云裳，还有谁，是你们要算计的？”

韩锔和杜方柠（小辘《洛阳女儿行》）：乐游原上索剑盟，令多少人倾慕不已！尽管最终还是散了，不过曾经并辔笑傲江湖，就已经足够了。
（侠客社区侠友 QQ362259153 侠亦狂）

武林客栈，if not exist!

“你！”

“我？”

“不但是，而且还有郭敖、凌抱鹤！你以为崇轩是怎样知道我摘叶飞花的秘密的？那是我故意泄露出去的，而目的，就是要让你们互相牵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枷锁，‘摘叶飞花’一案，就是要借这个枷锁将每个人套住。你的枷锁是正义，所以这几桩命案都发生在你身边，你会为了草菅人命而愤怒，而这愤怒，甚至会让你放弃其他任何事情。所以，你已经失去争夺武林盟主的资格了。”

她挥杖敲了青驴一下，让它安静下来，接着道：“崇轩也有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他自认为存在的克星。以他的性格，虽然答应了你们的赌约，却必不会亲自入场争夺盟主之位，而会在场外布下埋伏，想要将整个武林大会的人一举歼灭。他的这个野心，正是我要利用的。”

“若他真的得逞了，整个武林大会都灰飞烟灭，你辅佐的人，又如何坐上武林盟主之位？”

“他不会得逞的，我们想到了这一点，自然会有对付的计策。”

柏雍顿了顿，又道：“郭敖呢？凌抱鹤呢？”

“他们都是狂傲不羁之人，未必看得中武林盟主的称号。而经过我精心安排的摘叶飞花一案后，他们必定更憎恨对方，一见面就会拼个你死我活，更无法顾及武林大会了。”

柏雍点了点头。丹真分析得非常有条理，经过摘叶飞花的巧妙连接，姬云裳、吴越王、崇轩、柏雍、郭敖、凌抱鹤，这些武林盟主有力的竞争者，都被圈进这个局里了。问题是，究竟谁才是丹真要辅佐的人？

丹真仿佛看透了他心中所想，淡淡道：“等武林大会结束之后，你就知道了。”柏雍却笑了，缓缓道：“莫非你觉得华音阁的人做武林盟主，会好一些？”

丹真的身子猛然顿住，道：“你说什么？”柏雍悠然道：“你辅佐的人，必是华音阁的新贵、步剑尘的属下，是不是？”丹真厉声道：“你……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怀疑，华音阁的步剑尘身份何等尊贵，若没有武林盟主这条大鱼，又怎么会随意出现在点将台？只怕和你商定这些计划的，正是这位华音阁代阁主吧？”

丹真盯着柏雍，一字一顿道：“我还是小看了你。”柏雍笑道：“我只是让这件事变得好玩些而已。我看啊，步剑尘和你制下的这个约定，未必安了什么好心，他也并非真想让此人上台，而你决定的那个人，也未必能做成武林盟主。”他的声音很轻，但却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如你所言，上天有自己注定的‘缘’，武林也会选出自己的盟主，无论什么人的干预，都未必得逞。玩弄天命的人，也必不会有好下场。”

丹真目光森森流转，长久默然不语，突然道：“修习了《梵天宝卷》的人，果然不一样，怪不得那人一定要我阻止你去洞庭，有你在，我辅佐的人真未必能夺

摘叶飞花
ZHAIYEFEIHUA

摘叶飞花

ZHAIYEFEIHUA

文/步非烟 图/ENO.

武林客找烟.TIF
not exist!

ZHAIYEFEIHUA

武林客找烟.TIF
not exist!

76

武林
www.21wuxia.com

得盟主之位。”这次却轮到柏雍的脸色变了。《梵天宝卷》，他实在没有想到丹真纳沐能够看出这一点，这是决无人知的秘密！难道她真能洞悉未来，无所不知？

丹真纳沐眸中光芒隐没，又恢复为一汪沉静的幽潭：“你们每个人都是力量的一极，而我一定要调和这一切，所以你必须留在这里。”她长叹一声，驱驴后退两步，淡淡道：“《梵天宝卷》是魔物，想争夺它的人很多，她便是第一个。”

不用她说，柏雍已感受到背后那一双饱含怨憎的眼睛。他并没有回头，因为只要他一动，就会招致暴风骤雨一般的攻击！柏雍瞬间陷入完全静止，但这不动中竟然隐含了最强大的守势。他全身连丝毫破绽都没有，足以抵抗住任何奇袭。

丹真纳沐微笑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缘’，由你开始的，便该由你结束。由我开始的，也该由我结束。”她轻轻喝了一声，青驴慢慢走远。

杀意森寒，柏雍只有苦笑。眼看丹真纳沐走得看不见了，他忍不住对身后道：“这位兄台，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我不杀你，你也不要杀我好不好？”

那人默不作声，柏雍自顾自道：“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要学武功呢，我可以教你，教《梵天宝卷》都行，但请你将手中的剑先放下好不好？古人云：‘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碌碌无能之辈呢？”背后杀意倏地一震，那人疯狂大笑起来：“求我！快使劲地求我！多求我一会儿，我就让你多活一会儿！”

柏雍惊道：“沈清悒、沈姑娘！怎么会是你？”他忍不住回头。

那股杀意疯狂攀升，但沈清悒并没有出剑。她脸容扭曲，再不是原来的清秀模样。她手中拿着舞阳剑，胳膊不停地颤抖着，仿佛受着什么极大的惊吓。原来顾盼有神、明眸善睐的眼睛也混浊无比。舞阳剑的剑刃也是一片漆黑。柏雍试探着道：“沈姑娘，你……”

沈清悒却全然不理他会说什么，喃喃道：“我只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我又不知道那里面是救命的药，我逃出去了，为什么却要一次次地派人来抓我？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只因为我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就没人疼么？”

她仿佛陷入了记忆的深渊中，不停地重复着“为什么、为什么”，而后声音渐渐沉了下去，接着突然“咯咯”大笑起来：“那些抓我的人都被我杀掉了，都杀掉了！我不要回去，我会死掉的！”她仿佛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地看着面前。但她的双目中依旧一片混浊，仿佛看不见一点东西。

柏雍担忧地看着她，就见沈清悒笑了一阵，怔怔地流下泪来：“我却没想到，这一次先生竟亲自来了，我好怕！我不敢跟先生打啊，先生平日对我很好，我也不要跟他打！可是先生！为什么你这么狠心，竟然亲自到荆州来找我，你一定要逼死我么？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她掩面跪了下去，一抽一抽地哭起来。柏雍叹息了一声，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肩膀，柔声道：“不要怕，有我

在,任何人都伤不到你的。”

说话间,他突然踉跄后退,肩膀上赫然插着一柄长剑——舞阳剑!

沈清悒疯狂大笑着站了起来,她满头乌发当风而舞,声音竟然凄厉无比:“嘻嘻,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才能夺到《梵天宝卷》,才能向步先生交代!”

柏雍的微笑凝结在脸上,变得极为苦涩。剑锋刺入的部分酸酸麻麻的,并不感到很痛,但他整条胳膊却再也举不起来,显然剑中被喂上了极为猛烈的毒物。他喃喃道:“步先生?你也是华音阁的人?”

沈清悒狞然笑道:“是啊,我打碎了步先生给女儿调制的药,又杀了他派出来追我的人,他不会原谅我了!可是我好想将功赎罪,不再过东躲西藏的生活。是丹真告诉我你有《梵天宝卷》,所以我才一直跟随你、接近你!可是你太狡猾了,骗不到你,我只有抢了!《梵天宝卷》这部梵天大神传下来的经书,载有生死人肉白骨的良方,比什么药都灵。你快给我,让我能回去向步先生交代,给我!”她脸容一阵扭曲,缓缓向柏雍逼了过去。

她身上迸发出的杀意压得柏雍伤口隐隐生痛。丹真纳沐也不知做了什么手脚,居然将她所有的潜力都迫发了出来,武功几乎暴增至郭敖的水准。只是这方法显然有很重的副作用,沈清悒已经陷入了半疯狂、半昏迷的状态。她的步伐有些踉跄,眼珠更泛着奇异的黑色。在这冷夜秋风中,她的身形显得那么萧索、惶恐、无助。

柏雍的眼神逐渐由震惊、伤痛而变为怜悯,他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女孩子心中藏着深深的恐惧和内疚,正是这恐惧让她甘愿接受丹真纳沐的蛊惑,将自己的心交给药物,催生出非常力量的同时将心深埋起来,借以逃避痛苦。丹真纳沐说得没错,红云、卖花姑娘、铁中英,他们都是心甘情愿自杀的,那只因为他们不得不心甘情愿,他们在遇到她之前,已没有别的路可走,沈清悒也是一样。

所以柏雍原谅了她。刺这一剑的不是沈清悒,而是丹真纳沐。他的心中突然生出一丝愤怒,或许丹真纳沐所做的,的确是赐给他们解脱,只是这种残忍的方式,却让柏雍感到厌恶。

沈清悒中毒已深,不是等闲能够解救得了。当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极霸道的手法强行将她全身真气泄掉,她才能够真正地清醒过来。只是这种手法太损耗精神,施展了之后,还能再参加武林大会么?柏雍苦笑,这实在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但沈清悒并没给他太多的时间犹豫,她尖啸一声,一剑劈了下来。比起郭敖,她此时的剑法更辛辣、更恶毒。剑光直指,竟然都是柏雍的大穴,仿佛必要将柏雍斩成肉酱才甘心一般。柏雍叹了口气,身子轻烟般升起,一指向她的精促穴点了下去。这一指点下,沈清悒立时一声惨叫,手中剑芒暴涨,

写到这里,青眉突发奇想:昔日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江湖中大侠情侣们又会怎样过情人节呢?杨、龙佑计会想起那已成灰烬的情花,携手一笑;韩、杜二人怕不是要再游一次乐游原,重拾一下旧时情怀吧。

武林客栈,IF
not exist!

残忍的

沈清悒中毒已深,不是等闲能够解救得了。当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极霸道的手法强行将她全身真气泄掉,她才能够真正地清醒过来。只是这种手法太损耗精神,施展了之后,还能再参加武林大会么?柏雍苦笑,这实在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但沈清悒并没给他太多的时间犹豫,她尖啸一声,一剑劈了下来。比起郭敖,她此时的剑法更辛辣、更恶毒。剑光直指,竟然都是柏雍的大穴,仿佛必要将柏雍斩成肉酱才甘心一般。柏雍叹了口气,身子轻烟般升起,一指向她的精促穴点了下去。这一指点下,沈清悒立时一声惨叫,手中剑芒暴涨,

瞬间裂开了苍穹！

柏雍不敢怠慢，另一只手急忙按到沈清悒脊背上，真气源源不断地涌出，将她衰弱到极点的心脉护住。沈清悒仿佛疼到了极点，身子突地一折，这一剑余势未衰，直直向柏雍劈了下来。如此剧烈的动作顿时牵动了她的心脉，沈清悒一口鲜血随着喷出！

剑光照亮了柏雍的脸。他当然可以放手跃开，只是他真气一断，沈清悒必死无疑。但他若不放手，他活下去的可能性有多大？

放，还是不放？

柏雍突然抢上，一把将沈清悒抱住，他身子向旁侧开，但两人相距实在太近，剑风凌厉，已从柏雍肩头透体而过！柏雍咬牙挺住，真气源源不绝，终于将沈清悒的心脉渐渐平息，她的眼神也清晰了起来。

一柄黑剑插在柏雍肩上，贯穿而过，他背后的血肉怵目惊心地翻起，鲜血染红了大片的衣物。这就是沈清悒清醒后看到的场景。她忍不住狂呼起来，她知道这是自己造成的，她不能原谅自己犯下这样的错误！

柏雍紧紧地搂住她，声音依然是那么温柔：“不要怕，有我在，没什么可怕的。”沈清悒再也忍不住，伏在柏雍的肩头大哭起来。柏雍挣扎着想拍拍她的头，却突然一歪身，晕了过去。正如丹真设想的那样，当他醒来的时候，武林大会想必已经结束很久了。

群雄毕集的武林大会中，谁才能真正胜出？是丹真？是华音阁？还是那神秘的曼荼罗教？抑或是气焰喧天的吴越王府？

这武林至尊的冠冕，最终又将由谁来顶戴？

洞庭湖畔，枫林绽放如花。

遮罗耶那大袖挥舞，在小道上越行越疾。他赴武林大会之约而来，不仅是因为吴越王的命令，更重要的，是绝传的天竺秘典《梵天宝卷》。他已在佛祖面前立下了誓言，一定要取经西还。要论他在天竺的地位，决不比织田信长、吴越王低，他本可在神宫中受万民膜拜，然而为了这宝卷，他宁愿远走东土，受他人差遣。

暗暗夜色中，他火红的长发飞扬，流云飞瀑一般，被月华染映成诡秘的紫色，身上披拂的麻衣裂开，露出古铜色的肌肤，疾行枫林之中，真如罗汉行法，渺天地而立。

越过这枫林，就到洞庭湖边了。就在这时，他狂舞飞动的身形突然停止。这一停身体便完全静止，连卷舞的长发都倏然落下，静如止水——只因他已经感觉到，对面传来一股凌厉到已化为实体的杀意！

微茫之间，他已经辨识清楚，此人的杀意极为陌生，并不是针对着他而发出的，也不针对任何人。杀意就如同心脏、血脉一般，已经成为那人的一部分，只要

他存在着，这股杀意就永远升腾而上，不可遏止。遮罗耶那号称天竺第一高手，来到中原之后，又遍会天下英雄，但这等纯粹的杀意，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这难道就是中原第一高手？遮罗耶那心中涌起一阵惊喜，什么武林大会，已被他完全抛到脑后去了，他忍不住引动体内的恒河真气，迎了上去。

苍白的月华下，枫舞落叶，赤血纷纷！

枫林那端的人骤然止步，显然也感受到遮罗耶那滔天的杀气。两人杀气交击，枫林秋叶被杀气所激，顿时落英纷乱。这江边枫叶久受风霜侵袭，到了暮秋，全都如血色殷红，在雪一般的月光下，如舞赤雪、如雨天花，带上了一种怵目惊心的凄艳。

遮罗耶那眼睛缓缓闭上，他修习的天眼通打了开来，从卷空飞舞的红叶中直透而过，定在对面那人身上。这并不是攻击，只是一种佛法神通，并不能够伤人，却可以将敌人的踪迹看得清清楚楚。修习到了最高境界，还可以感知到敌人的功力、绝招，以图在决战中一举致胜。遮罗耶那的天眼通穿林落下，锁定那人的杀气，那人似乎有所感觉，顿时从身上升起一串银白色的涟漪，将天眼通隔在外面。遮罗耶那大为吃惊。他这天眼通自修成之后，可以说无敌天下，十年前遭遇尼泊尔国师赞渠上人，他连施四次天眼通，对方一无所觉，被一招击败。他深信此等秘法，中原决无人识，此人又怎知防御之法？难道天下武学的元枢《梵天宝卷》，真的在他手中？

遮罗耶那惊疑不定，真气登时有了一丝纷乱。那人真气微抬，银色的涟漪带起层层月色，隔空向遮罗耶那罩下。这一下以虚击虚，那人竟以杀气而运神识，虚空搏击，此中修为早已超越了武学的范畴！

而遮罗耶那的天眼通本为域外神技，无人能挡，但那人竟然将月色调和进神识中，杀意、月色内外交互，一炽一冷、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一君一辅，借天地之威而为己用，顿时威力大到不可思议！遮罗耶那修为虽高，但方才心神微分，被他抓到了先机，层层推压过来，立即落了下风。

银白波涛如雪如月，轰然塌下，漫天碎雪乱散，如烟如雾。遮罗耶那突然一声暴喝，恒河真气从口中直喷了出去。这一招叫檀伽法啸，乃效仿佛祖讲法，以狮子吼震退邪魔的做法。此功法与中原少林的狮子吼大概仿佛，只是遮罗耶那的恒河真气已经修到了十龙十象的大解脱禅境界，这一声檀伽法啸喷出，立时宛如一柄巨大的匕首插入枫林中，虚空瞬息被刺破，形成了个巨大龙卷，将空中、地上血红的枫叶尽数卷起，化为一条飞卷的赤龙，带着无声的嘶啸向对面那人直压了下去！遮罗耶那满头长发受激，根根直立，尽数向后甩出。但他却为战斗的狂喜冲击着，猛然一步踏了出去。

遮罗耶那这一步踏出，顿时胸口如受重压，一口真气逆流而上，直攻他丹田。他猛地一声大吼，生生将那口真气压下，身子挺立不动，这气团便被他推动着，直向对面压了下去！这一招先伤己再伤人，实在是很无奈的打法，但

遮罗耶那一旦战斗之后，便热血澎湃涌流，一心只想着克敌制胜，这点儿小伤哪里放在心上？突然之间，胸前压力骤增，银色波动宛如巨浪般冲激而来，那人竟然也同样跨出一步，不惜受伤，也要以最霸道的方法，击倒对手！

这就仿佛两人都推着一块大石，想要将对方碾倒。赤白交杂的无形气团竟同时向两人挤迫，外涨之力也急速加大。长空中，红雨乱飞，风声呼啸，满空月色仿佛也顿时为之暗淡。那些碎叶仿佛利刃一般，切割着遮罗耶那赤裸的胸膛。遮罗耶那双目尽赤，再跟着又是一步踏出！

激绕旋转的气团再也不能承受如此强大的压力。突地一暗，接着带起一阵狂龙般嘶哑的啸声，轰然炸开！那中间夹杂的碎叶更仿佛天星陨落，同时向两人扑来。每一片都仿佛满含炽烈的炎天大火，灼烧着遮罗耶那的神经。他强行克制着，只因他知道，枫林那边的对方，也未必比他好过！

暗暗夜色中，突然闪出一道明亮的光华。这光华出现得如此突然，仿佛天地裂开一般，让人兴起一种不真实的错觉。这道光华一显，夜色跟月光立即同时消退，天地间再无余物，只有这清冷、傲兀，但却无所不在的光华。遮罗耶那呆呆看着光华，眼前却突然一暗，光华尽数消散，只剩下了一柄剑。

这柄剑并不像舞阳剑一样古拙，也不像清鹤剑一样朴素，它很华丽，但遮罗耶那并没有注意到剑的华丽，因为他没有时间。

剑一挥而下，是最简单的直劈，但天上天下，却再也没有如此完美的一劈。这一劈与那光芒一样，是不真实的，完全虚幻的，只存在于传说与想象中。出剑、收剑、每个动作都如此完美，遮罗耶那甚至根本来不及有拦阻的念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剑将暴溢散乱的真气劈成两半，显出中间那条淡淡的人影。

枫林落血，月光积银。

那人的面容渐渐显露在月色中，遮罗耶那却不由全身一震，惊道：“你……”再也说不下去。

那人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踏着满地红叶，从月色中缓缓走来。林中的雾气让他的身影显得有些朦胧。那人悠然止步，淡淡道：“你认识我？”遮罗耶那舒了口气，终于将话说完：“不。你的脸很像古寺壁画中的一个神魔——一个外道邪神。”

夜风从林尖轻轻掠过。枫叶纷飞，漫空嫣红却连长风都吹不散，飞舞着聚在那人身侧。那人长身而立，散垂的长发在夜空中猎猎飞扬，风神潇散中，透出一种不容逼视的锋芒。他广袖临风，月华的幽光在他衣衫上氤氲流转，散开无数辉煌的光晕，仿佛天地间一切光华都被汇聚，都为他而生。

然而，他的全身都散发出一股任何人都无法忽略的气息——霸气。

霸气与杀气相互纠结，一明一暗，交相缠绕在那人的身上，竟然让他的身影越来越大，遮罗耶那再盯了一会儿，那人一动不动，身后的阴影却宛如张开无形的羽翼，巨如山岳，巍峨地向他压了下来。他脸上冷冷的，并不见任

摘叶飞花

ZHAIYEFIEHUA

武林客棧

ZHAIYEFIEHUA

何表情，只有一丝嘲讽，似乎在讥嘲世人怎敢向他挥剑。

遮罗耶那深吸口气，问道：“你是谁！”那人并没有立即回答，他伸出手来，手中已经没剑。剑插在他身前的土壤中，四周寂寂无声，突然一枚碎叶悠然飘下，落在剑柄上。须臾，夜风涌起，大地上的枫叶迅速将剑身盖住。他掌中积满了散碎的枫叶，就如盛了满手的鲜血。

他淡淡道：“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杀什么人，就该用什么剑，这是我对人的敬重。”他的脸上慢慢浮起一丝笑容，这笑容照亮了沉沉夜色，让他顿时显得有种说不出的可亲：“天下有多少把名剑，就有多少值得我出手的人。杀一个名人，就需要一柄名剑殉葬。”他将目光投向地上的剑：“此剑名叫‘映雪’，乃是我用一斛明珠从江城子手中换来的，本来要去洞庭湖上杀一个人，但现在人还在，剑已死，既然我手已无剑——”

他笑了笑，缓缓道：“所以我已不必再去杀人了。”然后他的目光抬起，深深看了遮罗耶那一眼：“若是你今夜不死，到华音阁来找我，我必定为你准备一把特别的名剑。”他言罢转身走了出去。

遮罗耶那怔了怔，道：“等等。你既然是华音阁的人，难道不去参加洞庭大会，争夺武林盟主了么？”“武林盟主……”他念着这四个字，嘴角浮起一抹讥诮的笑意：“你们去争吧。”

遮罗耶那愕然，道：“你是……”

那人转身离去，阵阵枫涛、浓浓夜色，仿佛都只剩下一个声音：“卓王孙。”

武林第一才女卿云曾出过一个对联，上联取自《史记·信陵君列传》：“佳公子”，求对一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下联就是“卓王孙”。

卓王孙有名没名？江湖上无人愿意回答，因为这问题太过愚蠢。近年来天罗教横扫江湖，所向无敌，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华音阁却韬光养晦，不问世事。然而即使这样，天罗教也从不敢冒犯华音阁分毫，其实力可见一斑。

华音阁主虚席十余年，自从卓王孙存意问鼎之后，就没有人敢存覬觐之心了——只是因为每个人都自惭形秽，不敢跟他并列。

他正是丹真一心一意辅佐的、武林盟主的候选人，也是吴越王提醒遮罗耶那要一心提防的人！

然而丹真没有想到，中途竟然杀出个番僧遮罗耶那，更没想到的是吴越王竟会暗中安排他到此阻击卓王孙。一战之下，卓王孙虽然胜出，但他本为杀人而佩的名剑葬身枫林。于是，他也飘然离去，将本已安排妥当的盟主之位弃如敝屣。

这难道真的只是机缘巧合？还是如柏雍所言，步剑尘和丹真定下这个约定，却并非真心促成他，乃是另有所图？又或者，武林大会上还有某种众人尚未知晓的危险？而卓王孙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借此一战，避开远去？

武林客棧，TIF
not exist!

无论如何，丹真所苦心安排的一切，就在这飘然的一转身中，丧失殆尽。或者，没有人能想到，这辛苦经营几达数年，牵扯进无数江湖名流的计谋，就在卓王孙这一转身中，尽皆付诸流水。

卓王孙，或许也只有他，能够如此不顾这神明的眷顾。

如今，这扑朔迷离的“缘”又将向着什么方向发展呢？万方覬覦的武林盟主之位，到底会落入谁手？

遮罗耶那脸上闪过一阵痛苦之色，他强忍至此的一口鲜血终于喷出。他败了，但并不是败在《梵天宝卷》下，这个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他该怎么做？就此回天竺？遮罗耶那脸上神色变幻，终于踏出了一步。就算死，他都要去赴这武林大会，为找到《梵天宝卷》，这小小的折辱又算得了什么？

枫林并不大，出去后，眼界开阔，就是洞庭湖了。湖心灯火辉煌，武林大会，已开始多时了。

第八章 金波微吐洞庭霜

除了武林大会上堂而皇之的攻讦声外，洞庭湖上一片宁静。月光拂过水面，仿佛水鸟飞过后飘坠的羽毛，并不曾惊起任何涟漪。那湖面也正如一块巨大的琉璃，将月光吸纳，再从最深处缓缓释放出来，湖面粼光彩晕，交相辉映，照得人肝胆皆如冰雪，恍如置身地底那条未染俗世尘埃的冥河忘川。

凌抱鹤仰头望着那清冷的月色，似乎痴了，浑然不知郭敖跟在后面。渐渐船行至洞庭南岸，到得一片荷花荡中。深秋荷叶都已枯萎，只剩下干黄的枝茎，根根挺立着，犹如鏖战后的古战场。波声渐小，凌抱鹤的船住了，他突然道：“偷偷摸摸地跟着，这不是郭剑神的作风啊。”

郭敖纵身跃起，蹿到凌抱鹤舟上。那小舟只是微微一沉，并不晃动。凌抱鹤目中露出一丝赞赏的眼光，淡淡道：“郭剑神一路跟着在下，可有什么企图？”郭敖冷冷道：“天罗教一贯鬼鬼祟祟，我来看看你要施展什么阴谋。”

凌抱鹤笑了：“湖面空阔，我能施展什么阴谋？”郭敖哼了一声，道：“那你为什么不进入会场，却到这里来？”凌抱鹤脸上的笑容微动，注目郭敖，缓缓道：“我们都是学剑的。”郭敖冷冷不答。凌抱鹤并不生气，道：“剑贵于诚，我并不瞒你，我的确有阴谋——你看你的脚下。”

郭敖没有低头，他只是将剑气探下，眉头却不禁一跳。船舷漆黑，在月色下毫不不起眼，但剑气下探，却骇然发现那船舷竟然是活的。这一惊之下，郭敖急忙低头查看，却见脚下蜿蜒扭折，那只踩在脚下的船舷，竟然是由无数条极细极长的乌蛇组成的。那些蛇见郭敖低头，纷纷昂首吐信，咝咝发威。郭敖剑气轰然喷薄而下，在那些蛇身上一划而过，身形暴起，闪到了乌篷船顶上。

摘叶飞花

Z H A I Y E F E I H U A

那些蛇也不知是什么异种，郭敖剑气如此强横，却只被斩断了三四条，登时腥臭之气四溢，呛得郭敖喘不过气来。

凌抱鹤见郭敖狼狈闪避，不由发出一阵大笑：“这些蛇是天龙部的镇山之宝，唤做乌线追风，可在水下游走如飞，中人必死。”他一扬手，一条脖下带着白纹的乌线蛇脱水跃起，直飞到他手中。一入手，那蛇立时变得极为驯服，温和地伏在他手臂上，不时伸出红信，如在献媚一般。凌抱鹤抬起右手，五指虚扣，道：“只要我奏起控龙天音，它立即就能在你腿上咬一口。刚才若是几十条蛇一齐发难，几个剑神也死了！”

郭敖默不作声。凌抱鹤接道：“但我并不想这样对付你，因为……我也想看看究竟是舞阳剑强，还是清鹤剑强！”他将乌线蛇丢开，缓缓抬手，手中一泓秋水展开，清鹤剑遥遥指向乌篷顶上的郭敖，杀气完全扩散开，数声暴响中，四周的枯荷尽被摧落！

“拔你的剑！让我看看弃掉舞阳剑后，你的剑术有了怎样的进步！”

尽管郭敖站在篷顶，而凌抱鹤站在船板上，但凌抱鹤说话时却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的傲兀、他的清冷、他的绝世不群，在这水一样的月华下显得那么熠熠生辉，有种让人不可逼视的光彩。郭敖看着自己的手，他已经没有剑了，只剩下这双手。这双手能够敌得过天下第一的名剑么？失去于长空这个主人后，舞阳剑也不过仅排到第十二位而已！

郭敖缓缓抬头：“剑在。”凌抱鹤悠然道：“剑在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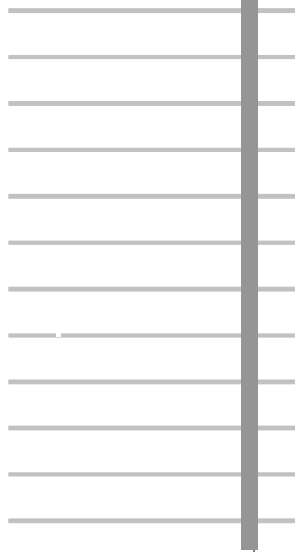
郭敖沉默了一会儿，这十一、十二的排名，已足让他们成为不解的仇人了，因为之前的排名中，大多是早不出江湖的垂垂老者。郭敖的目光射到清鹤剑上：“剑在你手中。”

凌抱鹤的目光骤然收缩，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剑在你手中！这句话，是何等的狂傲！凌抱鹤倏然住口，目中隐隐显出一丝极淡的紫芒，缓缓扩开，如轻雾一般将整个瞳仁充满。他的身形丝毫未变，但这一抹紫雾，却让他整个人都变了。

一变而如深夜的幽灵，将要飞翔而起，冷得透人骨髓。清鹤剑

ZHAIYEFEIHUA

Flower dance



仿佛感受到凌抱鹤的变化，突然从剑尖开始，发出一阵清越的鸣声。细微的震颤在剑身上蹿绕激荡，凌抱鹤突然一伸手，将清鹤剑插在了船板上。

“清鹤剑在此，你若有本事，只管抢了去！”

紫芒闪动中，凌抱鹤的眼中尽是狂傲之色。清鹤剑不偏不倚，正插在他与郭敖的正中，凌抱鹤并不想占任何一点便宜，只因为他有种疯狂的自信，他决不会输，永远不会！

郭敖的眼睛也开始收缩。他感受到了凌抱鹤那种骄傲。这骄傲本身就是力量，可以毁灭敌人的精神，在一瞬间控制住战局，引领主人走向最辉煌的胜利。郭敖的瞳孔越缩越紧，最后收缩成一条细线，而凌抱鹤赫然也是如此，两人就如两匹雄豹，无声地咆哮着，要将对方撕成碎片。

洞庭清辉，天地烛明。

两人突然同时跃起，向清鹤剑抢了过去。他们身形一动，登时剑气狂溢，瞬间交击千余下！

郭敖的剑术大开大阖，长于攻而疏于守。他在武当山吸收了武当剑派的精华之后，以至柔而运至刚，功力虽然没有增长，但剑术更高，对剑意的微妙领悟更上一层楼。剑气振荡翻涌之际，隐然有山岳之象。此时他从乌篷上跃下，剑气在身周包裹成一团光幕，宛若泰山压顶，携着不可相抗的威力，砰然下砸！

凌抱鹤的剑意却萧疏清越，若有若无。仿佛秋雨暮阳，看去并不怎么起眼，也并不炽烈，但蝼蚁可破大堤，滴水可穿巨石。郭敖坚实锐利的剑芒，竟然无法阻挡凌抱鹤的攻击。凌抱鹤身上凌绕而起的剑气外显为六条细细的绿条，缓缓上腾。去势虽然缓慢，但决不停留，两者剑气交击，顿时爆发出一阵爆炸，那乌篷船不堪重负，“吱啦啦”一声巨响，断为两截。洞庭湖水宛如天雷轰下一般，在两人身周围起一片巨大的屏障！

光芒吞吐开阖，交击来去，两人的身形也越来越近，两只手同时按向清鹤剑！就在这最关键的一瞬间，郭敖的手突然缩了缩，凌抱鹤反身抄剑在手，但他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到喜悦，反而怒喝道：“谁要你让！”手一翻，怒涛一般的剑光挥洒而出！

剑华嗡然涨大，迅速分化为同样大小的六条，分上、下、左、右、前、后向郭敖合围了过来。临近郭敖的身边，六条剑光忽然合而为一，威力登时暴涨，锐啸声穿林破耳，仿佛天地崩塌一般，直指郭敖的心口！

郭敖退！这一剑必死必杀，他只有暴退！

他脚一点，飞纵而起，跃到了另一截船舷上。剑光追袭，船舷碎！郭敖脚再点，跃上乌篷。乌篷破！四面积水空阔，郭敖已退无可退，剑芒却更炽，杀意却更烈！郭敖突然深吸了口气，手挥了出去。

没有人能与这一剑相抗，郭敖也不能！血雾宛如暗夜结成的花朵，在湖波上闪现，郭敖的手被剑光绞伤，鲜血飞溅中，他的两根手指，已经拈住了清

武林客棹，TIP
not exist!

鹤剑的剑尖。冲天的剑芒忽然消失。

凌抱鹤的目光锐利，跟郭敖的撞在一起。火花！

郭敖更不停留，真气透出，反以剑尖为剑柄，剑柄为剑尖，一剑向凌抱鹤刺去。同时，他们的目光也如利剑一般，瞬间交击十余度。

这并不是清鹤剑与舞阳剑的交手，而是清鹤剑对清鹤剑！

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单纯的剑剑相向，而是用他们的脚、他们的手、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意识，完全对抗。只要任一方有丝毫的懈怠，都会立刻影响到战局，而导致一败涂地！尤其是两人的目光，那简直就是四柄利剑，隔空交击，更比真剑还要凶险！

清鹤剑“咯”地一声鸣啸，郭敖与凌抱鹤都运用最精微的剑意，竟然在清鹤剑上展开了一场决斗！清鹤剑已不再是兵器，而是战场，两股强霸的剑气纵横挥霍，在剑身上星飞电灭，斗得热火朝天。只要一人有丝毫的懈怠，就立即会被一剑贯穿！

凌抱鹤的眼神越来越炽烈，目中的紫芒也越来越亮，他突然笑了一下。郭敖心神不由自主地一震！每个人都有杀招，凌抱鹤也不例外。这一笑，无疑就是他要施展杀招的先兆！

郭敖再不考虑，抢先出手！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郭敖的剑法是“大悲极乐剑法”，但只有少数人，比如李清愁、铁恨才知道，郭敖剑法的精髓，是于长空的教导。而只有郭敖才知道，他最强的剑法并不是这些，而是“狠”。

郭敖突然收手，清鹤剑的剑锋骤然刺入了他身躯内，他与凌抱鹤的距离也猛然拉近，两人的面庞几乎贴在了一起。凌抱鹤神色一变，郭敖却露出一丝残酷的笑容，举手挥出！

这并不是掌，而是剑，是郭敖最大、最强的剑意！

郭敖这一击凌厉无俦，几乎凝注了他全部的精神力，但凌抱鹤全力一击也跟着出手！洞庭波涛再度高涌，轰然掀起两丈多的水墙。郭敖被击得凌空飞起，胸中气血翻腾，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而凌抱鹤却倏然沉入了水下。

郭敖知道凌抱鹤没死，这激烈的碰撞只能重伤他，却无法取他性命。所以郭敖忍住全身热火一样的灼痛，身形一阵盘旋，潜入水下。他与凌抱鹤之间，一定要分出高下来！

凌抱鹤的身子却不断地下潜，终于在水面二十余丈处停下。那里，缓缓从水底泥土下，浮起一团庞大到无法估量的黑影！

黑影宛如一枚巨大的鸟卵，栖息在幽暗的水底，黝黑的卵身一半尚埋在水中，一半挂满水藻，显得狰狞无比。水声噜噜，一股死亡的气息就从这黑卵中扑面而来。

凌抱鹤站在黑卵旁边，眼中的紫影越来越深，手中紧紧握住一段枯枝般

的东西，那段枯枝牵出一根长长的黑索，一头正系在黑卵顶端。

郭放心中不禁闪过一丝恐惧，只因凌抱鹤的眼神中，竟满是自我毁灭的疯狂！

第九章 乱血如花谢未火

洞庭碧波浩渺，遮罗耶那伫立洞庭岸边。遥望着湖心的火光。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走错。

他突然出手！一根雪白的芦苇从中断折，抛在水面上。他的身形跟着跃起，脚尖微微用力，真气激荡，踏住芦苇向前疾飞。一苇渡江，这本是佛祖东来时的故事，现在遮罗耶那不顾自己与卓王孙一战之后的伤势，勉力施展出来，正是要提醒自己应像佛祖那样，无畏艰险，誓将真经求取回去，光大天竺已式微的武学。

芦苇轻捷，不消多时，便来到了湖心。遮罗耶那大袖挥舞，跃上船板。

就见场中八人分成四组，正激烈地厮杀。遮罗耶那凝神看了片刻，就觉这八人武功粗糙至极。在天竺，或者还能成为一方高手，但跟他想象中的中原武功可差了很多。

遮罗耶那乃不世出的奇才，幼年走遍尼泊尔等多国，以苦行而求解脱，终于在大雪山的绝顶上参悟天地玄机，开宗立派，广收门徒，天竺武学才为之一振。后来遮罗耶那在恒河中沐浴时，悟通恒河真气，成为天竺以及周边三十六国的第一高手，被天竺王朝封为国师孔雀明王，居住菩提迦耶，显赫一时，在天竺可谓无人不知。只是他深知自身武学多由参悟而得，其中隐有重大缺陷，因此，才发下大宏愿，来寻求流落东土数百年的天竺武学圣典《梵天宝卷》，以光大本国武学。

此刻场中逐渐分出了胜负，八人变为四人，四人变为两人，两人变为一人，铁剑门掌门伍野照以一路铁剑十三式击败众对手，取得了第一轮的胜利。便在这时，遮罗耶那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铁剑门乃陕中名门，并不识得天竺装扮。伍野照见遮罗耶那装束古怪，神情不屑，登时心中大怒，喝道：“你是谁，一身稀奇古怪，到底从何而来？”遮罗耶那举袖一礼道：“我是吴越王的宾客，此来是代王爷参加武林大会，争夺这盟主之位的。”

他声音不高，却已清楚传入大会群豪耳中。听到“吴越王”三个字，当场众人都是一惊。七王爷权操天下，气焰熏天，谁人不知。

伍野照四下一瞥，见众人都脸有惧色，想到武林盟主正当挺身而出，垂范天下，索性一挺胸，大喝道：“吴越王与武林中人井水不犯河水，又岂能做

武林客棧，TIF
not exist!

我们的盟主?而你一介番僧,非我族类,又有什么资格代他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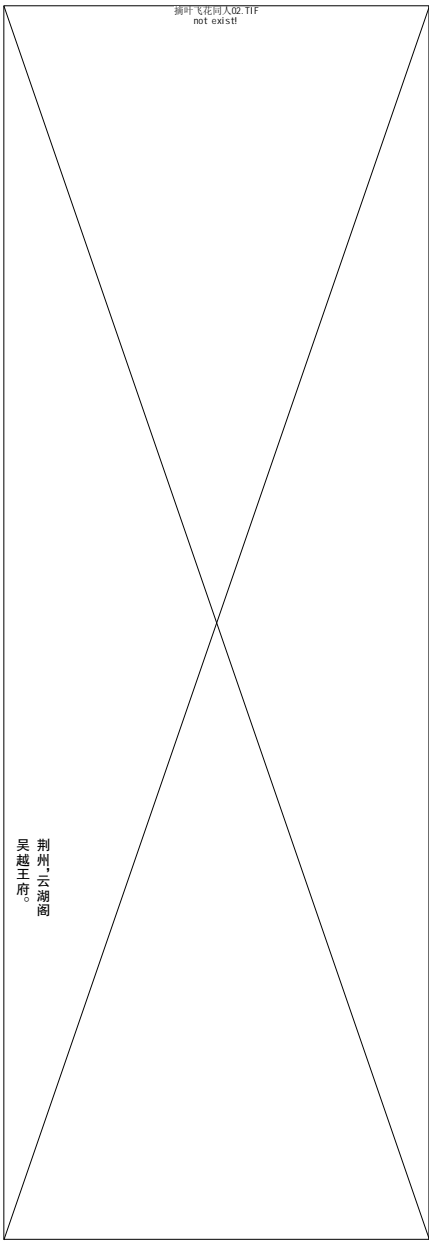
遮罗耶那摇头道:“吴越王与小僧约定,让我帮他夺得武林盟主之位,小僧既然允诺了,就要尽力做到。至于小僧万里迢迢,十年东行,却是为了见识东土绝顶武学,寻访我方宝典。诸位打得过小僧,小僧自然离去;打不过,就得奉王爷为盟主,什么井水河水的道理,小僧一律不懂。”

伍野照冷笑道:“强者为尊,也算是武林的道理。那就请你上来,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遮罗耶那与汉人交往极少,以为伍野照诚心向他请教,于是稽首道:“阁下邀请,小僧荣幸之至。”说完慢慢地踏着台阶走了上来。

伍野照满脸鄙夷之色,大刺刺施了个礼,道:“请了。”

遮罗耶那却按照天竺的礼节,繁琐地结起一连串手印,不但表达了对对手的尊敬,而且向大神致意。他的手印还没结完,伍野照的铁剑已然刺了过来,正是铁剑门十三式中威力最强的“云河星涛”。剑光霍霍之下,就如下了一场大雨,将遮罗耶那周身罩住,要将他斩于剑下。却见眼前人影晃动,也不知怎的,遮罗耶那已经脱离了他剑网笼罩的范围,站在了伍野照的身侧,摇头道:“这样的剑法还不够,还有没有更强的?”

伍野照一声怪啸,剑光在他手中炸开,化作万千碎片,向遮罗



武林客棧，TIF
not exist!

耶那追袭而去。他的剑中隐藏了极厉害的火器，这下结合极强的内力，顿时形成猛烈的爆炸，将长剑震碎，飞星一般向遮罗耶那溅了过去！遮罗耶那皱了皱眉头，突然转身。他身上披拂的麻衣迎风抖开，夺夺之声不绝于耳，那些长剑的碎片尽数击中麻衣，却连一点都没有伤到他的身体。

遮罗耶那摆了摆手，道：“下去！”掌风呼啸而出，伍野照必杀之招失手，正在错愕间，被掌风击中，一声大叫，撞在了擂台外的甲板上。

遮罗耶那向着台下作了个团揖，道：“小僧远来，就是想见识一下中土武功，你们若是觉得武功高于我，就请出手。”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但在台下众人听来，那便是极为狂傲的挑战。台下一片哗声，但眼见铁剑门的高手在他手下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众人还有些自知之明，都不敢上场动手，却将目光投向北面交椅上坐着的夺冠热门、华山掌门孤意子跟峨眉掌门心音大师。

孤意子拈了拈颌下长须，笑道：“心音道友，是你下场，还是我下？”心音大师心中微微不悦，道：“贫尼正要欣赏孤意道友的天星剑法。”孤意子哈哈大笑道：“就请心音道友为吾掠阵！”说着，缓缓走下场中。他存心要以绝顶剑法震慑全场，为夺冠之战扫平障碍，因此，下场打过招呼之后，陡地跃起，凌空一剑向遮罗耶那刺下！

天星剑法剑如其名，一剑刺出，剑芒幻化成万千寒星，每一粒寒星就是死神的一道目光，直攻遮罗耶那。遮罗耶那身形没有动，他满头赤发却纷纷扬起。他的脸色郑重起来，只因为孤意子确实是位高手。只是高手大多太过自恃，孤意子凌空出剑，虽然炫目好看，但在遮罗耶那的眼中，却至少暴露出了七处破绽，每一处，都足以要他的命。

遮罗耶那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该出手，还是多等一会儿，看看孤意子还有没有别的绝招。他的真气被剑光激动，自然涌流，到了胸前，突地一滞，遮罗耶那知道，卓王孙那一剑已然重创了他的心脉，自己已没有太多时间挥霍。他的手顺着孤意子的剑风，探了出去。

天神神剑幻化出的寒星本来密密麻麻，再无一丝空隙，但遮罗耶那的手竟不受阻挡，一把抓住了孤意子的前襟。劲力发出，将他胸前的穴道闭住。孤意子眼中尽是惊骇，不能相信自己竟然会被一招制住！整个会场一片寂静，众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遮罗耶那，不能相信这一惊人的事实！

遮罗耶那胸前伤口灼如火烧，也掩不下他的失望之情。他以绝顶武功一招制服孤意子，本想能够逼出更强的高手来，哪知孤意子竟似已是这群人中最强的了！台下的千百双眼睛中只有恐慌，却没有甘愿一战的盛气——难道自己当真来错了么？

遮罗耶那心中突然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接着，他想到了那片美丽的佛土，自己许下的菩提宏愿。神佛圆满的笑容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苦笑了一下，或许当真只有舍身才能取义。无人应战，也没有《梵天宝卷》。今日的

中原，竟然跟天竺一样，武学式微。

他心中的苍凉感更甚，脸上闪过一阵决绝之色，突然低头，喃喃对着孤意子念起经来。他的目光中怀着慈悲，这慈悲是给别人的，还是给自己的？

孤意子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番僧要做什么。遮罗耶那突然抬头，一翻掌，一道强猛的力道探出，孤意子身不由己地一阵踉跄，向他身边跌了过去。遮罗耶那一用力，孤意子一声惨号，一条右臂硬生生被撕了下来！

举场震惊！百余艘大船上登时一片寂静，只剩余孤意子那压抑不住的厉吼。遮罗耶那目中悲悯之色更重，他的手接着探出，又将孤意子的左臂折下！鲜血如散天花，将他的全身染红，遮罗耶那高大的身形顶着一头烈焰般的赤发，宛如魔神挺立，于暗夜中无声嘶吼！

台下几个人影跃起，高叫道：“休伤我掌门！”几柄冷森森的剑同时递了过来。遮罗耶那一伸手，抓住最前面那柄长剑的剑身，恒河真气运起，将长剑夹手夺了过来，一剑刺入那人的体内。惨啸声中，遮罗耶那长剑挺出，将那人的身体挑在空中，向后面几人砸了过去。他内力何等凌厉！这一下全力施为，顿时鲜血四溅，几人被他立毙于剑下。

强猛霸道的武功，凶残毒辣的屠戮，顿时激起全场愤慨，难道吴越王派此人出战，并不是想招安武林，而是要借刀杀人，将武林高手一网打尽么？

一念之间，又是几人跃上擂台，向遮罗耶那杀来。遮罗耶那冷笑道：“中土武林，就只剩下你们这些人么？”他手下长剑不停刺出，一剑便是一条性命，鲜血迅速蔓延，将夜色中的洞庭湖水染得宛如一块淡荡的墨玉。

声势煊赫的武林大会登时变成了修罗屠场，遮罗耶那目中悲悯之色越来越重，脸上的神色却更加疯狂，肆意屠杀着不断冲上来的人群。

天下第一的高手到底身在何处？会为了挽救这无尽血腥挺身而出么？

恒河真气绵绵不绝，似乎永无休止，他每一剑刺出，招式都极其普通，但威力却大到强极无伦。剑锋纵横斜出，布成一道风雨不透的罗网，将来袭的众人全都隔在外面。遮罗耶那盘膝而坐，左手抚在胸前，只以右手运剑，但丝毫不影响出剑。倏然剑光错乱，竟然转折至脑后，将峨眉派的一位女弟子钉在甲板上。心音大师一声怒吼，拂尘扬起，只听“叮叮叮”一阵乱响，瞬息之间，心音大师已跟遮罗耶那拆了三十六剑。

遮罗耶那剑光错出，一面将她的来势消解掉，一面将周围众人逼退。心音大师刺出三十六招，遮罗耶那却出了百余剑，这中间的高下之分，当真一目了然。突然，遮罗耶那长剑自一个诡异至极的方位刺出，瞬间就刺到了心音的胸前！

便在此时，湖面上突然传来一声清越的长啸。啸声带着些急怒，又带着些傲兀，锋头怒射，直指遮罗耶那。啸声初出时苍苍茫茫，并不真切，一旦入耳，却哄然震响。众人都觉一阵晕眩，情不自禁退开一步。遮罗耶那长剑被啸

声激得嗡然长震，竟在空中停了下来。他脸上露出一丝惊讶不信之色，又渐渐变成不可遏止的喜悦。他转目望向那啸声传来的方向，长剑垂下，不再肆意屠杀。

隐隐中，他莫名地感觉到，此人才是他东来寻求的真谛，是他宿命追寻的终结。他已不必再苦行。

第十章 相忆江湖未相忘

郭敖的心沉了下去。他已看出来，这枚无比巨大的阴影应该是爆炸力极强的武器，而凌抱鹤握着的，也许就是引发它的机关。看那阴影如此巨大，一旦引动，怕不连洞庭湖都被炸上天？天罗教素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少林时的万蛇大阵，武当时的火神索，都是蓄谋已久，务求赶尽杀绝。这次又在洞庭湖底藏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物件，难道还会有什么好心不成。

凌抱鹤目光光芒跃动，就算在暗夜的水底，也显得那么明亮、刺眼。他的目光中满是揶揄之情，仿佛在嘲弄郭敖的恐惧。而那份催生爆发的疯狂，更让郭敖毫不怀疑地相信，他绝对不会将任何生命放在眼中，包括他自己的！只要这疯狂再提升一分，凌抱鹤就会将那控制发动的枢纽扯下！

郭敖怒极，他知道，他没法阻止凌抱鹤，甚至他已不能逃走，只能随同葬送在凌抱鹤那狂意四溢的自毁中。他的目光冷森森地罩住凌抱鹤，虽然方才清鹤剑的伤势正刺痛他每一条神经，但郭敖还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怒喝道：“懦夫！”

这一喝郭敖是以传音入密的内功震出，顿时在洞庭湖底炸开，泥沙翻涌，卷起千层暗浪，向凌抱鹤冲激而去！凌抱鹤的身子突然颤动起来，颤动越来越烈！他猛地张口，爆发出一阵无声的长啸，溅起层层气波，向四周疾射！这些气波与郭敖的怒喝撞在一起，两人身形都是一阵摇晃，劲气突然冲天而起，突破二十丈深厚的水层，轰然爆裂，冲开一个巨大的水柱，仿佛要直上那轮欲明欲灭的冷月，瞬息又纷纷落下，激起万层雪浪！

郭敖目光冷澈，见凌抱鹤如此激动，心中丝毫不存怜悯，因为在他眼中，以自毁求得解脱的人，无疑是最懦弱的。

凌抱鹤清秀的脸在湖泊的反射下显得狰狞无比，他突然出手，推动着那庞大的阴影之球，向郭敖撞了过来。那球庞大沉重，受了水的阻力，更是重若千钧，凌抱鹤内力虽然深厚，但也不能随意舞动如此蠢大之物。但他先已陷入半疯狂中，再被郭敖这一激，早已将最后一分理智也消除了，凌厉的掌风不断扬起，一掌掌轰击在那铁球上，催动那球不住向郭敖这边移来。

他此时不顾一切，全力出掌，那球的反挫之力极大，每击一掌，身子便是一阵巨震，跟着一口鲜血喷出。但他仍是丝毫都不停留，一掌掌越击越快。鲜

血便在他身边形成一团淡淡的血雾，渐渐扩散开去，在深水之下，呈现深沉的黑色，宛如一枚巨大的黑茧，将凌抱鹤的身体笼住。那巨球也被他掌力击得越旋越快，向郭敖轰然压下。

这等巨物一动之下，便难以停止。巨球直径怕不有十丈，一移动起来，当真如一座小山，带起万千流波，塌天倒岳般盖了下来。郭敖脸上变色，他想不到凌抱鹤竟然疯狂若此，先自伤，再伤人！

巨球还未及身，带起的潜流已迎面击来，将郭敖的衣服震得簌簌作响。他心下更惊，知道这等攻势已非人力所能招架的了，当下双脚盘动，身子犹如一条巨大的游鱼，向后直退而去。耳中听着凌抱鹤的狂笑声在水下震开，形成闷哑的冲击波，震得耳朵轰轰鸣响。凌抱鹤长发散开，脸上带着疯魔般的狂笑，一面更用力地掌击巨球，悍然前攻！

洞庭湖上风浪破开，一叶扁舟宛如疾箭，倏然冲了过来。遮罗耶那微笑着看着那舟，并不说话。他实在也不必再说些什么，他残忍屠戮中原武林人士，不惜犯下炼狱之罪，就是要逼出中原高手，如今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遮罗耶那只希望他这次不会再失望。

月华陡盛，湖面蒙蒙雾气向扁舟两边无声退避。那人独立舟头，袍袖猎猎迎风，似乎以真气激发风浪，催动那小舟行驶。遮罗耶那的目光更炽烈。

小舟转眼就来到了擂台之前，舟中那人显然并不想多耽搁时间，劲气骤提，小舟被他硬生生拔了起来，从人群头上越过，如落叶一般飘落擂台之上。

遮罗耶那披满赤发的头颅缓缓抬起，盯在舟上。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只见小舟挺立，船头一人当风而立，竟然是位二十余岁的少年。难道方才隔空发啸震慑当场、连自己的恒河真气都不由自主受了影响的，就是此人么？遮罗耶那一时之间，有些不可置信。

那少年缓步走下小舟，站在遮罗耶那的面前。他身上穿的是一袭白衣，只是已经历了无数风尘、万里征途，白衣早敝旧不堪，却依旧整洁。遮罗耶那并没有看这些，他的目光盯在那少年的脸上。

月色如水，照得那少年微散的长发泛起一阵极幽暗的蓝光。长发下是一张极为英俊的脸，长久跋涉的风霜都未能遮掩他的风采，但遮罗耶那的目光并没有在他脸上多加停留，深深吸引他的，是那少年的眸子。

这双眸子生得并无特异之处，却宛如两泓深潭，其中竟仿佛有一种洞悉天地间一切玄异的成熟与睿智——无论星辰变易、四时交替，万物生衍，阴阳运行、一切的奥义都可在这样的神光中得到解答。

也许，传说中大圣大智在死亡面前，回顾自己一生高山一般巍峨的节操，沧海一般深广的思想，最后对死亡坦然一笑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目光。也许檀伽山上那高耸入云的梵天神石像在为苍生思索一切苦难的时候，会有

摘叶飞花

ZHAIYEFIEHUA

都市玄幻小说

ZHAIYEFIEHUA

这样的目光。然而这目光同时却又如此清澈,宛如第一次打量这芸芸世间的孩子,还未来得及沾染半点俗世的杂质。然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竟来自同样一双眸子中!遮罗耶那沾血的面孔上露出一丝笑意。

少年缓缓环顾四周,他的眉角淡淡飞起,深藏着一丝忧郁,似乎在为世间生灵所受的苦而不安。他的眸子注视着擂台上的尸体,没有放过任何一具,似乎要将他们痛苦的样子全都深印在心底。

那少年的身体颤抖起来,脸上浮起一阵愤怒,一丝痛苦。他似乎在为自己没能早些到达,从死亡的恐怖中将他们完全解救出来而愤怒。这愤怒是一种令人畏惧的情绪,让少年完全燃烧起来,他猝然抬起头,凌厉的目光射向遮罗耶那!

那少年举步向遮罗耶那走了过来。他走得并不快,仿佛要借这段时间来调整体内的真气。但众人忽然就觉得这遥遥相对的两人之间,已不能再存在任何东西。存在者必死。

这是种压力,压得众人不断后退,在两人中间空出很大的一片空地来。遮罗耶那的眼中现出一片欣喜,随着那少年的走近,这欣喜越来越重。

那少年却不发一言,径自走到遮罗耶那对面,站住。他整个身体仿佛都在熊熊燃烧,炽烈的火焰映照在遮罗耶那心头。少年的眼中还闪过一丝复杂的颜色,这怒火不仅在烧灼着敌人,也在烧灼着自己。遮罗耶那洞彻一切的目光停在少年的眸子上,他看得到少年的痛苦,尽管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而痛苦。

那少年胸口起伏,突然一口鲜血喷出。

遮罗耶那怜悯地看着他:“你不该发出那声长啸的,勉力施为只会让你受伤。尚未与敌交手,先挫伤自己心脉,曼荼罗姬教主座下的人,本不该这么鲁莽的。”此言一出,大会中人一齐哗然!

这少年竟然是姬云裳的手下,号称无敌天下的姬云裳的手下!

那少年举起袖,缓缓将唇边的血迹拭去,他的动作很慢,也很认真。他的袖子上,浅浅地绣着一围花,曼陀罗花。这也是曼荼罗教中一种特殊标志。

姬云裳座下人才无算,如梵天地宫四天王毗琉璃等,无不是独当一面的绝顶高手。然而他们身上并没有这样的标志。因为这种花纹,只会印在教主嫡传弟子的衣服上。历代曼荼罗教主只收一个弟子,这个弟子也就是下一任教主的继承人。然而如今,这件印有曼陀罗花的白衣,竟然穿在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身上!

虽然这袭白衣已然破败,花纹也已暗淡,却因为承载了“曼荼罗教”四个字,便可以在一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华!

那少年似乎并不在意众人的反应,只淡淡道:“我若不啸,便会有更多的人死去。他们不该死。”他的目光突然锐利起来,逼住遮罗耶那。遮罗耶那笑了。他的笑容隐含着不能抵挡的嘲讽:“啸了又怎样?他们仍然会死去。我仍

武林客栈,IF not exist!

94

http://www.21wuxia.com

每天过的很一般吗?移动、电信小灵通发短信 WK 到 194975、网通到 99499、联通发 WK 到 9949 谈谈爱情培养宠物,社区包括:寻情记,神秘地带,喂养悟空,两性学堂,脑筋急转弯,爱情测试,星座查询 02584705744

然会杀了他们。”

那少年眉头紧皱，一字字道：“只要我有一口气息，便不准你妄杀！”遮罗耶那淡淡道：“若是你师尊前来，也许可以说这句话。但你……”他已不必再说，方才那少年一声长啸，固然显露了强劲的实力，但此刻与遮罗耶那对面站立，他的声威却显然略逊一筹。遮罗耶那虽经连番大战，体内那庞大的力量虽衰却未败。

遮罗耶那冷笑道：“姬云裳若是也觊觎这武林盟主之位，就该亲自出马，只派你一人前来，未免还是托大了些。”

“我为阻止杀戮而来，非为此盟主之尊，也非为了曼荼罗教。”少年微微阖上双目，他没有害怕，在这一瞬间，他的神色中竟有种莫名的忧伤，似乎完全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只是为这漫天血腥而痛苦。然而，当他的眼睛再度抬起的时候，眸子中却充满了坚毅，再无他物：“如果还要死人，就从我开始。”他的声音并不响，但充满了誓不回头的果敢，遮罗耶那身子震了震，目光也渐渐变得锐利，盯住那少年。

两人目光交汇，再没有人退开。目光如电，正面交锋！少年身上蓬勃涌发的怒火变成剑光，闪烁璀璨，不可逼视。

遮罗耶那突然向那少年躬身行了一礼，他施的是天竺最崇高的礼节。那少年显然知晓这其中含意，侧身退避。遮罗耶那却自顾自完成了礼节，或许，他拜的并不是这个少年，而是他敬仰的神。

遮罗耶那缓缓道：“我很敬佩你，所以我只用我最强的绝招出手，希望你能接受我这份尊敬。”然后他就不动了。身后的洞庭湖水，却潮涌而起，一如那千万里外、传说为大神之河的恒河之水。

郭敖心情暴躁起来，他并不习惯这种被人追着打的战斗，这与他的性格不符！他身体中狂野的力量也在激烈冲激着，怂恿他转过身来，奋力一战。他情知这不是很好的选择，但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热血，他的悍勇、他的狠、他的骄傲，这些都逼迫着他转身而上，拼个你死我活！

他忽然发现，自己也跟凌抱鹤一样，在心底深处，都有着自毁的疯狂冲动，也许这就是他能够行别人之所不敢，屡次挑战武功强于自己高手的原因！这一发现让他觉得无名地痛苦，他的身体火热起来，他更加不能遏制自己升腾的战意，要返身，要出剑，要死！

与其逃跑着死，何如战斗着生！难道自己也成了个卑微的懦夫，惧怕引刀成一快么？

郭敖骤然发出一声狂怒的长啸，身子硬生生顿住，双掌聚起全身力道，那巨球已轰天震地般压下。郭敖双手光芒暴开，剑意纵横而出，一瞬间劈出百余剑，光芒交错杂沓，化成两道怒龙，轰轰然向巨球上撞了过去。郭敖目眦

俱裂，已拼出了全身的劲力！

暴雨般的碎击声噼啪响起，每一剑都击在铁球上，每一剑，都让那铁球轰然震动。但那铁球实在太过庞大，击来的力量实在太过雄厚，郭敖的剑气虽能将它来势略阻，但仍不能完全阻挡它的来势！郭敖突然一声大喝，整个人撞了上去！

霸道凌厉的气劲随着这疯狂的自毁求胜轰然炸开，连那庞然大物都不能不为之震动，被郭敖跟凌抱鹤两股强大到简直非人类的力道冲激得直直而上，破生出狂猛的巨浪！

“咯咯”几声细微的响声传来，凌抱鹤跟郭敖四肢骨骼齐齐断折，两人如同两片败叶，漂浮在滔天巨浪中，再也没有力气对抗了。

凌抱鹤抛开手中已折断的机关，侧头望着在碧波中缓慢旋转的青鸟卵，发出一阵狂笑：“郭敖！看你还怎么阻挡！这下青鸟卵想不爆都不可能了，什么狗屁的武林大会，武林盟主，让它灰飞烟灭去吧！贼老天，带着你丑陋的子孙孙一齐去死吧！”

白衣少年脸色依旧淡淡的，并没有动。遮罗耶那双手拢在一起，恒河真气充盈鼓荡，将满头赤红的长发吹起，向后挥出。长发散乱，犹如一扇极大的翅膀，覆盖在遮罗耶那赤裸的脊背上。遮罗耶那的面容也渐转赤红，同那飞舞的长发一模一样。他魔神一般的身躯渐渐涨大，但眼睛却合了起来。

他宛如已瞑目的神祇，在衡量着人类的罪恶。他慈悲，但并不厌恶死亡，甚至因慈悲而释放毁灭。现在，他就要将毁灭亲手带给所有世人。

充盈的秘力沿着他火红的发梢蹿出，冲击成万千火红的箭雨，怒射进洞庭湖的波涛中。每一蓬箭雨落下，便化作一条翻涌的赤龙，将湖水高高搅起。遮罗耶那真气鼓涌不绝，赤龙越聚越多，将洞庭湖水映得一片通红，越激越高。静静的湖泊立时被冲激碎裂成咆哮的怒海，在遮罗耶那真气催送下，围着白衣少年不住盘旋。赤龙作势扑击，全都对准了那少年。

白衣少年好像不觉一般，双手很自然地垂着，仿佛并不想战斗。只是他的目光却如寒冰，如利剑，如闪电，直逼遮罗耶那的双眸。遮罗耶那恍惚之间感觉神识微微一紧，竟似受了那少年的影响，变得梗塞起来。他不由吃了一惊，霍然睁开眸子。他的神识也随着这动作冲激而出，直逼那少年！

白衣少年的目光却同时变得散漫，游离起来，遮罗耶那的神识竟然击了个空。那少年的目光看似极散，其实却无处不在，只要遮罗耶那微有懈怠，立时便会刺入他的空隙中，发出致命一击！

遮罗耶那面容变得严肃起来，这少年竟然遇强越强，隐隐然已能与他分庭抗礼。他更不犹豫，双手霍然抬起，湖水被他强凶霸道的恒河真气硬生生抬了起来，碧森森地向白衣少年轰了过去。

武林客棧，TIF
not exist!

武汉电信小灵通：体验你的灵通情缘，想选择你想追求的神秘美丽女孩还是优雅男士，发送 51 到 566687519 寻找你异性伴侣 F 搜索女性 M 搜索男性 LX 两性宝典

湖水中灌注满真力，这一击下，宛如千钧山岳，爆吼而下，整个擂台都被那惨碧的阴影盖满！

月光陡盛，漫天霜华纷纷扬扬，在湖面上狂舞不休。

白衣少年的身形一动都没动，任由狂猛的湖水击打在自己的身体上，将他的衣服割开道道血口。他的目光坚毅，紧盯着遮罗耶那的眸子上。遮罗耶那忽然有种被毒蛇盯住的感觉，他明白，这少年在等待着全力一击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决不会浪费丝毫的力气！

遮罗耶那笑了。一种尊敬的笑，平等的笑。他似乎已满意这东来的结果，他的脸上也显出了解脱的轻松感。他高举的双手猛然压下，发动了他平生最强的一击。

这一击，乃是他在恒河中沐浴，在被初生的朝阳射到眼睛而顿悟出恒河真气时所创的，因此，他将之命名为“大日恒河”。这一招虽经他在脑海中千万遍推演，却极少施展。不仅因为他几乎没有施展的机会，而且也因这一招中有个极大的破绽。只是这一破绽经遮罗耶那不断完善修改，已变得极为隐蔽。尼泊尔的国师天羽尊者在遮罗耶那施展到第十八遍的时候，才看出这一破绽来，衷心赞叹只有神才能破解这一招。

此刻遮罗耶那双手压下，恒河真气在两只手掌心圈动，赤焰渐渐聚合成形，发出骄阳一样炽烈的光芒。遮罗耶那瞋目而立，真气越聚越疾，他苦修了三十年的真气，已完全灌注进这赤焰的光团中，突然之间，光华裂空穿云而出，漫天都是刺目的光华，这一招已脱手而出！

四空的光芒陡然一暗，风声悄寂！没有人看清楚这一招是怎么出手的，同样，也没有人看清楚白衣少年是怎样破掉这一招的！

等光芒消散掉之后，大家才骇然发现，遮罗耶那身形前倾，白衣少年左手探出，半只手掌插在了遮罗耶那的心口。两人均是一动不动，宛如泥塑木雕一般。大日恒河无限强猛的一招，竟就此被这白衣少年破掉掉了！

但他显然也受到了极其猛烈的反震之力，鲜血汨汨，几乎染红了他大半身子。只是他的眼神依旧锐利，紧紧地盯住遮罗耶那。

良久，遮罗耶那脸上慢慢绽出一丝笑容，他忽然抽身，盘膝坐在了擂台上，微笑看着白衣少年，道：“日后江湖事了，你愿不愿到菩提迦耶圣域一行？”

白衣少年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沉思的表情——江湖事了？身在江湖，此身若在，此事何时能了？然而无论如何，缘起就有缘灭的一天。白衣少年终于缓缓点了点头。

遮罗耶那脸上的笑容更盛，盘膝坐下，合掌念起经文来。他的声音雄浑浩荡，几乎响彻了整个洞庭湖，但就在突然之间，这梵唱声戛然而止，遮罗耶那就此一动不动。

他来得如此突然，去得也如此突然，就仿佛大幻一梦。白衣少年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怅然。他垂目看着遮罗耶那，眼中的沉思渐渐变为浓浓的悲悯，这悲悯既是给遮罗耶那的，也是给自己的，还是给一切人的。

长风呜咽，遮罗耶那赤红的长发散舞，随着风势一丝丝飞去。

明月清冷。

云湖阁顶，吴越王叹息一声，放下了手中的千里眼。他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还在，机会也还在。

只是，痛失了遮罗耶那。吴越王是爱才之人，这让他很伤心。

于是他向洞庭湖中遥遥合十，然后转身离去。

洞庭湖波光幽暗，鲜血化作一团团血花，在水中越散越淡。众人望着遮罗耶那的尸体和那陌生的白衣少年，庆幸、感激、仇恨、嫉妒、羡慕……无数双眼睛闪着异样的光泽。

四周山高月小，水波寂寂。

武林大会、盟主之尊，天下之人无不覬覦。天罗教、华音阁、吴越王府都设下了周密的计划，欲将之揽为已有，然而最终天道巧合，这场中原逐鹿，却是曼荼罗教最终胜出！

曼荼罗教远处边陲，邪多于正。面对这样的结局，中原名门大派无不羞愧、愤怒，然而又能如何？若无这位白衣少年临危出手，天下英雄多半已经毁在这西域番僧手中。何况力强者胜，当下也再找不出能抗衡这位少年的高手了。

北面檀木交椅上的大派掌门中，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三日之后，天下哄传新任武林盟主之名——杨逸之。

青鸟卵静静浮在水面。凌抱鹤与郭敖的身体随波起伏，渐渐被冲远了，却是一东一西，总也不肯聚在一起。

君山山顶，丹真纳沐注视着湖天之际。在那里，无论郭敖、凌抱鹤还是青鸟卵，都不过是在无碧碧波上越飘越远的小点。她收回目光，微笑着看着崇轩，崇轩的脸上也有同样的微笑。

他淡淡道：“我早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人。”丹真纳沐的笑容渐渐收起：“但我们却都有改变不了的事情。天罗教、华音阁、曼荼罗教、吴越王会猎洞庭湖，却不料被杨逸之抢得了武林盟主的称号。我最终没能完成步先生的嘱托，你也没有找出你的克星来。”

崇轩静静地看着洞庭的湖波，道：“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求得太多了。”丹真纳沐的目光渐收：“我们若是合作，天下想必无人能挡。不知你有意么？”

还在养冷冰冰傻乎乎的电子宠物？要调皮的乖巧的还是刁蛮的？养最个性的宠物，尝新鲜的狂情趣，移动、电信小灵通发短信 WK 到 19497519、网通到 99499，联通发 WK 到 99497 进麻辣女生俱乐部，拇指轻触，情缘倾注

武林客栈，TIF
not exist!

崇轩笑了：“你身怀秘法，智慧超群，的确是个很好的帮手，但我所要的，你永远无法帮助我。”丹真纳沐注视着，叹道：“那实在可惜得很。教主可不可以听我一句话？”

崇轩微笑。他背对着青天，青天却只像是他的影子。他双瞳中重重华彩流转不休，渐渐隐灭，淡淡道：“你或许不会想到，我早将洞庭湖底深藏的青鸟卵枢纽拆除掉了。因为，我忽然并不确定，我之前做的事情是否是对的。”他笑了笑，道：“小凌醒来后，一定会失望了，他本想将整个武林大会都炸到天上去的。”

丹真叹道：“那实在可惜了，看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得到西昆仑石了。”

“就是为了西昆仑石，你才听从步先生的命令？”

丹真点了点头，道：“我虽是香巴噶举派的活佛，但毕竟不是真神，我的大光明法，只有在西昆仑石的帮助下，才能够成就圆满。这并不是很好的理由，但却已经足够了。”崇轩沉吟，道：“西昆仑石被姬云裳从萧长野手中劫走，想不到最后还是归了华音阁。”

“姬云裳和华音阁渊源极深，她将西昆仑石劫走，原本不是为了魔教教主之位，而是为了完成十年前和步剑尘的一个密约。”

崇轩点了点头：“西昆仑石不在我这里，但我有波罗镜。”

丹真身子一震：“波罗镜？传说能照出人前生后世的的天罗秘宝之一？”

崇轩又点了点头，他从怀中拿出了一面很普通的镜子。传说毕竟是传说，波罗镜并不能照出人的三生，它的珍贵，在于它的背后刻着的一段真言，那是藏传秘法的总枢。有了它，虽不能让光明成就法圆满，却能洞悉整个藏传密法的真谛。对于丹真来讲，此宝并不啻于西昆仑石之珍。

丹真不能相信，疑道：“你要将它给我？为什么？”崇轩沉吟着，道：“或许是因为我想你摆脱桎梏，自由地活着。你知道，无论什么秘宝，都比不上心灵的自由，这或许才是波罗镜真正的意义。”

他的眼睛中有重重华彩透出：“我本寄心天下，才不惜杀戮，但现在，我只希望哪怕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因我而做到心灵自由。”

他看着丹真，丹真也看着他，忽然，两人一齐笑了。

他们身后的洞庭湖上，烟波浩渺，紫云凝结，一丝微红的光芒就要冲破重重云雾——天空终于要破晓了。天地间最初的光芒映照在君山之巅，将两人的身影都罩上一层绚烂的华光。

时代，总是动荡而纷纭。永远会有老人死去，终结上一个故事，同时也就会有新人出来，谱写下一场传奇。只要人还未死，故事就将无尽流传。

武林客栈的传奇，也大抵如此。——完——

（责任编辑 傲月寒）

文 / 步非烟

或许，出乎大家的意料，《武林客栈》其实是一部编外的小
说，她的诞生，是为我另一部超长篇《华音流韶》做前传。

《华音流韶》可以说是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故事，是我少年时代的
记忆。故事的构思或已十年，从动笔至今，也已陆续过去了三个年
头。三载伏案，换来四十万字成稿，这还仅仅是计划的四分之一。三
年四十万，这个速度比起我如今的写作速度来说，实在太慢了。那是
因为这个故事里倾注了我太多心血，融入了太多记忆，让我不能、也
不忍草率。也许，这个故事注定了要我用一生来撰写。而这个故事的
主角，就是仅仅在《武林客栈之摘叶飞花》中惊鸿一现的卓王孙和
杨逸之。

卓王孙这个人物，是我创作《华音流韶》的第一个灵感。古龙在
变的时候，曾经鞭笞过他那时前人的写作，提出不要写神，而要写
人。从那之后，“写人”风行一时，直至今日。既然古龙能将风气变过
去，我为什么不能将风气变回来？既然写人是变，为什么不能再变成
写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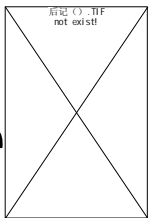
也许，武侠写到了现在，是该写一个“神”人了。

卓王孙是天下第一大派华音阁的主人，武功超凡脱俗，风神潇
洒，机智颖慧，而且冷静沉着，几乎毫无瑕疵。武林中凭高绝的武功
已足以掌握生杀大权，何况他又处于权力的巅峰。所以，说他是神，
毫不为过。

但若让这样一个人一帆风顺，容容易就成就天下霸业，携美
归去，又似乎太过庸俗。其实所谓“神”，只是一件光辉而痛苦的外
衣。在这下面，掩盖着一个强者孤独的世界，这里沉浮着这个神明一
般的人物那些不为人知的缺点。他的第一个缺点就是暴虐，甚至有些
嗜杀，他的第二个缺点是太过漠然，几乎与一切情感隔绝。在《武
林客栈》系列中，他并未大出风头，而是和华音阁一起韬光养晦，将
最炫目的光环让给了崇轩和天罗教，静等属于他的契机。然而武林
与遮罗耶那一战，相信已足以让所有人侧目。

他的等待不会太久，天罗教浩劫过去，武林客栈关闭，卓王孙就
开始了他君临天下的事业。但不能让他太嚣张，所以，必须要出现几
个关键人物加以掣肘，各自在自己强势的方面打败卓王孙。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杨逸之。他在洞庭大会上击败遮罗耶那一



Writer's Voice

举成名，之后贵为武林盟主统率天下。然而，他却有着不幸的童年，有着艰苦、绝望而挣扎的少年，有着虽贵为武林第一人，却如同傀儡、手脚不能尽情施展的青年。他同你我一样，在彷徨着，遇到大事的时候茫然不知该如何选择。

或许，这样的他本不足以与卓王孙抗衡，然而，他就如一柄本质未必绝佳的宝剑，却能越炼越纯。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同卓王孙较量着，惺惺相惜着，共同战败非三老，共同破吴越王大军，共同于浩海中醉心于海妖的舞蹈，共同踏过了一步一生死的魔阵曼荼罗，最后约战于天之巅峰……这纷繁陆离的世界，就是我用三年的时光，铸就的江湖。

就当这四十万字被纳入了《武侠版》发表的计划、但是却要经年等候档期的时候，傲月寒 MM 对我说，为什么不写写卓王孙、杨逸之年轻时的故事？我一时技痒难耐，欣然动笔。

然而，构思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能接受一个成长中的卓王孙，不能接受他一点点练级、捡宝、学武功，他注定了一出场，就要光芒四射、君临天下。

于是我又想，在卓杨时代之前，也必定有一个同样精彩动荡的江湖，也一定有无数超凡脱俗的人物，在纵马行酒、快意恩仇地生活着。所以，我塑造了郭敖、铁恨、李清愁、凌抱鹤……让他们为卓杨时代的到来谱写出灿烂的序曲，用他们的足迹引出一个辉煌的光暗、生灭对峙的时代，这就是我的初衷。

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物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再听从我的指挥。他们在《武林客栈》系列的世界中，尽情徜徉，掀起一个又一个传奇。我不禁迷惑了，甚至希望让他们继续表演下去，不忍心让他们为即将出场的主角让位。然而，无论我多么偏心，他们毕竟只是序曲中的人物。正传总要上演。或者，我只不过是借着现在勉强一结，让我和他们都休息一番，预备更久远而深邃的传奇。一段时间，重整干戈，向着那个传说般美丽的故事，不停跋涉。

武林客栈中的客人们，有的必须偃旗息鼓一段时间，有的却是同我一起整装待发，进入了后边的故事。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多半已经不再是主角。唯有郭敖，在后边的故事中继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

摘叶飞花 后记·卓王孙的孤单

而大部分人,在后边的故事中只剩下零星的足迹。于是,我只有将他们在其他的故事中继续延续。比如李清愁和蓝羽如何生死离别;崇轩和丹真,如何摆脱宿命情缘;铁恨隐退后,如何和二小姐在终南山顶共建“天狱”,惩罚那些逃脱了法律与道德的罪人……

最后要提到的是,有读者责问我,是不是这个故事并无构架,不然为何留下如此繁多的线索。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从《武林客栈》到《华音流韶》构架的时间太长、规模太大,所以《武林客栈》六集,揭开的只是冰山一角,留下了许多隐线。这些线索虽然早已在我心中,但还要用经年的时日,来慢慢落实笔墨。无论如何,武林客栈的序幕,算是徐徐落下了,真正的大戏,即将开演!

《武林客栈》徐徐落幕 真正大戏即将开演!

封面有奖竞猜

本期封面帅哥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他喜欢换衣服——揖客有揖客的衣服,饮茶有饮茶的衣服,比试自然也有比试的衣服。除了衣着奇怪,他钓鱼的方法也很奇怪,不用渔竿鱼饵,而是用有“咸鱼味”的光脚丫子……

说了这么多,侠友们一定已经记起了这位曾练过《梵天宝卷》的怪客,快快“飞鸽传书”给青眉,告诉青眉他的名字吧(不要忘了在信封上注明“猜封面”字样)。青眉将从正确答案中抽取五名幸运侠友,各奉上限银五十两(奖金 50 元)以资鼓励,看谁抢得头彩(为让更多侠友参与此活动,青眉每两月抽奖一次,故本期答案将在 2005 年第 9 期上公布)!

侠友们请注意:我们的短信平台更新啦。新平台暂时只支持移动用户,如果你想发送手机短信参加封面竞猜,请把答案发送到 33885203,资费 0.20 元/条。

2004 年第 1 期(墨魂剑号)“猜封面”答案及获奖名单

答案:王小石

信件获奖读者:四川南充 冯莉 湖北汉川 周玲紫 江苏溧阳 朱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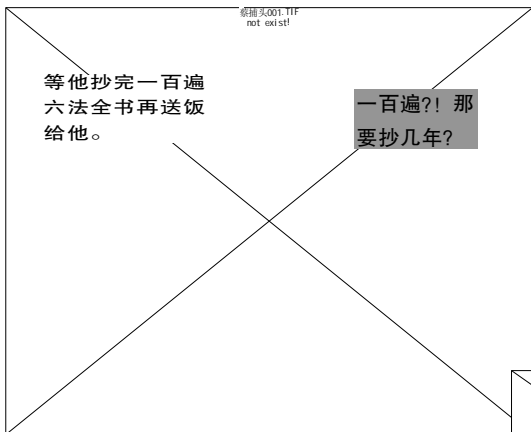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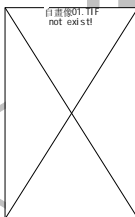
短信获奖读者:河北临城 王炜(139337***91)

江西上饶 王治国(135179**21)

蔡捕头刑事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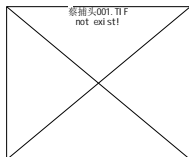


● 敖幼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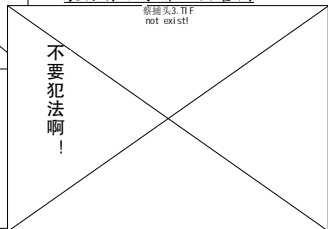
一百遍?! 那要抄几年?

◆ 档案九四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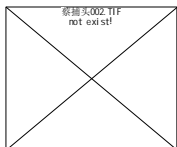


生花墨客·汤白虎仿冒罪

案由:画艺甚佳,但却不自行创作,专门抄袭仿冒名家作品出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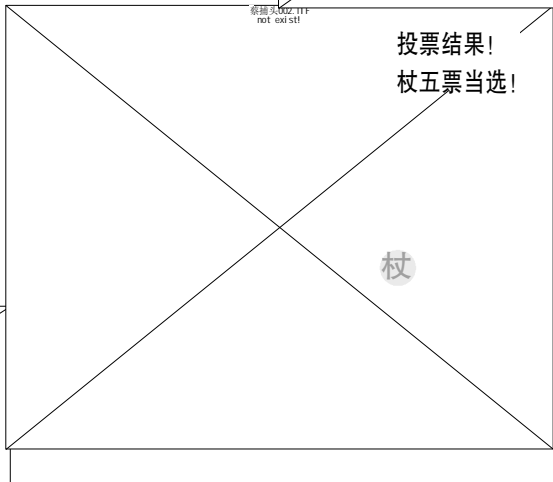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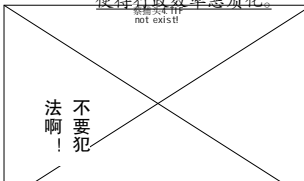


◆ 档案九四三七



太鲁阁金牛·魏花莲违反选举罢免法

案由:利用在宫中的特殊身份趋炎附势,把肥缺以高价卖给想升官的小人,因而造成庸才充斥在各单位,而使行政效率恶化。



杖

■本栏目所用案例纯属搞笑,与现实中任何人物、团体、事件无关。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COLUMN

专栏



榫言榫语

歌底

每天都有音符过耳，但歌底下究竟是什么呢？

我经常会在一些歌曲中寻找一些写作的感觉。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蔡琴，那个可以在中低音区爆发的女人。夜深沉，黑丝绒一样的嗓音从我音响里铺开来：“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归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 沉厚的女声像一个海，如同成熟女人的心。头发不过是海中漂浮的海藻，墨绿墨绿的沉郁把阳光隔绝开来，然后，一颗深水炸弹引爆，像柔软的水母拥抱着尖刺的珊瑚，流出肉眼难辨的非光谱性质的血。那红炸开来，我总要拉开窗帘。窗外的水库已经结冰，冰封下的是比冰温暖些的水，可对比的只有鲁迅那极男性的语言：我家的后园……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而歌声，在冰盖下面如此温柔地流淌着。

如果我写出这样的一个男人或女人，是不是就罗列尽了我所能见到的最尖刺的硬挺与最深软的温暖？

徐小凤的声音却不是爆发在灵魂界面里的。那是一场肉欲。徐小凤的那张碟是我买过的最精美的盗版碟，可能她也是那个盗版商的挚爱吧？

精美来包装萎靡，就是我所体味的徐小凤的风格。

听她的碟时，《绿岛小夜曲》是我必听的。想象中的她总像是在“尽无人处帘垂地”，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灯光很暗，暗到你辨不出沙发下那华美地毯上的污渍——那一星半点，曾如何嘀嗒流淌过的欲望。徐小凤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肉感，她其实不算胖，但想象中，她就那么在沙发上躺着，肌肉松弛，全身的退避与“堕落”（原谅我用这两个字，也许我想说的其实是“沉湎”）就那么一滴一滴地以油态脂肪状往下滴着——整个世界都已沉陷，让我们用回忆加工出一段过去可以珍重的、尽可能纯美的爱。

邓丽君有可能是有华语歌曲以来流传最广的声音了吧？真的难以想象居然会有那样一种温柔，以并不低贱的但却最低的低姿态出现。让人想起三十年代的小巷。整个世界都在动乱，但她在那儿，一身蓝棉布袍下偶尔露出一颤一颤的内袍的红。她住在那儿，一个女人站在那儿，起码那一间屋内的一桌一椅就还算安稳的。“来，再喝一杯，干了吧，”她这样殷勤地劝着。劝过了又能怎么样呢，“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整个世界扰扰乱乱，但有三个女人，起码在她们声音筑就的空音里，就这样地安稳着。想起自己写过一句话：“……那刀尖上的安妥、舞蹈、与……爱。”

XIAO DUAN
且从绝处读侠气
文 / 小楸 图 / 张旺

前情提示

梁文靖、萧玉翎夫妇于合州一役后在白水湾定居下来，诞下儿子梁萧。因梁萧顽皮异常，为邻里所不容，梁文靖只好带着他们母子前往蒙古大漠。不料冤家路窄，途中遇见萧千绝。生死决斗中，萧千绝竟用太阴真炁蚕食了梁文靖的阳气，并狠心带走萧玉翎。可怜小梁萧丧父失母，只得与小狗白痴儿相伴，背负血仇孤身流浪。

五 千钧一局

梁萧抱起狗儿，顺着大路瞎走，渴了便喝溪水井水，饿了，只看哪里有酒家饭庄，便一头撞入，抓了就吃，有人拦他，他便拳打脚踢。他武功小有根基，两三个壮汉近不得身。其言其行，可说人嫌鬼厌。白日里，他面对世人冷眼，从不服软，只有午夜梦回之时，仰望那冷月孤星，方才想起父母，悲苦难禁，抱着大石枯树痛哭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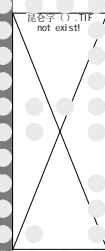
这般浑浑噩噩，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经过多少地方。这一日，他来到一处城镇，听旁人唤作庐州。

梁萧抱了狗儿，到一处屋檐下。一时百无聊赖，只见日光从屋檐前落下来，照着自己黑漆漆的双足，十分暖和。当下他凑近阳光，掐虱子摸跳蚤。他自幼习练“如意幻魔手”，手指灵活，此时大获奇功，一掐一个准。片刻间，虱子跳蚤一一抓完，梁萧童心大起，便将虱蚤在脚边摆成三排，粗粗数来，约有二三十个，寻思道：“倘若凑满百数，横竖十个，摆得四四方方，才叫有趣呢。”但身边虱蚤摸无可摸，便将狗儿拎过来，笑道：“你痒不痒呀，给你也捉捉！”掐住一个狗虱，仍在地上排放整齐。瞧得路人连连皱眉，都觉得这小叫花子骨子里透着古怪，一个个避而远之。

梁萧正得其乐，忽地头上掉下一个物事，将地上排好的虱蚤砸乱，梁萧一瞧，却是块半两重的碎银，不觉大怒，攥着碎银，抬头

貳

文／凤歌
标题书法／梁羽生
图／张祿



瞧去，却见街心站着个又高又瘦、面如淡金的紫袍汉子，三绺黑须随风飘曳，背上挂了个蓝布包裹，见梁萧瞧来，低头咳嗽两声，转身去了。梁萧咬了咬嘴唇，待他走出十来步，忽地叫道：“去你妈的臭银子。”运足气力，将银子对准那汉子的背脊奋力掷去。

那汉子便似后脑长了眼睛，反手将银子捞住，回头谄道：“小娃儿，你不是乞讨么？”梁萧被人当作乞丐，更觉羞怒，瞧那人接银子的手法，似乎怀有武功，又见他一脸病容，自度不用惧他，当下两手叉腰，啐道：“我讨你姥姥。”他在市井中厮混久了，学了一肚皮的泼皮言语，这一句不过是牛刀小试，只等对方还嘴，再行对骂。

那人冷笑道：“你这娃儿当真古怪，咳咳，我不与你一般见识。”一边咳嗽，一边转过街角，消失不见。梁萧见那病夫临阵脱逃，既觉得得意，又感无趣，啐了一口，低头看去，只见满地虱蚤已被自己脚步扰乱了，不免心中悻悻。他忽觑得对面烧腊店前无人，便趁店家转身，抱起狗儿两步蹿上，凌空扯断草绳，摘下一只烧鸡。店家掉头看见，哇哇怒叫，但梁萧脚步轻快，早已钻入一条通街巷子。

绕过两条街，梁萧揣度没人追来，方才停住。他扯下两只鸡翅给狗儿吃了，然后捧着烧鸡大快朵颐。才咬两口，就听远处喧哗，梁萧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华服的胖公子攥着一个少女的胳膊，在她脸上啃来啃去，旁边两个青衣家奴哈哈大笑。那女子容貌清秀，装扮朴素，瞧来是寻常人家的闺女，此时面红耳赤，满脸都是眼泪鼻涕，不免风韵大减。

梁萧扯下鸡腿咬了两口，忖道：“这女孩子有什么好啃的？难道比鸡腿还好吃？”正觉奇怪，忽听近旁有人低叹道：“猪屁股又作孽了。”另一个嘘了一声，压低嗓子道：“别叫他猪屁股，被听见了，可是没命的。”

那胖公子身形臃肿，臀部尤其肥大，向后翘起，脸上嘻嘻褒笑，硬拖那女子往酒楼上走。女子身子坠在地上，哭得十分伤心。梁萧瞧她哭泣模样似曾相识，一转念，猛然想起，母亲被萧千绝抓走时，正是这个模样。霎时间，他只觉得心口发烫，掉头看去，身旁有个屠户摊子，砧上放了一条猪尾巴，旁边还有褪猪毛用的沥青，烧得正稠。那屠夫蹑着脚，一心瞧着热闹。

那胖大公子猪屁股正得其乐，忽听身后众人哄然一笑，斜眼瞧去，并无异样，哼一声又掉过头去。谁料众人又是一阵哄笑。这回笑声小些，仿佛遇上极好笑的事情，偏又不敢放声。猪屁股怒火中烧，小眼里透出精光。众人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面肌抽动，正觉辛苦，忽见一个小乞儿扛着三尺来长的烧火棍儿钻出来，嘻嘻笑道：“猪屁股，肥又大，上面挂着条猪尾巴；猪尾巴，摇又摆，前面顶了个猪脑袋。”猪屁股也知自己的绰号，一时羞恼异常，小眼翻起，厉叱道：“小叫花子，骂你爷爷么？”他身边那少女原本泪眼婆娑，这时“扑哧”一声，破涕为笑。

猪屁股见众人都瞧着自家身后，已自犯疑，直待那少女发笑，方才省悟，

侠客社区月精灵：以前在网上看过《昆仑》的部分片段，实在是一部直追金庸的新武侠小说。文字功底深厚，人物形象丰满。天机宫、襄阳大战等桥段，可与光明顶之战、少林寺大会相比，读来让人神采飞扬。

伸手一捞，却捞着一根猪尾巴，扯下来一瞧，只见上面沾满沥青。猪屁股性情骄横，何曾受过这般捉弄，只气得七窍生烟，伸手将那少女掀了个趔趄，向那小乞儿叫道：“他妈的小叫花，是你不是？”说着便来揪他。那小乞儿嘻嘻一笑，转身让过，那两个青衣家奴纵身欲上，却被猪屁股一人一个嘴巴，掴倒在地，骂道：“狗奴才，瞎了眼，有人捉弄老子也没瞧见。”

那小乞儿正是梁萧，他将猪尾巴蘸了沥青，钻到人堆里，觑机粘在胖公子臀上。猪屁股盛怒中打翻两个随从，卷起衣袖，又来扑梁萧。他本是将门之后，从名师学过几年枪棒拳脚，虽荒淫日久，赘肉渐生，不复往日敏捷，但这一跃一扑，倒也隐含法度。梁萧瞧他来势凶猛，忙一矮身，从他腿边钻过。一时间，二人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如猛虎攫兔般兜了两圈。猪屁股忽地使个“燕双飞”，双腿成剪，来蹴梁萧，左膝微曲，蹴出的右腿倒也虎虎生风，声威慑人。

梁萧被他一脚扫过头顶，头皮生痛。猪屁股一腿扫空，欺梁萧矮小，大喝一声，顺势使了个劈挂腿，举腿过顶，对着梁萧奋力劈落。梁萧躲闪不及，忙将手中烧火棍儿向上格出。胖公子瞧那棍儿纤细，亦且招式用老，索性顺势压下，骤然间忽觉膝间一凉，半条胖乎乎的小腿跳到眼前，似曾相识，正自讶异，忽觉一股钻心剧痛从腿上传来，猪屁股仰头便倒，抱着一条齐膝而断的右腿，发出泼天惨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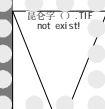
原来，梁萧的“烧火棍”并非寻常木棍铁棍，而是那口宝剑。这口剑本得自于长髯道士，削铁如泥，吹毛可断，因被梁萧用破布条裹着，其后又沾了许多泥土，粘在一处，恰似烧火棍儿一般。猪屁股不知就里，这一腿踢中剑锋，怎会好过。

旁观众人见此情形，均是惊得呆了，两个青衣奴也张大了嘴，忘了动弹。梁萧眼见鲜血遍地，不由害怕起来，抱了狗儿溜出人群。那两个奴才回过神来，怒吼道：“抓住他，他伤了衙内！”其中一人衔尾猛追，另一个扶起昏死的猪屁股，回府报信。一时间，满街喧哗，市集里乱得犹如一锅滚粥。

原来这胖公子来历非同小可，他老子便是大宋江汉置制使夏贵。为当朝宰相贾似道亲信，镇守庐州。这夏贵将略平平，讨好上司却是一等一的厉害，一身功名多半是凭膝盖跪出来的，故而老百姓嘴里叫“夏贵将军”，心里却叫“下跪将军”。这夏贵仗着手握重兵，横行江汉无人敢管，儿子“猪屁股”更以欺男霸女为乐，百姓慑于淫威，敢怒不敢言。不曾想突然蹦出这么个小愣头青来，一剑砍了猪屁股半条腿。只是老百姓平素里被欺压惯了，忽遇此事，惊骇之情反倒多过畅快之意，一时间群起追赶梁萧。

梁萧瞧见追赶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平民装束，饶是他胆大妄为，也不由慌乱起来，穿街绕巷一路乱窜，却不料处处被截，路路不通。他在城里走奔无门，突地趁着混乱，蹿出城门。

方才出城，便听到马蹄声响。梁萧回头一瞧，只看十余匹快马载着军汉，向这边直冲了过来。敢情仆人们一嚷，已惊动官兵，如此难得的马屁机会，傻子才



肯放过。不待大帅发令,这些军汉早已人人争先,个个卖力,呼喝着拥而上。

梁萧毕竟年纪幼小,怎跑得过高头大马,眼看逃不过,瞧得道边有一棵数丈高的栗子树,便纵身爬上,蹲在枝丫之间,望着那些人马奔近,抬手挠头,主意全无。慌乱间,忽觉手背锐痛,举目一看,却是碰着一颗刺栗。他灵机一动,撕下衣衫,裹住两只手掌,摘了几颗刺猬也似的栗子,奋力掷出,正中马头。战马负痛,顿将背上军汉颠了下来。

梁萧咯咯直笑,站定树梢,双手左起右落,摘下刺栗,四面开弓。那刺栗带上劲力,正是绝好暗器,一时间栗子树下人语马嘶,哄闹一团。

梁萧掷了几个回合,左近栗子殆尽,正欲另攀高枝。忽见又来了几骑人马,为首的却是那青衣家奴,奔到树下,怒道:“一群蠢货,他拿刺栗丢你们,你们就不会拿刀枪擗他么?”宰相的家奴大如官,这青衣奴在主子面前卑怯恭谨,在这些军汉面前,却说不出盛的意气凌人。

这一语惊醒梦中人,众军汉各自抓了刀枪,向树上飞掷过来,只见刀枪乱舞,嗡嗡直响,梁萧慌忙钻入枝丫躲避,四面簇簇刺栗,挂得他浑身是血。忽然间,一把单刀从他腰边嗖地掠过,惊出梁萧一身冷汗,他暗扣一颗刺栗,对准那个青衣奴掷出,正中那厮眼角。青衣奴捂着眼嗷嗷惨叫,待得扯下刺栗,摸了一把伤口,满是血,怒道:“慢着。”众军住手。青衣奴瞪着树上,道:“这猴崽子困在树上,插翅难飞。杀了他岂不便宜。你们三个蠢才,去北面守候;你们四个贱货,去南面把守。剩下的给我上马,拿刀把这棵鸟树砍了,看他还往哪里跑?”众军汉哄然应命。拿了朴刀,提起缰绳,十几匹战马嘶叫,齐刷刷奋蹄人立。

梁萧攥了两颗栗子,从树干里探出头来,方要掷出。忽听耳边嗖的一声,一支羽箭掠过。一眼瞧去,只见那青衣奴不知何时挽着一张弓,阴笑道:“小猴崽子,再动一下,老子就射你妈个透明窟窿。”梁萧慌忙躲到树叶后面,又怒又惧,握紧拳头,咬牙忖道:“好呀,呆会儿下树,我再跟你拼个死活。”

忽听众军汉一声吆喝,跃马扬刀,冲了过来。当先一人,借着马力挥刀劈在树上,入木径寸。转眼间,军汉们轮番冲锋,树身被劈断大半。一个军汉忽地夹马奔上,伸腿奋力一撑,栗子树轰然折断。梁萧手舞足蹈栽落地上,只听得四下里人语马嘶,心中慌乱至极,抓着长剑,没头没脑一阵乱舞。众军汉见他惊惶失措,哈哈狂笑,一纵马匹,便向梁萧冲来。梁萧神昏智乱,只顾舞剑,忘了躲避。眼看就要被马匹撞倒,斜刺里忽地抢出一个人来,喝一声:“去!”两匹战马向天悲鸣,在空中翻了个筋斗,重重落下,马下军汉惨叫一声,竟被马匹压折了腿。

那人冷笑一声,足下如风,双手起落,瞬息间绕着梁萧转了一圈,只听得马嘶不断,一众马匹口吐白沫,被他尽数拽翻,众军汉皆成滚地葫芦。那人掀倒马匹,挡在梁萧前面,捂着口轻轻咳嗽。梁萧见来人如此神威,暗自惊讶,好容易定住心神,细瞧来人,不觉“哎哟”叫道:“是你?”那人转过身,冷笑道:“小鬼头,你还用银子扔我不扔?”梁萧一时红透耳根,原来此人竟是给

733213 甘肃省天祝县天堂乡雷龙村卡吉社3组13号叶长青:父亲病逝,母亲多病,家庭的重担过早地落到我的肩上。每天都在紧张而沉重的劳作中度过。在这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候,我却没有想到放弃。是《武侠版》的精神时刻鼓励着我,让我有巨大的勇气直面艰难。

他银子的那个黄脸病夫。

青衣奴驻足瞧着，心头骇然，瞧见二人说话，顿觉有机可乘，忽地挽弓，向那黄脸客一箭射来。那黄脸客听到风声，反手一挥，厉声道：“好奴才。”他存心灭口，气贯羽箭，欲要甩出。忽听道旁有人笑道：“秦天王，箭下留人。”那黄脸客不防近旁尚还伏有人手，黑眉一挑斜眼睨去，只见一个短须汉子慢腾腾从道边走了出来。他不高不矮，小帽青衣，圆脸上一团和气，右臂上缠着一根粗大铁索，大圈压着小圈，纵横交错，索上钢锥根根朝外，在日光下精芒耀眼，锋锐逼人。

黄脸客一数那钢锥，恰好七枚，不由嘿然道：“七星夺命索？”那短须汉呵呵一笑，挑起拇指道：“秦天王见识了得，竟还认得这不中用的家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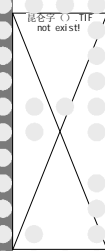
黄脸客冷笑道：“七星夺命索，鬼魂也难脱；江南名捕何嵩阳吃饭的家伙，谁会认不得？”短须汉子一路走来，步子沉稳，笑道：“说得是，不论别人如何捧贬，在何某眼里，这锁链都只不过是吃饭的家伙，就好比铁匠的锤子，木匠的规尺。呵呵，与‘病天王’秦伯符说话，真是直白痛快。”

梁萧闻言，觑了黄脸客一眼，忖道：“他原来叫‘病天王’！他一只手便将马拉翻，气力可真大。”想到自己早先还想与他斗殴，甚觉羞怒，“原来他不是怕我，是不屑理睬我呀？”

却听秦伯符道：“何嵩阳，你是官府中人，来这里行的也是官府的事吧？”何嵩阳笑道：“秦天王目光如炬，国有国法，这孩子犯了事，何某自须略尽本分。”秦伯符冷笑道：“什么国有国法？怕是那个下跪将军的家法吧？哼，为一个小娃儿兴师动众，不嫌害臊么？”何嵩阳笑道：“夏大人乃当权之人，咱们做捕快的，若无权贵照应，怎地做事？秦天王也是明理人，须知身在公门中，万事不由人。”他嘴上苦口婆心，足下却步步逼近，须臾间，离二人不足两丈。

秦伯符始终盯着他臂上铁索，忽地轻咳一声，道：“何嵩阳，你再动半步，休怪秦某翻脸了！”何嵩阳步子一顿，手捋短须，朗笑道：“当年秦天王震慑江湖，江湖宵小闻风丧胆。不知如今武功是高了，还是低了？”秦伯符晒道：“如此说，你是要称量某家了？”何嵩阳笑道：“岂敢岂敢。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小娃儿断了夏公子一条腿，总须有个交代。”秦伯符道：“好啊，这么说，你也要断这小娃儿一条腿了？”梁萧吓了一跳，想到猪屁股断脚哀号的情形，不觉双腿酸软。

何嵩阳笑道：“秦天王放心，砍脚却是不必，但衙门里总要走一遭的。”秦伯符冷笑一声，道：“什么衙门？庐州的衙门就是他夏贵家的私器，秦某焉能将人推进火坑？那姓夏的小子欺男霸女，恶名远播。这小娃儿便不动手，秦某此来庐州，也不会放他过去。断他一腿算是便宜了。换了秦某，断的可就是他的脖子！”何嵩阳摆手道：“秦天王这话不妥。所谓天有其道，国有其法。倘若人人一怒拔刀，这天下还成什么世界？”秦伯符浓眉倒立，扬声道：“奸佞当道，法之不行。道不同，不相为谋！”蓦地两眼陡张，沉喝道，“何嵩阳你说



了这多废话,莫非想绊住秦某,好让那青衣奴才去搬救兵么?”

何嵩阳被他一语道破机心,面肌倏地一跳,哈哈笑道:“秦天王误会,何某不过与你辩一辩国法私义,岂有他念?”秦伯符叹了口气,摇头道:“何嵩阳,你擒贼无数,秦某敬你三分,方才与你多说两句。哼!现今你的援手到了,秦某也当去了,省得浪费气力。”何嵩阳神色一变,凝神细听,果有细微蹄声,他本是听音辨踪的高手,这次居然后知后觉,不由心中一凛:“这厮耳力端的通神。”急思计谋,力求将这强敌绊住。

却见秦伯符转过头,对梁萧道,“小家伙,咱们走吧。”梁萧小嘴一撅,颇不情愿,但此刻大敌当头,除了秦伯符,别无依靠,只得抱起狗儿,跟在他身边。何嵩阳无法可想,蓦地纵声笑道:“秦天王何须急躁,再留片刻,却又何妨?”说话声中,丈八铁索脱出手臂,屈曲如蛇,向秦伯符嗖地扫来。

秦伯符眉头一拧,盯住那铁索端头,身子却如磐石屹立,一动不动。何嵩阳这索法变化多端,看似扫向秦伯符,实则留有后招,倘若秦伯符出手招架,七星索势必扫向梁萧,迫秦伯符分心照顾,再伺机将他缠住,只消拖延片刻,大兵趋至,任秦伯符如何英雄了得,也敌不过千百兵马。

但秦伯符既然不动,所有后招都难发挥。何嵩阳一咬牙,铁索顺势卷出,只听“哗啦”一声响,秦伯符已被死死缠住。何嵩阳不觉喜出望外,他本当秦伯符即使不闪不避,也会出手招架,万无束手就擒的道理。要知他这条七星夺命索下不知擒了多少强贼巨寇,索上七枚尖锥一旦着身,势必钻肉而入,罪人若然挣扎,铁索便会愈来愈紧,钢锥直抵内腑,顷刻间便送了性命。是以江湖有道:“七星夺命索,鬼魂也难脱。”言之有因,绝非虚言恫吓。

何嵩阳一击而中,真有不胜之喜,但面上却不流露半分,淡淡笑道:“天王这般承让,何某委实过意不去。”面上微笑,手上却骤然加劲。蓦见梁萧挥剑扑了上来。何嵩阳哈哈大笑,觑他长剑来势,侧着身飞起一脚,踢中梁萧手腕,梁萧痛叫一声,长剑坠地。何嵩阳见过秦伯符力拽群马,深知厉害,不敢大意。脚下对付梁萧,手上同时发力,心想一旦七枚钢锥入肉,任你天王老子,也休想脱身。

谁料一拽之下,秦伯符仍是不动。何嵩阳心觉不妙,定睛瞧去,只见那钢锥非但没能刺入对方身体,亦且有弯曲之势,不禁脱口叫道:“好硬功!”此时蹄声更紧。援兵将至,但不知为何,何嵩阳心头却更为惶惑。他自为捕快以来,历经无数风浪,却从未遇上过这等强敌。

梁萧耳听得蹄声大作,又见远方烟尘漫天,心头慌乱,蓦地转身,拔足便跑。但只跑了两步,却又停住,回头瞧了秦伯符一眼,忖道:“这病老鬼先前救我,现今他被人拴住,我怎能独自逃命呢?妈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虽帮不了他,但也不能临阵脱逃!”想到这里,把心一横,弯腰拾起长剑,跳上去挥剑劈向铁索。

724200 陕西省勉县第一中学高二(9)班岳媛:选票只剩下一个空栏,到底填谁了,让我好生为难。小极的文采风流,我当然喜欢;时未寒的《偷天换日》,我爱得要命;步非烟的《武林客栈》,更是让我如痴如醉。因此在犹豫了十天后,我终于填上了非烟姐姐的名字。

何嵩阳瞧得清楚，不待他劈到，大喝一声，铁索一抖。只听金铁交鸣，梁萧挡不住索上大力，手臂酸麻，长剑几乎再度脱手。何嵩阳这一次震开长剑，几乎使尽浑身力气，他忽觉手上一紧，似要被对方拖动，慌忙稳住身子，咬牙瞪眼，胸脯如鼓风箱。倘若梁萧再度挥剑，必能轻易断索，但他吃亏学乖，再也不肯上前，只是退后两步，横剑守在秦伯符后方，面向赶来兵马。耳听得蹄声如雷，梁萧只觉掌心里满是汗水，宝剑也几乎拿捏不住。

秦伯符见他舍身相护，眼里微有赞许之色，蓦地朗叫道：“小家伙！你且瞧一瞧，人马距此还有多远？”他被铁索捆绑，尚能高言大语，不论是梁萧还是何嵩阳，均是讶然。梁萧略一估摸，说道：“还有一百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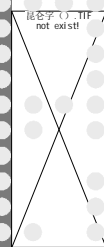
秦伯符道：“好，十步之时，唤我一声。哼，先瞧我将这七星索变作没星索。”梁萧瞧他神气从容，也不觉镇定许多，只看那何嵩阳面皮涨紫，好似拔河一般，整个身子俱都坠在索上。秦伯符足下仍是不丁不八，纹丝不动，那索上钢锥则一分分地弯折下去，渐与铁索持平。梁萧瞧得目瞪口呆：“钢锥也刺不进去，这病老鬼的身子是铁打的么？”

正觉惊疑，前方人马更近，两个军官一心抢功，张口怒叫，策马抢在队伍前面，狰狞眉眼清晰可见。梁萧越瞧越怕，一时也顾不得许多，高嚷道：“十步到啦！”秦伯符浓眉一展，笑道：“七星夺命索，鬼魂也难脱，真是索如其人，徒具虚名！”话音方落，梁萧眼中仿佛出现错觉，只瞧得秦伯符衣袍鼓胀，霎时间身形仿佛膨胀了一倍。铮铮两声，百炼精钢的丈八铁索断成三截。何嵩阳气力落空，一个趔趄仰天坐倒，手握半截断索，气喘如牛，再也爬不起来。

秦伯符一抖身子，将两截断索捉在手中，猝然转身，喝声：“去！”两截软铁索在空中抖得笔直若枪，脱手飞出，扑扑两声刺穿两匹马颈，其势不减，又将马上两名军官刺透。霎时间，血光迸出，马嘶人号几乎不分先后响起。众军汉无不惊悚，齐呼一声，纷纷勒马。

秦伯符连毙二将，旋即移步后退，右臂挟起那棵折断了的大栗树，瞧得众官兵又冲过来，双眉倒立，大喝一声，将两丈来长、一抱粗细的树干横扫而出。只听人叫马嘶，前排马匹倒了一片。秦伯符飘退数丈，将手中大树向前掷出，又砸翻数骑追兵。他转身将梁萧挟起，几步奔至道边，纵声长啸，拔身而起，如飞鸟般掠过一片丘峦，消失不见。众官兵为他神威所夺，目瞪口呆，竟忘了追赶。

秦伯符翻过几座山丘，方才停下步子。将梁萧放落，拈须笑道：“小家伙，我问你，适才我与何嵩阳斗力，你怎么不趁机逃走？”梁萧撇嘴哼了一声，道：“你说什么！再怎么，我也不能不讲义气。”秦伯符瞧他小脸稚嫩，说话时却竭力学出大人的样子，不伦不类，不觉笑道：“臭小鬼胡吹大气，嘿，你小小年纪，懂什么义气？我瞧是傻里傻气还差不多。”他口中揶揄，心里却觉得自己此番并没救错人，甚感欣慰，不由哈哈大笑起来。梁萧生来最受不得被人小觑，闻言怒道：“傻里傻气，总好过你死样活气！”



秦伯符笑声忽止，冷声道：“小鬼……”梁萧立马道：“老鬼。”秦伯符一脸沉，道：“你这臭小鬼……”话未说完，梁萧便道：“你这病老鬼……”秦伯符怒目相向，叱道：“你这臭小鬼，怎就牙尖嘴利的，不肯吃亏？”梁萧啐道：“你这病老鬼，一瞧就活不过明天，被我骂一骂，又有什么关系？”秦伯符被他无意识中生平最为忌讳之事，脸色陡沉，厉声喝道：“臭小鬼，你再咒我试试？”

梁萧瞧过他大显神威，见他辞色转厉，微微胆怯，撇嘴道：“说不过就翻脸，哼，不与你说了！”转身道，“白痴儿，走啦！”秦伯符大怒，一把扣住他胳膊，反转过来，厉声道：“臭小鬼，你敢骂我白痴？”梁萧被他一扭，痛得几乎流出泪来，大叫道：“臭老头，我叫狗儿，又不是叫你……哎哟……”

秦伯符一愣，忽听得汪汪狗叫，低头一看，却是那只浑身灰黑的小狗，瞧见主人被欺，甚觉愤怒，身上毛发尽竖，冲着秦伯符猛吠。秦伯符面皮发烫，暗叫惭愧，将梁萧放开。但他自重身份，明知误会对方，也不愿向这小孩子认错，只是嘿然坐下，淡淡道：“敢情这狗叫做白痴儿么？这名字起得一点儿都不好。”梁萧怒道：“谁说不好，它洗净了比雪还要白！”秦伯符失笑道：“原来白痴儿这名字并非说狗儿蠢笨，却是说它长得白啊？哈哈，有趣有趣，我瞧这狗儿灰不溜秋，该叫灰痴儿、黑痴儿，方才贴切。”梁萧撅嘴道：“狗长毛，人穿衣，你穿了件紫衣服，就叫紫痴儿么？”

秦伯符瞋目大怒，一拍大腿腾地站起，厉声道：“臭小鬼，你又绕弯子骂人？”梁萧知他要打，急忙抱手缩脚。秦伯符见此情形，猛然省悟：“这小子纵然古怪，但到底是个孩子，我秦伯符何等人物，岂能与黄口孺子一般见识？”于是他按捺怒气，摆手道：“罢了，臭小鬼，事已过去，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咱们一拍两散、分道扬镳！”说着转身走了两步，忽又转过身来，浓眉紧蹙，神色严厉，梁萧当他变卦又要对付自己，慌忙摆个架势。秦伯符却不瞧他一眼，只望着远处冷笑道：“这些狗奴才，跟元人作战个个都是脓包；对付一个娃儿，倒也悍不畏死。”梁萧听得奇怪，循他目光瞧去，只见七八个官兵提刀弄枪，转过远处山梁，飞也似的奔了过来。

秦伯符微一冷笑，瞧得身旁立了一块五尺见方的大青岩，伸手在岩石上一抓，那石块便如腐土朽木，被他抓落一块。秦伯符疾喝一声，那石块去如流星，“当”的一声，正中一名将官前胸，那名将官双脚离地，倒飞出两丈有余，砰然堕地，口中鲜血狂喷，眼见不活了。诸军一呆，驻足不前。

秦伯符一伸手，又抓落一枚石块，诸军直瞧得两眼发直，双腿战战。忽有人发一声喊，拔足便逃，众军汉恍然惊觉，也顾不得地上长官，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脚底生烟，拖刀曳枪，顷刻间走得不见踪影。

秦伯符惊退诸人，心中得意，不由哈哈大笑，但瞥了梁萧一眼，笑容一敛，寻思道：“常言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而今官兵遍布，这小家伙到处乱走，无异于羊入虎群，势难活命。但我身有要事，这小鬼说话又十分讨

642450 四川省威远县威远中学高 2006 级 15 班阳然：沧月的《大漠荒颜》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公子舒夜与鼎剑侯之间的友情更让人铭感五内，生死关头相互扶持，十年守望不离不弃。男人之间的友情也刻画得如此自然，沧月 JJ 不愧是写情的高手。

嫌,带他一路,不知当也不当?”正觉犹豫,忽瞧梁萧抱起狗儿欲走,当下板起脸来,厉喝道:“回来!”探手将他抓在手里。梁萧又惊又恼,踢足挣扎,但秦伯符手如铁钳,任他如何挣扎,也难脱身。

秦伯符挟着梁萧大步疾行,他足力甚健,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梁萧大嚷小骂,他只当充耳不闻。梁萧骂了一阵,口干舌燥,怏怏地没了声息。二人行百里路程,暮日沉西,天色渐晚。也不知到了何处,只见四下里草木丛生,偶尔传来泉流呜咽,若断若续。又行一程,东天皓月团团升起,飞彩凝辉。梁萧瞧着这轮满月,不知怎地竟想起母亲笑靥,继而又念起亡父,忆及以前那些温馨甜美之处,不由得眼角酸涩,心口发烫,若非有人在旁,真想大放悲声,哭个痛快。

正当此时,秦伯符身形一顿,将梁萧重重扔在地上。梁萧正感伤往事,被这一摔,心情大坏,怒道:“病老鬼,你是蠢牛么,这么大劲?”秦伯符大觉恼火,睨他一眼,厉声道:“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你这小鬼倒也摔不死?”梁萧大怒,跳起来正欲回骂,忽听远处传来一声狼嚎,悠长尖细,凄厉中透着诡异。梁萧不禁打了个冷战,往日流浪时,他曾在旷野中被一群野狼追赶,后来爬到树上,方才免劫。此时耳听狼嚎阵阵传来,四周林木摇晃,树影森森,端的如鬼如魅,不由害怕起来,头一缩向秦伯符靠近了些。

秦伯符忽见梁萧露出怯态,不觉好笑:“到底是个孩子。”他这一番狂奔,也颇为费力,蓦地浊气上升,禁不住咳嗽起来。梁萧瞅他一眼,忖道:“这病老鬼力大如牛,怎还会病恹恹的呢?”抬眼细看,却见秦伯符凝目盯着左方的一面石壁,捋须沉吟。此刻月光照壁,可见石壁上凸凹起伏,似乎刻有文字。秦伯符瞧了半晌,喃喃念道:“人心多变,如何分黑白方圆?世事诡谲,总不离胜负得失。”这一副对联刻在石壁上,虽然对仗粗陋,但也略略道出人心冷暖,世道艰辛,秦伯符心有所感,一时瞧得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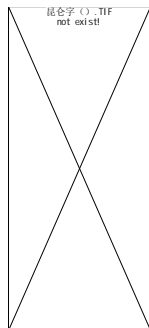
梁萧坐了半晌,始才定住心神,觉出自己身处之地,乃是两山间一处低坳,谷中搁了一张巨大的四方石板,径约十丈,光滑平整,在月光下通体白亮,好似涂满水银;其上曾被刀斧刻画,留下笔直痕迹,纵横一十九道。梁萧认出是一方棋盘。棋盘东西两方,搁了数枚浑圆的石子,上凸下平,黑白难辨,但观其大小,一枚枚径过半尺,不论石质,少说也重有十斤!

梁萧瞧得发愣。秦伯符却踱到月光朗照处,盘膝坐下,招手道:“小家伙,过来。”梁萧哼了一声,站着不动。秦伯符微微一笑,道:“始才摔你骂你,是我不对。”梁萧不料他低头认输,甚是诧异,继而又生纳闷:“这老头子怎么变了一副好脸色?只怕有什么诡计,我须得当心。”他虽说流浪已久,对常人戒心极重,但到底年幼情热,秦伯符两度相救,令他孤苦中平添依靠,嘴里虽不服软,心里却已大生亲近。秦伯符只须和颜悦色、好言好语,梁萧也必当戾气尽消,对他服服帖帖。此时一听他口气和蔼,心里虽疑,脖子却已软了,撇

嘴低头，走到秦伯符身边。

秦伯符拍拍他头，笑道：“坐啊。”梁萧哼了一声坐定。秦伯符抬头瞧瞧月色，叹道：“这明月当空，天地皆白，倒省了烧火燃薪的麻烦！”梁萧忍不住问道：“病老……嗯，你来这里做什么呀？”秦伯符笑道：“与人下棋。”梁萧扭头望望，奇道：“怎么没见别人？”秦伯符道：“我约好三更，那人还没来。”梁萧哦了一声，便不再问。

秦伯符瞧着梁萧小脸，不由想道：“那石壁上写得好：‘人心多变，如何分黑白方圆。’这孩子纵然乖戾了些，但年纪幼小，性情未成，若能好好砥砺一番，未始不能黑者变白，圆者成方。正所谓去恶存善，也不失为一场功德。”想着不觉一晒，起了收徒的念头，正欲详问梁萧身世，忽又惊觉时辰将近，忖道：“今夜一过，或许我便成了废人，自保尚且不能，更遑论其



他？过了今夜，再问不迟。”是以收敛心神，闭目调息。

梁萧见秦伯符久不说话，难免气闷，再瞧他凝神运气，呼吸轻细缓长，胸口平静，几乎看不到起伏，不由寻思：“妈说过，内功越好，呼吸就越细越长，这病老鬼气息都快没了，岂不十分厉害。”想起方才他大显神威，心中羡慕：“什么时候，我才能与他一样厉害？他与那个死公比起来，也不知谁更厉害些？”思来想去，只觉还是萧千绝更厉害一些，心中大为泄气，抓起一块石头，将土地当作萧千绝，一阵狠砸。

胡思乱想间，忽听一声长笑从山丘后传来，响似黄钟大吕，回荡山林。梁萧丢开石块，抬眼望去，不由吓了一跳。敢情从那山峦暗黑处走来一个奇怪人影，又高又壮，这倒罢了，最叫人吃惊的是，来人竟然生了两个脑袋，一个脑袋又正又直，顶在脖子上，一个脑袋却是歪歪斜斜，搁在肩上。

那怪物长笑不绝，拄着一根木棒，大步流星，来得快极。梁萧瞧得浑身僵直，忽地一阵寒风吹来，顿时打了个寒噤，一跳而起，握紧宝剑，瞪视那怪物，身子却不住地发起抖来。

却见那怪走到东面暗影处停下，那里月光不至，漆黑一团，看不清他的面目。只听他又笑一声，摇了摇头，隐约见其头脑光亮，并无毛发。梁萧只得汗毛倒竖，双腿阵阵发软，一时也不知该奋力一搏，还是夺路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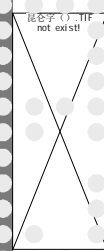
正当此时，却听秦伯符轻咳数声，低声道：“大师佛驾远来，晚辈失之迎接，还望宽宥。”梁萧转头一看，秦伯符已然出定，嘴里说得客气，一双细眼却盯着那怪，目光凌厉。梁萧心中大奇：“病老头就不害怕吗？他说等人，怎地等来这个两头怪？”却听那两头怪笑道：“好说，好说，你也不必假装客气。”秦伯符道：“好，话不多说，前辈请坐。”

刹那间，只瞧那怪二头齐点，肩上人头呼的一声掉在地上。这一下诡异至极，梁萧惊叫一声，拔足便逃。忽然间，耳边传来一个稚嫩的童声道：“师父，俺饿呢！”却听那怪哼了一声，口气不善道：“岂有此理，不是刚刚才吃过么？乖娃别闹，呆会儿，再带你去讨吃。”那童声嗯了一声，再不多说。

梁萧忍不住好奇，转头偷瞧，这次借着月光终于瞧清——敢情落地的并非人头，却是一个五六岁年纪、肉团也似的小和尚，长得圆头圆脑，不时吮吸手指，圆溜溜的大眼瞪着梁萧，似乎有些好奇。梁萧恍然惊悟，敢情来人是个体高大和尚，小和尚蜷坐在大和尚肩上，乍眼一瞧，便如多出一颗人头。

秦伯符见梁萧举止奇怪，不禁瞧他一眼，皱眉道：“小鬼，你做什么？”梁萧耳根发烧，羞愧不答。秦伯符也无暇理他，瞧那大和尚大咧咧坐定，方才道：“先师生前多次提到大师。”那和尚笑道：“多次提及么？哈哈，定没一句好话。嗯，你说先师，莫非玄天尊已然死了。”

秦伯符一暗，叹道：“不错，先师临去前托付于我，要与大师再行赌斗一局，决个胜负，否则他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那和尚点头道：“难怪你千方



百计邀和尚前来。嘿嘿，原来如此。”秦伯符正心伤师父之死，却听那和尚语带嘲笑，心中着恼，蓦地抬高嗓门，道：“师命难违。是以晚辈此次自不量力，冒昧邀战，还请大师勿要推脱。”那和尚呵呵笑道：“比就比，和尚倘若推脱，倒显矫情。”秦伯符道：“大师快人快语，不知那盒子可曾带来？”那和尚道：“什么盒子？”秦伯符略略皱眉，沉声道：“自是‘纯阳铁盒’！”那和尚哈哈大笑道：“原来你嘴里是为师父出气，骨子里却为那铁盒出气？”秦伯符摇头道：“这也是先师遗命，还请大师见谅。”

那和尚笑道：“端的死不悔改。”说着在袖间一摸，掏出一个径约五寸的四方盒子，月光之下黝黑发亮，和尚道：“是这个么？”秦伯符凝视那盒子，眼中精芒闪过，默默无语。那和尚道：“想当年玄天尊为争夺此物，与我在此赌斗，胜者得此铁盒，败者自废武功。嘿嘿，难道说，今日你也要这样赌一回么？”秦伯符颌首道：“不错，师命难违。不过，晚辈输了，当然自废武功。大师道德渊深，废武功倒也不必，只要将铁盒给我，再……”说罢接下背后包袱，取出一物，梁萧定睛瞧去，却是一面灵牌，上面写着一溜楷字。

却听秦伯符一拍灵牌，朗声道：“这是先师牌位。晚辈倘若侥幸胜了，还请大师对着这牌位磕上三个响头，好叫先师九泉之下魂魄安宁。”那和尚摇摇光头，道：“你如此安排，是笃定能胜和尚了？”秦伯符叹道：“非也，晚辈自幼孤苦，承蒙先师收留，才不致冻死街头，若不能令他瞑目，岂非猪狗不如？”那和尚稍一沉默，抓起那铁盒晃了晃，笑道：“老实与你说，这铁盒原是假的。”秦伯符诧异道：“假的？”那和尚将铁盒搁在青石板上，一拳击落，只听咔嚓巨响，铁盒四分五裂。那和尚抓起碎片，丢给秦伯符，笑道：“你若不信，大可瞧瞧。”

秦伯符接过碎片，怔怔瞧着，如在梦里。那和尚笑道：“信了么？据传纯阳铁盒乃吕洞宾所留，暗藏丹书火符，能生死人肉白骨，无病不愈，脱胎换骨，更有神功妙诀，得之足以横行天下。是以数百年来，世人趋之若鹜，只可惜却无一人能够打开。哈，听说那铁盒烈火不能熔，斧锯不能伤，又焉会挨不住和尚一拳？”

秦伯符双拳一紧，将那铁块拧得扭曲不堪，沉声道：“那你与先师赌斗，却是为了什么？”那和尚笑道：“自然为了这个假铁盒了！玄天尊武功虽高，为人却贪得无厌。不论盒子真假，和尚一说他都是大大动心，由着和尚定下这个赌局。”秦伯符瞧他随口道来，俨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由得挥拳击地，怒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大师如此作为岂不叫天下人齿冷吗？”那和尚嘿笑道：“由着你骂。和尚我行我素，管他天下人如何看待。再说这始作俑者也不是和尚。吕洞宾那妖孽不明大道，只会装神扮鬼，愚弄世人。我用他的妖术做饵，诳诳玄天尊，也叫‘顽石当用铁锤打，恶人自有恶人磨’……”

秦伯符气得面色涨紫，正要反唇相讥，脑中忽地灵光一闪：“是了，这和尚奸猾异常，当年骗了先师，如今又故设圈套，激得我心浮气躁，难以专心对敌。”他纵横江湖，身经百战，一念及此，心火顿平，语气转淡道：“大师请

接上页：前阵月考，以为错过了第24期《武侠版》，可到报亭一问，那个耳背的老大爷居然还特意为我留着。他见我过来，老远便冲着我笑，笑容温暖慈祥，让我刹那间完全沉浸在幸福中。多亏了那位老大爷，使我2004年收藏计划完成。看着二十四本《武侠版》竖着摆在书架上，好大一片，真是很有成就感。

了。”说着抓起身边一块石棋子。

却见那和尚摆手笑道：“慢来，谁为先手？”秦伯符不觉一怔，道：“这个……但请大师定夺。”那和尚笑道：“好说，便用老法子吧！”说着他抬手抓起一枚十斤重的棋子，笑道：“这凸面又光又亮，好比和尚的光头，平的一面冰冷臭硬，正像玄天尊的面皮。”秦伯符按捺怒气，冷冷道：“大师乃出家之人，请留些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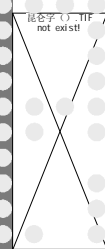
那和尚哈哈一笑，将那棋子掷出，棋子边缘落地，顿如陀螺般旋转起来。那和尚笑道：“棋子停转之时，凸面便是和尚先手，平面则为足下。”秦伯符盯着那不断旋转的石棋子，寻思今日赌斗，一子半子都关乎胜负，谁为先手更是要紧。少顷，只见那棋子转势衰竭。梁萧瞧得清楚，眼看便是凸上平下，不禁叫道：“糟糕。”秦伯符神色也是一变，蓦地挥掌拍出，一股大力拂中棋子，那巨棋陡然加速，又转数转，眼看着便是凸下平上。那和尚笑道：“好家伙，比混么？”大袖飘举，也拍出一掌，棋子被他掌风拂中，顿时反转起来。秦伯符哪肯甘休，挥拳又出。一时间，二人为争先手，掌来拳往，将那枚棋子激得忽正忽逆，呼呼乱转，衬着头顶一轮明月光影变幻，煞是好看。

斗得正急，忽听那圆头圆脑的小和尚呵呵笑了起来，忽地跳上青石棋枰，笑道：“好玩！好玩！”一颠颠奔到那旋转的棋子，伸手便摸。对敌二人俱都诧异，同时罢手。棋子失了劲力牵引，被那小和尚抱着，转势陡然一衰。小和尚大为奇怪，挠头道：“怎么不转了。”悻悻丢开，棋子倒落，却是平面朝上。那大和尚忙叫道：“乖娃，快下来。”小和尚闻声，一颠一颠跑下石枰，又嚷道：“师父，俺饿。”那和尚在他小光头上重重敲了一记，怒道：“就知道吃？你方才干吗不弄个凸面朝上？真是吃里扒外。罢了罢，秦老弟，算你先手。”秦伯符听他突然不顾辈分，叫自己老弟，惊愕之际，又听他认了自己先手，眉宇间顿时露出笑意。却听那和尚又道：“说起来方才若是换过玄天尊，可不管棋枰上是娃儿还是女人，都只会趁火打劫，决不会束手束脚的。”

秦伯符也知师父早年所作所为甚是不堪，暗叫惭愧，忽地抓起身前一枚黑子掷向棋盘，落地之时，宛如有金石之声，震得梁萧双耳嗡响。

那和尚呵呵一笑，袖手挥出，一枚棋子又快又疾，凌空落在黑棋旁边。梁萧吃过亏，本已掩住耳朵，但却不闻丝毫声息，定睛一看，那枚棋子竟深深陷入石板，好似铸在上面一般。

秦伯符心中一凛，明白敢情方才争先之时，对手留有余地，未出全力，略一默然，叹道：“前辈绝世神通，令人叹为观止！若非先师遗命，晚辈眼前便当认输了。”挥袖间又抛一子，声音仍是脆响至极。梁萧这回却忘了掩耳，听得心头烦恶，暗生诧异：“这响声好怪！为何和尚的却不响。”只见那和尚又掷出一子，梁萧定睛细瞧，却见棋子非如秦伯符般直来直去，而是自上而下，旋转落地，故而和尚抛掷甚疾，但落到棋盘上时，力道却已消耗殆尽，是以全无



声息，这般举重若轻，不怪秦伯符也自认不如了。

一时间，秦伯符执黑，和尚走白，两大高手玄素双引，参差两分，裂地制兵，阵如雁行，就这么有声无声、惊世骇俗地下了三十来子。梁萧不通棋理，全然不知输赢。瞧了一阵但觉肚饥，忽地想起自从惹祸逃亡就没吃过东西，当即伸手入怀，摸出一个油纸大包，里面有他日间偷来的烧鸡，当时忙着向猪屁股挑衅，暂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

梁萧撕下鸡肉，低头吃了两口，忽听得身旁传来咕嘟咽口水的声音。抬头一瞧，却见那小和尚站在五六步外，吮着手指，瞧着自己，圆眼骨碌乱转，露出贪馋神气。梁萧瞧他长得肥胖可爱，心生亲近，招手笑道：“小光头，你要吃鸡么，过来呀！”小和尚犹豫一下，但耐不住肚饿，走上来，梁萧撕了半只肥鸡，塞给他道：“给你。”小和尚眉飞眼动，喜不自胜，与梁萧并排坐下，也不道谢，捧着便啃。秦伯符斜眼瞥见，心怀大慰：“这小鬼虽然顽皮，但却洒落大方，正是我道中人。”

那小和尚手嘴并施，连咬带撕，动作熟极而流，不一时，半只烧鸡便去了大半。梁萧瞧他吃得甚快，不觉起了竞争之心，也拼命啃咬，但仍远不及那小和尚手嘴迅快，还没吃到一半，小和尚手上已只剩下两根鸡骨，兀自意犹未尽，舌头舔吮鸡骨上的鲜味，一双圆眼却紧盯着梁萧手里那半只肥鸡。

梁萧大奇，忖道：“这小和尚难道不知饱足么？”还没拿定是否再分他一些，那边棋局已生变化。那两人缠斗已久，枰上局势渐趋明朗，和尚棋力矫健，一如龙奔，一似虎踞，结成上下交征之势，将秦伯符一条大龙困在其中。秦伯符遭此困境，不由得手蹙额，陷入长考。那和尚占了上风，得意笑道：“秦老弟，你还有法门么？依和尚瞧来，你还是投子认负，自废武功倒也不必，你若输了么，给和尚这个活人磕上三个响头如何……”

秦伯符知他故意出言扰乱自己思绪，当即只作不闻，凝定心神，低眉沉思，不待那和尚说完，拈起一枚巨子，挥手掷出，“当”的一声，落在棋枰上，口中淡淡地道：“胜负未分，大师大言快论，为时过早了吧。”

那和尚瞧着棋枰出了一会儿神，也拈起一枚巨子，却并不落下，摇头道：“好个一子解双征，好一个镇神头。”原来，围棋中本有“镇神头”的招法。当年唐代大国手顾师言奉诏与东来的日本王子对弈，那日本王子号称日本棋力第一。顾师言初时自恃高明，并不用心，不想那日本王子棋力不凡，二人弈至三十二手，日本王子竟然棋成双征之势。他志得意满，抱手瞅着顾师言，瞧他如何应付。但大国手便是大国手，顾师言当此危殆之际，不动声色，思索片刻，忽地轻轻一招，一子解双征，竟将日本王子棋势破得七零八落。顾师言这一子扭转乾坤，实乃独步古今的妙招，故名“镇神头”。秦伯符得其法意，一子落枰，棋面四通八达，崩山陷海，将和尚必胜之局一破无余。

和尚喟然良久，又道：“秦老弟，你武功不过略胜玄天尊，但棋力么，胜了

——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让人想起了三姑娘又或秀秀，那么纯真无邪而又充满活力。今年读初三的卿儿说，她看《武侠版》已经三年，现实生活中的她羞涩敏感，但心中却自有一片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武侠版》在此也祝她，以及她那位远隔重洋的同学，春节快乐。成长的道路上，有你有我，有《武侠版》永远相伴。

他可不止一筹。”秦伯符淡然道：“不敢，晚辈自知武功浅薄，敌不过前辈的‘大金刚神力’，唯有在棋谱上狠下功夫。”和尚竖起拇指，笑道：“斗智不斗力，智者所为。”言罢落下一子。

秦伯符此刻胜券已握，只看怎样胜得潇洒利落。他沉吟片刻，手一扬，黑子嗖地飞出，这一子乃是必杀之招，一旦落下，白子上方大龙遭屠，和尚非得弃子认负不可。孰料那黑子尚在空中，和尚手中一子早已飞出，后发先至，正好撞中黑子。闷雷也似一声响，黑子跌落一旁，顿时错了方位。如此一来，白子大龙不仅长了出来，亦且填死了右上角一片黑棋。

秦伯符勃然变色，沉声道：“大师何意？”和尚光头摇晃，笑道：“秦老弟是智者，斗智不斗力，和尚是愚公，不会斗智，只会斗力。嘿嘿，秦老弟若有能耐，不妨也来撞我试试！”秦伯符不禁语塞。事到如今，棋局已是图穷匕见，此后二人任意一子，便能锁定乾坤，但此中胜负，已不在棋艺之上，而在武功高低。秦伯符只好硬起头皮掷出棋子，白棋立时又出，二棋相撞，石屑飞溅，双双四分五裂。那和尚拍手笑道：“不错，如此下棋方有兴味！”

梁萧一颗心随着二人落子怦怦直跳，他虽不懂下棋，却也看出这棋已下到紧要关头，二人各以绝顶内功驭子，抢占有利方位。一时间，只见空中棋子纷飞，越发迅疾，到后来黑子撞上白子，声如霹雳，传响空谷，只是白子分毫无损，而黑子却尽数粉碎，化作一团轻烟，弥漫在月光中，经久不散。

梁萧见那和尚轻描淡写，手中随意抛掷，秦伯符却浑身紧绷，面色苍白，每出一子似乎都要用上全力。梁萧武功虽低，也已瞧出其中高下，心知这般下去秦伯符是孔夫子的家当——左右是输，当下寻思道：“须得想个法子帮帮他才好。”转眼瞧见小和尚，顿生歹念，游目一顾，觑见身侧有一段荆棘，顿时计上心来，左手烧鸡在小和尚眼前一晃，遮住他目光，右手偷偷伸出，从荆棘上折下几枚尖刺嵌入鸡腿，然后扯下鸡腿，笑着递到小和尚面前道：“你还要吃么？”小和尚两眼放光，急忙点头，抓起鸡腿，也不看一眼，狠狠一口咬落。但只咬了一口，便张起大嘴，哇哇哭了起来。那和尚听到哭声，手中应付秦伯符，嘴里却忍不住问道：“乖娃，好端端的，你哭个啥？”小和尚嘴里咕咕噜噜，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大和尚见状，顿时焦躁起来，连声叫他过去，但小和尚只是张嘴号啕，全不理睬。那大和尚斗到紧要处，脱不得身，唯有大声叹气。

梁萧见那和尚心神大乱，暗自欢喜。忽然间，只听那和尚高叫道：“罢了，输便输了！”袖袍一拂，陡然长身而起，只一步便迈到小和尚身前。借着月光，梁萧隐约瞧得这和尚身形伟岸，须眉皆白，显然年纪不轻。此时形势陡变，秦伯符无所阻挡，凌空一子落在枰上，奠定胜局，忽觉心神一弛，一股气血直冲胸口，禁不住咳得腰背蜷缩，状如虾米。

梁萧见他形容痛苦，暗自担心，抢上去攀住他道：“病老鬼，你怎么啦？”秦伯符举手连摆，嘴里却说不出话来，似要将心肺肝胆一股脑咳出来一般，

梁萧也感焦急，偏又苦无良策，唯有伸出小巴掌，拍他背脊，给他舒缓气血。忽听那老和尚冷笑一声，慢慢道：“秦伯符，和尚倒是看走眼了，没瞧出你还有这种手段？明里与和尚下棋，暗里却藏了伏兵。”秦伯符闻言愕然，竭力压住四处乱走的血气，抬头道：“大……大师，此话怎……咳……怎么说？”老和尚摊出大手，冷笑道：“你且瞧瞧，这是什么？”秦伯符瞧他掌心里有七八根尖利木刺，刺上还有血迹，更觉不解，茫然道：“这是什么？”老和尚道：“这是从我徒儿嘴里拔出来的，哼，鸡腿里面长出荆棘来，倒是奇闻。”

秦伯符恍然大悟，怒视梁萧，眼前几乎喷出火来。梁萧心虚，撇嘴后

退两步。秦伯符忽地抬手，一个耳光重重抽在他脸上。这一掌含怒而发，虽已极力收敛，仍是极为沉重，梁萧被刮得立地转了两个圈儿，“扑”的一声跌倒在地，和了血吐出两枚牙齿，左脸好似开了花的馒头，眼看着高肿起来。梁萧自幼被母亲捧着衔着，爱如珍宝，几曾遭过这般毒手，傻了好一阵，方才干号道：“臭老头，你怎么打我？”话未说完，眼泪已流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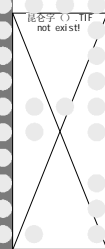
秦伯符面罩寒霜，盛怒道：“臭小鬼，老子与人比斗，谁要你多管闲事？”梁萧叫道：“好啊，是老子多管闲事了，老子走了，你老病鬼是死是活，都不关我事。”他怒冲冲回头去抱狗儿。秦伯符一掌打过，瞧着梁萧小脸高肿，又觉出手太重了，一时怒愧交加，急剧喘咳，口角顿时溢出血来。梁萧见他模样，怔了怔，复又怒哼一声，抱着白痴儿，一溜烟跑了。

那老和尚原想这小孩儿势必想不出这等扰乱人心的歹毒法子，定是出于秦伯符的授意。眼瞧二人争执，只当做戏，冷笑旁观。直待梁萧一怒而去，秦伯符情急下咳出血来，方才悟出二人并无勾结，长眉一扬，说道：“你果真有病？”秦伯符面如死灰，喘息道：“略……略有小恙！”老和尚目不转睛，瞧着他笑道：“只怕不是小恙，大概是强练‘巨灵玄功’所致吧。这样说来，你讨纯阳铁盒，是想治好内伤了？”秦伯符苦笑道：“大师神目如电，晚辈惧怕前辈厉害，是以练成‘撼岳功’仍想再上层楼，修炼‘无量功’。结果走火入魔，内劲反噬，‘恶华佗’吴先生瞧了，也是无计可施，他说……咳咳……他说……”老和尚笑道：“那老混球儿是否说，只有自废武

功,才能痊愈?”秦伯符一怔,道:“前辈真是未卜先知,吴先生正是这般说的。”老和尚摇头道:“没有无量的气度,却来练无量的武功,好比抱干柴,引雷火,若不自焚己身,那才是奇哉怪也!”

秦伯符听得这话,犹如醍醐灌顶,呆然半晌,道:“大师说得是,这场比斗,算晚辈输了。”一抬手便向胸腹拍去,欲要震散气海,自废武功。不料一支乌木棒

横里伸出,搭上他双臂。秦伯符手臂顿时如负千钧,难以抬起。只听老和尚笑道:“这一回只当未曾比过。和尚不必向玄天尊磕头,你也无须自废武功,待来日你练到‘无量功’,你我再斗不迟。”秦伯符听得这话,不觉豪兴大动,扬眉叫道:“好,来日再斗。”



老和尚收棒笑道：“当年玄天尊凭‘巨灵玄功’作恶多端，和尚也未脱金刚伏魔之性，故以这‘千钧棋’逼他自废武功。没想到他小肚鸡肠，耿耿于怀四十年，定要再分高低！”他瞥了秦伯符一眼，又道，“听说他为花家收留，那是桃源幽处，他该当晚年安宁，已得善终吧！”秦伯符默然点头。

老和尚笑道：“你和你师父倒是全然不同，全然不同！哈哈，善哉善哉，驽马生得千里驹，野鸡抱出凤凰来！”他纵声长笑，伸出木棒将小和尚挑回肩上，大步流星，隐没在月色之中。

秦伯符瞧那和尚走远，心神一懈，又捂着口咳嗽起来，咳出一摊温热鲜血。想到梁萧负气而去的模样，心中好不愧疚：“他一个孩子，我怎下了那种狠手，也不知那一巴掌，是不是将他打坏了？”他支撑着直起身来，孰料走出数步，忽觉一阵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稳，心头一惊：“糟糕，怎会伤成这样？”只得无奈坐下，盘膝运功。

六 人生初见

梁萧奔出一程，脸上似被火烧刀割，左眼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真是既痛又气。他回头扯起喉咙，痨病鬼、臭乌龟、死王八骂了一通，骂到后来，又痛得坐在地上哭起来。哭了半晌，忽觉一个柔软的舌头在脸上舔来舔去，将泪水舔干，他心知是白痴儿，不

由“扑哧”一声，又笑了起来，抱住小狗道：“还是你最好，可惜你是条狗儿，要是变成人，那就好了。”想着扶起那小狗的前腿，让它人立起来，连哄带拉，引它前行，但走了数丈，白痴儿支持不住，嗷嗷直叫。梁萧只好悻悻将它放下，心中气苦，抬眼望天。只见月正当空，群山幽白，山风徐来，带起林涛阵阵，有如人语马嘶。

梁萧忽听山涛涌起，想起白日的险事，不觉打个哆嗦，心道：“那个病老鬼又病又蠢，跟那和尚作对必定要输。输了不打紧，只怕他口吐鲜血，浑身没力，被老和尚一顿拳头揍死。”他摸着高肿脸颊，甚觉快意，啐道：“我想他做什么？死了活该！”但嘴里骂着，心中却有些莫名挂念，自语道：“我现在偷偷摸回去，任谁也猜想不到。且去瞧瞧，看他死了没有。”他犹豫再三，终又偷偷摸回去。正离棋劫未远，忽听那边有人说话。梁萧屏息前往，拨开草丛看时，不由大吃一惊！

那大小和尚早已不知去向，秦伯符气色灰败，盘膝坐着。身前站了一人，手持铁索，青衣小帽，满脸堆笑，正是那何嵩阳。梁萧暗叫不好。却听何嵩阳呵呵笑道：“秦天王，别来无恙啊！”秦伯符心中叫苦，却知此时此刻决然不能示弱，竭力压住血气，冷笑道：“走狗就是走狗，鼻子灵，脚爪子也快。”何嵩阳目光如炬，在秦伯符脸上转了一转，呵呵笑道：“何某是做捕快的，讲的是眼明心亮、手脚利落。说到这追踪，倒是略有心得，想当年采花贼秋满月轻功高妙，日行百里，踏雪无痕，终究还是束手就擒

261041 山东省潍坊市北海路 636 号 15# 董岩：也许是我太过疏忽，竟然忘记了《武侠版》的创刊日期。偶然翻看今古茶馆，竟有众侠友对《武侠版》创刊三周年的祝福。当时，我真是悔恨至极。

……”他絮絮叨叨,说着往日得意之事,两只眼却死盯着秦伯符,探他虚实。秦伯符听他将自己与黑道宵小相提并论,虽然明知对方激将,仍是莫名愤怒,急咳数声,吐出一口血来,鲜血滴上身畔衰草,为月光洒染,怵目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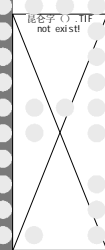
何嵩阳瞧这情形,笃定秦伯符身负重伤,神色一变,纵声笑道:“秦天王当真尊贵不适么,呵呵,看来何某运气不坏。”秦伯符浓眉一沉,冷声道:“有能耐的不妨来拿我试试!”何嵩阳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手中“哗啦”作响,从腰间拽出铁索来。七星索为秦伯符神功震断,丈八铁索只剩下六尺。

秦伯符瞧得铁索卷来,苦于下身麻痹,只得觑其来势,使巧一拨,正中铁索端头,那铁索嗖地从他胸前荡了开去。何嵩阳一惊:“难道这厮伤势并不沉重……”心生忌惮,更加不敢上前,沉喝一声,挥索进击。一时间,只瞧他人随索走,铁索化作一道青光,绕着秦伯符矫然纵横。秦伯符无力抵挡,唯有以手法拨开铁索。饶是如此,何嵩阳仓促之间,仍是无奈他何。

斗了十来招,何嵩阳瞧出秦伯符乃是虚张声势。但他性子谨慎,若非十拿九稳,不肯轻易行险。只见他忽地抬脚,将一枚石棋子向秦伯符挑去。秦伯符左手拨开铁索,沉喝一声,右拳挥出,将棋子荡开,这一拳他被迫使上内力,顿觉喉头微甜,胸口闷痛。何嵩阳一招奏功,旋身又踢来一枚棋子。秦伯符勉力拨开,何嵩阳铁索早至,秦伯符仓促间出手抵挡,铁索掠臂而过,只听他失声惨叫,一条手臂软软垂落,再也无法抬起。何嵩阳呵呵笑道:“秦老弟再不服输,更待何时啊?”他适才还以天王相称,此时得志之余,口中已换作老弟。秦伯符双眉倒立,厉声道:“豺鸷之辈,何足言勇?”

何嵩阳嘿然冷笑,足下挑起一块石头,还未踢出,忽听背后风起,何嵩阳回身一掌,将一枚碎石击飞,掉头看去,却见草中乱响,梁萧噌地蹿了出来,叫道:“臭老鬼看打。”双手连挥,又是两枚石块,向他掷来。何嵩阳不怒反喜,拨开石块,笑道:“小崽子来得好,省得老子再去寻你。”梁萧骂道:“你是我孙子,爷爷打得你尿裤子。”拾起石块,向他腰臀掷来。

饶是何嵩阳阴鸷沉着,被一个小孩儿这般辱骂,也是大怒,厉声道:“小崽子皮痒了么?”弃了秦伯符,向梁萧奔来。梁萧大叫一声,回头钻入草里。何嵩阳一怔,却见梁萧又从草里探出头来,笑道:“我的儿,不敢来追你爷爷么?呵呵,像你这样没胆的小杂种,只合在你妈怀里吃奶!”换作高手强敌,何嵩阳尚能隐忍不发,但被这黄口小儿如此毒骂,却是未有,一时脸色铁青,又扑上去。梁萧转身发足狂奔,何嵩阳追出两步,猛然醒悟:“不好,这小子诱我追赶,是想让姓秦的缓过气来,若被他恢复三成功力,老夫也非其敌。”想到这里,眉目一敛,又变和气,心道一不做二不休,先将秦伯符擒住,再抓那小孩儿不迟。不料方才转身,梁萧又将石块乱掷过来,虽然梁萧年少力弱,掷到身上也不关痛痒,但当着秦伯符这个大高手,便挨上一记石块,那也是颜面扫地,加之梁萧骂得十分难听,何嵩阳忍无可忍,忽地厉声叱道:“王八羔子,老子先揍扁你再



说。”忽地几步赶上，挥起铁索，对准梁萧一索抽落。梁萧急忙倒退，铁索抽中他身前一块顽石，火光迸出，石块从中裂成两半。秦伯符大惊，欲要起身相助，却苦于下肢麻软，站不起来，只得叫道：“小鬼，你不用帮我，自己逃命去吧。”

梁萧一边飞奔，一边叫道：“我帮你个孙子，好汉做事好汉当，是老子砍了猪屁股，才不关你事。”秦伯符见他身处至险至危之境，兀自嘴硬，只气得吹胡子瞪眼，恨不得抓他过来，再打两个大耳刮子。

梁萧跑得急了，忽地绊着一枚棋子，一个趔趄扑倒。何嵩阳疾奔数步，铁索横挥，向他左腿卷到。梁萧忙乱间举起宝剑向后格出，剑索相击，叮当作响，梁萧虎口流血，长剑脱手飞出，远远落入乱草丛中。但铁索与剑锋一碰，也是应声而断，短了半截，缠不着梁萧。何嵩阳不料那剑如此锋利，微感讶异，但见梁萧手足并用，向前爬行，不由哈哈大笑，抢上两步，铁索去势凌厉，缠向梁萧的脖子。秦伯符空自瞪眼怒喝，却是无能为力。

正当此时，忽听“叮”的一声，犹如金石相击。那条铁索不知为何变了去势，怪蟒回头般向何嵩阳腰上缠来。何嵩阳惊叫一声：“奇怪。”急忙避过。又听“叮叮”两声，那铁索呼地一下，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竟向他颈项绕来。何嵩阳惊怒交迸，但那铁索来势刁钻凌厉，唯有躬身后退。秦伯符瞧到此时，心中洞然，分明是有高手藏身暗处，以石子击打铁索，迫使铁索变向，反缠何嵩阳。只见那铁索时而昂起，时而扭动，犹如一条毒蛇，径往何嵩阳身上招呼。何嵩阳惊骇欲绝，连声道：“有鬼，有鬼……”本欲丢开铁索，但他也知来了高手，离了称手兵刃，更难抵挡，一时间拿也不是，丢也不是，明明手持铁索，却在索下东躲西藏，狼狈万状。梁萧从地上跳起来，见此情形，既觉好笑，又觉吃惊。

那“叮叮”之声绵绵不绝，铁索如被巨力牵引，绕着何嵩阳上下翻飞，织成一面精光灼灼的偌大铁网。忽听得何嵩阳“哎哟”一声长叫，那铁索画个圈儿，倏然绕身，将他死死缠住。何嵩阳又叫一声：“有鬼。”叫声惶惶，也顾不得铁索缠身，连滚带爬，飞也似的奔向山后，一晃眼便无踪影。

梁萧瞧到此处，端的如在梦里，目瞪口呆。却听秦伯符叹道：“大师援手之德，秦伯符没齿难忘！”忽听远处洪亮的笑声响起。梁萧恍然大悟：“原来是老和尚，难怪恁地厉害。”循声望去，却见幽深漆黑，也不知那和尚藏在哪里。只听老和尚笑道：“你不用谢我，要谢便谢这小鬼，和尚跟着他来，本想瞧他会否报你一掌之仇。却不料紧要关头，他竟出手相救。不错不错，哈哈，小鬼头不错。”大笑两声，倏忽间去得远了。

秦伯符瞧了梁萧一眼，缓缓道：“小鬼……”话未说完，却见梁萧一跌足，狼嚎一口道：“老鬼。”转身便跑。秦伯符气急败坏，怒道：“臭小鬼，回来……”忍不住纵身一跃，竟然站了起来。他与老和尚交手，引发内伤，行功之时，又被何嵩阳扰乱，能够神志清醒，全凭竭力压制，此时逞强一跃，顿觉两眼发黑，吐出一口鲜血，昏厥过去。

730913 甘肃省白银市靖煤公司一中高三(8)班魏祥：《武侠版》一直是我们班的焦点，只要新一期一到，全班男生蜂拥而至。为了节省资金，我们班是男生轮流买。有时候买到一期，刚一拿进教室，封皮就被同学撕破了。

恍惚间，秦伯符感到身子轻飘飘的，一会儿似一羽鸿毛，飘在空中，一阵子又如一条小船，在浪涛中起落，不时撞着礁石。他浑身痛楚，偏又迷迷糊糊，无法睁眼。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有了些许神志，秦伯符睁眼一瞧，却见四面都是原木，成排矗立。再一揉眼，才发觉自己身处一间小屋，茅草为顶，原木结墙，似是守林人住的房舍，只是空空如也，大约已被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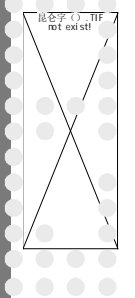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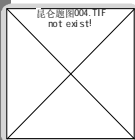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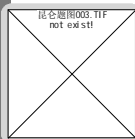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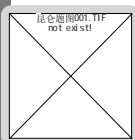
秦伯符心中诧异：“谁将我带到这里？难道是那小鬼？”沉吟片刻，忽觉浑身疼痛，掀衣瞧去，浑身淤青，他恍然有悟，暗忖必是梁萧将自己拖来这里，自己身子沉重，一路上必然磕磕碰碰，没被撞死，已是万幸，但转念又想，或许被这小子趁机殴辱，也未可知。一时越想越气，恨不得将那小子擒到手里，狠揍一顿。思索一阵，秦伯符定下心来，闭目行功。他内力精深，那日若非被何嵩阳扰乱，早该痊愈。秦伯符玄功九转，出了一身透汗，料得伤势好了三四成，即便何嵩阳寻来，也可自保。正要起身推门，却听门外脚步声响起，似有人来。

秦伯符心念一动，便听梁萧笑道：“白痴儿，你吃慢些，我把好肉都给你吃，只留了鸡屁股给那个病老鬼。”秦伯符听得天怒：“岂有此理，臭小鬼竟敢老夫与猫狗并提？”忽又忖道，“是了，老夫不妨也来糊弄他一回，瞧这小子如何折腾我。”于是横身躺下，做出气息奄奄的模样。他本就一副病容，如此正好省了伪装。

过得一阵，只听柴门“嘎吱”作响，梁萧探头探脑，抱着一个油纸包，走进屋内。秦伯符冷眼瞧他，梁萧见他睁眼，似乎吃了一惊，再见他软弱不起，又胆大许多，嘻嘻笑道：“病老鬼，你醒啦？来，吃东西。”走到他身边，摊开纸包，里面竟有一只腊鸡、两条熏鱼，更有一葫芦酒水。秦伯符见那腊鸡不过少了一只翅膀，一条鸡腿，不禁心头一热：“原来这小鬼只是胡说八道，对老夫到底比对狗儿好些。”正要探手去抓，忽又生出疑窦，沉着脸道：“小鬼，这鸡鱼哪里来的。”梁萧撅嘴道：“你管哪里来的，只管吃了就是。”他越是不说，秦伯符越是怀疑，厉声道：“是你偷抢来的，是不是？”梁萧被他说中，顿觉恼怒，高叫道：“是又如何？你吃不吃，不吃我都拿去喂狗。”秦伯符厉声道：“志士不饮盗泉之水，我秦伯符何等人物，岂会吃你的赃物。小鬼，你从哪里偷的，全都还回哪里去！”

梁萧瞅他一阵，神气十分古怪，忽地冷笑道：“你了不起么？还不是躺在地上，被我拖到这里来。好呀，你说什么赃物，我偏要给你吃，叫你没脸。”他欺负秦伯符伤势未愈，扯下一条鸡腿，便往他嘴里硬塞。哪知还没扑到，便觉背脊一紧，蓦地头重脚轻，被人离地提起。他定神一瞧，大惊失色，心道：“糟糕，病老鬼装病诈我？”秦伯符愤怒至极，将他重重掷下。

梁萧痛极而呼。秦伯符双眉一扬，厉喝道：“你还有脸叫？”梁萧挣起来叫道：“你欺负人！”秦伯符想到昏迷时被这小子拖来这里，只怕什么可笑姿态都被他瞧见，没准还被踢了两脚，打了几拳，端的风度无存。他越想越怒，



厉声叱道：“欺负人？若不是瞧你乳臭未干，老子非揍扁你不可！”说着心头火起，反手将梁萧提过来，噼里啪啦，几乎将他屁股打烂。谁料打了半天，却没听到哭声，大是奇怪，便将他放下，问道：“臭小鬼，你怎么不哭？”

梁萧恨恨瞧他，咬牙道：“你就想老子哭，老子偏偏不哭！”秦伯符一愣，又听梁萧恨声说：“我记得清楚，一共五十七下，现在我打你不过，等我将来练好了武功，也要把你横在腿上，一下一下打回来！”秦伯符心道：“好家伙，难为他一边挨打，一边还记得数目！”想到这儿，便道：“好啊，来日你若真有那个本事，秦某认了！记好了，老子名叫秦伯符，别打错人了！”

他瞧得梁萧背后那把宝剑，劈手夺过：“这就是砍伤猪屁股的剑么？”扯开那些破烂布絮，一股寒气扑面而来，秦伯符不由喝了声彩：“好剑！臭小鬼，你从哪里得来的？”梁萧瞪眼道：“病老鬼子，你想抢我的剑？”秦伯符一愣，怒道：“放屁。”将剑掷还给他，冷笑一声，又问道：“你似乎会点儿粗浅功夫。哪个教你的？”梁萧撇嘴说：“你爷爷奶奶教我的！”秦伯符不解其意，一时愕然。梁萧暗里占他一回便宜，心头窃喜：“我爹是你爷爷，我妈是你奶奶，我当然就是你老子了！”

秦伯符耐着性子，细问梁萧身世，但梁萧始终东拉西扯，十句中有七八句假话，剩下两三句都是挖苦人的废话。过不多时，秦伯符终于失了耐心，发起怒来，瞪眼咬牙，揪过梁萧痛揍一顿。梁萧浑身淤肿，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继而伸手抹了泪，内心打定主意：“死老鬼，你又打得我好。从今往后，老子跟你誓不两立。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黄金我说狗屎，除非你打死老子，否则我处处跟你怄气。”秦伯符内心里实已将梁萧当作衣钵传人，只是自重身份，不好明言。但他深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故而拿出师父的威严，疾言厉色，动辄出手惩戒，本指望敲打一番，便能叫这小子老实服帖，将来做一个威震天下的大侠，将本门发扬光大。却不料梁萧天性倔强，宁死不屈，秦伯符打骂越狠，梁萧反抗越烈。

两人在木屋里呆了两日，秦伯符内伤好了七分。这一日对梁萧道：“小鬼，我伤势已好，要去临安，你也跟我一起去。”梁萧这几日里始终想着逃走，但秦伯符武功既高，盯得又紧，委实难以脱身，听得这话，顿时怒道：“不去。”秦伯符给他一巴掌，叱道：“由得你么？”不顾梁萧哭闹，硬是将他拖着，向东行进。

梁萧恨得咬牙切齿，沿途迭施诡谋，逃了不下十次。但秦伯符武功太高，江湖经验又足，即便逃出一

二十里,也免不了被他抓回。秦伯符见他如此悖逆,大觉纳闷,但冥思苦想却想不通此中关节,每次抓回,都给他一顿好打。但今日打过,梁萧明日又逃,而且这小子狡黠多智,长于算计,以致一回比一回难抓。秦伯符每次费尽心力将他抓回,偏又无法令其服帖,除了揍一顿解气,再无他法。这般反反复复,秦伯符收徒之心大挫,情绪越发低落,一路上阴沉着脸,少言寡语。

二人一路斗气,渐入江南地界,只见丘山隐隐,细流纵横,人人皆是吴音软语,腻人心腹。梁萧胸中本就郁愤,倘若燕赵慷慨之士,高歌一曲,倒也能消愁破闷,抒发胸臆,但此刻四周皆是软曲腻语,真叫烦上添烦,愁里更愁,动輒便跟秦伯符撒泼放对。

这日,二人拉拉扯扯,终至临安郊外,离得城门不远,便听得前方传来打斗声。秦伯符料得必是江湖人了结仇怨,他心中烦闷,不欲生事,本想绕道而行,但梁萧存心扰乱,听秦伯符说要绕道,他便道:“放着大路不走,偏要走小路,太笨了些。我知道了,你定是害怕遇上老和尚那样厉害的高手,比不上人家,没得丢人现眼。”秦伯符皱眉怒道:“胡说八道,那位大师是天下间屈指可数的人物,岂是这些货色可比?”梁萧扳起手指道:“屈指可数,这么说老和尚的武功该是天下十名之内了。老和尚你是打不过的,故而你的武功必在十名之外。这样好了,我把脚趾也算上,‘屈指一数’,或许有你一个也说不定。”秦伯符面色铁青,怒极反笑道:“你这小鬼算是老几?老子何等人物,轮得到你来评说?好,我倒要瞧瞧,那里有什么了不得的高手!”当即他打点精神,一把拽起梁萧,朝着打斗处大步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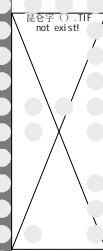
二人走了二百来步,遥见两人正在路边厮打,其中一人秃头黄袍,袒臂露胸,一派藏僧装束,另一人却是个蓝衫老者,头发花白,足下踉跄。那藏僧面带谑笑,出手忽快忽慢,既不令老者脱身,也不轻易取他性命,颇有猫儿戏鼠的意思。

秦伯符瞧得怪讶:“这大和尚什么来路?这老人的鹰爪力不弱,遇上这和尚,却好比遇上克星。”眼见老者势危,不觉步子加快,赶了上去。

那藏僧见来了人,身形陡疾,挥掌拍中那老者后背,那老者向前一蹶,扑倒在地。藏僧嘻嘻一笑,走上两步,欲要将手探入老者怀里去摸什么。秦伯符阻拦不及,蓦地扬眉瞋目,一声骤喝,便似平地里响了个炸雷。那藏僧微微一惊,却也不惧,直起身子,冷冷瞧来。

秦伯符步履若飞,须臾逼近。那藏僧胡须一翘,蓦地左拳送出,梁萧远在一丈之外,便觉劲风扑面,逼得人气喘不及。秦伯符大袖挥出,恰似一面风帆,随那拳劲高高鼓起。那藏僧惊讶间,那大袖已将他拳头裹在袖间,秦伯符袖里夹掌,无声拍到。

二人拳掌相交,藏僧一阵耳鸣心跳,面皮泛红,急欲后退,消去秦伯符的巨力。秦伯符一声大喝,袖上用力,将他手腕缠住,藏僧欲退不能,只觉对方



于寸许间劲力迭起，如浪如潮。顷刻间，梁萧只听秦伯符袖间噼啪声密如连珠，响之不绝，那藏僧的面色则由红变紫，由紫变黑，响到第八声时，藏僧脸上黑气已腾腾变了三次。秦伯符暗觉诧异，他伤势虽未尽好，但这招“葫芦寸劲”仍是非同小可，一旦缠上对手，寸劲节发，不将对手击倒，决不罢休，不想这藏僧连挡八掌，兀自站立不倒，颇出他意料。

霎时间，藏僧脸色一白、双眼圆瞪，虬髯根根直起，大喝一声：“咄！”秦伯符衣袖哧地裂开，藏僧闪电般脱出手去，后跃丈余，盯着秦伯符，叽里咕噜说了两句，也不知是何方言语。他丝毫不敢停留，蓦地转身，飞也似的走了。

秦伯符心知道自己到底伤势未愈，故此力不继，让对手脱身，不由暗道可惜。欲要追赶，却又挂念那蓝衫老者的伤势，转过身来，但见那老者面若淡金，气息已十分微弱。秦伯符伸手探他脉搏，不由得双眉倒立，厉声道：“好个贼和尚！”原来，那老者身上七处筋脉皆被震断，显然在秦伯符赶到前那藏僧已屡下毒手，但这老者十分硬气，虽然连遭重创，仍然竭力苦撑。

秦伯符见老者生机已绝，心中惊怒，起身便要追赶藏僧，讨回公道。不防那老者一张眼，拽住他手，颤声道：“壮士留步，敢问大名。”秦伯符本不愿显露身份，但见老者命在须臾，不忍相欺，只得道：“在下秦伯符。”老者听得这话，浑浊的老眼里露出喜色，喘笑道：“原来是秦天王，老朽临死能见足下，也是不虚此生。”秦伯符面皮一热，心想若非自己一念之差，早来些许，或能救下此老，越想越觉懊恼，黯然道：“兄台伤得不轻，还是少说话为好。”那老者苦笑道：“小老儿也到头了，只是尚有心愿未了。”说着探手入怀，取出一轴纸卷，颤着手摊开，上面画满城阁山川图样。那老者道：“这是大宋八百里江防图，那恶僧潜入朝廷兵部盗得此图，被老夫偶然遇上，设计夺下。不料这恶僧武功高强，我逃到这里，还是没能逃出他的毒手。”说着叹了口气，又道，“这图本该还回兵部，但又唯恐守卫无能，再被那恶僧窃走，还托秦天王前往常州神鹰门，交与我师侄靳飞，让他酌情处置。”

秦伯符肃然道：“敢问兄台与天眼雕王云万程如何称呼？”老者苦笑道：“贱号陆万钧，故万程公正是小才师弟……”说罢，喘了两口气，身子震了数震，溘然而逝。秦伯符拿着江防图站起，瞧着陆万钧，心生凄凉：“久闻神鹰一脉秉承忠义，那云万程尤其是个人物。不过他身为武林柱石，我却是闲云野鹤。年前听说他坏在萧千绝手里，初时我还只当讹传，但如今陆万钧称他故万程公，想来传言不假。”

秦伯符喟叹一阵，对梁萧道：“你等一阵子，我挖个坑，暂将此人入土。隔日备好棺木，再送他返乡。”却见梁萧只是冷笑，秦伯符心中有气，将他拽了个趑趄，提到路边，转身挖了个坑，将陆万钧草草葬了，又把江防图揣入怀里，扯着梁萧进入临安。

一入临安，只见帝王之都，果然不同凡响，雕梁画栋，华夏参差，风帘翠

侠客社区妖精 SKY:《洛阳女儿行》的结局，是带着一丝悲情的。后记《对门居》中，时间一下子跨越到十几年后，让人一下子有了憧憬的感觉。韩铎与方柠的结局书中用了曲笔，给读者留下遐想的空间。而肩负国仇家恨的小计却不能抛下自己的民族与国家，而要独自前行。这应该是个不错的结局。

幕,熏香袭人。两人路过瓦肆之地,只听家家箫管,户户弦歌,更有不少杂耍艺人,踢瓮上竿、钻火圈、过门子、翻筋斗,吆三喝四,彩声四起。梁萧瞧得欢喜,削尖脑袋便往人堆里钻。秦伯符怕他又趁机逃了,连声怒叱,将他揪出来。梁萧当即挣扎叫喊,惹得人人侧目,秦伯符大怒,狠狠给他两个栗暴子。梁萧痛得流出泪来,横了心猛扑上去,抱住秦伯符大腿,大叫道:“杀人啦,这个人贩子拐我卖我,还要杀我啊!”他当街一叫,众人顿时围了过来,指指点点。

秦伯符几乎被气破胸膛,将他扭开,怒啐道:“你这等无赖货色,别说拐你卖你,白送都没人肯要!”又见人多眼杂,甚不自在,怕梁萧胡乱再叫,惹来官差,当下提起梁萧,快步穿出人群。转过几个巷子,到了一处青石小巷,秦伯符始才将梁萧放下,从怀里取出一枚鹤形玉佩,系在腰间。梁萧好不容易得了自由,抽抽噎噎抹去眼泪鼻涕,见那玉鹤儿白里透黄,雕琢精绝,一副蜷颈曲足、没精打采的模样,仿佛害病一般,不禁暗骂:“病老鬼不但自己死样,连玉佩也做得一般衰样,早晚都得病死。”

秦伯符拽着他步入小巷,尽头处踞着一对石狮,其间阖着两扇朱门,黄铜兽头衔着偌大门环。秦伯符拿住门环,三快三慢,在门上扣了六下。不多时,大门中开,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老人脸来,将秦伯符上下打量一番,最后目光落到那只玉鹤上,“哎哟”叫了一声,笑道:“是秦总管么?”秦伯符笑骂道:“老丁头,你这眼神越发差了,只认玉不认人了?”老丁头笑着迎入二人:“您可是大忙人,难得来一回。您有两年没来天机别府了吧?”

秦伯符道:“当是一年零五个月!”老丁头拍着额笑道:“瞧,人老了,不记事啦,还是秦总管记得清楚!”梁萧眼瞅着二人,忽道:“秦总管?你是猪倌还是牛倌?”老丁头的笑容一僵,秦伯符脸色泛黑,反手给梁萧一巴掌,厉声道:“就管你这只癞皮猴子!”梁萧扑上去厮打,却只有一个回合,便被反剪了双手。老丁头看了摸不着头脑,问道:“这个小叫花是……”梁萧怒道:“是你爷爷……”老丁头顿时愕然,秦伯符冷笑道:“老丁头,别理他!这小鬼只会惹人生气!”梁萧叫道:“想不生气就放开我。”秦伯符道:“你少做梦了!”梁萧冷笑道:“做梦?哼!若是做梦,我捏死你一千次了……哼,有本事就不要动手!”秦伯符一边敲他脑袋,一边骂道:“你天生骨头贱,不揍不行!”两个人彼此对骂推搡着走进外堂。老丁头瞧得目瞪口呆,心道:“秦天王平生严峻,怎地和一个小叫花吵嘴,平白失了自家身份。”

待秦伯符当堂坐下,仍余怒未平,接过侍女递上的清茶,浅饮一口,压住心火,对梁萧道:“到了这里,你就不要作怪。哼,不许玩狗儿了,听到我说话没有?”梁萧死样活气,也不答话,只是抱着白痴儿耍弄。忽见秦伯符腾地站起,忙将狗儿丢开,说道:“听到了听到了,你说的比放的还好听!”秦伯符点点头,方要坐下,猛然间醒悟过来,怒喝道:“臭小鬼,又拐着弯儿骂人!”伸手将梁萧揪住。忽见老丁头在一旁目瞪口呆,但觉在人前与小泼皮斗口,委



实不妥,当即放开梁萧,问道:“老丁头,别府里还有他人么?”

老丁头嗯了一声,欲言又止。秦伯符见他吞吞吐吐,皱眉道:“怎么,有话便说。”老丁头望了梁萧一眼,慢腾腾地道:“两位少主今早也来了,渊少主正在府内,容少主方才带着霜姑娘出去要了!容少主的性子你也知道的,见了这个乱七八糟的小鬼,只怕又要大大地生气了。”秦伯符笑道:“凑巧了,他们也到了么?嗨,老丁头你怎不早说?”老丁头道:“您一直与这小叫……咳……小孩儿说话,我都没机会插口。”

秦伯符起身笑道:“好好!敢情清渊到了!我去会他!”说着挽起梁萧便往内走,走了两步,忽又忖道:“清渊清逸旷达,雅量高致,这小鬼却是一派邈邈,如何好去见他?别说碍了他的眼,老子也跟着脸面无光。”当即将他放开,道:“老丁头,你备些香汤,给他洗个澡!哼,都成什么样子?就是一坨狗屎也比他瞧着舒服!”又瞪着梁萧唬道,“莫要耍花枪,乖乖呆着!我转身就回来。”他见梁萧蜷在那里,好似全没精神,挨了骂也不还嘴,嘴角露出微笑,忖道:“这猢狲也有倦了的时候?”想到这里,匆匆离去。

老丁头瞅着梁萧,心中老大不乐意。他虽是仆从,但生平服侍的无不是风流潇洒、用度精洁的人物,今日却要服侍这个小叫花更衣,若非秦伯符有命,瞧这小子的污秽模样,碰也不想碰他。老丁头哼了一声,道:“随我来。”梁萧点点头,紧贴在他身后,老丁头刚走两步,忽觉背心疼,身子顿时软麻,心中咯噔一下:“不好,这小贼竟点了老夫的穴道?”他武功本来不弱,但长居此地,少与人动武,不免失了警惕,更没想到梁萧竟会点穴。

梁萧将老丁头点翻,犹不放心,在他至阳穴上又踹了两脚。回望秦伯符去的方向,狠狠啐了一口,抱起狗儿穿过厅堂,却不走大门,以免露了踪迹。他进门时便已瞅好了逃路,当下揪住墙边一网碧油油的“爬山虎”,翻过二丈高墙,落到外面巷子,发足狂奔。

这一趟也不知跑了多远,出了杭州城,前方渐渐开朗,只见水天清圆,杨柳依依,如吴带当风;湖上画舫三三两两,星罗棋布,舫尾红桨击水,船首玉壶携浆,琴歌流韵,缥缈不绝。梁萧虽不知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西湖,也觉这一眼望去,心怀说不出的舒畅。

他闲逛一会儿,忽觉尿急,平时野惯了,当下也不顾柳堤上人来人往,便在乐鼓声中,红袖招处,对着湖水撒了泡尿。这下委实煞足风景,引得一千游湖之人纷纷摇头。梁萧方便未毕,便听身后有人骂道:“哪来的小畜生?真是下贱至极!”声音清脆悦耳。梁萧大怒,掉头一看,只见一个少女白衣如雪,挽着一个白衣女童,正自转过身去,身后拥着六条大汉,个个肩宽臂长,脖子上青筋暴起,分明都是会家子。

梁萧心头火冒,提起裤子,蹶在后面。忽听得远处锣鼓声响,游人聚成一堆,那白衣少女一行也移步过去。梁萧跟着挤入人群,他一身污秽,自然无人

侠客社区华狂刀:《游侠秀秀》是我看过最好的武侠中篇之一,让人有种惊喜的感觉。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文章。早就厌烦了打打杀杀的江湖,突然间有了一个轻松的天地,真是倍感惬意。游侠秀秀是个好玩的女子,纯纯的,又带有江湖意韵。

和他争路，只是纷纷皱眉呵斥。梁萧势如破竹般挤到前排，探头一瞧，却见一个矮瘦汉子左手持着皮鞭，右手牵个猴儿。那猴儿小得出奇，一个巴掌便能托着，浑身金毛，朝天鼻子，火红的眼珠对着众人转个不停。

梁萧举目再看，见那白衣少女正在对面，不足十七八岁年纪，肤如凝脂，姿容极美，柳眉斜飞，透着一股英气，手边那个小女孩儿年纪极小，不胜怯弱，脸儿十分苍白。六个壮汉在二人身边站成一个半圆，将人群隔开。梁萧心道：“方才是谁骂我？”看看女郎，又看看女孩儿，一时拿不定主意。

那耍猴汉子将锣敲得山响：“在下张三，来自川中！借这金毛畜生挣几个盘缠！请看只因口才好，猴儿穿官袍！”那猴儿唧唧呱呱叫了通，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件大红袍子，呼地套在身上。众人瞧它如此伶俐，纷纷叫好。

张三又道：“只因会作诗，猴儿戴官帽！”那猴儿摇头晃脑一阵，好似文人吟诗的模样，然后从箱子里取出个纸糊的官帽，戴在头上。众人又齐喝了声彩。张三续道：“只因会磕头，猴儿坐大轿！”话音刚落，猴儿跪倒在地，连连磕头，然后拖了个没底子的纸轿出来，套在腰间摇来晃去。场中一时鸦雀无声，唯有那白衣少女脆生生喝了声：“好！”梁萧听得耳熟，心道：“骂我的就是她！”本想靠上去惹事，但这猴戏实在好看，叫他不忍转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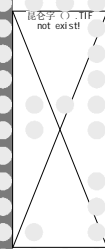
张三铜锣一敲，又道：“北方狼烟起，猴儿当将军！”那猴儿举起一支小枪，举着乱舞。张三道：“无力也无谋，一败三千里！”猴儿顿时丢了枪，满地乱滚，装出逃跑之状。张三又道：“对敌泪如雨，情愿做儿孙！”那猴儿揉着眼睛，好似哭泣，然后连连叩拜。到这时许多人不由相对喟然，连连摇头。

“炎焰熏朝野，翻手弄权柄！上欺君昏弱，下欺无忠臣。”张三犹自念叨，猴儿也做出挺胸收腹、不可一世的样子，只看得众人神色大变，知趣的都悄然退出人群，径自溜了。

“忽闻胡使来，如见老父亲。朝夕赔笑脸，衔尾绕街行！”那猴儿跟着诗句，做出亦步亦趋的样子，端着收钱的盘子，绕场而走。不时有人丢下铜钱，白衣少女则“啵啵”一声扔了锭大银。梁萧见这猴儿机灵可爱，喜欢不已，一心逗它，见它到了面前，忽地伸手，将它头顶官帽扫落，猴儿急忙去捡。这时只听张三正念到：“不知廉耻事，不明君臣纲，所谓宰相者，实为沐猴冠！”转眼一瞧，乍见猴儿没有了帽子，哪还叫“沐猴而冠”，一出好戏韵味大减，不由大怒，一把牵过，举鞭乱打。那猴儿痛得吱吱乱叫，一对眼珠只盯着梁萧溜溜乱转。梁萧被它瞧得颇过意不去，正想上前援手，忽见那小女孩儿挣脱了女郎的手，猛地冲到场中，一把将猴儿抱住，背朝那张三的脸。

张三收鞭不住，眼看皮鞭就要向女孩儿头顶落下，蓦地手中一紧，鞭梢已被白衣少女拈住。白衣少女瞧了女孩儿一眼，叹道：“晓霜，你又犯痴了！”

女孩儿放下猴儿，忽地望着梁萧道：“坏人！”梁萧一愣。女孩儿指着她鼻子，结结巴巴地说：“我看到了，是……是你欺负小猴！你……你打掉了小



猴的帽子!”她心绪激动,苍白的小脸变得通红。白衣少女却冷冷瞅了梁萧一眼,拉过女孩儿道:“别和这种小畜生说话!”

梁萧默不作声,忽地在手上啐了两口唾沫,转过身去,双手在地上乱抹。白衣少女心中微诧:“这小畜生干什么,莫非本就是个疯子么?”念头还没转完,梁萧反身而起,倏地欺近。众人皆不知他身负武功,一个措手不及,只听“啪啪”两声,那小女孩儿脸上顿时多了两个黑乎乎的巴掌印。白衣少女大惊,衣袖挥出,梁萧只觉绵绵劲力涌至,顿时胸闷气喘,急忙一个筋斗倒翻出去,撒丫子便钻进人堆!

白衣少女正要追赶,突见四五个公差分开人群,冲了进来,指着张三的鼻子,厉声叫道:“好个耍猴的,在天子脚下作乱,活得不耐烦了?”说着铁链一挥,便将张三扣住。张三全无惧色,双手叉腰,纵声大笑:“我这是作乱么?当真作乱的该是那个只会欺上瞒下、卖国求荣的贾似道吧!沐猴而冠,沐猴而冠啊……”公差头子一手将他揪住,甩手给他六七个嘴巴。张三满嘴鲜血,仍不住口,大哭道:“大宋朝啊,三百年典章文物便要葬送在这帮软骨头文人手里了……”公差们连拖带拽,拳打脚踢,打得他口吐鲜血。

那女郎凤眼圆瞪,便要上前,六个汉子只见又有十来个公差拥上来,忙将女郎拦住,连声道:“少主不可!少主不可……”却听那张三大声叫道:“太祖皇帝!杨令公!岳爷爷!淮安王呀!你们睁眼看看……仔细看看……那边元朝人大军压境,这边大宋朝歌舞升平,你们看这个西湖,湖里是水么……嘿嘿……哪里是水?是民脂民膏呀……”公差见状急了,用铁链死死勒在他颈上,迫他住口,张三只是奋力挣扎。

白衣少女顿足大叫:“让开!”但那六个汉子拼命拦着,连挨了好几个耳刮子,也不让她过去。张三被公差强拖了六七丈远,张口怒目,忽然之间再不动弹。公差头子一探鼻息,才知他已然气绝,皱了皱眉,摇头笑道:“敢情是个疯子!”回头问同伴道,“这厮的猴儿呢?索性一并弄死好了!省得又被哪个疯子拾着,徒惹麻烦!”众公差齐声称是。

白衣少女见张三被勒死,气得头昏,遥遥听到还要弄死猴儿,忙一转头,哪还见猴儿的影子。忽听有人说:“好像被那小叫花子趁乱抱走了!”不觉一愣,又听女孩儿怯怯地道:“姑姑,我看到那个小坏把小猴抱走了!”白衣少女见她脸上两个黑乎乎的巴掌印,满腔怒气顿时撒到梁萧身上,高叫道:“小畜生去哪里了?我非剥他皮不可!”说完带着一干手下,杀气腾腾四处搜寻。

再说梁萧逃了几步,没见人赶来,又听到张三与官差叫骂,心中好奇,忍不住又折了回去,瞧见张三被公差殴得一脸鲜血,大家的眼神都落在张三身上。那小猴儿则缩在旁边,转着一双火眼,动也不动。梁萧见状心喜,悄然掩上,趁着众人分心,一把将它抓住,塞入怀里,忽见远处着白衣的女孩儿瞪着

530021 广西南宁市民乐路小学六年级(4)班冷雨:前几天数学测验,我没有考到90分,母亲便恐吓我,不再让我看《武侠版》。如果破解开天机十算的梁萧GG能做我的补习老师就好了,100分是肯定不用愁了,说不定还能从算术中领悟出一身绝世武功来。

自己，张口欲呼，慌忙伸拳冲她挥舞，那女孩儿被他吓住，不敢言语。

梁萧唬过人，飞也似跑出老远，在一株柳树旁停下，将猴儿从怀里掏出，摸它脑袋，谁料猴儿十分恼他，甩头便在他手上咬了一口。梁萧吃痛，手一松，猴儿腾地跳出他手心，把身一纵，想要跃上一旁的柳树。梁萧急忙伸脚，踩住它脖子上那根绳，猴儿东跳西跳，却只在原地打转。梁萧摸着手背，心中气恼，将脚下的绳子缠在狗儿脚上，发令道：“白痴儿，咬它！”白痴儿闻声蹿出，龇牙咧嘴去咬那小猴。小猴自然死命逃窜，它虽然敏捷，但苦在刚刚跑远，便被狗儿脚上的绳索绊住。一时间，只看两个畜生一个逃，一个追，磕磕碰碰，将一条绳索拉得笔直。梁萧在旁看了，笑得打跌。忽然只见那猴儿一转身，绕着白痴儿跑了起来。白痴儿瞬间被它连兜三个圈子，四个爪子被捆在一处，摔倒在地，望着梁萧汪汪直叫。梁萧目瞪口呆，心道：“好奸诈的猴崽子！”但那金猴虽缚住狗儿，自己却也被拽在绳端，不能动弹。

四周路人见这一狗一猴被绳索僵在当场，哄笑一片。忽听得一声娇喝：“小畜生！”声音清脆，在笑声中格外响亮。梁萧一惊，连狗儿猴儿也不及抱，拔腿就跑。刚一转身，两个大汉迎面堵住，双手大张，便要逮他。梁萧头一低，使招“野狗扑食”，贴地蹿出，从其中一人胯下钻了过去。那二人双双夹击，擒他本是易如反掌，但没料到这小子竟使出这等无赖招数。愕然间，便听“扑通”一声，梁萧跳进湖里。白衣少女堪堪赶到，见状只得止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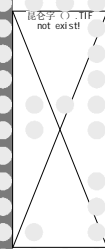
梁萧好似一尾活鲤，在湖里蹿出五六丈，见无人追赶，转身浮起，向岸上破口大骂：“贼婆娘！有种下来，看爷爷怎样收拾你！”白衣少女生来尊贵，从没被人这么骂过，失声道：“你……你骂……骂我什么？”梁萧欺她不识水性，在水里手舞足蹈，得意道：“贼婆娘，贼婆娘……”

白衣少女俏脸涨红，恼羞成怒道：“小畜生，你……你气死人！”宽衣解带，便要下去。一干随从大骇，七手八脚拦住她道：“使不得！少主您不会凫水，别上这小子的当！”白衣少女一想也对，便道：“那好，你们下去擒他！”

六个随从傻了眼，但主命难违，只好褪衣脱鞋跳入水中。他们虽是武功好手，但水性十分平常。梁萧自小就在白水湾长大，白水湾的小溪深潭就好比他家的卧房，此刻他见六人入水笨拙，便不退反进，迎了上去。七个人在湖中你来我往，搅得碧沉沉的湖水好似沸了一般。

纠缠一阵，梁萧忽从他们中间滑了出去。那六人清一色手拽腰间，骨嘟嘟便往下沉。白衣少女失惊道：“怎么？受伤了吗？”一个大汉奋力从水里伸头应道：“没……咕……”白衣少女道：“那是怎么？”一名大汉连呛了两口水道：“属下……咕嘟……失礼……咕嘟……”白衣少女顿足道：“失什么礼？还不去逮那个小畜生！”突见六名属下各各松手，裤子倏地滑落膝下，惊得她连忙捂住双眼，另一只手将身旁女孩儿的双眼也给捂上。

六人狼狈万分，光着腩爬上岸来，甫一上岸，马上捏紧裤头，不敢松开。



原来梁萧巧施“如意幻魔手”，竟在水中扯掉了众人的裤带。白衣少女听得梁萧在水里大笑，怒气更盛，一顿足下了堤岸，抢过一艘小船，六个随从手抓裤头，无法阻拦，眼睁睁看她向湖里划去。

白衣少女从没划过船，初时两下颇为笨拙，弄得船团团乱转，但摆弄数下，隐约摸出门道，又划两桨，一板数尺，倒也似模似样。再一抬头，却不见了“小畜生”的影子，她心头一惊，忽觉小船晃动，忙使了个“东齐镇岳”，马步陡沉，小船入水半尺，压在梁萧头顶，碰得他头晕眼花。梁萧不死心，又使劲掀了几次，但毕竟人小力弱，那女子步法灵活，始终压住小船。两人斗了六七次，梁萧冒头呼吸，却被白衣少女一桨扫过额角，火辣辣生痛，心头大怒，钻进水里，抽出宝剑，将船底撬出个窟窿。

那女子见船进水，大惊失色，恰见一丈外有艘画舫，舫上显贵搂着莺莺燕燕，大瞧热闹。她想也不想，一蹿而上。梁萧跟踪而至，又将画舫捅穿，底舱入水，画舫倾斜，船上人乱作一团。

湖上画舫密集，白衣少女纵身跳上别船，梁萧紧追不舍。一时间，只见女郎时东时西，忽起忽落，她每落一次脚，梁萧便撞沉一艘船，其中默契，就似商量好了一般。不到一炷香的工夫，满湖歌舞已变成呼爹唤娘，几十艘画舫东漂西荡、四散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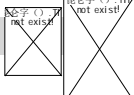
那女子被梁萧赶得东奔西逃，初时气得要命，但见那些作威作福、悠游享乐的大官尽都成了落汤鸡，又觉莫名快意，于是专瞅着最华丽的画舫落脚。顷刻间，白衣少女足下画舫又沉了一艘，一掉头，只见不远处一艘船金碧辉煌，不同寻常，猜想是大官僚的所在，一顿脚向上落去。哪知身在半空，一只竹篙忽地迎面刺来，劲力沉雄。她心头一惊，挥掌横击在竹篙上，哪知触手处如遭电击，左臂顿时麻木，忙借着竹篙弹力，翻落在画舫顶上。

只听船头有人笑道：“好轻功！”白衣少女定睛一看，只见一个胖大藏僧袒肩露胸，持篙立在船头，嘴上胡须根根竖起，便似一只发怒的刺猬。鼓掌称赞者却是一个华服公子，折扇轻摇，倒有几分气派。他左右各立一人，左边是一个着大红道袍的道士，黑须飘飘；右边却是金发碧眼的胡人，身着彩衣，又高又瘦，形如竹竿。

白衣少女见这四人装束古怪，除了那华服公子，另三人无不神完气足，显然身怀武功，一时甚异。她忽见那华服公子直勾勾盯着自己，那目光让人极不舒服，当即两手一叉，柳眉倒竖，向他叱道：“非礼勿视，你要不要脸？”那公子“哧”地一笑，道：“姑娘貌如天仙，在下情不自禁，难免多看几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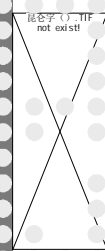
白衣少女生平眼界极高，寻常的男子从不在她眼里，听这公子口气轻薄，心生不悦，忽见水下隐有人影晃动，心知梁萧到了，不觉忖道：“这小子来得正好，把这艘船也凿沉了，淹他们个半死！”她正想着，突听那胡人冷笑道：“这小孩子胡闹得很。”他这一开口，字正腔圆，竟是汉语。那公子目光不离

亲爱的读者，也许阅读这期《武侠版》时，您已经是在惬意的假期了。辛辛苦碌一年，终于能有几天闲假。常年在外的侠友可以与家人获得短暂的相聚，共叙天伦之乐。而尚在上学的侠友则可以借假期之便，温习功课，自我调整。茶余饭后，寒夜灯前，《武侠版》永远是您的知心朋友。



白衣少女脸上,嘻嘻笑道:“姑娘莫怕!只管在此歇息,这小子休想搁沉在下的座船!”说罢刷地合上折扇。那红袍道人接口笑道:“既然如此,各位且瞧瞧贫道叉鱼的功夫。”那胡人咧嘴笑道:“这湖里哪里有鱼?”红袍道人往梁萧一指,笑道:“那不是么?”将竹篙向梁萧掷去,白衣少女见那竹篙去势既准且狠,梁萧绝难避开,情急间摘下玉簪,射向竹篙。只听“夺”的一声,玉簪虽小,以小击大,却将竹篙撞偏了尺许,从梁萧腋下擦过,带起一溜儿血水。

梁萧只觉腋下火辣辣生痛,好似多了个大窟窿,急忙转身,游向湖岸。红袍道人心中恼怒,但他自恃身份,一击不中再不出手,只狠狠瞪着白衣少女,嘿然道:“好内力,贫道还想领教。”白衣少女对这群人打心底厌恶,



懒得理会，一挥袖，向近处画舫落去。那华服公子哈哈笑道：“美人儿既然来了，何不稍坐片刻！”说着丢个眼色，藏僧会意，手臂一抡，扣向女子肩头。白衣少女衣袖一挥，切他手腕，藏僧自恃神功，气贯手臂，任她拂中，两人身子齐齐一震。那女郎飘退数尺，那藏僧却觉一股柔劲透臂而入，半身酥软，一时竟提不起劲来。只听那女子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小惩大戒，还你一招！”身形去若惊鸿，掠过数座画舫，奔向岸上。藏僧不留神吃了大亏，正欲追赶，忽听那华服公子冷道：“阿滩，人多眼杂，暂且作罢。”那藏僧心知主子责怪自己办事不力，心中好不懊丧，唯有应了一声，低头退在一旁。

梁萧潜上岸去，掀起腋下衣衫，只见肌肤上一道血痕，幸好只是皮肉之伤，无关大碍。忽见白衣少女的两个侍从绕过柳堤追来，梁萧急忙掉头，似没头苍蝇，在人群中乱窜，慌乱中，忽地一头撞在一人身上。那人身子刚硬，好似一口铜钟，震得梁萧头昏眼花，举目一看，只叫得一声苦。

来人见他转身要逃，一把捏住他脖子，两只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怒道：“混账小鬼！你逃得好！”梁萧气苦万分，拼命挣扎，那两个侍从赶到，一手提着裤子，大声叫道：“秦总管来得正好，不然又被这小畜生溜了！”秦伯符见他二人模样古怪，眉头微皱：“你们这是什么阵仗？”二人相对苦笑，一名大汉恨声道：“都是这小畜生弄的。”心头火起，伸手想打梁萧耳光。哪知从旁伸过一只手来，将他手腕掐住。大汉一愣，低头道：“渊少主。”

梁萧斜眼一看，只见秦伯符身旁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男子，约摸三十来岁，生得丰神如玉、俊朗无匹，双眸宛如清潭，一望见底。梁萧被他瞧得心头一热，不由忖道：“这人的眼神好像爹爹。”没来由胸中一酸，忍不住又看那人两眼，寻思道：“爹爹也不及他好看……”那男子见他傻瞧着自己，也莞尔道：“便是你啊？果真顽皮！”

他说罢，望着湖上的沉船，皱眉道：“出了如此大事，官差也该来了，此时不走，徒惹麻烦！”秦伯符一点头，回首瞧了远处那艘画舫，识出画舫上那名藏僧正是临安城外曾经会过的那人，不由双眉一挑。但见那画舫悠然去远，料想追之不及，只得怒哼一声，挟着梁萧便走。

走出几步，忽听有人叫道：“秦伯伯！”一回头，便见一个小人影扑过来，钻入他怀里，咯咯直笑，却是那个白衣小女孩儿。秦伯符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怜惜地抚着那女孩儿头顶，低头看了看她怀里的狗儿和猴儿，皱眉道：“霜儿，抱着这些畜生，不嫌脏么？”那女孩儿笑道：“不怕的！”她怀里的白痴儿见了主人，大是欢喜，吠着向梁萧身前猛挣。女孩儿红着脸道：“还给你！”将白痴儿递给梁萧。梁萧接过，揪着它的颈皮泄愤。那女孩儿“哎哟”一声，忙叫道：“别拧它呀。”梁萧心里有气，冷笑道：“它又不是你老子，我怎么折腾关你屁事！”

那中年男子闻声一愣，秦伯符却是怒不可遏，提起梁萧，在他屁股上狠

可曾想过，与你同时呱呱落地的他或她正期盼与你同样的渴望？移动、电信小灵通发短信 WK 到 19497519、网通到 99499、联通发 WK 到 9949 让彼此不再寂寞，距离不再遥远。

揍两记。梁萧破口大骂，骂了两句，又望着那女孩儿怀里的金丝猴，发狠道：“他妈的，猴儿也是我的，还给老子。”女孩儿见他咬牙切齿，骇得倒退一步，生怕他来抢夺，双手把猴儿抱得紧紧的。

秦伯符怒道：“臭小鬼！你还装狠么？”又给梁萧一个栗暴子，反手将狗儿也夺了过来，交给女孩儿。女孩儿轻轻抱着，抚平白痴儿灰黑的颈皮。白痴儿眯缝着一双狗眼，似乎很是受用。梁萧见这模样，气得流下泪来，嚷道：“臭狗儿，没义气……”却被秦伯符推推搡搡，一路到了天机别府。

此刻老丁头早已解了穴，捏着拳头瞪着梁萧，梁萧心知不免一顿好打，索性抹干眼泪，昂首挺胸，心里打定主意：“打死我也不低头的。”老丁头见他神态倨傲，越发气恼，咽了口唾沫，恨恨道：“渊少主！这小子当真欠揍，请少主下令，且让属下揍他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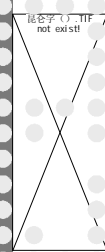
那中年男子摇手笑道：“罢了，您都这把年纪，何必和顽童一般见识！”话音未落，便听有人脆声道：“就是要揍！揍死才好。”是那白衣少女带着随从不自觉地从门外冲了进来，一把拽过梁萧，但立马将他甩开，瞧着手上的油腻，皱眉道：“小畜生，脏死了！”梁萧微微冷笑，白衣少女瞧他赖皮模样，越发气恼道：“小畜生，讨打么？”梁萧不肯示弱，顶嘴道：“贼婆娘！你才讨打！”白衣少女脸色大变，玉手举到半空，却又放了下来，瞪着梁萧道：“如果不是看在哥哥面子上……哼……以后你不许叫我……嗯……贼什么的，否则我打烂你嘴！”梁萧道：“你先骂我的！”白衣少女脸一寒，正要喝骂，忽听身边的女孩儿道：“是呀！姑姑先骂人的！”

白衣少女瞪了她一眼，道：“好啊，晓霜你胳膊肘往外拐，竟帮外人！”说着双颊泛红，轻哼道，“谁叫他在湖边乱……乱……”想到梁萧的种种顽皮行径，又忍不住咯咯地笑弯了腰。梁萧见她忽怒忽喜，大觉不解，扁着嘴咕哝：“什么好笑，本来就是你先骂人！”白衣少女缓过气来，笑道：“好啦好啦，算我不对！我给你赔不是好么？不过，你也不许骂我贼……贼那个，我可有名儿，叫作花慕容。你姓甚名谁，告诉我，我便不叫你小畜生了！”

她口恶心软，喜怒来去颇快。梁萧瞧她落了低，心想：“方才那道士拿竹篙刺我，也亏她相救。”他又望了望中年男子，“他不让人打我耳光，也不让老头子揍我。哼，也罢，暂且不和他们怄气便是！”想到这里，便老实说道：“我叫梁萧！”

花慕容道：“梁萧！这名字倒是奇怪！”梁萧怒道：“不喜欢叫就算了！谁稀罕你叫我名字！”众人不禁莞尔，秦伯符乍见小女孩儿似欲说话，又怯怯地不敢开口，便道：“晓霜，你有话说么？”

女孩儿小脸通红，低声道：“我……我也能和梁萧说名字么？”梁萧瞪着她，大惑不解，心道：“你说名字干吗，老子又不爱听？”却听秦伯符笑道：“自然可以。”女孩儿鼓起勇气，向梁萧道：“我叫花晓霜，你……你叫我晓霜便好。”



那中年男子摸了摸她的头，向梁萧笑道：“在下花清渊……”梁萧哼了一声，梗起脖子，不料又挨了秦伯符一记栗暴子。梁萧旋身与他扭打，却被按住，秦伯符黑着脸道：“臭小鬼真是不知好歹。”众人见此二人这般情形，真是哭笑不得。

却听梁萧嚷道：“我就是不知好歹，我好好的人，干吗非得受你们摆布？你仗着武功好，就欺负我没爹没妈，又敲又打的，如果……如果我妈还在，一个指头就……就……压死你……”说到这里，他既觉示弱不对，又确实想起伤心事，一时泪水如断线的珠子，顺着黑乎乎的脸蛋滚了下来。

众人面面相觑，秦伯符慢慢松手，将他放开。花清渊拍了拍他肩头，叹道：“小兄弟，既然遇上，咱们也算有缘，若不见外，就把咱们当作一家人好了。”梁萧本想说：“我是你爷爷，当然是你一家人。”但眼神和他清亮的眸子一碰，这句浑话顿时缩了回去。花晓霜却忍不住笑道：“好啊，我多了一个哥哥呢！”梁萧瞪她一眼，啐道：“鬼才做你哥哥！”晓霜脸色顿时煞白。

秦伯符气得又想揍人，但终究忍住，心道：“这小子桀骜不驯，无时不想着逃走，长此以往，终究不是办法。”耳听得梁萧与花慕容又开始对骂，花慕容嘴上功夫不敌，颇有动手的意思，不由摇头叹了口气，道：“罢了，臭小子，你既然一心不愿随着我们，也就由你好了！”

梁萧大喜过望，一抹眼泪，大声道：“说话算数？”秦伯符怒哼一声，沉着脸道：“老子话已说尽，你一句不听，我逼你一千一万次也是枉然。你既然来了这儿，也不能就这么离开，省得别人说姓秦的不通人情，你须得给我洗漱干净，吃一顿饭再走。”梁萧眼珠一转，道：“说好啦，吃完饭就放我走的。”秦伯符无奈点头。梁萧又斜眼睨他：“你可是大人，不许诓人！”秦伯符黄脸涨紫，怒道：“呸，老子诓你？你也配？”

梁萧满心欢喜，嘻嘻直笑。秦伯符着人烧热香汤，带着他直至厢房。梁萧穿过后堂，步过一道窄门，方知这所府第别有洞天，回廊四通八达，一道曲水绕廊而走，水上有飞梁沟通，岸边庭内湖石轩峻，假山上灰白小径，直通一座翠亭。

梁萧边走边看，啧啧连声，走了一百来步，方随仆从进了厢房，在香汤里痛快洗了个澡，将满身的虱子污泥都洗干净。爬出桶外时，早有人将新衣裤放在门前，裤子略大了些，梁萧将裤脚挽上一截，方才合身。

出了门，却见门外一个侍女正瞪眼看他，梁萧上下瞧瞧，并无不妥，问道：“你瞧什么？”那侍女扑哧一笑，说道：“没什么，就看一个黑泥娃娃跳进去，却蹦了个白瓷娃娃出来。”梁萧挠头不解，那侍女笑道：“你别挠头啦，渊少主在流杯水阁等着你吃饭呢！”

梁萧老大不愿和秦伯符相见，撅了撅嘴，勉力随那侍女走了一段，忽道：“这个……这个姐姐，你叫什么名儿呀？”侍女笑道：“咱们穷人家的女孩儿，有什么名儿不名儿的，但这里的人都叫我菊香。”梁萧笑道：“菊香姐姐长得真好看！”菊香望了他一眼，抿嘴笑道：“我有什么好看，容少主才好看呢！”

我的名字叫徐蓓蕾，很想结识不同地方的不同朋友，每天拉着小提琴，内心却总有一些渴望在沸腾，和我聊天？移动、电信小灵通发短信 WK 到 19497525、网通到 99499、联通发 WK 到 9949

梁萧冷笑道：“你说花慕容么？长得跟母老虎差不多！”菊香眉头一皱，还没答话，便听背后有人喝道：“小鬼头，你又在嚼什么舌根子？”菊香花容失色，转头望去，只见茶藤架下，花慕容杏眼圆瞪，双手叉腰，大发嗔怒，花晓霜则换了一身淡绿衣裙，傍着她微笑。

梁萧故作惊讶道：“我以为你不在的。”花慕容怒道：“呸！你定然知道我在后面，故意胡说，再说就算我不在……”花慕容话没说完，忽见梁萧掉过头来，不由转嗔为喜道：“哎呀，原来你这小鬼洗干净了，也蛮乖的，以后便是这样，莫要再弄脏了。”她素爱以貌取人，瞧梁萧生得俊俏，心中恼怒不知为何竟然烟消了，不忍再责骂他。

梁萧觑见晓霜抱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狗儿，只有爪缝乌黑，两眼一亮，叫道：“白痴儿？”他伸手去摸，那狗儿却一缩，梁萧再摸，狗儿忽地冲着他汪汪大叫。梁萧气得发昏，怒道：“死狗儿，你竟敢当叛徒……”伸手就要揪它颈皮。花慕容笑弯了腰，伸手拦住他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梁萧都要气哭了，叫道：“你们拐了我的狗儿，怎么还叫我的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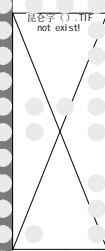
花慕容忍住笑道：“我先给你说个杨布打狗的故事。”梁萧正扭头生气，但一听要说故事，忙竖起耳朵倾听。只听花慕容道：“古时有个叫杨布的人，穿了件白衣出门，哪知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他就把白衣脱了，换了套黑衣回家。哪知他家的狗却不认得杨布，迎上去汪汪地咬他。杨布大怒，拿了棍子就要打狗。他哥哥杨朱见了，便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如果这条狗出去的时候是白狗，回来却变成了黑狗，你认得出来么？’”梁萧一愣，继而大怒：“好个贼婆娘，拐弯抹角，骂我是狗！”他怒视花慕容，花慕容占定上风，也笑吟吟回视。花晓霜没瞧出二人正在斗气，接口说道：“姑姑，这个故事我在《列子》里看过的。唐人卢重玄还注释说：‘夫守真归一，则海鸥可驯；若失道变常，则家犬生怖矣！’”

花慕容在她脸上摸了一下，嘻嘻笑道：“你记性倒好！所以凡遇是非，务必先内求诸己，切莫忙责于人！若是守真归一，鸟儿都能教得听话，可有些人啊，怎么教都不听话！”说罢斜眼瞅着梁萧。

谈到学问，梁萧便是个草包，这些文绉绉的说法，他一字也听不懂，无从作答，心头好不憋闷。他闷头走了一程，回廊尽处出现一个小湖，湖内遍植荷花，阔大的荷叶摩肩接踵，覆盖水面；花枝劲直，顶着一个个红白菡萏。只见花慕容已挽着花晓霜，经过水榭，步入楼阁。梁萧略一迟疑，也跟上去。

秦伯符与花清渊正在阁里守候，乍见一俊俏童儿钻了进来，一愣之间，方才认出梁萧。秦伯符一拍大腿，笑道：“小鬼，你好好收拾一下，倒也是人模狗样的。”花清渊也笑道：“是呀，先时当为浑金璞玉、珍珠蒙尘，为人精洁一些，总是好的！”

梁萧大刺刺坐下，眼睛在桌上扫了一遍，只见酱鸭肥鸡、白藕红菱，还有



鹅掌羊脯、蟹黄虾仁，另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香药蜜饯、干鲜果子。梁萧瞧得肚子咕咕乱叫，当下也不客气，伸手便撕下一条鸡腿，塞进嘴里。

花慕容瞧得皱眉，说道：“你没吃过饭么？”梁萧舌头转不过来，呜呜作响。花慕容瞧他吃相，打心底里讨厌，当下耐着性子道：“我问你，吃饭该用什么？”梁萧道：“自然是用手了……”伸手又要去拿，却挨了花慕容一筷子。他捂着手跳了起来，当即就要撒野，一旁的花清渊伸出手，轻轻按在他肩上。梁萧不由自主坐回凳上，花清渊一笑，举筷拈了一只鸡腿，搁在他碗里，又端过一碗羹汤，道：“慢慢吃，别噎着了。”梁萧瞧他言辞温和，不禁想起往日吃饭时，自己和娘亲顽皮胡闹，爹爹也是这般对待自己，但如今爹爹埋在土里，再也不会逼自己坐着，不会给自己夹菜盛饭，更不会叫自己细嚼慢咽，想到这里，顿觉内心酸楚，低头不语。

众人见他突然间无精打采，甚感奇怪。一旁的晓霜拉了拉他衣角，道：“萧哥哥，你不舒服么？”梁萧醒悟过来，忙用衣襟揉了揉湿润的眼角，努力装起狠相，瞪着晓霜道：“你……你叫我什么？”晓霜脸儿涨红，梁萧哼了一声。他到底是小孩子，转眼又忘了忧愁，放开襟怀，双手左右开弓，尽揽桌上美食，鸡鸭肥浓，菱藕清鲜，咸甜适度，酸辣相宜，梁萧从未吃过这样的好筵席，不觉满心欢喜。花氏兄妹俱都好洁，瞧他吃相邈邈，花慕容蛾眉紧蹙，早早住箸，花清渊略略尝了两箸，也不再吃。

秦伯符瞧了片刻，忽地叹道：“梁萧，你性子不好，但却有点小聪明，若你肯听我话，我倒可把一身本事都传给你！”众人皆是一惊，花慕容急道：“秦大哥，这如何使得，这小泼皮哪配学你的本事？”秦伯符摆手道：“你先别说话！”花慕容见他辞色郑重，也不便多言。

谁知梁萧却摇头道：“你武功不好！”众人又是一呆，秦伯符脸色酱紫，右手五指用力，檀木桌上多了五个指印。花清渊见势不妙，笑道：“梁萧，你大约还不知道，江湖上提起‘病天王’秦伯符之名，可说是如雷贯耳呢。”梁萧依然摇头道：“他武功不成的！”

秦伯符神色数变，忽地哈哈大笑道：“好，好，你倒说说，老夫的功夫如何不成了？”梁萧道：“你连那个和尚都斗不过。”秦伯符一愣，道：“这个不足为凭，那位前辈乃是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我斗不过他，也是应该！”梁萧道：“就算他顶尖儿，但你斗得过萧千绝么？”秦伯符又是一怔，沉吟半晌，摇头道：“恐怕斗不过。”梁萧一拍手，悻悻道：“胜不了萧千绝的武功，我才不学呢。”

秦伯符不顾身份提起收徒之事，哪知竟被一口回绝，当真颜面扫地，忍不住一把抓住梁萧胳膊，怒道：“慢来，萧千绝乃武林中不世出的大高手，要想胜他，谈何容易？再说，你干吗非得胜他不可？”梁萧只是摇头，虽不说话，眼圈却红了，秦伯符一愣，手上微松，梁萧猛地挣出，埋头冲出水榭。众人面面相觑，尽皆愕然。

你相信占卜命运吗？数字里面的神秘往往预测着你的未来，想知道手机号码的寓意吗？移动、电信发短信 WK 到 19497519、网通到 99499、联通发 WK 到 9949 给自己算一卦吧

梁萧奔出一程，反手抱头，缩在墙角，呜呜大哭。哭了好一阵，心情才平复下来，但一想起秦伯符的话，又忍不住想哭，寻思道：“萧千绝那样厉害，我的武功却谁都胜不过，难道今生今世都报不了仇，救不出娘亲了么？若是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心灰意冷，望了望怪石嶙峋的假山，心道：“索性一了百了，一头撞死罢了。”

他一跳而起，正要把头往山石上撞去，忽听狗叫声响，有人欢然叫道：“萧哥哥，你在这里呀！”回头一看，只见白痴儿撒着欢向自己跑来，花晓霜则在不远处含笑而立。梁萧连忙背过身子，忖道：“万万不能被她看见我哭鼻子。”

他抹去眼泪，才哑着嗓子道：“你来干吗？”花晓霜道：“大伙儿都在找你！好在白痴儿聪明，一下子就寻着你了。”她说着浅浅一笑，盯着梁萧道：“萧哥哥，你眼睛红红的，哭过了么？”梁萧被她瞧破，恼羞成怒，横她一眼，怒道：“放屁，老子才没哭！”气冲冲地从她身边走过，花晓霜拉他，梁萧反手将她推个踉跄，但走了几步，又觉出手重了，有些过意不去，偷眼一瞟，只见花晓霜背靠着墙，脸色煞白。

梁萧忍不住转过身来，嘟囔道：“还不走啊？站着干吗？”花晓霜抿着嘴，细眉微微抽动，似在强忍着痛苦。梁萧哼了一声，撅着嘴道：“推你一把就生气了么？哼！小气鬼！”回头刚走出两步，便听到身后微响，急转身时，只见花晓霜两眼紧闭，蜷在地上。

梁萧一惊，伸手探去，只觉她气息微弱至极，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莫非她这等不经事，被我一掌打死了？”想着一颗心突突直跳，欲要一逃了之，双脚却好似灌铅水，只挪了一步，便再也无法动弹，心道：“小丫头对我还不坏，叫我‘哥哥’，我就这样害她死了？但若不逃，万一……万一当真无救，她那些姑姑爹爹问起来，我怎么说？若知是我下的毒手，贼婆娘和病老鬼岂不要活活撕了我？”（下期待续）

（责任编辑 傲月寒 小似）

下期猜猜看

（哭笑不得，不停为梁萧挥汗如雨的）小似急道：“可爱小MM花晓霜会有事么？小梁萧太过活泼顽皮了，我都有点想打他屁屁……花清渊大叔会收留无依无靠、倔强无匹的小梁萧么？真揪心哪！凤歌，别跑，快点告诉我梁萧会跟这花家有怎样的纠葛！”

（展翅作高飞状的）凤歌：“不要追我啊！下期《昆仑3》中，梁萧会被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嘿嘿，他将在那里学会足以影响他一生的本领……”

各位侠友，可爱的花晓霜MM会平安么？会生梁萧的气么？凤歌说的这个地方究竟是哪里？请登录 www.21wuxia.com 留下您的预测。您还可以通过短信平台参与进来：移动用户请把答案发送到33885202，资费0.20元/条。（联通用户暂时没有开通，敬请谅解。）

小非 64E0013.TIF
not exist!

凤歌:久仰小非风流倜傥,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小非:呵呵。(回顾清欢)你叫凤歌大侠采访我啊?我还想采访他呢。

清欢:你采访凤歌做什么?

小非:学习他的文字呀。除了金庸,我最喜欢的两本武侠小说,一本是孙晓的《英雄志》,一本就是他的《昆仑》。

凤歌:昏,咱们不要客气了。今天你可是嘉宾呢,还是说说自己吧。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想到写这种武侠童话的?这条路子很新奇。

小非:其实我的初衷不是写武侠,武侠只是个筐子,我往里面装我想装的东西。我早些年画过漫画,有时也自己写些漫画剧本。我的写作最早是源于漫画剧本的创作。童话其实是别人说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写法都比较轻松吧。

Chuenzhenrumeng
纯真如梦

小非 64E001.TIF
not exist!

—— 小非的江湖童话

凤歌:漫画设定?你曾经做过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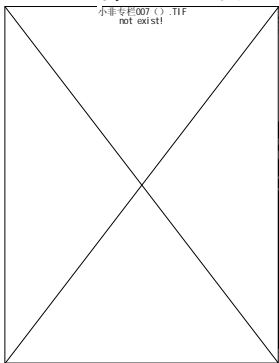
小非:不是单做设定,而是画整个故事的漫画。(上个世纪)1996年1997年的事了,当时我刚毕业,就跑去深圳画漫画了。

凤歌:小非的画我一直很佩服,不过我很奇怪,你的画很唯美,但你的小说却很可爱。乍看过去,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呢。

小非:这个我也很困惑,其实我很早就把漫画放弃掉了。用电脑绘画只是舍不得以前学美术的那点儿基础。你看到的那些唯美鼠绘我是从去年才开始画的,只是刚好找到了个合适的画面表达方式。我现在的画和小说完全是两回

合不起来。

凤歌:我觉得《三姑娘的剑》和《游侠秀秀》里面人物很



出场人物介绍

- 【采访】凤歌,前次在侠道三人行中以匪七的形象出场,《武侠版》编辑部副主任。新武侠作品《昆仑》的作者。
- 【受访】小非,自称中国鼠标绘画 NO.1,其文字清新可读,颇得读者喜爱;代表作《三姑娘的剑》、《游侠秀秀》,已发表在《武侠版》2004年第10期、2005年第2期上。
- 【记录】清欢,在侠道中为众人端茶递水之勤奋记录员。

漫画,但故事叙述方式却是小说性质的,听说你是王小波的 FANS,没错吧。我倒看出几分王小波来了。

小非:是的,我喜欢王小波的文字。他的“时代三部曲”我在床头上放了好几年了,百看不厌。

凤歌:嗯,恕我冒昧做个总结,你的人物是金庸的,叙事是王小波的,而打斗则很古龙,不知道你觉得怎样?

小非:这个我不大同意哦。古龙我看得很少,而且是很多年以前看过几本。王小波对我的文字肯定是有影响,但我决不想刻意去模仿他。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叙事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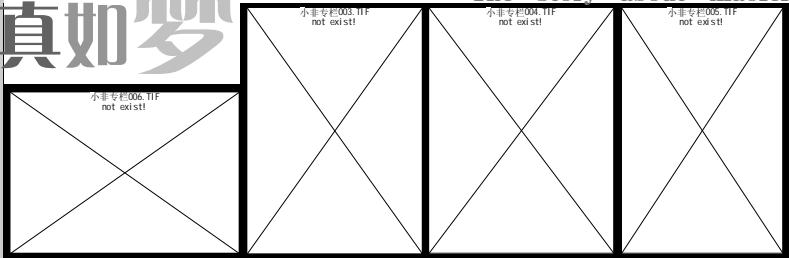
凤歌:不错,王小波节奏快,人物性格比较锋利,但你的叙事节奏平易悠扬,人物天真未琢,所以给人一种童话的感觉。我觉得你像古龙是因为《三姑娘的剑》。

小非:刚写作的时候我也写些伤感的故事,但后来觉得这样很累,不是我喜欢的。我现在写东西比较愿意写能讨自己欢心的故事。说实话哦,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三少爷的剑》。以前只看过《风云第一刀》和《欢乐英雄》。古龙的文字比较偷懒,这点可能跟我有点儿像,这是我对这位大师的一点点个人印象。

凤歌:哈,娱己娱人是最好的。我喜欢这种写作态度。在这两篇《武侠版》发表的文章中,都是女性主角,为什么要写女性主角呢?是不是想在以前的小

Chun zhen ru meng
纯真如梦

The story about xiaofei



说上寻找突破？或者仅仅是爱好而已。

小非：我写《三姑娘的剑》的时候，只是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表达出女性主角的心理，就是小女孩的心思。那篇东西是三年前写的了。后来自己重读这个小文章的时候，觉得有点儿意犹未尽，才有了《游侠秀秀》这个长篇。还有就是网络游戏的影响——我曾经在一个网络游戏里使用一个女性角色，大概两个多月吧，呵呵。

凤歌：阴险啊，一定骗了很多男性吧。

小非：呵呵，我做什么事都比较投入，不管是写作、画画，还是扮演小女生……

凤歌：……倒了一排人。

小非：哈哈，别笑别笑，那是体验生活，为艺术献身。

凤歌：嘿嘿，闲话少提，你这种表达还是很成功的。不过，在秀秀和三姑娘之间，你更喜欢谁呢？

小非：我可能还是更喜欢三姑娘一点儿，以前写的时候没太当回事，一些东西表达得比较自然。游侠秀秀是我第一个长篇，很多地方还不能让自己满意。

凤歌：我觉得三姑娘确实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这种女性主角以前似乎没见过。

小非：是吗，我还真不知道，以前网上有人说三姑娘是古龙一篇小说里的女主角田丝丝的翻版。但我还没找到那篇小说。

凤歌：不是的，古龙不会写这种可爱的女孩子。

小非：哦，我想也是，古龙写的女孩都比较女人。

清欢：田丝丝是古龙《大人物》中的女主角，但是绝对没有你的（三姑娘和秀秀）可爱。

小非：我记下来了，回头瞧瞧去。

凤歌：破剑、江洋有点儿像，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影子啊？

小非：应该有吧：我女朋友有一天半夜打电话给我，愤愤不平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一句：“哼！你就是江洋！”然后挂掉。人都有两面，破剑和江洋可能正好是我的这两面吧。前者是表面。

凤歌：呵呵，哪方面啊？是痞气还是霸气？或者二者兼有？不过感觉你还是雅痞。

小非：一方面，表现出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从容；而另一方面，又抗拒不了虚荣心的涌动。

凤歌：汗，这么说，我也是了——感觉怪怪的。

小非：呵呵，我自己评价自己也感觉怪怪的。其实，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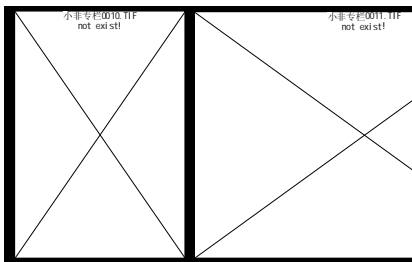
凤歌：嗯，那就换个话题吧，我觉得这两篇文章除了刻画出别致的女性主角，更大的贡献则是堆砌了一个古怪的江湖世界，不知道小非是用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呢？

小非：我喜欢把一些别人都约定俗成的东西推翻掉，然后根据自己的阅历去推断它们的来龙去脉，再重新构建起来。这是我从事了几年广告行业培养出来的，有点儿职业病——无非创意二字。

凤歌：我觉得这个江湖背景是纯讽刺漫画式的，小非将所有的武侠人物做了一种夸张的处理。所以给人一种反侠的效果。

小非：倒也不是反什么，而是一种逆向思维。

凤歌：有破有立，在游侠秀秀里，地痞、淫贼、强盗似乎都有了新的内涵，让人



耳目一新。正派武林好像都成了反派了。

小非：缺少对正派武林的描写，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缺失吧，不是有意漏掉的，哈哈。

凤歌：（笑）是啊，像秀秀这样的女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存在吧。

小非：哈，我女朋友就是那样的人物。

凤歌：555，故意馋我不是？真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么？神往ING。

小非：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都



小非的

有她可爱的一面,只要用心挖掘。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可爱的,我喜欢把他们的可爱写出来,不可爱的地方则藏起来。现在我正企图突破,就是把人性中那些不可爱的东西也写得可爱。

凤歌:哈哈,这些心得咱们呆会儿交流,三人行里还是谈谈你近期的计划吧。

小非:刚完成《淫贼外史》。这个(小说)王小波的味道很浓,我正尽力摆脱。我想练自己的中文能力,就是像凤歌一样古色古香的文字。最近特别喜欢咬文嚼字,以前从来没发现中文如此美妙。

凤歌:谬赞了,小非是准备把淫贼也写得很可爱吗?

小非:呵呵,目前正在整理呢,是可爱还是不可爱,那就要等大家看了再说。

凤歌:除了《淫贼外传》之外呢?《游侠秀秀》的结局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不知道这小丫头后面怎样了?到底跟了强盗还是淫贼啊?有点儿吊人胃口。

小非:小丫头喜欢江洋,江洋的心里原来藏着三姑娘。后面的故事就是讲秀秀的一个心理成长历程。

凤歌:惊倒,恋母情结终于出现了。

小非:那倒不是,江洋在认识秀秀以前就遇见过三姑娘了,大家知道三姑娘长得跟小姑娘一样,江洋以为她是小姑娘,所以喜欢上了她,所以知情后想打败破剑。三姑娘是秀秀的姐姐,不是妈妈,所以不是恋母情结。后来秀秀明白了江洋为什么经常跑来找她——原来因为自己跟三姐姐长得像呀。

凤歌:悲,小丫头岂不是气死了,被当成替代品了。

小非:感情上受伤,小丫头生气不起来,只能伤心了。

凤歌:郁闷,但愿他没得逞吧,我不太喜欢江洋。不过小丫头会不会飞蛾扑火啊?

小非:呵呵。是啊,女孩子都这样。

凤歌:唉,但愿续集不会太悲伤。

小非:哈,会有个好结局的。

纯真如梦
Chun zhen ru meng

字母里的^{alphabet}古龙^②

文 / 西门吹水



Chart 排行榜

武侠小说里的排行榜是很多的，甚至慕容美的《风云榜》就是以这个为书名，但流传最广、最有名的排行榜则是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提出的兵器谱。百晓生与兵器谱更

是由此成为流行词汇。

我们仔细看一下兵器谱，会发现几个很有趣的地方。

《多情剑客无情剑》里并没有把这个排名完整地排出来，甚至十大高手里缺了第六位（我曾经猜测那是白天羽^①），而第十位东海玉箫是在《九月鹰飞》里才出场的。这样的排名为何依然如此知名？

兵器谱之所以如此闻名，固然是由于这本书写得实在不错，使得兵器谱也广为人知，或许也还有更

深一层的原因在里面，古龙通过兵器谱的排名和谱中人的命运，阐述了他自己的观念：

一、排名第一的天机老人死于排名第二的上官金虹手里，说明武功一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前的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一般是年纪越大，内力越深，武功越高，古龙则将此颠覆。天机老人理论第一，但是却已收手多年，加之年纪变大，精力渐衰，而且又为盛名所累，败给上官金虹，并不让人意外。甚至在决战之前，天机老人已预见到了这个结局，上官金虹自然也早料到了。你越害怕失去的，往往失去得越快。

二、上官金虹死于排名第三的李寻欢手里，表面上是说，人不能太自信；上官金虹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将李寻欢杀死，却为了想试试自己能否接住小李飞刀而丧命。人太过自信就会变得盲目，不放过任何机会才是成大事者所为。实际上，古龙要表达的可能还是仁者无敌，代表仁爱和正义的小李飞刀是没有人能够接得住的。李寻欢出道那么久，刀下没有妄杀一人。

三、榜上无名的荆无命、阿飞击败了不少兵器谱中人，说明江湖之大，奇人辈出，永远不要轻视那些默默无名的人。有很多人只是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那种欲望，但是不表示他们没有实力。

兵器谱说白了也不过是一个排名，排名本身颇为无趣，然而一旦有了排名，与之相关的名利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被卷入其中。不少高手是不愿意登上兵器谱的，那意味着你有数不清的麻烦、挑战。忽然想起《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也有许多富豪不愿意进去，心境是相似的吧。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进入兵器谱，恐怕更是身不由己了。怎样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影响呢？天机老人感到害怕，最后自废武功。而排名第四的嵩阳铁剑和排名第五的银戟温侯呢？这两个心比天高的人物也是一方豪霸，但是对排名上的尴尬无法面对，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向高位挑战为人生目标，然则，他们忘了，武者的终极目标并不一定是天下无敌。

兵器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古龙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也因此，百晓生的兵器谱就成为武侠小说里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



Drink 酒

古龙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沉溺于酒，必定有他伤心的事，而伤心的人必定是多情的人。

古龙是一个好酒之人，他的病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他的酗酒无度所致。在他

追

忆

古

龙

20年

过世后，他的朋友们开了四十八瓶^②他生前最喜欢喝的XO，浇在他的坟前，算是以酒送行。

古龙之好酒，由他的朋友讲出来，着实不得了，据说他曾经以盆来牛饮。想出这种方法喝酒的家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而在他的家里，也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酒。

中国历来有酒文化之说，文人骚客和酒更是有着很多神奇的故事，尤以李太白的“醉草吓蛮书”和“斗酒诗百篇”最为出名。

古龙作品自中期以降，书里人物无不是酒中豪客。从楚留香到陆小凤，从沈浪到李寻欢，莫不如此。

那些风流人物因酒而带来多少佳话。沈浪逃亡时，快活王敬了他一杯，真是惺惺相惜，突出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氛围^③；楚留香与胡铁花的友情，自小开始，自酒开始；春天，江南，段玉与华华凤的爱情也便是以三雅园的“善酿”开始的吧^④。

不过话说回来，我对古龙之好酒，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描写，因为单单如此的话，很多作家的笔下都写过，而且写得都不错。古龙的脑子历来是以新奇著称，这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试过“尸饮”和“吊饮”吗？

郭大路就被这个问题困扰住了：在他的面前，王动躺在床上尸饮，燕七吊在梁上吊饮。而郭大路只会坐着或者站着喝酒，这让他很沮丧^⑤。

我相信，古龙一定有试过这样喝酒，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酒徒。

这种描写看起来很平常，但是能够想出这样的描写是需要奇思怪想的。而且，会尝试这样喝酒的人，他的心情应该就和王动差不多吧，颓废。他们从外表看来好像对一切都不在乎，心里其实压抑得厉害。

酒该如何喝是一个问题，不仅方式方法有讲究，态度亦要正确才行。古龙对于酒的态度可以借用《大地飞鹰》里面的歌谣来概括：

儿须成名，酒须醉。

酒后倾诉，是心言。

古龙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有酒必醉，不醉不归。

在古龙《谁来跟我干杯》这本散文集里面，有一则小故事，说的就是古龙当年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时的事情，当时古龙无名，一群朋友在海边喝了个大醉。他也承认喝酒很快乐，不过喝醉了就很要命。但是他为什么还是选择喝醉呢？同样在这本散文集里面，古龙说道，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液体就是酒，因为他可以让你忘记很多事情。

都说《大人物》有点儿古龙自己的影子，但以我看来，杨凡不过是外表像罢了，性格是全然不同的。反倒是秦歌的身上让我看到古龙的影子。秦歌不想醉，但是他依然每喝必醉，这就是所谓的大人物、大英雄。古龙呢？他是不是也是这样？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许是古龙最好的诠释。在古龙醉酒的背后，我看到了那个杂乱的江湖。

林清玄说过，曾想送给古龙一副对联：

酒醉南山猛虎。

侠惊北海蛟龙。

写到这里，才由蔡澜的文章里知道，古龙的肝病起因不是喝酒，而是输血感染。医生交代古龙不可以再喝酒，如果因酒昏迷三次，他将丧失生命。而古龙依然故我，终于离去。

古龙一直说，如果生活充满束缚，那么生活是无趣的。

无言。

（未完待续）

小注：①白天羽乃是叶开的生父、神刀堂堂主，为马空群所害。详见《边城浪子》。

②古龙出生于1937年，卒于1985年9月21日，享年四十八岁，古龙友人开四十八瓶XO，即是为也。

③沈浪刺杀快活王未遂，事情败露。快活王与沈浪饮最后一杯酒，约定一个时辰内不会追击沈浪等。详见《武林外史》。

④段玉奉父之命前往姑苏朱家拜寿求亲，在“三雅园”遇上女扮男装、化名为“华华凤”的朱珠，二人的结识，便是因酒开始。详见《七种武器之碧玉刀》。

⑤王动、郭大路、燕七等，乃是朋友，同住富贵山庄。详见《欢乐英雄》。

古龙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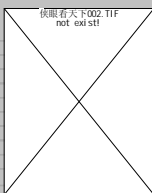
let's GO to LOOK

开心做场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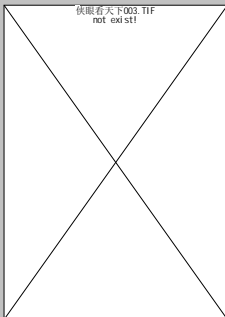
文 / 卢小雅

年关将至，各出大戏接连上演，正是观战的绝佳时机。残酷的美国选战刚刚落幕，其他领域的大战又一触即发。首先是台湾的立院选举一如既往地乱打一气，蓝绿军你来我往，大吹法螺，老百姓却弃之如履，兴趣不高。倒是便宜了自称五百年来舞文弄墨第一的李敖，这次以低票昂然进入立院，以后没事放两个响炮，倒是可以让大伙开开心心看场好戏。联合国方面，德、日、印、巴强强联手，合力争夺安理会席位，所到之处，沙石并起，尘烟漫天。沿途所遇弱小邦都望风而逃，而传统的世界五强一如《射雕》中“中原五绝”，也是各怀心思，企图借此大好机会，重整世界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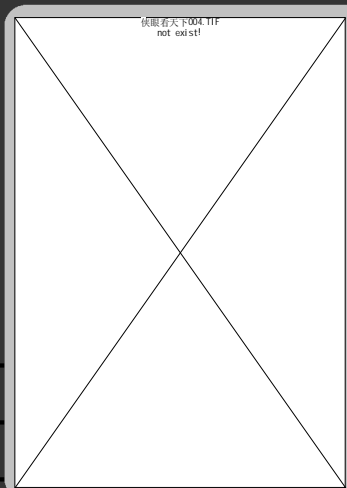
时事



影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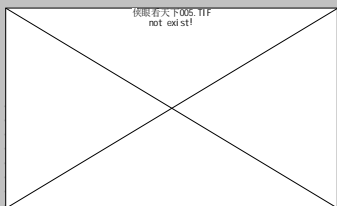


再说其他方面。近些年中国功夫在全球可谓打出一片新天地，今年这股势头仍未减弱。先是《英雄》在美国重拳出击，趁美国佬不备收拾了几个散兵游勇，一不小心居然当上两周的影坛播主。接着是《十面埋伏》悄然袭美，在几个颁奖典礼上小秀一把。看来自从当年李小龙用拳头一洗“东亚病夫”之耻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只是“功夫”二字而已。这不，年终的电影大战，一



向以耍贫嘴著称的冯小刚导演也开始走打打杀杀的路线了，群贼在小小车厢内龙争虎斗，一展好身手，最后刘德华帅哥还被葛优一招“黑虎掏心”耍了老命，让善良的观众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直掉。而一向夸张得找不着北的星爷，则更是玄之又玄地耍起各种奇门绝技。在他的片子里，不管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还是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子，身手都让人咋舌。所以众位读者，你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行走，可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呀，须知卧虎藏龙，稍有大意就可能有位会家子出来打你个屁滚尿流。

最近江湖中还发生了两件令人心酸之事，两位武林前辈没隔几天，相继仙逝。一位是曾经培养出“五虎将”的一代宗师萧笙。此人自身造诣平平，但是培养出来的高徒数不胜数。“神雕大侠”刘德华一手“黯然销魂掌”让无数少女为之心碎，“靖哥哥”黄日华降龙十八掌当日更是名震华夏。而更让人唏嘘的是江湖人称黄老怪的不文门掌门黄霑。其人性喜谈荤事，偏又才情横溢，在广告界、文学界、娱乐界搏杀多年，一直老当益壮，床上床下奋战不休。不料一朝病重，竟告不治，实是令无数江湖儿女同掬泪。不过霑叔为人倜傥，当年初登江湖就高吟“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一路前行，看来对尘世彼岸，早已了然于胸。即使离世而去，他也不忘给大家玩一个最后的游戏，就在万千娱记打破了头想抢葬礼新闻时，人们看到的却只有几束鲜花，几个亲朋，就这样施施然上路，只留下豪迈的“沧海一声笑”在世间流传。



江湖

最后再扯扯足球。本赛季出现了两支超牛的队伍。首先是阿布用卢布砸出来的切尔西队，在名帅穆里尼奥的率领下将曼联和阿森纳打得找不着北，在冠军联赛和国内联赛中都是一骑绝尘。接着就是涅槃重生的巴塞罗那队，在传奇人物里杰卡尔德任主教练后，也是一扫前几个赛季的颓势，尤其是小罗纳尔多的修为已臻出神入化之境，过人如行云流水，进球似飞花摘叶，连拥有银河战舰六大巨星的皇马也无法稍挫其锋。相比之下，意甲这个昔日江湖大佬却呈没落之势，十年前的战国七姐妹现今所剩无几。老妇人老辣的经验让她面对敌手时仍能从容应战，AC米兰好歹还有个刚刚登上欧洲第一勇士宝座的“核弹头”舍甫琴科，但其他弟兄可谓愁云惨雾，一年不如一年。国际米兰国内联赛至今未败一场，可是也没打赢过几个队，阵中放着那么多强兵猛将，只发挥出这么点儿效能，真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再说罗马就更可笑，好像得了周期性狂躁症，一会儿飞沙走石好像势不可当，一会儿筋松骨软被揍得体无完肤。昔日豪强沦落至此，也真是可怜。俗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紧接着要登场的欧陆各大战役，究竟是切尔西的“金钱帝国”一统天下，还是巴塞罗那的“暴走战士”横扫千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体育

本期“摘叶飞花”号

摘叶飞花是传说中一种奇功，无极霸道于极柔和，击中之人虽立即死亡，但全身经脉却完好，也找不出伤痕来，旁边波及之人却被透出的狂暴之气侵蚀，往往经脉尽断。详情请见本期《武林客栈》终结局。

藏龙卧虎

一双敷着厚粉、爬满褶皱的手，总是在神秘的幕后出现，它轻易启动了江湖的杀戮之门。在它经过的地方，总会遗留下浓郁的香气，遗留下满滩的枫红，也掩埋起成堆的残碎肢体。

这一次，被称为“死香煞”的神秘凶手，将眼光投向起霸山庄。然而期限未至，庄主铁鸿来却暴病而亡。应邀助拳的高手也接连神秘死亡，丧命的方式却同出一辙，都是“死香煞”的手笔。天下第一智者之徒云寄桑也来到了这座海岛，他能否勘破凶案究竟？神秘的“死香煞”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又为何要屠戮江湖？

名家杨叛再战江湖，将东方武侠之神韵与西方推理之严谨结合，在如诗如画的海岛上演绎出惊心动魄的残杀。他笔下的世界，让人惊艳而哀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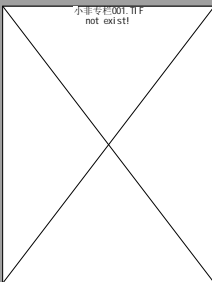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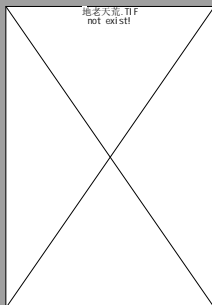
杨叛 + 萧拂 + 凤歌 = 超乎想象的精彩

江湖夜话

战国古宝随侯珠失窃，天子震惊，举国缉盗，吴王府里，数百强盗惨叫连天。雪山掌门沐天风不远千里，赶到沧州求亲，不料先遇鬼盗于农舍，后遇小童求救于神庙，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在未婚妻崔澄的陪同下，往吴王府要人。

是个人对权力的挑战，亦是正义对命运的不满。一场相对暧昧的争执，最终却是以一种绝对暧昧的方式来解决。

侠士、名门、帝王、盗贼，围绕着一颗随侯珠，一把心莲剑，诞生了多少传说，这是其中最壮丽的一个。萧拂《地老天荒》，以最绮丽的笔调，描写最深沉的悲怆；以最壮观的方式，诠释最古老的侠义。



make an advance notice

下期精彩先睹为快



用电不花钱 运货少花钱

节电王：通过美国先进技术研制而成，V/F 变换、变频功率驱动等电路的处理，驱动步进停止，倒退功能，计数和解数器任你控制，性能稳定，易安装，易调解，节约用电 90% 以上，节能仅分单相、双相、三相，价格家用 280-980 元/套，工业用 1800-3800 元/套。

电子秤解码器：引进日本先进技术研制而成，解码

器安装在车上，电子秤旁 10 米以内，能控制电子秤的数码数据，数据任意调解定数，此产品主要产生电子磁场干扰和控制，性能稳定体积小，价格面议，以上产品三包。（此广告长期有效，敬请保留）。

武汉市高校能源研究所

地址：武汉市武珞路电力大学
电话：027-62700229 013986212728
联系人：张水清 邮编：430070
汇款农行账号：95599 8005 94790 27910

157

www.21wuxia.com